中國文學精華

近代文評註讀本

上冊



近代文評註讀本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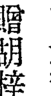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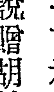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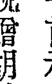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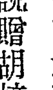
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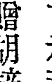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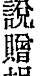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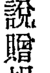
序跋

卷二

書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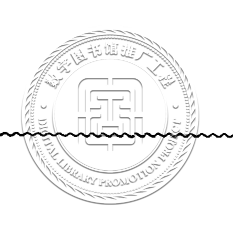

卷三

碑誌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一一二一



近代文評註讀本卷一

論辨

六國論 六國，燕、趙、韓、魏、齊、楚也。

李楨字佐周，湖南善化人，同治朝歲貢生，有畹蘭齋文集。

宋二蘇氏、何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縱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爲必如是而後秦患可紓。夫後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耶？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爲秦所爲，未可專以罪秦也。

當是時，東諸侯之立國也，非有能愈於秦者也。其溺於攻伐，習於詐虞，强食而弱肉者，視秦無異也。兵連禍結，曾無虛歲，嚮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

天助焉，未必不復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爲秦之所爲，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敎之呑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果用之，彼其所以爲秦謀者，豈猶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而說（署衞切）六國以從（同縱）親，彼豈不逆知夫從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時之富貴，倖終吾身而約不敗，其激怒張儀而入之於秦，意可見也。洹（音桓）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爲秦出矣。夫張儀之辯說，雖欲以散從而就衡，（同横）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所以狀衰世之人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尙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也，而衡人方日挾强秦之威柄，張喙而恐喝（呵過切）之，卽賢智如燕昭者，猶且俯首聽命，謝過不遑，乃欲責以長保從親，與相佐助，豈可得哉？所以然者，何也？則以誤於欲爲秦之所爲也。六國皆欲爲秦之所爲，而秦獨爲之而遂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

嗟夫！自春秋來，兵禍日熾，迄乎戰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於人上，日驅無辜之民，骈首抵足，暴骸中野，以終劉於虐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極强，不能以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極，其毒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爲之也。後之論者，何厚於六國而必爲之圖存也哉？

曰、若是，則六國無術以自存乎？曰、奚爲其無術也！焉獨存，雖王去聲可也。孟子嘗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秦與六國一邱之貉，二蘇、何氏亦徒失其論說之價値耳。此作仁人之言，本主孟子說，是爲對症之藥。

【註釋】【二蘇氏】蘇洵、蘇轍也。眉山人，洵字明允，轍字子由，洵次子，並著六國論。【何氏】何去非，字正通，蒲城人。元豐中對策，論用兵之要，擢優等，官富陽縣，遷判滄州，有文集。【蘇秦】東周雒陽人。始入秦，說秦惠王不用，乃去而說六國之君，合縱以擯秦，於是蘇秦爲縱約長。【張儀】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以爲客卿，乃說諸侯連横事秦，以敗縱約。【洹水之盟】洹水，在河北大名縣境。蘇秦謂趙肅侯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令其將相會盟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擊之，則秦甲必不敢出

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衡人】指張儀輩。【燕昭】燕昭王名平，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以樂毅爲將，伐齊，入臨淄。【荼毒】苦也。(書)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劉】殺也。【孟子】名軻，戰國鄒人。【梁齊之君】梁惠王罃，齊宣王辟疆也。

張釋之不拜嗇夫論

張釋之，字季，漢堵陽人，官至廷尉。嗇夫、司獄之小吏。

陸心源 字剛甫，一字潛園，號存齋，浙江歸安人。咸豐舉人，光緒間官至福建鹽運使。有儀顧堂文集。

張釋之爲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上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對曰：『夫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言事雖不能出口，而皆稱長者，豈學此嗇夫諜諜(音牒)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其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靡靡，爭爲口辨而無實也。』上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君子曰：『釋之可謂知大體矣。』

雖然，其識則是也，其言則非也。夫所患於利口捷給者，爲其徒能言而實不

可用也。今嗇夫之才可用與否，釋之蓋不知也，惟以其能言而逆斥之。夫嗇夫居上林而因知禽獸之數，其意非爲天子之問，欲以言語取上知也，無所爲而能之，其才宜必有過人者，而釋之乃謂利口不可用。夫以才者爲利口，則是尉之居位而曠其職者，反得稱之爲愿謹矣，而可乎？

且釋之以勃、相如爲言，亦非也。勃、相如爲天子大臣，輔天子平治天下，宜持大體，去小察，非嗇夫下吏比也。勃嘗與陳平見上，上問天下決獄錢穀之數，勃不能對。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苟非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對曰：『陛下不以臣駑下，使備位宰相。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稱善。夫宰相之無專職，以有有司在也，使有司皆效宰相之所爲，則天下殆矣。尉官上林主禽獸，而不能舉其數，其失職則甚矣，豈勃、相如比乎？

且人主之治天下，其道在用人得所而已。如使才者以能言見斥，不肖者以

充默得留，則天下之有才者懼矣。是猶宋人之求美玉也，有鬻於市者，責其不當衒（黃練切）玉，棄而不顧。夫責其衒玉，可也；遂疑其玉不美，不可也。釋之之言，何以異於是。故失一嗇夫不足惜，使天下之士聞之，皆以有才爲戒，而以泄（音曳）沓（情拉切）充默相尚，則其爲生[illegible]矣。釋之於是時，誠使嗇夫暫守假職，以察其行能，治狀既白，然後官之，否者斥退之，則上無失人之患，而嗇夫亦不得倖進。今釋之之言不及此，吾故以爲非也。

雖然，釋之之意，非爲嗇夫也。夫文帝賢主也，然而倖臣鄧通、趙談之屬，猶接踵而並進。今又以嗇夫能言而官之，彼世主之賢不皆如帝也，苟以一言之善進用其私人，如嗇夫之比，其害豈不甚哉？故因其端而逆折之，不使後世得所藉口，此釋之之意也。釋之可謂知大體矣。

駁釋之之說，確有見地，結處一揚，卻能體會當日情事，不以虛掉了事。

【註釋】【謁者僕射】官名。（後漢書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文帝】名恆，高祖中子，在位二十三年。【上林

尉】（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尉秩三百石。按上林，秦舊苑也，在陝西長安縣西及盩厔鄠縣界，漢武帝更增廣之，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虎圈嗇夫】嗇夫、官名，掌虎圈者。【上林令】（百官志）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絳侯周勃】（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定三秦，食邑，爲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籍，守嶢關，定泗水東海，侯八千一百戶。正月丙午封，三十三年薨。【東陽侯張相如】（功臣表）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封，三十二年薨。【諜諜】多言也。【靡靡】相隨順之意。【陳平】陽武人，封曲逆侯。【泄沓】怠緩之意。（孟子）泄泄、猶沓沓也。【鄧通趙談】通、蜀郡南安人。談、宦者，皆文帝寵臣。見（漢書佞幸傳）。

季札論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

何曰愈 字雲陔，廣東香山人。官會理知州。有存誠堂文集。

上古立賢，中古立長立嫡，是立賢、長與嫡，皆先王之禮也。禮之所在，君子踐之，不必過爲名高，故季歷傳位，聖人未嘗非之也。義之所在，君子行之，似尤不必過爲名高，故堯繼摯帝，聖人尤無有非之者。何則？禮所在，卽義所在也，君子奚讓焉？聖人奚非焉？

吳王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音債）次餘昧，次季札。札賢，父欲立之，札辭曰：「禮有舊制，柰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遂止。當時之讓，義也，蓋樊長也，嫡也，重天倫也，讓可也；讓祭、昧也，亦曰長也，天倫也，讓亦可也。迨昧卒，天倫父命，以長以賢，當立者唯札也，固辭何也？使札果立也，闔廬窺竊之心，未敢萌也。何也？必曰是固吾先祖之所欲立也，前數君之所固讓也，且賢與長也，篡弒之事，必不敢為也。僚之所以弒也，曰非長也，非賢也，篡弒之所由起也。嗚呼！既弒其父，又殺其子，一門之內，干戈相向，備極凶殘，闔廬何其忍哉！然啓之者札也。當札之出使而歸也，未知悔與否也？其讓也，自為謀則得矣，使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再傳而亡，社稷丘墟，泰伯、仲雍之鬼，不得血食，若為國謀，則計未始非失也。

雖然，泰伯、仲雍以讓位而逃，若札者，所謂無忝爾祖者非耶？天下後世之爭攘篡奪者，視札能無愧耶？如札者，殆與夷齊并傳，可也。

過高之行，適以釀禍，坐罪季札，議論確當。

【註釋】【季歷傳位】季歷，周太王少子，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堯繼摯帝】(史記五帝紀)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闔廬】名光，諸樊之子。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光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請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遂弑王僚，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出使而歸】時季札使於晉，至曰：苟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再傳而亡】闔廬死，子夫差立，立二十三年，亡於越。【夷齊】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漢高祖論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始爲泗上亭長，起兵爲沛公，伐秦入咸陽，項羽立爲漢王，還定三秦，與羽戰，卒破之垓下，乃即帝位，在位十二年。

顧雲臣

字持白，晚號蒼波，江蘇山陽人。同治進士，有理菊山房存稿。

史稱漢高祖豁達大度，然余觀其於丁公有己之恩，曾不稍顧惜，而徇於軍中，以不忠項王殺之，惡在其爲大度乎？

夫臣於項，貳於劉，丁公與項伯厥罪鈞，不罪項伯而封之，說者以謂太公之不烹，賴伯緩頰，故德之耳。余意不然，高祖志在得天下，杯羹分我之言，雖一時權術，猶喪君有君之對，以示烹之不足為重輕，然能料伯之必為救，且能料項王之必聽乎？脫竟烹之，高祖亦不過縞素興師，如為義帝發喪，以示不共戴天而已，無救於太公之死也。能忍於太公之死，豈必德項伯之救？其德之者，為鴻門之役，活己之私恩，使己終得天下耳。以私恩德項伯，自以私怨罪丁公，其以不忠之大義為詞者，權術也。不然，忠於項者，莫如季布，何乃以數窘帝之嫌而購之疾？布幸逸耳，若與丁公比（錍肆切）肩而見帝，其能免布之死乎？而帝之心迹敗矣，而帝之說詞窮矣，一戛羹之嫌，且不封伯兄之子，太公屢以為言，乃使為羹頡侯，封之適以辱之。不自思微時無賴，屢過丘嫂羣飯之不情，而小嫌必報，雖太公之言，曾不稍假，則高祖度量之廣狹可知矣，於丁公乎何有？

泗上亭長一無賴耳，生殺之用，不盡恩怨，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吾服阮子

之言。

【註釋】【丁公】季布母弟，爲楚將，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項伯】項羽季父也，貳於劉，鴻門之會，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項羽已死，乃封項伯爲射陽侯，賜姓劉氏。【太公不烹二句】項王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綏頰，婉言相曉譬勸阻之也。【喪君有君句】見(左傳僖公)晉臣對秦伯語。【縞素】喪服。【爲義帝發喪】項羽弒義帝，高祖爲之縞素發喪。【不共戴天】(禮曲禮)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言不與之俱生也。【季布】楚人，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比肩】謂肩相並也。【戛羹數句】(漢書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常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注)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丘嫂，長嫂也。

黜驕

林紓

字琴南，號畏廬，又號蠡叟，自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光緒舉人，嘗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

盛生驕，驕生闇，闇生決。驕闇之人而護之以決，授之柄者必無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勢，未成而敗；商鞅明勢而不明禍，既成亦敗。安石學邃，（音粹）商鞅術勝，然肥秦而秦甘其誅，富宋而宋倖其去，驕其學術，顯違於人情也。以王、商而違人情，猶莫全其身，矧（音哂）非王、商而欲愚聾天下，悉就我闇，得乎？

明者之行決，事後或有所冀；闇者之行決，莫冀矣。富貴者無勳業可也，求勳業以固吾富貴，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慾者言義必工，淺謀者論事易動，以其術貢之驕闇，猶試火於枯菅，（音姦）沃盥（音貫）於溼壤也。國無政而令驕闇者得行其志，吾屬虜矣。

以王、商之學術，猶且以驕殺身，欲成反敗，禍不旋踵，此是有感而言。

【註釋】【無幸】猶言必受禍也。【安石】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謀革政治，興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號爲新法；物議沸騰，時名臣皆被斥，然新法竟無效，遂求補外而卒。【商鞅】戰國衞人，少好刑名之學，相秦孝公，定變法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封於商，號商君。孝公卒，被殺。【邃】精深也。（唐書韋夏卿傳）少邃於學。【矧】況也。【菅】草名，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粉如霜，質柔韌，可製繩索。【盥】洗手也。（左傳僖公）奉匜沃盥。【虜】戰時所捕敵人也，生得曰虜。

原謗

林紓

謗者，助吾修養之利器也，能引以爲助，則謗烈而吾修益虔；狠狠然視爲吾敵，力起而與之角，此適以銛（西淹切）謗我者之鋒，而使之內剸（仄巽切）所損巨矣。士惟修之弗力，而又自引而求儕於古人，其視餘人泯泯然，此致謗之媒也。彼沈溺於利祿者，固不屬心於君子之事，至吾日衒之以君子之事於其上，則適觸其羞，而頓悟，將謂我不以人類待彼也，亦必矯爲君子之言，力繩吾短；又不已者，且稍弛

其所有事，潛合黨徒而謀，一若吾之聲影，皆足引以爲罪，是吾自布荊棘於門宇，且博製桎(音質)梏(音谷)授之於吾左右以自陷也。

古君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其防禦咎心之事，夢寐之間，若受謗書，引以爲愧，且不之暇，乃外張旗鼓與謗者爭無謂之曲直，此豈君子之事？嬰兒之毆人，受者轉以爲笑；優伶之謿人，中(去聲)者不以爲恨，原其無心也。君子者，小人之嚴敵也，一白翹於衆黑，孤弦遏乎羣曉，(希么切)此其必反吾，亦必不能勝者也。故曰謗之來，實吾人自致之。

堯政固善，叛堯者或以爲桀；桀政固不善，而附桀者轉以爲堯，堯、桀之辨，世且棼(音紛)之，謂有眞曲直足恃以自固乎？君子所爭，當在吾道之是非，弗計乎人言之是非，人言之中乎道寡也。吾內省其身，力制其行，謂可立信於衆；然則仲尼又安有武叔之毀，與桓魋(徒回切)之阨？韓愈氏原毀，其要言曰：『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此特爲謗者設身而言。君子則不求無

謗，但求可以致謗者而自弭，不外備而守完，不內疚而行舒，謗者又何力焉。修其在己，乃弭謗之上策，文能曲折道出。

【註釋】【銛】銳也。【剚】插刃也。【泯泯】猶茫茫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武叔之毀】(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桓魋之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卒謚曰文，有昌黎全集。

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說

丁惠康 字叔雅，號惺庵，廣東豐順人，有丁徵君遺集。

昔堯舜已沒，微言就歇，然後誕張乖離，諸子各以其知舛(音喘)馳。在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儒墨者爭鳴其說，而務蘄乎治，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善夫韓非之論曰：『世之顯學儒墨也，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故道在隱括而已。

且夫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當春秋戰國之世，殆哉岌岌乎！孔子欲撥亂世反之正，除殘暴而易昇平，尸子所謂孔子貴公者也。若墨翟之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則尸佼所謂墨翟貴兼者也。夫公之與兼，相去幾何？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其趨一也。余竊怪夫世之學儒者絀墨，學墨者絀儒，互相訾詬，而道術幾爲天下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寸木之與岑樓，何以異哉？

今夫人有蹈於水火之厄，展轉顚連而無所告，苟非禽獸異類而稍有人心者，立於其前，姑勿論其善惡與否，必將呼號乞援，冀其拯手而一救之者，以爲彼固猶有仁心也。墨者雖兼愛與，其心固無乎不仁。天下水深火熱之會，亦已久矣，栖栖皇皇，轍跡幾徧，苟竝世而一遇，孔墨又焉能不相助以爲理？而徒如後世黨同門，妬道眞，悻悻然小丈夫之爲，接輿、楚狂、荷(去聲)蓧、(音條)沮溺，孔子猶欲推其不忍之心，引而致之，況乎同術也哉？

要之諸子百家，各名其旨而立言，務以求勝。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罪，此亦如老莊之非毀儒學，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無足深責焉。獨自墨子之死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墨者。墨之言滿天下，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世以其徒，恣肆橫決，而遂歸咎於墨翟，謂顯與孔氏相繆戾。不知今之儒者，其違於孔氏之教，亦已多矣，徒鑒於墨而不知鑒於儒，是猶知二五而不知一十，東鄉而望，不見西墻者也。夫以孔、墨相提並論，自古在昔，孰不然哉？孰不然哉？

問禮問官，孔氏無不容納，世無並雄，不必藉辨論以自見。至孟子時，諸子蠭起，欲定一尊，不得不闢衆說，而無父無君，近於謾駡。文能溝而通之，孔子有知，亦當歎爲知言。

【註釋】【微言】精微之言。【舛馳】背馳也。【蘄】求也。【省】察也，明也，又善也。【韓非】韓之諸公子，著書十餘萬言，今所傳韓非子是也。【隱括】（後漢書鄧訓傳）考案隱括。按隱同檃，括同栝，檃、揉曲之器，栝、正方之器。【岌岌】危也。

【尸子】名佼，魯人，著書二十篇，已佚，今傳者，淸章宗源剌取書傳輯成之本。【孔席二句】言其急於濟世，居無定所。突，竈突，黔，黑也。【訾訢】毀罵也。【不揣句】（孟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棲棲】急迫之貌，（論語）丘何爲是棲棲者與？【皇皇】心不定也，（孟子）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悻悻】負氣之貌，句見（孟子）【接輿楚狂荷蓧沮溺】春秋時隱士，見（論語）【老莊】老子，姓李，名耳，爲周柱下史，著道德五千言。莊子名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大率皆寓言也。

論桐城派

桐城，縣名，屬安徽省。方苞、姚鼐，皆桐城人，因有桐城派之稱。

李　詳　字審言，江蘇興化人，有學製齋集。

說文有𠂢無派，𠂢从反永，謂水之衺（邪同）流別也，卽今派之正字。夫衺流別赴，異於正源，本非雅詞。古云師法，無所謂宗派者；有之，自宋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始。然一祖三宗之說，山谷、后山、簡齋，尙在人口，其下則蔑如也，可見一時好尙，未爲定論。乃乾隆中，程魚門（曾文正謂周書昌非是）與姚姬傳先生相習，謂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乃一時興到之言，姬傳先生猶不敢承，其與王惕甫書，但自居於宋

穆伯長、柳仲塗一流，爲揚徽之首途，先生之謙，固不可及。誠知文章一道，大則籠罩百家，自鑄偉詞；小亦鑽仰先達，樹義卓然。所宗何師，卽爲一派，譬之同源異流，歸海而會，乃與古人衮流別之訓相合。若舉天下統定一尊，猶之四瀆并而爲一，云此爲正派，餘則非是，固無此理。然其說新奇，倡其說者，又爲當時之望，因之有不考情實，雷同附和，旣挾恐見破，披猖愈甚者，姬傳、魚門之時，豈料及此？然魚門之言，乾嘉時尙無敢奉此爲說，以當時諸老存者猶夥，略一舉口，則詰難蜂起，故匿而不見。至道光中葉以後，姬傳弟子，僅梅伯言郞中一人，同時好爲古文者，羣尊郞中爲師，姚氏之薪火，於是烈焉。復有朱伯韓、龍翰臣、王定甫、曾文正、馮魯川、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與附麗，儼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顏居之不疑。逮曾文正爲歐陽生文集序，復暢明此旨，昭昭然若揭日月。文正功勳莫二，又爲文章領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爲非聖無法。不知文正此序，乃借爲文章波瀾，不意舉世尊之若此。唯巴陵吳氏，具有先見，作書與文正，力自剖別，文正

卽答書，許其最免。雖爲相戲之言，其情固輸服矣。

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複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戞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爲一派，可名爲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吳至父、黎蒓齋、薛叔耘，亦如姬傳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自四君歿後，世之爲古文者，茫無所主，僅知姬傳爲昔之大師，又皆人人所指明，遂依以自固，句模字剽，於其承接轉換『也、耶、歟、矣、哉、焉、』諸助字，若塡匡格，不敢稍溢一語，謂之謹守桐城家法。而於姬傳所云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則又舛焉背馳，若適燕之南其轅。博士書驢劵累紙不見驢字；又若爲人作奏，而葛龔之名未去者，此則種種駭怪，尾閭之泄，漸且涸(音鶴)焉，無涓滴之潤，源既竭矣，派於何有？思之足爲寒心！

余於今之能治桐城古文者，皆在相知之列，其學又皆有餘於古文之外，未嘗不愛之重之。余之此言，蓋專爲救弊而發，且正告之曰：『古文無義法，多讀古

書則文自寓法;古文無派,於古有承者,皆謂之派,期無負於古人,斯已矣。於桐城何尊焉?於桐城又何病焉?」

歸罪伯言,抉摘標榜桐城者之醜態,俱爲確論。論湘鄉處,字字踏實,惟亦列之爲派,則似效尤桐城耳。

【註釋】【說文】字書名,漢許愼撰。【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居仁作江西詩派圖,有一祖三宗之說,以杜甫爲一祖,黃山谷、陳后山、陳簡齋爲三宗。【山谷】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宋分寧人。舉進士。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京等所惡,貶宜州。詩學杜甫,爲宋代大家。【后山】陳師道,字無已,宋彭城人。性高介,不苟取。元祐中,蘇軾薦其文行,除本州教授,累遷祕書省正字。詩平淡雅奧,自成一家,有后山集二十四卷。【簡齋】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葉縣人。登上舍甲科,監陳留酒稅。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乾隆】淸高宗年號。【程魚門】名晉芳,號蕺園,歙人。乾隆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庫館纂修官,書成,擢編修,分校會試。【姚姬傳】名鼐,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擢員外郞,遷刑部郞中,有惜抱軒文集。【王惕甫】名芑孫,字念豐,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著有淵雅堂集。【穆伯長】名修,宋鄆州人。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修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柳仲塗】名開,宋大名人。幼穎異,慕韓愈、柳宗元爲文。開寶六年舉進士,官殿中侍御史。雍熙中知寧邊軍,累徙知滄州,道病首瘍卒。有集十五卷。(宋史文苑傳序)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徽】

旗幟也。【先達】顯貴之前輩。【四瀆】江、河、淮、濟。【道光】清宣宗年號。【梅伯言】名曾亮，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以知縣用，改捐郎中，咸豐五年卒。著有柏梘山房文集。【朱伯韓】名琦，字濂甫，桂林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給事中。以守廣西省城功，擢道員，留浙江候補。咸豐十年，浙江省城陷，殉難。著有怡志堂集八卷。【龍翰臣】名啓瑞，字輯五，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王定甫】名拯，元名錫振，號少鶴，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壁山房文集。【曾文正】名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卒諡文正。著有文集四卷。【馮魯川】名志沂，字述仲，代州人。道光十六年進士，官至安徽廬州府知府。著有微尙齋文集。【邵位西】名懿辰，仁和人。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發往東河。咸豐四年，以濟寧防河無效，去職。十一年，粵匪陷浙江，殉難。有遺文一卷。【歐陽生】名勳，字子和，兆熊子。【巴陵吳氏】吳敏樹，字南屏，巴陵人。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柈湖文集十二卷。【揚馬】揚雄，司馬遷也。【退之】韓愈字。事詳前。【張廉卿】名裕釗，詳序跋。【吳至父】名汝綸，詳序跋。【黎蒓齋】名庶昌，詳序跋。【薛叔耘】名福成，詳序跋。【博士兩句】（顏氏家訓）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葛龔】字元甫，東漢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時舉孝廉，爲太官丞。【尾閭之泄】尾閭，海水所歸也。（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劉晏論　晏字士安，唐曹州人。天寶中舉賢良方正，累官御史中丞，領度支鹽鐵等使。廣德初，進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尋爲轉運、租庸等使。晏理財以養民爲先，嘗言戶口多，則賦稅自廣。出入錢穀，必委士類，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後爲楊炎所搆，誅死。

吳曾祺 字翊亭，福建侯官人。有涵香山館文集。

劉晏能臣也，唐之中興，晏有力焉。論者不察，乃欲夷之言利之徒，豈不悖哉！方安、史之亂，西京傾覆，累朝蓄積，掃地盡矣。加以商旅不行，戶口日耗，國家大計，一無可恃。夫飢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愛子，今驅百萬之衆，使之前死於敵，無重賞以隨其後，而又行者有飢渴之憂，居者有室家之累，則衆心日搖，且不戰而自潰，雖有李、郭之才，不能爲之將也。權其贏縮輕重緩急之勢，而爲之制，使上獲其利，而下不至於病，凡其所規爲施設，曲盡乎人情物理之當然，而又法無所因，勢無所襲，意揣心造，洞達無間，史稱其有精力，多機知，洵不誣也。自德宗聽楊炎之譖，置晏於死，不數年間，卒使饋餉不繼，三軍大譁，奸邪因之，致有奉天之禍。使晏尚在，必能爲之規畫處置，俾沛然有餘，雖有朱泚之徒，亂何自起？則德宗不能用晏之過也。晏之存亡，係於唐之治亂如此，大功不錄，罪且隨之，此誠有識

之士所宜揹心於彼昏之不知。

乃迂儒之論，徒以利之一言，爲君子所不取，於晏之死，尙嘖有煩言。不知所惡乎言利者，爲其專之於國，而予下民以不便。今晏之法，有無可以相通，而不至於拮据而無措；貴賤可以相救，而不至於壅遏而不行，蓋自周公以來，能得周官之意者，一人而已。行之數年，閭閻蓄息，府庫充實，亦可謂有大效矣。其汲汲以用人爲先，自言士陷贓賄，名重於利，故士多淸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尤所謂通達治體之論。自古以利事其君者，未有不敗，桑弘羊、孔僅詾同訩於前，桑哥盧世榮稔日飲切禍於後，晏獨爲之十餘年，軍國隱然賴之，而士農工賈，無一不受其益。蓋所謂輔道而行，而不爲一切苟且之計者也。

作史之臣，牽於俗人之所聞見，而亦爲之貶詞，至求其罪不可得，則曰人多怨之。夫人臣之道，莫難於任怨，莫不難於避怨。彼婞音詣婀音烏齷齪之徒，日以顧慮人言爲計，終其身無一事之可爲。使其君獨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朝廷皆此等人，

君國奚賴焉？況利之所集，不在上則在下，不在下則在上，上下不在，則在於中飽之蠹。今上下俱有利，則其中之無所利可知也。無所利則怨，固勢之所固然，亦情之所必至，則多怨乃所以爲賢，而足爲晏病乎？吾嘗論長官之賢不賢，定於胥吏之口。胥吏以爲賢，則眞不賢矣，無他，便其所爲也。胥吏以爲不賢，則眞賢矣，無他，不便其所爲也。今於晏之事益信。

理財爲叢怨之事，然上下俱有利，則無怨可知。今之搜括民財者何如？

【註釋】【安史之亂】安祿山，唐營州柳城胡，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厚結貴妃楊氏，天寶末舉兵反，陷洛陽，逼長安，稱燕帝，玄宗幸蜀避之。尋爲其子慶緒所殺。史思明，寧州夷突厥種，與安祿山同鄉里，累官至大將軍。祿山反，思明從之，祿山爲慶緒所殺，思明遂殺慶緒而自立，稱燕帝，尋亦爲子所殺。【西京】長安也，今陝西長安縣。【李郭】李光弼、郭子儀也，光弼，柳城人，封臨淮郡王。子儀，華州人，封汾陽郡王。【德宗】名适，代宗子，在位二十六年。【楊炎】字公南，鳳翔人。德宗立，以崔祐甫薦，與喬琳同平章事。初劉晏與炎不相悅，至是，炎奏罷晏轉運等使，尋貶晏忠州刺史。建中元年七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德宗使中使縊殺之。【奉天之禍】建中元年六月築奉天城，在今陝西乾縣。四年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德宗幸奉天。【朱泚】代宗時盧龍部將，殺節度使朱希彩，代領其衆，尋以弟滔留鎮，而自入朝。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作亂，泚

爲太尉在長安，亂兵舉以爲主，稱帝國號大秦，國鑑宗於奉天。李晟復京師，泚出走，爲其將所殺。【桑弘羊】漢雒陽人，武帝時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法，以心計，不用籌算，言利析秋毫。元封中賜爵左庶長，爲御史大夫，後與上官桀謀反，被誅。【孔僅】漢南陽人，用鐵冶爲業。武帝時爲大農丞，與東郭咸陽領鹽鐵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桑哥】元丹巴國師之弟子，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世祖任之，始終四年，奸臟暴著，伏誅。【盧世榮】元大名人，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會世祖喜言財利，有僧格者薦世榮有才術，召對稱旨，授右丞，奉旨整治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事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戭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殺之，朝中凜凜，民怨沸騰，奸發伏誅。【稔】積也。【媕婀】不決也。【齷齪】急促局陋貌。

序跋

代曾侯相忠孝錄序（曾，謂曾國藩也。）

薛福成

字叔耘，一字庸盦，江蘇無錫人。光緒間以副貢參曾國藩、李鴻章幕府，除寧紹台道，內擢卿寺，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升右副都御史，卒。有庸盦全集。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賢者不得已之舉也。當咸豐四五年間，粵寇橫於荊揚之境，無錫王君恩綬以知縣發湖北，將謁行省大吏，而武昌被圍，巡撫陶文節

公嬰城固守勢且岌岌城中官吏爭請大府符檄出外請援兵稍稍引去君至則城閉不得入。益陽胡文忠公時以布政使統兵城外，固留君，君不可，縋（逐僞切）城入。明日，城陷，遂與陶公同殉，君之子燮亦從死焉。

議者曰：子之侍父，無適不從，方王君慷慨以陷危難，燮固無不從之理。獨王君於湖北，未有官守，而又初至，宜若可以不死，設令因胡公留城外而相隨殺賊，未嘗不可奮有樹立也。卽不然，而稍遲迴以入，其誰議之？予謂不然，往者粵寇初發難，值海內承平久，所之望風而靡，其或職在戰守，而能以死殉職者，固不乏人，至其分可以無死，則甘蹈死而不栗者鮮矣。人習於苟媮非一日，往往臨危之際，巧伺形便以爲趨避，至於相率成風，莫與禦寇，而其身之敗辱亦隨之，此時事所由不振也。夫聖人之道之在天下也，天下之人皆跂（企同）而不及，則雖矯以稍亢而不爲過。以王君力扶頹俗，而不恤以身先之，毋亦有苦心存焉，抑非得已而不已也。

方武昌之克而復陷，予適引孤軍，與賊相持江滸，（音虎）屢奮屢蹶，飽嘗艱危。當此之時，所仗以鼓人心者，祇此舍生取義之說，與二三同志申明而倡率之，俾人人奮於殺賊，而不以利害爲計。聞王君之事，益令人敬慕不能置云。

今朝廷褒忠之典，有加無已，而君父子忠孝之大節，既炳於天下。歲辛未，君之次子庭楨，以所輯忠孝錄徵言於予。予觀君之摯性穆行，具載錄中，獨其所以必死之故，有未詳者，故予復推君之志以序之。

說得王君父子之死有絕大之關係，而非世俗之所謂愚忠愚孝者可比。

【註釋】【荆揚】（書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又）淮海惟揚州。今湖南北及吳、越、閩、粵之地。【咸豐】清文宗年號。【無錫】縣名，屬江蘇。【行省】元初於中書省外各路設行中書省，稱爲行省，明、清因以爲地方區域之名。【巡撫】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制，遂爲定員。清因之，爲外省行政長官。【陶文節公】名恩培，字益芝，會稽人。道光進士，官湖北巡撫，洪楊軍陷武昌，死之。【嬰城】閉城而守也。（國策）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大府】清時稱總督巡撫爲大府。【益陽】湖南縣名。【胡文忠公】名林翼，字貺生，號潤芝。道光進士，帶兵剿匪，克復湖北省城，後爲湖北巡撫，卒於任，追贈總督。【布政使】官名，即藩司，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設布政使，管理全省民政、財政，清因之，位在總督巡撫下。【總】

以紐驅物使下墮也。【慷慨】意氣憤激。【發難】（漢書）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以伐秦。發難，為禍首也。【栗】恐懼也。【媮】苟且竊倖也。【跋】舉踵也。【矯亢】謂故意與人違異以自高也、矯，匡正也，亢、太過也，極也。【滸】水厓也。【躓】（通俗文）事不利曰躓。【舍生句】（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辛未】清穆宗同治十年。

何忠誠公編年紀略書後

何騰蛟，字雲從，明貴州黎平衛人。天啓進士，歷官湖廣巡撫。永曆時，為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湖南。湘潭陷，被執，不屈，死之，諡忠誠。

黎庶昌 字蒓齋，貴州遵義人。廩貢生，同治間，上萬言書，以縣令發兩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有拙尊園叢稿。

往時獨山莫友芝之子偲撰黔詩，於邦人事蒐（音搜）討甚力，私怪何公忠誠，為有明一代臣節勁殿，其事蹟自史傳外，罕有能舉佚者，因就其家訪之，得公從孫琮編年紀略一卷，首尾完具，足補史氏闕遺。又因以考見全州、桂林兩大戰績，及主將招降不屈，從容殉節諸狀，曰：『噫烈已！』子偲欲遂旁采他氏，為年譜一書，遭黔亂，客游江淮，未竟也。

紀略成於康熙末年，距公成仁之歲，已七八十年，其時忌諱之禁稍弛。迨乾隆中詔修通鑑輯覽，史臣珥(而至切)筆，一秉聖裁，書法至爲矜愼。余觀輯覽所附三王事，凡書定者六，克者四十二，入者三，至者五，襲者一，平者三，圍者三，擊敗者二，攻者四，未嘗有言戰者。獨於攻全州也，曰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靑五將，合力拒守，大戰全州城下；攻桂林也，曰騰蛟督焦璉、胡一靑等分三門力戰拒守；於公之攻永州也，曰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爲所陷。是王師入關後，放兵南下，觸之者皆若焦熬(音敖)投石已耳，獨公堅不可撼(胡感切)，使史公督師江上時，卽已能如公之守全州，守桂林，則揚必不失；揚不失，而金陵尚可有爲，不或二公者易地以守，明之亡不亡，未可知也。晉畫守淮，決於肥水一戰；宋主和議，成於順昌朱仙鎭兩捷，從古未有不戰而能自立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公之竭忠盡力，不得令展於江淮用武之地，至全州、桂林，則地利已失，以此挽回全局至難。吾於是不爲公惜，而爲明之用人惜也。廢興之際，雖曰天

命，亦豈非人事措注有善不善哉？雖然，彼弘光者，又烏足以語是哉！永曆時，外有公，內有瞿留守，而不得規取中原者，則岳州未復，而長江之門戶扃塞也。地理之關繫於軍事如是。

【註釋】【獨山】州名，今改縣，屬貴州省。【莫友芝】字子偲，道光舉人，曾客曾國藩幕，有郘詩紀略。【蒐】聚也。【勁殿】勁、堅也，軍後曰殿。【從孫】昆弟之孫。【全州桂林】今並改縣，屬廣西。永曆元年十一月，騰蛟大敗清三王之兵於全州，斬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亙三百里，清兵退入楚。二年三月，清師復犯桂林，騰蛟督將校分三面出，皆殊死戰，清兵大奔，追殺二十里，清烏金王幾獲，北渡甘棠遁去。詳見（東明聞見錄）【招降句】桂林圍解，騰蛟遣焦璉等連復全、衡、永三州及寶慶、常德，進圍長沙，四川義兵亦皆起附永曆。清乃命鄭郡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攻湖南之師，適堵胤錫所部李赤心，與騰蛟所部馬進忠爭常德，諸守將皆潰，騰蛟入湘潭空城，清師偵知之，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遭黔亂】咸豐之季，太平軍石達開自廣西入貴州，陷廣順、永寧，其後又有苗教各匪之亂。【客游句】友芝於亂定之後，寓妻子金陵，客游江、淮、吳、越。【成仁】（論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通鑑輯覽】共一百二十卷，起三皇，訖明、唐、桂二王，大學士傅恆等修纂，乾隆三十三年書成。【珥筆】珥、插也，古者史官常插筆於冠側，以備紀事，故謂之珥筆。【矜】莊重之意。【三王事】福王名由崧，立於南京，號弘光；唐王名聿鍵，立於福州，號隆武；桂王名由榔，立於肇慶，號永曆。按輯覽紀明事，至丁酉五月弘光失位，則書明亡，末附唐桂二王本末四卷。【定】安也。事詳（通鑑輯覽）。以下同。【克】（左莊）

得僞曰克，謂其才力足以服衆，威稜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强敵，退復狡卅，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入】造其國都曰入。【襲】輕行而掩之曰襲。【平】謂平其亂也。【圍】環其城邑曰圍。【擊敗】謂攻殺而敗之也。【攻】謂擊而伐之也。【戰】(左莊)皆陳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焦璉】永曆時任參將，封新興伯，清師初攻圍桂林，戰守三月，璉功獨多。【郝永忠】本李自成部將，反正後爲湖南北十三鎮之一，封南安侯。【盧鼎】左良玉舊將，亦十三鎮之一，封宜章伯。【趙印選】本滇鎮總兵，封新寧侯。【胡一青】亦南明將，封興寧侯。【永州】湖南府名，今爲零陵縣治。【關】指山海關。【撼】搖也。【史公】名可法，弘光時以大學士督師江北，駐揚州，清兵破城，入死之。【晉畫守淮】東晉疆域，大抵以淮水爲界，淮以南屬晉。【肥水】源出安徽合肥縣雞鳴山西北流至壽縣北入淮。晉孝武太元八年，秦苻堅大舉犯晉，晉謝石、謝玄大破秦兵於肥水，堅走還長安。【順昌句】順昌，宋府名，今安徽阜陽縣治。朱仙鎮，在開封府西南，距汴京四十五里。建炎八年，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走汴。是年七月，岳飛擊走金兀朮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十年冬，和議遂成。【措注】意有所嚮也。(按)安放及料量事件之義，恆作措置。

讀王弼老子注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注易及老子。)

黎庶昌

王弼注老子甚精妙，得虛無之旨，河上公不可以同日語。及觀弼所爲易注，

高下懸絕與老子不類判若兩人言也世稱弼注易其旨多假諸老子予謂不然有老子而後知弼得易之淺也。老子者，玄同以爲體，因循以爲用，無成勢，無常形，不可與聖人吉凶悔吝憂患之旨合，而弼頗能言之，弼深於老子而已，於易强爲解事者也。强爲之，則得失之跡自在。讀其書時若有會，反而求諸性命之理無有。甚矣學深淺不可假也！朱子曰：『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其知弼者歟？

孫盛甚不滿於弼之易注，其言曰：『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故敍浮義則麗詞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恐泥大道。』是昔賢固早見及此也。

【註釋】【河上公】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隱居河濱，嘗遣使問老子幾義，今老子有河上公注。【玄同】老子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因循】任其自然也。【無成勢二句】老子云：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即所謂無成勢；無常形也。【吉凶悔吝憂患】易言吉凶悔吝，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老子虛無爲旨，何吉凶悔吝憂患之足言。【朱子】名熹，字仲晦，宋婺源人。

國朝師儒表序（國朝，謂清朝。）

戴望（字子高，浙江德清人。諸生，同治中任金陵書局校勘，有謫麐堂遺集。）

楊雄氏有言『羣言淆亂衷諸聖。』聖人之道，存乎六經。天縱素王，端門受命。暴秦毀制，幾喪斯文。仲舒明書，上承孟氏，羣儒蹶起，以光漢德，家聲師範，罔所失墜。魏晉而降，清言名理，泯泯棼棼，散亡統紀，風氣所囿，魁傑莫振，危如一髮，以引千鈞。國朝師儒，撫茲遺緒，振而興之，高者質游夏，下者媲孔賈，亦有溺於所聞，毀所不見，詭說淫詞，是丹非素。望誠愍悼，乃考二百餘年學士大夫，系其高下，區爲九等，倣班氏古今人表例，爲師儒表一卷，具有神恉，非同目論。世有君子，知其不黨，因是梗概，推端竟委，理而董之，所深冀焉！

文筆似倣雕瓏，不懈而及於古。

【註釋】【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少好學，長於詞賦，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天縱】（論語）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素王】言無位而王之也。(家語)齊大史子與見孔子，退曰：天將欲素王之乎？【端門受命】端門，魯城門名。(公羊傳注)獲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仲舒】董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武帝時爲江都相，所著有春秋繁露等書。【孟氏】孟軻。【游夏】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皆孔子弟子。【孔賈】孔安國，字子國，漢魯國人。治古文尚書，作書傳，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賈逵，字景伯，漢平陵人。永平中，獻左氏傳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明帝命與班固並校祕書。【班氏古今人物表】班固，字孟堅，東漢安陵人，彪子。明帝時續成父之西漢書，有古今人物表。【目論】言所見者淺也。(史記)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汪仲伊握奇圖解序

仲伊，名宗沂，歙縣人。光緒進士，官山西知縣，加五品卿銜。握奇經，兵書名，一卷，舊題風后撰，實因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依託爲之，宋以後頗爲談兵者所祖。

戴　望

歙(音攝)汪子仲伊以所著握奇圖解示余，曰：『子好議論今古，盍抒子所欲言，張吾之書。』予曰：唯唯否否，嘗聞之古初矣，天地設而有陰陽，一闔一闢，一消一息，道之經而兵之精歟？古之人制陳(同陣)法，所謂天衡地軸前後衝者，不以是形歟？

天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日而無月，地不能有山而無川，人不能有文而無武，有道而無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爲光，兵輔道以爲紀。道無兵道滅，兵不道兵殘，兵爲衞道設也。

堯舜貴讓，未嘗不善陳；湯武好仁，未嘗不用戰，徒揖讓而不知陳，善陳者覆之；徒仁義而不用戰，善戰者抇（同掘）之。暴秦以降，漢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與道合。不合則賊盜闌入國，夷狄竊王鈇，勝則屠城破邑，殺人億千百萬，敗則掠野醢（音海）人畜以爲食，雖有君子，莫之能禦也。事幸而得集，則號爲君子者，從而登其朝，飼其穀，朝跪堯舜之，夕見湯武之矣。鄉所謂屠城掠野之徒，盈其貫以死，從而揚之曰：此元功重臣，與伊摯呂尙論功度德者也。吾嘗受嬴劉以往史氏之書，皆以是觀矣。嗚呼！是其故何也？則由於虛靈冲漠危坐尸嘘之徒之張目拱手而謀人家國者階之厲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離兵，而兵不衞道，賊盜夷狄，遂相率角逐，反以兵脅道滅道，不大可哀哉！

抑人有恆言，皆曰兵農禮樂。不知古者以兵屬之禮，宗伯掌其儀，司馬職其功，戰鬬不可空習，則四時田獵以閑之。子路言可使知方，知其軍陳行列坐作進退之法也。先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軍旅之事，寓於俎豆。俎數奇豆數偶，兵之方圓銳直，所以爲乘承比應者，胥於是焉在。

丹徒莊棫序仲伊之書，其言粹矣美矣，復推道與兵相輔之義，以廣其指，仲伊其不我非耶？

兵以衞道，卽勇於公鬬之謂，文能闡發盡致。

【註釋】【高帝】姓劉，名邦，沛人。【光武】名秀。【高皇】姓朱，名元璋，濠州人。【伊摯】伊尹名摯。【呂尙】卽太公望。【嬴劉】謂秦漢也。【階厲】(詩)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宗伯掌其儀】(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司馬職其功】(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論語)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莊棫】字中白，丹徒人，有蒿庵遺集。

景詹闇詩文自序

姚諶

字子展，浙江歸安人。咸豐舉人，洪楊之難，募鄉勇守城，城陷，赴水，不死，旋以心疾卒。有景詹闇遺集。

余年十三四，即學爲詩古文，是時獨學無友，冥然無所得。甲寅以後，始棄舉業，治經史，旁及九流百家之學，然役於人事，志壹而力不專。辛酉春，自删次所作詩文爲四卷，又別錄二卷，皆淺薄無足覽觀。

噫！余幼苟得師友之助，所就豈止是乎？猶幸知擇術，自拔於俗學，猶其難若是，世不乏才者，其錮於俗亦已矣，況下此乎？古教士務育才，而今務錮之，錮之誠非也。抑士鮮自振者，亦其才弗古如歟？然陋如余得自拔，何也？其庸非幸歟？

幼不得師友之匡助，長即爲人事所役使，我亦過來人，讀之能無餘慨。

【註釋】【獨學無友】（禮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甲寅】清文宗咸豐四年。【舉業】應試文字也。（金史）郝晉卿學不事舉業。【九流】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是爲九流，見（漢書藝文志）。【百家】謂諸子也，此舉成數而言。【錮】禁錮，猶言束縛。【辛酉】咸豐十一年。

讀信陵君傳（信陵君，戰國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封於信陵，故號信陵君。）

李禎（見論辨）

李子曰：平原君所失士，非獨毛遂其人而已，其於毛公、薛公，失又甚焉。吾觀二人說（音稅）信陵君歸救魏，獨引繩以大義，蓋非當時說士所有也，可不謂賢乎？夫賢者必不肯託豪貴，與食客門下為伍，而平原君顧以其博徒賣漿而賤之，甚矣其不能相士也。然古今若信陵者何人哉？余每讀信陵君傳，未嘗不三（四濫切）復流涕也。

論古有識，獨具隻眼。

【註釋】【平原君】戰國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毛遂】戰國趙人，秦圍邯鄲急，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門下食客得十九人，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與之俱至楚，遂按劍劫楚王定從約，楚王乃遣黃歇將兵救趙。平原君曰：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公薛公】俱戰國趙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信陵君聞，步往從二人游，平原君謂為妄人。【吾觀兩句】秦伐魏，毛公薛公往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

也。今秦攻魏，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三復】反復玩誦也。（論語）南容三復白圭。

讀內則（內則，禮記篇名。）

謝應芝（字子階，號浣村，晚號蒙泉子，江蘇陽湖人。廩貢生，有會稽山齋集。）

禮書之殘闕無怪也，其在列國之君，以古禮之不便於時，而去其籍，則既亡於秦人焚書之前，而博士諸生，各挾所見，雜以當時之說，又淆譌於漢，求遺書之日，夫古經之亡者，不復見矣。幸而出於孔壁及魯淹中者，猶存千百於十一，漢人復從而亂之，於是瞀（音茂）儒競謂周官儀禮，不出於姬公，大小戴氏記，無復孔子時書，欲胥擯棄之以爲快。而一二泥古之士，又并其淆譌之說，亦以爲古聖賢之傳。嗚呼！辨禮於今日，能不隨衆爲是非，蓋尤難矣！

內則古經，而錯以釋經之文，以故重繁失次。又一引曾子之言，疑傳於曾子門人。而朱子以爲古學校敎民之書也。蓋其始也，必行於士大夫之家，而達乎閭

卷爲於賢知之人而徧乎庸愚遽覩法多而見爲同然相習久而出於固然則刑罰措，兵革息，古之盛時蓋如此。顧其教之能行也，非上之人，先爲立井田之法，正疆界，薄稅斂，俾民咸寬然於身家之際，豈能如此哉？至於如此，則但見上之能教，而不復見爲能養，故周易富家之吉，著象於六四，而是篇言降德兆民，則歸本於后王也。其果傳於曾子門人與否？則莫可詳考矣。

讀書得間，文筆亦修絜可喜。

【詮釋】【焚書】秦始皇以諸生是古非今，惑亂其民，從李斯議，天下之書，除秦紀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悉燒之。【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求遺書】漢惠帝除挾書之令，至武帝而下詔求書，河間獻王得周禮，亡司空一篇，以考工記補之。【孔壁】(漢書)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魯淹中】(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注)淹中，里名。【瞀儒】謂愚瞀之儒。(荀子)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姬公】謂周公也。【周易二句】(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降德二句】(禮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題登高圖

施補華

字均甫，浙江烏程人。同治舉人，官山東道員，有澤雅堂文集。

重九，佳節也；登高，勝會也；飲酒，樂事也；親舊在異方者，幸此一日之聚焉。然七人之中，惟凌子官於山東，自餘六人皆客也。夫客者，西東北南靡定耳，則此一日之聚，亦不能歲以爲常。且七人者，年各不同，自今之重九，人自數其齒以至於盡，凡得重九若干日，重九而游者若干日。游於某丘某水，與之游者某人，皆不可知。惟此一日之聚，爲現在焉，慨其難常，幸其現在，此其作圖之意乎？雖然，莊生有言：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彼一日之聚，忽然以逝者，亦豈圖之所能存？蓋人必有其不亡者，而後凡所作爲，依之以存焉。古人一日之聚，傳於今者多矣。謂迹不足存，而存焉者何也？

七人者：錢塘趙曈、仁和蔣其章、烏程施補華、朱鏞廣、歸安凌紱曾、山陰湯震、上元臧大勛。圖者曈，記者補華。己丑九月。

佛家謂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圖之能存，亦只作過去觀。凡所作爲，依之以存，文自別有感慨。

【註釋】【重九】陰歷九月九日也，九爲陽數故亦稱重陽。【登高】（續齊諧記）桓景令費長房九月九日囊茱萸登高以避禍。【莊生】莊周也，詳前。【錢塘仁和】今合爲杭縣。【烏程歸安】今合爲吳興縣。【山陰】連會稽併爲紹興縣。【上元】今併爲江寧縣。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三原，縣名，今屬陝西省。焦名源溥，字涵一，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李自成陷關中，罵賊死。

張裕釗 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主講武昌經心書院。善書，工古文，有濂亭文鈔。

平江鍾君以所藏明三原焦公家書視裕釗，裕釗受而觀之，蓋公分巡河東時所示其子兵事也。公大節懍然，其書既可貴重，又所述戰事，多本傳所未及載，尤足以補史氏之遺，是重可寶也。

始，公以抗疏忤羣小，媾禍幾不測，後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不見容，卒罷歸。及公家居，抗賊不屈死，而明亦未幾亡矣。明季流賊之陷京師，實自山西入，今觀公是書，戰績炳著，處計畫尤周盡；使終官山西，竟其用，明疆事或未遽至是亟也。

娼嫉之病人國，傷哉！

余觀自古忠臣拂(同弼)士，後世得其遺文手澤，藏弆(音舉)寶貴，雖一字若拱璧，愛之如不克見而並時之人，乃至戕其身而不忌，排陷之不遺餘力，當其世者，遇之而不見惜。後人惜之，而又莫能相遇，古與今相續，而胥若一也。余莫之能知也。悲夫！書凡十紙，其第二紙第三紙皆有公名印記，第九紙書王家允爲王家印，與史亦少異。同治七年夏閏月二十五日，武昌張裕釗敬跋。

一家書耳，說得鄭重如此，重其書，實重其人耳。惋惜之意，卻以慨嘆出之。

【註釋】【平江】縣名，今屬湖南省。【河東】山西在黃河以東，故稱河東。【抗疏句】指疏劾內侍崔文昇進藥光宗事，卒爲文昇所排斥。【大同】今縣名，屬山西省，明爲府，爲九邊之一。【流賊】李自成等。【娼嫉】猶忌嫉也。(禮大學)娼嫉以惡之。【拂士】輔弼之賢士也。(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弆】藏也。

跋五公尺牘

吳汝綸 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進士，久客李鴻章、曾國藩幕，官冀州知州。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有詩文集。

胡君列五，久客官文恭公幕下，得諸公手書，自曾文正以下：曰胡文忠公、曰今相國合肥李公、曰左文襄公、曰彭剛直公，凡五人，聯爲大卷弆藏之。間以示汝綸曰：『子爲吾發其意！』汝綸曰：

功名之際，蓋難言哉！方曾文正之敗靖港，困南昌，守死祁門，豈知其後贊明中興，盛烈如此？官文恭周旋曾胡諸公間，當時見謂媼(音襖)相，卒與胡公俱享顯名，血食至今不絕也。湖南初開幕府，左文襄調兵筭(同算)食，以諸葛君自待。而彭剛直徒步千里，出入賊中，以赴曾文正之急，皆烈士也。功有濾殺，(所壞切)各非偶然者。二公之論外事，皆以持和議購船礮爲非，越南之役，皆領兵用舊法防海，未遇敵而兵罷，亦云幸矣！然世或多二公威望，謂能固圉(音語)走堅敵也。曾文正既殂，(叢吾切)今相國合肥李公，獨膺艱鉅，經營遠略垂卅(悉合切)年，天下想聞其風采。及國兵挫於日本，中外歸過焉，盛衰有時，豈人力也哉？權勢既替，歷聘方外，周遊九萬里，所之國君優禮過等，他國使臣望塵不及，皆曰此東方畢士麻克也。畢士麻克者，德國

名相也，西國人舊以李公配之，東西並峙焉。國兵新挫，而宿望故在，其是非之不同如此。中國詩書之說，春秋功罪之律，殆非海外殊方所與聞知也已。

文之抑揚處若經意，若不經意，而使人自得於語言之外。集中神致之作，以此爲冠。

【註釋】【官文恭公】姓王佳氏，字秀峯，內務府漢軍旗人。洪楊之亂，與胡林翼同事，能和衷共濟，以功入滿洲正白旗，官至大學士，文恭其謚也。【敗靖港】國藩帥水師東進，初出洞庭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湘潭，擊靖港，又敗，國藩憤投水，左右援救得不死。【困南昌】國藩水軍至九江，前鋒薄湖口，攻梅家洲敵壘不下，駛入鄱陽湖，敵斷其後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敵乘夜襲營，擲火燒數十艘，水師大潰，憤欲自刎，羅澤南止之。國藩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南昌縣名，今屬江西省。【守死祁門】國藩趨祁門，未十日，敵陷寧國，又數日，陷徽州，又東陷婺源，西陷景德鎮，圍攻羊棧嶺，吏士固請移營江干，國藩曰：無故退軍，兵家所忌，卒不從。祁門，縣名，今屬安徽省。【烈】功也。【媢相】宋童貫與蔡京同時爲相，時稱京爲公相，貫爲媢相。【血食】享祭也，古者取血膋以祭，故云。【調兵笮食】（史記吳王濞傳）上方與鼂錯調兵笮軍食。【諸葛君自待】宗棠每與友書，自署老亮，又言今亮或勝於古。【徒步二句】國藩既至南昌，召王錱自助，王錱時歸衡江西寇，阻道不通，王錱易衣爲賈客，草屨徒步七百餘里，達南康。國藩義之，使領戰船，破臨江敵壘。【鴻】大也。【殺】減削也。【越南之役】越南，即安南，本我國藩屬，光緒八年，法兵據安南之東京，十二年，爲法所并。【多】稱美也。（後漢書）帝以此多之。

【圉】汚境也。（左隱）亦聊以固吾圉也。【殂】死也。【膺】當也。【國兵句】光緒二十年，朝鮮內亂，遣兵援之，遂與日本開戰，陸軍潰於平壤，海軍挫於大東溝。【歷聘方外】光緒二十二年，鴻章因賀俄皇加冕後，歷聘德、比、荷、法、英、美各邦。【畢士麻克】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西元一八一五年，生於不蘭敦堡，一八六一年，威廉一世爲普王，改正軍制，舉畢士麻克爲相。其先嘗爲德意志聯邦會議員，後出使俄法，以沈毅果斷稱，通俄法二國之內情，又嫻於德意志之形勢，執鐵血主義，以圖統一各邦，而置之普魯士之下云，一八九八年卒。

安吉施氏遺著序（安吉，縣名，今屬浙江省。）

楊峴（字見山，號庸齋，晚號藐翁，浙江歸安人。咸豐舉人，曾權知常州府。工書，有遲鴻軒集。）

亡友安吉施君壽民，有令子曰旭臣，舉同治癸酉科鄉試。喜讀書，性通侻，（音脫）不屑屑與人周旋，人或非笑焉。貧而多病，常依婦貧居。余罷官吳下，憐之而無以助之貧旭臣，且貧壽民矣。今年旭臣上公車，未及試，遽沒於京寓，行李而外無長（音仗）物，賴同歲生戴君笠青、朱君蓮夫，醵（其虐切）金以其櫬（音襯）歸。又最錄所爲詩若文若雜著示余，謂余知旭臣，屬刪訂。

嗚呼！是何足以知旭臣？矧旭臣亦甚自知，知而自删訂，已成定本，老朽如余，敢預前齗齗（音銀）耶？大抵詩學漢魏，下者亦不失中唐；文學唐宋八家，駸駸乎突過壽民；雜著於經史考據，雖未盡諦，然而自詩文與考據分途，往往罕見長，不必爲旭臣累。即論詩文，當其時詩宗隨園，文宗惜抱，一篇出，譁然以爲袁也、姚也。夫舍隨園、惜抱，寧無詩文哉？而顧不覺其陋耶？旭臣崛起衆中，堅据古人，不隨時轉移，蒙非笑固宜。夫文軒之與敝輿也，錦繡之與裋（音豎）褐也，孰好孰醜，人皆辨之。至於詩文而好醜之不辨，是何異睹夷光之容，而猶曰嫫母也？淮南子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夫欲傳旭臣於百年，則姑盡發其詩文，與天下相證，庶幾反修之術歟？

戴君、朱君謀并壽民遺稿，同付梨棗，盛舉也，抑亦爲余訓所負也。且夫窮達天也，天能使窮而不達，不能使精華之氣，閟久而不露，旭臣蓋自知矣。

舍隨園、惜抱寧無詩文，見賢者不爲時風俗派所轉移，而旭臣之眞出矣。見山

先生爲我湖聞人，惜以書名掩其文名。

【註釋】【侻】謂放曠不拘小節也。【公車】漢時應召之人由公家以車遞送，清代舉人入京會試，稱公車，本此。【長物】餘物也。(世說新語)王恭平生無長物。【戴笠青朱蓮夫】並吳興人，癸酉舉人。戴名翊清，工書。朱名延燮，以詞章名。【醵】合錢會飲也。此作合錢解。【櫬】棺也。【齗齗】爭辨貌。【駸駸】行之疾者也。【諦】審也。【隨園】袁枚，錢塘人，詩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世稱隨園先生，有小倉山房集。【惜抱】姚鼐，桐城人，文以義理考據詞章爲主，有惜抱軒集。【裋褐】裋、短衣，褐、毛布衣，均賤者之服。【夷光】越之美人，或曰卽西施。【嫫母】醜婦，黃帝第四妃。【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撰。【梨棗】雕印書籍，以梨木棗木爲上，故稱書版曰梨棗。

思益堂集序

王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入翰林，授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督江蘇學政，晉內閣學士，有虛受堂集。

周自庵先生既沒之明年，哲嗣芋生大令以毀卒。其孫椿圃，遭兩世大喪，蒲伏經營，不遑暇息。先謙慮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訪諸其家，得詩、文、詞、日札如干卷，亟與瞿子玖學士謀，共捐貲刻之。既成，謹爲敘曰：

先生當咸豐初，以文學侍從受上知，特命充巡防大臣，兼辦京畿團防事宜，不日躋顯要。先生感激奮厲，彈劾無所避忌，權貴側目，由是岌岌不安其位矣。會以憂歸里，曾文正再出督師，引與共事，而胡文忠與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并，晚歲還朝，久乃進秩，同光之交，兩守侍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終其身，進退顯晦之際，若是其艱也。然先生自罷官後，寓居京師，闢小軒，日坐其中，以丹黃自娛，寒暑靡輟。又幾十年，所爲四史補注及日札諸書，皆成於其時。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嘆先生不早自知其無與於功名，不得一意於學問之途，以大昌其箸述，爲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强，爵位益高，當國家承平，旣未必別有表見，而幷此十年心力，亦銷磨於仕宦，不暇專致之學問，其孰爲得失？識者宜有以辨之。蓋先生在時，余嘗持此論以慰先生，而迄今每思之，未嘗不爲先生幸也。

先生於歷代詩家，靡不抉精洞奧，故其爲詩，奄有衆妙，要以義山劍南爲歸。晚遭困蹇，轉造平澹，蓋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綜兼搜，尤詳掌故，其文詞皆清絕可

喜，而於駢體文義法尤精，嘗曰：『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取其僻；愛洪稚存之雋，而不學其纖。』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積稿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與纔通）卅餘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既刊之十家四六中矣，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夫！

四史補注，先生自刊於京師，今已別行。此外奏疏應奉文字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考訂金石題跋書畫之文，裒集未刻者，尚數十卷，待椿圃他日成之云。

仕宦至侍郎，著述至十年，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先生，而旣靳其功名，復厄其文字，夾敍夾論，慨當以慷。

【註釋】【周自庵】名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長沙人。道光進士，由編修累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初罷官居京師，以著述爲事，卒年七十一。【蒲伏】與匍匐同，伏行也。【瞿子玖】名鴻禨，長沙人，辛未翰林，授編修，出督河南、江蘇、浙江、四川學政，任廣西、福建鄉試正考官，由刑部左侍郎移外務部尚書，兼軍機大臣，晉協辦大學士。【彈劾句】洪揚之難，壽昌劾督師賽尚阿、總兵和春逗遛不職，幷條陳征討事宜，一時服其敢言。【丹黃】圈點書册所用者。【義山】唐李商隱，字義山。【劍南】陸游，字務觀，宋山陰人。有劍南詩稿。【胡稚威】名天游，山陰人。有石笥山房集。【洪稚存】名亮吉，陽湖人。有北江全集。胡洪皆稚

於駢文者。

周禮政要序

孫詒讓（字仲容，號籀廎，浙江瑞安人，同治舉人。官刑部主事，引疾歸，有籀廎遺文。）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詭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音喘）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之忍切）以自隘，吾知其懵（音夢）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尙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破倫、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敎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源，是亦綴學者之恥也。

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捃（居運切）摭（之石切）其

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褐傑音古經，以自張其虛憍，驕通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爾。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尚衆，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我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强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鼂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穛渺音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鑑矣。

古今中外，本無異軌，是謂卓識，是謂通論。

【註釋】【權輿】（爾雅）權輿，始也。【甲午】清德宗光緒二十年。【戊戌】光緒二十四年，爲康梁倡議變法之時。【詭變】謂變不得其法。【中阻】指西后逐康梁，盡改所變之法。【懜】無所知也。【周禮】周公所作，於立國分官之制甚詳。【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北美合衆國第一任大總統，西元一七三二年，生於勿吉尼亞。獨立戰爭時，衆推爲總司令，一七八九年，被選爲總統，一七九三年再被選。一七九九年卒。【拿破倫】Napoleon Bonaparte 法人，西元一七六九年生於科西嘉。十六歲爲礮兵士官，一七九三年，退英兵於土倫，明年略意大利，繼破奧地利，據埃及。一七九九年歸國，組織新政府，自爲首領，一八〇四年，稱帝。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翌年遂爲同盟軍放於厄爾巴島，旋復入巴黎，滑鐵盧敗後，又流於聖海倫島。病歿，一八二一年

也，後改葬巴黎。【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法國哲學兼文學家，西元一七一二年生，著有不平等之起源論、民約論、奄密兒諸書。一七七八年卒。【斯密亞丹】Adam Smith 英國政治學兼哲學家，著有原富一書，爲近世經濟學之祖，西元一七二三年生，一七九〇年卒。【薦紳】薦、插也，紳、大帶，插笏於帶，是入仕者。(史記)薦紳先生難言之。【綴學】綴、連屬也。(大戴禮)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辛丑】光緒二十七年。【捃摭】猶言拾取也。【標楬】猶言表而出之。【鼂賈】鼂錯，漢潁川人，景帝時，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遂反。賈山，亦潁川人，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號曰至言。【杜馬】杜佑，字君卿，唐萬年人，撰通典。馬端臨，字貴與，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䅺】禾芒也。

老子注序

王闓運

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舉人，嘗參曾國藩幕，歷長成都尊經、長沙校經、衡州船山各書院。宣統間，賜翰林院檢討，晉侍讀。入民國，任國史館館長。有湘綺樓全集。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史官，其傳書莫著於老子。』觀其詞意，務欲勝民久國，治人用道，故尙淸靜，持三寶，名爲無爲而無不爲，非世所云出世之眞人也。聖人不患無位，德充而應帝王，初無汲汲於世之心。老子何其勤勤憂世之深乎？蓋職在佐治，雖有庸主，猶欲其善政，非若孔子但論道以待沽，見不行則接

淅錫音也。

莊子論列諸家，嘆聃博大；而其書則從容紆徐，不與老子同憂。自漢以來，並稱老莊，謬矣！然而聖不世出，世必有主，主者率中人上下，無知聖之材，則多用老子言，取其卑之無高論。或又不足知老子，則流爲申韓。要之皆當位行政，不暇迂闊，往往厭儒生。而儒生見其務行趣時，非薄禮法，指其徒爲名法家；又震於聃名，傳其不死，則比之黃帝，以爲神仙家。自三代以後，在位者用道，無位者貴儒，在位者不著書，故儒者言益繁，輒曰老子無禮人也，不可以治。或曰世外玄虛，足以養生。嗟夫！豎儒尙自不知孔子，何由知老子哉？雖讀其書，莫有知其意之悲也。彼且不得已而論用兵，豈敢棄禮乎？

余少覽其略，頗疑其淺近，近爲女紈纂書一通，於句讀豆音稍有更定，復用乾道本校姚鼐本，鼐所異者，初不言所據依，閒亦同之，不復考校，異於儒者之齗齗也。得老子之意，以救末世之亂，然後知孔子之栖栖，其有感而然；然而爲世役矣。

名爲無爲而無不爲，獨有見到老子處，二句可以括道德經一部矣。

【註釋】【班固】字孟堅，東漢安陵人，著漢書。道家者流數句見（藝文志）【三寶】（老子）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汲汲】欲速之意。【論道待沽】（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接淅】（孟子）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法家。【句讀】（韻會舉要）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乾道】宋孝宗年號。

跋成恭恪臨廟堂碑

成名毓麐，字澂泉，寶應人，官直隸靈壽縣，庚子聯軍入京師，所過騷然，成自盡，賜謚恭恪。

馮煦 字夢華，號蒿叟，江蘇金壇人。丙戌探花，授編修，簡授安徽鳳陽府知府，擢鳳潁六泗道，陞四川按察使，晉安徽布政使。有蒿庵類稿。

往與恭恪羈棲冶山，校讎之暇，每以學書自娛，而皆鄉往虞祕監。以唐初諸家，惟祕監於山陰法乳所得爲多也。恭恪學廟堂碑，予學破邪論。予作輟不恆，於祕監無纖芥之得，而恭恪晨模暝寫，不懈益勤，臨廟堂凡數十通，此册則其甲申冬十一月所臨也。靜穆中和，幾破祕監之扃而洞之，與世之以輭媚爲祕監者，相

萬也。所居在冶山之巓。飛閣冠（去聲）之，下蔭叢竹數百竿，涼碧沁（所錦切）衿帶間，風來琤（初耕切）瑽，（七恭切）韻於碎玉，窮陰沍（音護）寒，積雪在地，青鐙熒然，萬象淒寂。時有凍雀踢敗葉而墮，疑爲鬼物。恭恪枯坐泚（千禮切）翰，與祕監相酬對，不復知人間得喪榮鬱喧寂事。其標寄蕭淡，度越流輩，宜其書之深造自得也。

今距恭恪作書時，三越終星，所居已易爲講肆，羣兒咿（音伊）唔（音吾）其中，牛醫馬磨，出沒無時，求如昔日孤懸物表，塵囂不侵，與恭恪日手一編，嘯傲羲皇以上，邈若曠世，寧可復得？恭恪宰樹既拱，予纍然一老，十指如椎，所書比之春蚓秋蛇，幾幾不可辨識。循省是册，忽不覺其百感之橫集也。

文亦有蕭淡之致。

【註釋】【冶山】卽冶城山，在今江蘇江寧縣，與石頭山相近。【校讎】謂核對書籍，摘舉其誤也。（風俗通義）按劉向別錄，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虞祕監】虞世南，字伯施，唐餘姚人。太宗時爲弘文館學

士，改祕書監。【山陰】王羲之，晉山陰人。【法乳】（清異錄）明宗在藩，嘗召幕屬論事，各賜法乳牛盞，蓋器中粟所煎者。按此猶言精華也。【數十通】首尾完具曰通。【扃】門關木。【琤瑽】玉聲。【沍寒】（左昭）固陰沍寒。【泚翰】猶言濡墨於紙。【三越句】二十八宿隨天而行，至季冬而復其故處，此言三歲也。【伊唔】誦書聲。【牛醫】（後漢書）黃憲，字叔度，其父爲牛醫，時謂之牛醫兒。【馬磨】（蜀志）許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序，以馬磨自給。【宰樹既拱】宰，冢也。（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兩手合持曰拱。【櫐然】羸憊之貌。【十指句】言如椎之鈍，不能屈伸如心也。【春蚓秋蛇】（唐太宗王羲之傳論）蕭子雲擅名江表，然無丈夫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朱名次琦，字子襄，號稚圭，南海人。咸豐間以進士知襄陵，後隱居九江鄉，以啓迪後進爲務，學者稱九江先生。

康有爲

字長素，一字更生，廣東南海人。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戊戌政變，孝欽后大誅黨人，乃逃之日本，渡太平洋，徧游歐美諸國。共和建立，返國。有康南海文鈔。

以躬行爲宗，以無欲爲尙，氣節摩青蒼，窮極問學，舍漢釋宋，原本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爲歸，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則吾師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撫某爲某親王嬖人，拂衣歸，講學於其九江鄉禮山

草堂，垂三十年。先生爲先祖連州公友，先君知縣公、與伯叔父兩廣文公，皆捧杖受業。有爲未冠，以回參（音森）之列，辟咡（音餌）受學，則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嶽，卽之溫溫如醇酒，碩德高風，不言而化，興起奮發於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遠也。

先生授學者以四行（去聲）五學，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名節，三曰變化氣質，四曰檢攝威儀。五學：一曰經，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義理，五曰詞章。日一登堂講學，諸生敬侍，威儀嚴肅。先生博聞强記，不挾一卷，而徵引羣書，貫穿諷誦，不遺隻字，學者錄之，卽可成書一卷，今所傳禮山講義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義所關，名節所繫，氣盛頰赤，大聲震堂壁，聽者悚然。爲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爲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

先生天才敏儁，少以神童聞於粵。方十三齡，儀徵阮文達公督粵，而召之，試詩而大驚，闢學海堂，授爲都講，沈浸經史掌故詞章之學。凡吾粵長老，若曾勉士

之經，侯君模之史，謝蘭生之詞章，皆翕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書畫，罔不窮精極微。當是時，漢學方盛，餖(音豆)飣(音訂)爲工，獵瑣文而忘大義，矜多聞而遺躬行。先生敻識高行，獨不蔽於俗，厲節行於後漢，探義理於宋人；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一以孔子爲歸。其行如碧霄青雲，懸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琴瑟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黎洲精矣，而奇佚氣多；船山深矣，而矯激太過。先生之學行，或於亭林爲近似，而平實敦大過之。著書滿家，以爲所知，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凡百卷，蒙古記、晉乘，各數十卷，詩文數十卷，晚歲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譁囂，多以文學衒寵，而以身爲法邪？

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無實多矣，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心遂以熄絕，則其書必當存也。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無大損，人心未至滅，則先聖先哲之遺書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救，則何必以著作衒世乎？孔

子曰：『予欲無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聲色之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先生之德，於是至矣。後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爲歸，何必遺書！何必遺書！否則著書等身，而中心藪慝，其書愈多，其名愈盛，其壞風俗、敗國家愈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書之旨，未嘗不反省而悚然曰：吾豈有名心歟？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歟？其昔人嘗發之而無待己之喋喋歟？否則宜焚之也。

先生卒於光緒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詩文既盡焚無一傳，同門友營祠墓畢，議遺文。簡廣文竹居，胡茂才少愷，皆博學高行，以先生惡表襮（補沃切）譁囂，紹述遺旨，相約勿刻，至於今又垂三十年矣。雖然，令先生無一字流於後世，於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則不背矣，於後人思慕先生之意則非也。先生嗣子之紱，明敏克家，搜輯先生佚詩文於鄉里中，得是汝師齋詩一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皆三十歲前作，及佚文數十篇，皆書札爲多。蓋皆流傳於外，先生無從焚者。先生之詩，精警

雄奇，晚而澹雅，由杜、韓、陶、謝而上漢魏，以溯風騷。先生之文，雄深雅健，深入秦漢之奧。爲今所爲文皆受法於先生者。此率爾之文少日之作，誠不足以見先生之萬一。然丹鳳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爲至寶，與其棄之，毋寧過而存之，且大義亦時見焉。後之學者，稍聞遺訓而瞻文采，不猶愈於無耶？故敢違先生之旨，負同門之約，刻而布之，誠知罪戾，不遑避矣。

先生諱次琦，號稚圭，又字子襄，南海縣人。道光丁未進士，行事詳於平陽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師齋詩，刻於粵之學海堂集。

夾敍夾議，勁氣直達，想見瓣香之有自矣。

【詮釋】【襄陵】縣名，今屬山西省。【連州公】名贊修，字逃之。【知縣公】名達初，號少農。【兩廣文公】一名達榛，號彝仲，一名達節，號竹蓀。廣文，清代教士之官，有教諭訓導等名稱。【回參之列】顏回之父路，曾參之父點，皆孔子弟子。【辟咡受學】（禮曲禮）負劍辟咡詔之。（注）口旁曰咡，謂傾頭與語也。【掌故】國家之故事。【無似】謙詞，猶言不肖。（禮哀公問）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儀徵阮文達公】名元，字伯元，號芸臺。【都講】卽學舍之長。【曾勉士】名釗，一字敏修，南海人。道光拔貢，官欽州學正，有周官注疏小箋。【侯君模】名康，原名廷楷，番禺人。道光擧人，研

精注疏，尤深於史，成後漢書補注、續三國志補注。【謝闕生】未詳。【餖飣】一作飣餖，喻文詞之堆砌者。（韓愈詩）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節行句】東漢多尚節義之君子。【義理句】兩宋多言道學。【康成】鄭玄，字康成，東漢高密人。【紫陽】山名，在安徽歙縣城南，宋朱熹居崇安，榜廳事曰紫陽書室。【梨洲】黃宗羲，號梨洲。【船山】王夫之，字而農，衡陽人，居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亭林】顧炎武，號亭林。【簡竹居】詳下。【紱】字來卿。【杜韓陶謝】杜甫、韓愈、陶潛、謝朓。【風騷】國風、離騷。

詩集自序

康有為

詩者，言之有節文者耶？凡人情志鬱於中，境遇迫於外，境遇之交壓也瓌（同瑰），則情志之鬱積也深厚。情者陰也，境者陽也，情幽幽而相襲，境嫕（音譩）嫕而相發，陰陽愈交迫，則愈變化而旁薄；又有禮俗文例以節奏之，故積極而發，瀉如江河，舒如行雲，奔如卷潮，怒如驚雷，咽如溜灘，折如引泉，飛如驟雨，其或因境而移情，樂喜不同，哀怒異時，則又玉磬鏗（丘庚切）鏗，和管鏘鏘，鐵笛裂裂，琴絲愔（於禽切）愔，皆

自然而不可以已者哉！夫有元氣，則蒸而爲熱，軋而成響，磨而生光，合沓變化，而成山川，躍裂而爲火山流金，匯聚而爲大海迴波，坱(音央)軋吾芒，大塊文章，豈故爲之哉？正不得已也。故志深厚而氣雄直者，莽天地而獨立，渺萬物而爲之，悱惻其情，明白其靈，正則其形，玲瓏其聲，芬芳烈馨，穠華遠淸，中和永平，澹泊而不厭，亭立而不矜，迤灝而淵渟，月明而山行，石破而天驚；時或風雨怒號，金鐵飛鳴，山水妙麗，天日晶晴；或萬馬戰酣，旌旗飛燊；或廣殿排仗，冕旒嚴凝；或巖藤落葉，面壁老僧；或萬花放曉，士女春盈；或深山大河，巨海積沙，崇峯攢天，洪波疊嶺，飛雪蔽地，漸海極目，烟岫鬱攸，蜿蜒漫空，乾端坤倪，神怪暴發，人經物理，龍象蹴踏，斯其爲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者耶？

吾童好諷詩，而學在撢(同探)理，既不離人，性又好事，不能彫肝嘔肺，以爲詩人。然性好遊，嗜山水，愛風竹，船唇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爲學，則餘事爲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遘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託爲詠歌，莫拔抑塞

磊落之懷，日行連犿(音翻)奇偉之境，臨睨舊鄉，邅(張連切)回故國，閱刧已夥，世變日非，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囓(五巧切)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隴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於詩，情在於斯，噫氣難已，奔亡無定，散佚彌多。門人梁啓超請收拾叢殘，發願手寫，搜篋與之，尚存千餘篇。亡人何求？又非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咏嘆淫佚，窮者達情，勞者歌事，小雅、國風之所不棄也。後之誦其詩，論其世者，其亦無罪耶？

莽天地而獨立，渺萬物而爲之，先生之詩境，亦先生之文境也。

【註釋】【瓌異】猶言奇異。【旁薄】廣被也。(晉書)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坱軋】無限際貌。【連犿】宛轉貌。【邅回】行難貌。(楚辭)下江湘以邅回。【靈均】屈原，名平，一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楚人。(史記屈原傳)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子卿】蘇武，字子卿，漢杜陵人。(漢書李廣蘇建傳)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河梁二句】(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落月屋梁】(杜甫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梁啓超】詳下。【亡人】出亡之人也。(大學)亡人無以爲寶。

羣己權界論序

嚴　復　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人。船政英文學生，以道員指分直隸，授文科進士，充北京大學教習，民國授海軍少將，任參政院參政，有嚴幾道文鈔。

嚴子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稔（音荏）之間，吾國考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繇（同由）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篤舊者既驚怖其言，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畀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繇之說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由之說乃可用耳。是爲敍。

自由自由，許多罪惡，載汝而行。此書可以藥我國之動言自由者。序亦扼要，而言修絜可誦。

【註釋】【揚子雲】名雄，漢成都人。撰法言十卷，摹仿論語。【稔】穀熟也，穀一熟爲一年。(左傳)不及五稔。【穆勒氏】John Stuart Mill 西元一八〇六年生，一八二三年入東印度公司，一八五六年爲監查員，又嘗爲國會議員，所著書原名自由論，又有經濟學原理等。一八七三年卒。【畀】與也。【手民】以手之技能爲職業者，古但爲木工之稱，今通稱雕版及排比活字之人。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魏志)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知表不足爲，適長沙。後仕魏，官至大中大夫。繁欽，字休伯，以文辭知名汝潁間。時同依劉表，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與子俱來，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乃撥亂之主乎？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將與子絕矣。欽曰：謹受命。繁、音婆。

林紓 見論辨

吳人之婦，有綺(去倚切)其衣者，衣數十襲，居時而易之，而特居於盜鄉，盜涎(音延切)而婦弗覺，猶日衒其華縟於叢莽之下，盜遂殺而取之。盜不足論，而吾甚怪此婦知綺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託身於薦(同搢)紳之家，健者門焉，嚴扃深居，盜烏得取？唯其瀕(音賓)盜居而復衒其裝，此其所以死耳。

天下有才之士，不猶吳婦之綺其衣乎？託非其人，則與盜鄰，盜貪利而嗜殺，故衒能於亂邦，匪有全者。杜襲喻繁欽曰：『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欽卒用其言，以免於劉表之禍。嗚呼！襲可謂善藏矣，欽亦可謂善聽矣。不爾，吾未見其不爲吳婦也。

有才之士，不免自炫其才，以取殺身之禍，作者自有感而言。

【註釋】【綺】文繒也（漢書顏師古注）今之細綾。【襲】衣上下皆具曰襲。【涎】口液也，垂涎欲食，以喻欲取之意。【瀕】迫近也。【劉表】漢宗室，字景升，時爲荊州牧，知禰衡之才，而假手於黃祖殺之。

朱九江先生集序

簡朝亮 字季紀，號竹居，廣東順德人，有讀書草堂集。

學者問曰：『聞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爲集也。朱先生既歿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蒐之未備，既不得遽，又時將有待也，然遷延之罪，固

自知之矣。』學者乃出其所得詩文百篇有奇，（基音）又有數策錄所聞者，問曰：『然乎？』乃檢其所得曰：『詩文非先生之作，而妄稱爲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聞，則不能無異，自古而然者也。』嗚呼悲哉！

先生既沒，赴至，朝亮父喪方禫，（情感切）以師喪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既殯，將蓋棺，家人聞來哭，止之，遂入哭，猶及見先生面如生也。行省兩院爲文祭之曰：『明不自翹，遺書有無。』朝亮聞之而悲。夫先生有書而無書也，先生之明，終不可以沒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門，冬歸成昏禮，反而晉拜，先生賜之酒，既侍飲，敬問先生箸述，舉所以欲爲書者而答，凡七書，而自謂於儒宗性學，發之而爲政術，尙之而爲政俗，得失雖微，卽於中國人倫之大，天下强弱安危所存者，則尤屬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語其家人，將定藁以成書。無何，疾作，乃燔（煩音）其稿，踰月而沒。此有書而無書，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由之者也。雖然，先生之書，未傳於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見聞者矣。況其暮年講學，上辨古

人，下窮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爲書之精意，豈猶有隱而不宣者乎？先生講學，嘗陳時病，力闢其非，以箠(音錘)擊案曰：『卽如箸述，當在斯也。』然則先生之明，已傳者精意，未及傳者文字爾。古有修身敎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終布於天下，士大夫得以自艾，(音刈)婦孺得以交稱，史氏賴其言而一朝時論之是非乃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傳而書之者也，此無書而有書也。

先生既沒踰年，同門將表其傳，屬議爲書。朝亮方母喪，未獲承也。服闋後，感其意，嘗欲爲先生年譜一編，棼棼人事，久之未成，往往深居默坐，憶當日席間所見聞者，愀然有感，雖風雨中夜，猶必書之，懼將失也；雖書之而不敢遽以示人，懼其或失先生意也。語未及終，學者視抱(音袌)以思，乃曰：『請成年譜，以示吾學者，使無惑於所聞。且先集詩文，其所未得，蒐之可補也。孰與扁其正者而投其妄者乎？若此之時，能待者幾何乎？』朝亮以學者之請，固衷於義而不敢辭也。然蹲循久之，蓋以義之至大，將卒爲之，苟一言之失，斯獲戾矣；將不卒爲之，使先生不彰，其

獲戾者猶小，使天下不得聞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從，其獲戾者實大矣。既不可已，遂許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詩五卷，文四卷，暨書先生事者附錄一卷，乃成年譜，列於卷首，庶讀集者先有考焉。詩由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刊者，今考其年類而次之，壯年者少，大都四十以後爲之也。由詩而文，遞推終身，故以爲次，亦韓集例也。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據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據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也。年譜以年爲次，而有先敍合敍，使其文不散者，左傳編年之書，已開其例也。論語詩可以興，陸稼書謂觀朱子年譜可以興，今年譜錄詩，則誦詩論世，其所興者，不勃然爲風之自乎？詩由天性，野人歌謠，今猶於古，百世之後，微問如何，詩必不絕。先生爲詩，義原三百，如古之詩人，非今之詩人所可囿，錄其大者，可厚人倫，固先輩以詩篇爲年譜之風也。年譜例錄文，譜居集前，祇錄其題，今或仍錄其文與詩同列者，譜、普也，風義之高，欲普見其凡也。先生年譜，人譜也，書其可書，不可以常例書也。

學者問曰：『今譜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乎？』曰：『時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顧亭林爲日知錄，自謂古人所先有者刪之。今考其書，章句名物之微，其自謂者略是矣。然其書之用，不係乎其微也。凡所言天下大法，則其書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顧氏申之者也。夫既申之，則古人之言，始終復明，天下雖有邪說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則古人雖已言，猶未言也。歷世以來，獨立不懼之君子，天下所爭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獨言，皆申古人之義，以蘄後人之明。何者？天下之變無常，變無常而義有常，君子得其公義，續其公言，無不爭驗也。不知者釃（想里切）曲義以爲新，弇小言以爲斷，謂之古人未有焉，其於天下不適害哉？』既而學者羣請曰：『書成，吾學者傳錄之，難且易譌，今備梓費，請刊之。』遂如其請，學者校刊於讀書草堂。

樸實如西漢文字，讀之惟恐其盡。

【註釋】【禫】除服祭名，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見（禮記。）【燔】燒也【箑】扇也。【艾】治也。

【服闋】喪服滿期曰服闋。【年譜】用編年法，記載一人生平之事實，大抵爲門生故吏所作也。【棼棼】亂貌。【抱】與捊同，引聚也。【蹲循】猶逡巡也。【陸稼書】名隴其，平湖人。【日知錄】顧炎武撰，乃其讀書有得隨時劄記，故以日知爲名。【釃】猶篩，取之也，分也。

龔定庵海門先嗇文書後

龔名自珍，字璱人，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盦集。海門，清爲廳，今爲縣，屬江蘇。

張謇

字季直，號嗇庵，江蘇通州人，甲午進士，以殿試一甲第一，授修撰，中日戰爭，主戰甚力，及敗，乞歸，集巨資創辦實業。民國二年，出爲農商總長，七年，任導淮水利督辦。工書，有張南通詩文鈔。

異哉定庵此文之殊異於余所聞也。余所聞陳朝玉早歲農佃海門事，極莽蒼磂（盧對切）磂落落可傳，絕非有所忻慕倣效於古人。今之海門，故揚州屬之海門縣，於五代則靜海軍地，宋改名縣。明季嘉靖年間，地日坍（音灘）削，治屢徙至不足縣，乃夷爲鄉。而縣人之仕於朝者，以爲鄉之民，地無可耕，而書有可讀，因竝請存其學額，奉縣孔廟聖哲栗主，合祀於南通廟堂。清初坍地復漲，江海之交，新沙駢聯

相望，徙而墾者，崇明人居十八九，通與他縣不過一二，賦稅獄訟，一切屬通，其至通治，往往渡涉。通人先輩自負，視沙民仆僿（音笥）易與，沙蠻沙蠻呼之，因事陵轢（音歷），或利其賄納，沙民積憾不平，乃幷力請仍海門之名，而直隸於布政司爲廳。乾隆初，部議允其請，則還以靜海名鄉，是爲海門離立而廳之始。余聞朝玉事於父執海門秦駕鰲。秦之叔母，朝玉第三子之女也。秦亦有女於陳者，蓋重世姻婭。秦生平健談，而直方不妄語，其爲余說朝玉事本末至曲折可聽。

「陳朝玉亦崇明人，生有異稟，黑子錯落腰際如帶，修軀廣顙，（桑上聲）聲若洪鐘，膂（音呂）力絕人，少卽豪宕不羈，粗識字，辨文義，嗜博輒負，以是無賴益縱，覆其家。婦翁劉氏，故富，婦賢，屢諫不從，亦弗怨懟。（渡內切）朝玉既不能支朝夕，則盡貨棄所餘產物，襆（音卜）被、篋衣具、幷一紡車，擔而荷之，挈婦依翁。翁第宅閎侈，童僕唯諾，役使數十人。朝玉突至，直告翁無隱。翁館之修備，朝玉出入，童僕直於路司於門者，咸攘起；久之懈，朝玉始譙訶之，漸弗禮，怒而抶（丑栗切）僕，羣譟白主人，翁誡僕謝朝

玉。一日朝玉語婦：「吾不能久居此，視奴輩眉睫，不如去。」婦詰去安之？曰：「唯吾所適。」語竟，檢來時樸被、篋衣具、紡車、擔自荷之，要婦行。婦入白父母，父知不可留，母私以金資女而慰遣之，朝玉昂然荷擔挈婦出翁門。』余聞拊掌曰：『偉哉男子！』

『朝玉出，距翁家數十里賃一屋而居，仍日出訪舊所與博徒，而歸較早，歸則偃臥若有思，如是累月。婦曰：「任若所爲，何以度日？」朝玉曰：「若憂貧乎？吾視致富易易，顧無所得本貲。」婦謂：「若不博而有業營者，有母所予之金在，可將去！」乃陳銀方寶四於几。朝玉蹶然起，懷之出。婦問何營，曰：「若弗問，他日視吾歸之息。」出數月歸，獲息倍蓰，示婦。問何營而得，曰：「販私鹽耳！」婦大驚詫，「若且觸法罝（古音）禍！」曰：「毋慮，更爲之一年。」閱旬又出，往反數四，獲果倍什百。語婦：「海門有大沙，往墾者踵趾相接，實繁，吾將往農。」一日，盡召博徒鹽夥，盛陳酒肉與之飲，極懽而謝罷之，曰：「吾從此爲農矣。」』余聞之曰：『男子哉！』

『朝玉之沙，先佃通明氏之田。明父子舉人，有勢力，而繩佃嚴，租無豐歉，納必如額。時朝玉亦自置田產，嚮裕矣。負氣故靳明氏租。明氏司租人惡聲色，持之急，朝玉怒，挟而仆之。明氏白官逮繫，頗被窘辱。一日因婦探獄，索送百金，金至，乃商禁卒，許二更出，五更歸。卒利其金，且信其人亢直，縱之。朝玉出，則奔明氏倉，刃殺司租人，蘸血題「殺人者陳朝玉」六字於壁，奔而回獄，五更也。次日，明氏又以血書證陳朝玉殺人白官，官提鞫弗承，施拶(子末切)刑，拶棍三易，卒弗承。官曰：「受刑若是，眞老牛筋矣！」自此鄉人稱朝玉老牛筋而不名。官不得供，無如何，其刑幕於庭呼拶刑三度時，出視朝玉，相殊偉岸，私語官，當訶於獄。夜分之械所，朝玉被極刑，倦寐熟，刑幕呼醒之，婉語勸其承招。朝玉忽張目，光閃閃如炬，大聲斥曰：「我不殺人，柰何誘供？我果殺人，我如何出獄？有獄責者誰？」刑幕語塞，退語官曰：「始見朝玉臥塌地如土，繼見其怒烈如火，精神過人不凡，且獄誠有疑，曷以疑罪上報？」由是得緩。遇赦出，出卽市短刃趨明氏家，直挾其父，超登屋，要以

所佃田償所受枉痛，不於言下署券予者，並命死。明父轂，(音斛)令子急署竿以上，朝玉納而挾其父下，遂歸。』余聞之曰：『男子！咄(都忽切)咄！』

『歸則連報新沙，與人爭訟，訟竟，畫界立碑。朝玉雨後之碑所，直牧豎，予以錢，呼為仆碑於其背負而卻行，越界數丈而植焉。復訟官，勘足跡反嚮，直朝玉。朝玉既富甚，施與為善，有子女八人，皆讀書。子試科舉不第，皆為捐倅(取內切)貳職。瀕行，誡子：「有得人贓私一錢者，非吾子，不許歸！」幼女嫁某氏者名八姐，精幹類男子，亦捐貲建老人堂，今猶存。崇明故蘇州屬，垂老命子孫家蘇州，訓曰：「海門地不可居，海門田不可棄！」孫奐治經，長於詩禮，有名。曾孫兆熊，咸豐朝翰林官編修。一副主福建鄉試。』

秦說朝玉，娓(音尾)娓歷三數時不竭，異哉男子！意其人膽知術略過人，雖所行為，多磊(音壘)砢(音裸)不澤之節目，而敢作為，識進止，不畏權勢，強直自遂，亦草莽英傑，不數覯之才也！具狀屬定庵者，非奐則兆熊，經生翰林，搶榆控地之蜩(音迢)鳩，烏足

以測搏風負天幾千里之鵬背哉？余跡朝玉所營之沙，其疆畎（畢犬切）溝洫（虛域切）道路隄防，初無以異於人人。海之人獨謂其所治裙帶沙定案永不清丈，訟老牛筋之功。夫清丈以度田，經野之事也，田果合法定尺，無所為功，不合，則因以為利者以為功焉爾。要其行事瑕瑜長短，坦白與人共見，其卒為善，教子以義足稱。視後之所謂常陰沙、顧七斤者，憑藉勢家，交通官吏，骫（音委）骳（音被）官尺，以弊（通蔽）田自肥，厚封殖，廣第宅，縱子孫奢佚無度，其意量倜（音惕）乎不可同年語矣！惜定庵不獲聞余所聞也。定庵好古，其曰先嗇攟記語以藻繪之云爾。

其氣虎虎，頗似唐人之義俠小說。

【註釋】【嘉靖】明世宗年號。【南通】縣名，屬江蘇省。【崇明】縣名，屬江蘇省。【陵轢】猶侵陵也。【父執】父之執友也。（禮）見父之執。（疏）執，志同者也。【姻婭】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黑子】痣也。【無賴】（唐書）李勣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卽殺。【懟】怨也。【譙訶】責讓也。【抶】笞擊也。【偉岸】壯大之貌。【蹶然】驚起貌。【倍蓰】倍，一倍，蓰，五倍。【拶刑】最酷之刑，以小木幹五，用繩聯之，套入犯罪者手指而收之。【詗】刺探也。【觳】恐懼貌，【竽】胸也。【咄咄】歎嗟也。【倅貳】佐貳之官也。【奐】字碩甫，詳下與陳碩甫先生書。【娓娓】不倦貌。【揄揄二

句】（莊子逍遙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又）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楡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詼詭】邪曲也。【記語】（禮記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藻繪】猶言文飾。

織餘瑣述序

況周頤

字夔生，號阮庵，本名周儀，廣西臨桂人。舉人，官內閣中書，嘗參張之洞端方幕，有眉廬叢話、蕙風簃筆記等書。

織餘瑣述，泰半述蕙風之言，間有一二心得，蕙風容或弗克辦，是則關係性靈，於掌錄舌學曷與焉？溯昔壬辰春，淸姒始來歸，綢髮覆額，嫽釥（音梢）爾，嫛（音伊）婗（音倪）爾，未能任織，何有於述？越數年，略能通雅訓諸字義，嗜讀稽神括異諸小說，唐宋名家詩詞。夙嫥（同專）靜近士行，其所匹儷則又涑（音速）水所謂迂夫，朝斯夕斯，形影而神明之，環堵之室，圖帙四壁，同夢乎其中，百年猶不足，曷止偕老云爾。嘗戲語蕙風：『吾二人誠比目魚，然而非鰈（音蝶），乃是蠹耳！』時或粉匳脂盝（音祿），羼（初莧切）襍（音集）入故紙堆，需之亟而弗獲，則相視而笑。當是時，無論塵事淡忘，雖飢寒曷嘗爲意

矣。

如是者又有年，耳目之所近習，一書癡外，無非書與夫書之類，積擩(音乳)染與俱化，則並己而亦癡。古今學修之塗，惟癡爲能詣精，而亦非可蹴致。吾清姒近十年來，然脂弄墨，能爲數十數百言，而瑣述於是乎作；卽吾清姒亦冉冉老矣！以二十餘稔珠玉華茂之光陰，僅乃易此一知半解，零星冷澹之陳跡，吾清姒感慨係之矣。清姒述蕙風之言夥矣，雜佩以報之謂何，惡可無述吾清姒者？蕙風跅(音託)弛之士，謀生拙，嗜好多，嘗見一舊本，一佳拓，市賈(音古)居奇索高訾(同貲)，欲得則絀於力，舍去又恫(音通)厥心，忐(音毯)忑(音忒)不能以自決，則據梧沈默若坐忘。清姒習見乎此度也，曰：『欲之，斯受之爾。』曰：『直安出？』曰：『某衣在笥，適未易質劑也。』猗與！凡吾清姒所可述，庸有踰於此者乎？若夫瑣述之作，並世金閨諸彥，耽玩羣籍者優爲之，烏足爲增重？然而衆人固不識矣。

前讀浮生六記歎其豔而雅，今讀此文，安見古今人不相及？

【註釋】【壬辰】清德宗光緒十八年。【清姒】姓卜，或云失其姓，取記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爲姓也。【綢髮】（詩）綢直如髮。【嫽釥】（方言）嫽、釥，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之嫽。（注）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爲嫽釥。【嫛婗】（釋名）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嫛，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也，故因以名之也。【稽神括異】稽神錄，宋徐鉉撰。括異記，宋張師正撰。【涑水】宋司馬光，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有涑水紀聞。【環堵之室】句見（禮儒行）【同夢】（詩）甘與子同夢。【偕老】（詩）君子偕老。【盝】櫝匣之小者。【擩染】擩與濡通。（韓愈文）耳擩目染，不學以能。【冉冉】行貌。（楚辭）老冉冉其將至矣。【雜佩以報之】句見（詩經鄭風）此夫婦静好之辭。【跅弛】謂放檢不羈也。【居奇】視爲奇貨也。【恫】不快於心也。【忐忑】心志不定貌。【據梧】（莊子）惠子之據梧也。【質劑】契約也，此作當票解。

讀儀禮

儀禮，周公所作，今註疏本，即高堂生所傳。

虞輝祖

字含章，號桐岑，浙江鎮海人。諸生，晚就山東省長署祕書，被辟爲公府諮議官，有寒莊文編二卷，外編一卷。

禮自孔子時已不具，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固也。而人情便於簡脫之途，相率而違之者，亦非一日之故也。今惟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試取而讀之，覺以貴賤爲位，以貨賄爲用，以揖讓爲容，而又喪祭爲重，內本之忠信，外極人道之至文，若有一闕失，意有難滿已。文王周公聖心之所昭著者然也。唐昌黎韓氏，竊歎以

爲文章之盛，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嗟乎！若徒以爲聖人之制度而存之，則愈於廢者幾何哉？其曰掇(音輟)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今不傳，誠未知其若何矣。要之是書，奈何以掇取爲也？

文用韓法，其識議則較韓尤高。

【註釋】【諸侯句】(孟子)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高堂生】漢魯人，傳儀禮十七篇，爲今文。

東三省政要序

章炳麟(又名絳，字枚叔，一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有章氏叢書。)

自渝關而東，廣員四百萬方里地，往往與異域錯壤，其民羯(音訐)羠(音夷)不均。宅都宛平，則此其左掖也。清末始稍置郡縣，建置未備，廣谷大川茂林沃土良冶之饒未盡，人庶未育，阡陌未通。光復以來，其變益亟。余以不才，籌邊斯土，觀其民雖桀健而醇朴，易與爲善也。興利之道多端，若屯墾鐵冶，皆艱阻未易猝舉，鐵道亦

多隸外人，雖欲新闢無由，要以利水道平錢幣爲主。松花黑龍二水，袤(茂音)延六七千里，而遼河實阨西南海口，由是有溝通松遼之議。松花水北流，而遼河南行，其間以高原分脊，鑿之則逆地泐(勒音)，其勢不行。北部嫩江處高而南下，東折入於松花，南距遼河不三百里，鑿以爲渠，則徑行無所阻閡(礙音)也。金坑之利，一歲値銀一千餘萬，而外輸者値七百萬。以黃金易他國紙幣，官不爲禁，更虛張紙幣以效之，銀日騰貴，一歲自倍，視初造紙幣時，五六歲則增四倍，故其地雖寡丁口，多穀物，而民生計日蹙。夫捐金而重虛幣，其弊宜五尺豎子所知，反其道，又非難也。民之所樂，吏之所惡，蝮(芳六切)鷙如此，而余奉職亦不獲稱，困辱隨之。

泰縣繆君子才，從事東隅最久，有東三省圖志之作，又與英人秀思同事測量錦遼，積數歲參驗所得爲書，名曰東三省政要。其道三省事狀，條列最備，利害之端，皆可舉而措也。草昧之地，得一計簿，效十百於法書；得一樸士，效十百於華吏。今國家欲自治於長城以內，即是書爲無用，猶有遠圖，其不曰國之所望耶？余

每馳傳寧遠廣寧間，念熊襄愍遺事，未嘗不擗(音闢)膺高蹈也。子才之書，蓋發憤而作矣。異日復從事斯土，其有感於斯言！

水道泉法，東省之要，誰謂經生，不識時務？

【註釋】【渝關】即山海關，在今河北臨榆縣。【獷狭】强悍之義。(史記)其民獷狭不均。【宛平】今北平宛平縣。【松花】江名，源出長白山之圖們泊，西北流過吉林，至扶餘縣北之新興站會嫩江，折東北流，過哈爾濱，爲吉林黑龍江之界，至同江縣合於黑龍江。【黑龍】江名，上游曰鄂諾河，源出蒙古車臣汗部之肯特山，東北流入俄境，又東會額爾古納河，始名黑龍江，爲我國與俄國之界河。東南合松花江，又東北合烏蘇里江，入俄境，至廟衙，注於韃靼海峽。【遼河】有東西二源：東源出遼寧東平縣西北之平頂山，西源出熱河承德縣北圍場中之海刺哈流山東麓，東流合老哈河入遼寧，至遼源縣，東西二河相合，折西南流，縱貫遼寧西部，至營口入遼東灣。【嫩江】源出黑龍江省興安嶺之伊勒呼里山南側，南流過龍江縣，至吉林扶餘縣北之新興站，與松花江會，其會處曰三汊口。【蝮鷙】言如蛇之毒，鳥之猛也。【泰縣】今屬江蘇。【祈望】春秋齊國掌魚鹽之官。(左傳)國之魚鹽，祈望守之。【馳傳】傳，傳驛之車馬也。(史記)使人馳傳逐之。【錦遼】錦縣、遼陽，並屬遼寧。【寧遠廣寧】寧遠，今興城縣，廣寧，今北鎮縣，並屬遼寧省。【熊襄愍】名廷弼，字飛百，明江夏人。萬曆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經略遼東，以廣寧巡撫王化貞不受節制，大敗入關，爲馮銓等所譖，棄市傳首九邊，後謚襄愍。

書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後（侃字季剛，母周氏，先世江西安吉人，後遷四川成都。）

章炳麟

蘄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詞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啓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

昔阮籍不循禮敎，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錄是以見士行不齊，取其近眞者是。若其淸通練要之學，幼眇（音要，弭沼切）安雅之詞，並世固難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閎美而以繩墨格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

老子云：『常救善人，故無棄人。』余每以是諷侃，亦願世之君子，共喩斯言！

任性而行，致失繩檢，士之曠達者恆有此病。惟任性則近眞，異於借禮敎而行詐僞者。文本此立論，似爲黃君回護聲辯，而嫉俗風世之意，可於言外得之。

【註釋】【蘄州】今改蘄春縣，屬湖北省。【少承父學】侃父雲鵠，爲四川按察使，授毛詩傳、說文解字。【師事】（左昭）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啓發】(論語)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大乘】(傳燈錄)禪有深淺階級，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吾法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少繩檢】不肯爲繩墨所檢束也。【莊周】戰國蒙人，著莊子，都十餘萬言，以一死生齊萬物爲大旨。【阮籍】三國魏人，字嗣宗，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格，而毀幾至滅性。【幼眇】精微也。(漢書元帝紀贊)窮極幼眇。【繩墨】法度也。(禮經解)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融齋類稿四旬集敍

李詳 見論辨

吾鄉劉融齋中允，少溺於學，道光甲辰通籍後，借公私書閱之，粹然鄉道，一歸於沖融夷懌，遂其自適之趣。蓋其爲學，汎濫於諸子百家之說，頗以泰州王心齋及鄉人韓樂吾兩先生爲宗。此集乃咸豐壬子自定本，時先生年正四十，故以四旬名，而學已底於大成。逮其後，講學滬瀆，刊所著書，雖視此稍有改易篇目，然皆元本斯集，立爲根幹，其枝葉扶疏，則與年俱進，非有子雲之悔，而以其少作爲不工也。集凡四卷：文第一，詩詞曲第二，砭吾集、會意編第三，習藝瑣言、文法易來

第四先生之意，因此有少年立言，微近豪傑入道，時露亢厲，又多以禪悅爲味，慮爲世所詬病，大加芟薙，盡擢其牙距而後已。至於歲暮，乃甘自晦遁，穨（同頹）然爲蜀莊之沈冥，士遂以儒林歸之，先生之始願，固不及此也。

先生昨非集自敍云：『此集始名四句集，集中所編，大率四十以前之作。』先生故不諱之，惜其語精詞粹，刊本頗不具，則此書誠宜亟爲流傳，以存先生蚤歲著書之梗概。先生昔之高第弟子，尙有存者，與海內人士服膺先生之學，固皆願聞其最目，引以爲快。余幸得從故家借錄，藏之篋笥，元書寫本有圈及評語，一仍其舊。先生與陳戸部廣德最善，評語卽出其手。陳爲乙巳進士，著有蕉根集，安貧樂道，與先生同爲鄉里所重，而其潔身自愛，亦如先生。附書之以告後之讀先生是書者。

先生文行並高，曾主海上龍門書院。今見此序，如見其人，如讀其文。

【註釋】【劉融齋】名熙載，字伯簡，興化人。道光進士，官至左中允，後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以終。【王心齋】名艮，字汝止，明

泰州人。父鏓丁，役於官，艮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謹，謁王守仁，從之學，辟名出諸弟子上，學者稱心齋先生。【韓樂吾】名貞，字以中，明興化人。以陶瓦為業，時泰州朱恕樵薪養母，從王艮講學，貞慕其行，從之游，後乃師事艮子襞，遂以化俗為任，農隙則歷各村，聚徒談學，從游甚衆。【扶疏】茂密也。(漢書)是以支葉扶疏。【子雲之悔】子雲，揚雄字也。(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禪悅】以禪理為樂也。(華嚴經)若飯食時，當願衆生禪悅為食。【牙距】猶言牙爪。(晉書)張說牙距。【蜀莊沈冥】(漢書王貢龔鮑傳序)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注)蜀郡嚴君平，湛深玄默無欲也。湛一作沈。按君平名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最目】書成，總括其旨而為目錄也。

題吳溫叟清溪泛月圖

清溪，一作青溪，在江寧縣東北，自明故宮邊出淮青橋，與秦淮河合。

李詳

繆藝風先生，為人倫領袖，海內談士，依以揚聲。余與溫叟白石，同館禮卿觀察所，獲侍藝老，奉手受教，日招余三人及江寧程君一夔，賃一小艓(音牒)子，沿緣青溪之間，垂柳蘸(斬去聲)波，雲景(同影)半翳，窗納遠岫，風吹虛襟。已而月上半規，漸映四際，林鳥振毳(此芮切)，游魚躍空，置身虛明，皭(音嚼)然不滓。還飲於金陵春，越醽(音靈)引滿，

吳語膜(音拄)懷，扶(音府)寸肴脩，味踰方丈，集後數日，白石即景爲圖，追模未失，贈之溫叟，藏弆數年。頃者裝池屬爲小記。時藝風讎校中書，往來京輦，禮翁白石，先後凋喪，一夔久不相聞，余則欒欒銜恤，老病慵疏，溫叟遼落寡懽，棲止未定，追念前塵，惻愴人世，不覺涕之橫集也！

文中有畫，如摩詰與裴迪書。

【註釋】 【繆藝風】名荃孫，字筱珊，江陰人，以進士入翰林。 【人倫領袖】(後漢書郭太傳)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注)倫、類也。(晉書)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揚聲】(文選孔融與魏太祖論盛孝章書)天下談士，依以揚聲。 【禮卿觀察】姓蒯，名光典，合肥人。博學善文，以進士入翰林，改官道員。按唐制有觀察使，淸時稱道員爲觀察。 【艓子】舟也。(張嵩釣竿篇)藻花裝小艓。 【半規】半圓形也。(黃庭堅詩)新月吐半規。 【毳】鳥腹毛也。 【皭然不滓】皭、淨貌；滓、澱也。(史記屈原傳)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金陵春】酒肆名。 【越醽】紹興酒也。 【引滿】酒滿杯也。(漢書敍傳)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膜】熟食曰膜，此作餔遺之義。 【扶寸二句】見(應休璉與從弟書)厚四指曰扶，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 【裝池】(楊愼墐戶錄) 古裝裱卷軸，卷首以綾貼黏者曰贉，唐人謂之玉池，蓋裝潢家以卷縫罅處爲玉池，故今亦稱裝裱爲裝池。 【讎校中書】中書省即舊祕書省，掌圖籍，至魏文時始分祕書立中書。繆氏是時管理京師圖書館，故云。 【欒欒】瘠也。(詩)棘人欒欒兮。

【衒恤】恤、憂也。(詩)出則衒恤，入則靡至。按是時李氏方丁艱。【慵疏】慵、懶也。(孟郊詩)舉止多疏慵。【遼落】(任昉爲范尙書讓吏部表)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書張廉卿先生手札後

馬其昶 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舉人，官學部主事，入民國，爲參政院參政，有文集。

其昶(音敞)學爲古文，自同里方柏堂、吳至父二先生。二先生愛之篤，敎之切也。方先生曰：『文不衷理道，則其用褻，是宜本經史，體諸躬，旁及大儒名臣所論著，今子文雖工，曷用耶？』吳先生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又言：『今天下宿於文者，無過張廉卿，子往問焉，吾爲之介。』賦詩一篇，諧莊雜出，謂得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其昶至江寧，謁張先生鳳池書院，先生則大喜，賦詩爲答。於是其昶年二十有一矣。後屢赴江寧試，從游久，益多聞緒論。先生之言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義不苟立，詞不苟措，陳義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詞雜乎凡近；其句調聲響，必在在叶乎鏗鏘鼓舞之節。』

又曰：『培其元，無速厥成，善學者宜俟其自至。』

一日，棹小舟，招其昶游妙相庵，登臺觀落日，誦杜公出塞諸什，音響震越。迴顧鍾山，雲氣滃（烏孔切）起，須臾彌滿，雨甚，侵夜及曉。庵內一室祀曾文正公，相與危坐其下，先生爲述文正軼事，慨今者之無其人，天下幸終乎治矣乎？昒（音忽）爽，走叩王盞臣副戎璧門，借馬騎行。王未起，大驚出迎，不與騎，餐罷復乘舟歸。其後先生移主保定講席，再移武昌，遂曠隔不見。武昌先生故鄉也，既歸，書抵其昶，道相念，速來就我。其昶以親喪未葬不能行。前歲客保定，過天津，則聞先生就養陝西卒矣，自營壙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先生之去保定，吳先生繼主講席，每與其昶追語先生曁方先生，輒歔欷太息，謂東南耆舊文儒盡矣。其昶自悼幼時喜名，後乃痛矯厲，闔聲光一室之中十餘年不出，以先生期待之厚，猶遜避引遠而自阻也。今先生已不可復見，而其昶之齒，亦遂倍初見先生之歲。嗚呼！此其尤可慨者已。

先生工書，力睎（音希）魏晉，自唐宋以下蔑如也。爲其昶作書至多，今復彙前後

手札十餘通裴池之，而誦其所聞大略綴於後，以見文藝末耳。而其昶之負其師傳且如此也！

追念師承，無限低徊，情生文耶？文生情耶？令人師弟之情增重。

【註釋】【方柏堂】名宗誠，字存之。同治間，官棗强知縣，治獄有聲，旋隱居著述，有柏堂全集。【江寧】縣名，屬江蘇。【杜公】謂杜甫也。【鍾山】在江寧縣東北，俗稱紫金山。【滃】雲氣起也。【昒爽】未明之時。(漢書)至昒爽天子始郊。【保定】淸爲府，治今淸苑縣，屬河北省。【武昌】淸爲府，今改縣，屬湖北省。【天津】淸爲府，今改縣，屬河北。【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郿人，世稱橫渠先生。【睎】望也。

讀九歌

九歌凡十一篇，屈原所作，即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也。謂之九歌者，神有九類，湘君湘夫人合爲一類，大司命少司命合爲一類也。

馬其昶

余讀屈原文，高其詞，悼其不遇，意其始讚懷王，必有卓犖大計過絕人者。今所傳自離騷以下，皆原放斥後所爲，九歌詞旨尤不可驟曉。王逸稱楚俗信鬼好

祠，祠必作歌樂鼓舞，原陋其詞，爲作九歌之曲，陳己寃結，且諷諫，故章句錯雜。是說也，余疑焉。假令原欲自言志，奚託於事神？事神乃陳己寃結，神其瀆矣。其身旣疏遠，更欲致其敞罔不可縣曉之詞爲諷諫，何其迂計者歟？且吾意古君子雖甚不得已於天下，其孤懷湮鬱，不蘄白於塗之人，決也。原奚喋喋至如此？

及讀漢郊祀志載谷永之言曰：『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乃知九歌之作，原承懷王命而作也。推其時在離騷前。太史公稱原博聞彊志，明治亂，嫻辭令，懷王使原造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奪其草稿，原不與，因讒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爲。」』懷王怒，疏原。原豈自矜其能者？然當時爲文要無出原右，彼懷王撰辭告神，舍原誰屬哉？懷王十一年爲從（與縱同）長攻秦，十六年絕齊和秦，旋以怒張儀故復攻秦，大敗於丹陽，又敗於藍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故曰：『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者，秦分野也。其後十八年與秦和，張儀來謝，原使從齊來曰：『何不誅儀。』二

十年齊湣(音閔)王為從長，又合齊而倍秦。二十四年復與秦和。楚之衰，自懷王始。今讀原所為詞，前後著其事神之敬，無已之情，雲中君見神貺之無私；湘君湘夫人反復於盟誓之不可信，修政之宜及時；河伯非楚境內山川，遙望僭祭之非禮，卽神所弗格；山鬼明淫祠禱祀之無益；而大司命少司命因其祈福上陳性命之情，祝宜子，祓(音拂)不祥，而隱動其為民父母之心。至所謂事神若鬼，欲以助卻秦軍者，則為盛言當時聲色之娛嬉，兵禍之慘怛，利害明白昭著如此，倘所謂卓犖大計非耶？懷王不寤忠諫之旨，竟虜於秦，為世大僇(音六)無足怪。乃至千百世讀其文，亦無能通知其意者，或且疑其章句錯雜，悲夫！古今貞臣烈士孤苦不可告語之懷，不吾知則已矣，而禍釁卒搆於家國，茲屈子所為痛心也。甚矣哉兒童之見也！當懷王時，乃欲持孱(音讒)楚，媚鬼神，以卻虎狼之強秦也，寧有幸乎哉？

因事納規，九歌非苟作也，知此而後可以讀騷經。

【註釋】【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徒。【懷王】名槐，威王子。【卓犖】超絕也。（晉書）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王逸】字叔師，後漢宣城人。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敞罔】大貌。（馬融賦）徬徨縱肆，曠養敞罔，老莊之槩也。【喋喋】見前張釋之不拜嗇夫論注。【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元帝時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官至大司農。【上官大夫】靳尙也，與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爲從長攻秦】（史記楚世家）十六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爲從長。【絕齊和秦】（史記屈原傳）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怒張儀三句】（屈原傳）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敗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按丹陽，乃在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秦置丹水縣，故城在今河南淅川縣西。藍田，今陝西藍田縣，有藍田關。【天狼】星名。【張儀來謝三句】（屈原傳）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尙，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齊湣王】名地，宣王子。（楚世家）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復與秦和】（楚世家）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竟虜於秦二句】（屈原傳）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祓】除也。【大僇】僇，辱也。（荀子）爲天下大僇。

素光閣讀經記序

馬其昶

仲實治經，自與余同學易始。余略涉易、詩、書，旨趣，遂及秦漢子、史，下逮唐宋瑰瑋之文，修正之詣，業庬而力孱，勤苦而寡所獲。而仲實則摶（通專）揖（通輯）於經，凡十有餘年，而十三經畢，委心前訓，不得於衷，乃下己意，其說成而徇余言，創之者幾半，今存者猶二十六卷。嗚呼！何其勤也！余對之未嘗不自憾其多歧，而仲實不忘其始事之同劬也，願得余一言敍其端。

余讀前史藝文志，嘆其著錄浩衍，莫可殫數，隋唐所入，視漢什百焉，宋明視隋唐又什百焉。然而自漢迄明，書之零落就湮者，尤往往什百其所入，不幸而史遺不錄，則益無覬耳。其間惟託業經術者，於道爲尊，故古今說經之文充棟。道尊，懼吾說之乖於聖；託業者衆，病吾說之同於人，則是經者，窮垓（音該）埏，（音延）繇萬禩（同祀）

不儆者也。託之以存難，存而誦習於人也尤難，施、孟、梁丘之易，齊、魯、韓之詩，歐陽大小夏侯之書，無慮皆立學官，師弟子傳業相嬗，猶且微絕，況乃私譔孤行，蘄其歷載彌久，知其難也。鑠心力於至艱之途，而或不存；存矣，而吾身則旣塊然無覺久矣，夫亦奚樂於此乎？然而自古鴻生鉅儒，皆甘心焉而弗悔者，何也？吾之寄此身於斯世者暫耳，千百世上有聖人焉，吾不得而見之也，其言、吾不得而聞之也，吾讀其書，則吾之心與聖人之心，可歙（同翕）然冥契於言議之表，天下之至樂，又孰有加於此者耶？適乎吾心之獨喻，而非必果有所待於後。且吾旣捐百爲、屛羣趨、而篤古者，貴其自得也，不覬當時之榮，而乃采名於後世，自苦其生，以供不知誰何者之慕惜，寧非傎（同顚）乎？吾於是而知不得於今，必有傳於後，此猶有競心焉，終其身於聖人之籍，放意寥闊，而毋或有人之見者存，則庶幾其所謂自得者乎？

仲實之學，過吾遠甚，而知之惟余獨深，其勤於業而不急於聞知也，殆與今之學者異。因讀其書，爲發其旨趣，以告後之人，亦所以訟吾不恆之愆，用自創（去聲）

犀

云。

張廉卿有與黎蒓齋論文書，此文之意境似之。

【註釋】【仲實】姓姚，名永樸；桐城人。【十三經】詩、書、易、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孝經、公羊傳、穀梁傳、左傳、爾雅。【藝文志】記當時所存書籍，班固作漢書始創之，後代作史，多因之。【垓埏】地之邊際處也。（司馬相如文）大漢之德，上暢九垓，下泝八埏。【萬禩】猶萬載也。【施孟梁丘之易】（漢書儒林傳）田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字長卿，沛人。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齊魯韓之詩】（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歸魯，弟子自遠方受業者千餘人，爲博士十餘人。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爲博士。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無慮】猶言大率。（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學官】學校之官舍。【創】懲戒也。

劉斐村衷聖齋文集序

陳三立　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以進士官吏部主事，戊戌政變，革職。有散原精舍集。

蜀刻裒聖齋文集若干卷，爲富順劉君光第字裴村之遺著也。當光緒戊戌之歲，余父官湖南巡撫，會天子方銳意變法，與天下更始，屢詔舉人才，備佐新政。余父則務進端篤學有根柢之士，疏列君與楊君銳二人。旋召入値，並楊君及譚君嗣同、林君旭，皆充軍機章京，僅累月，難作，君遂遇害。一時之是非得失勝負不足論，其知者，謂譚林年少氣盛，論議鋒出折一世，爲最易取忌怒；卽楊君差持重，或遇感時發憤，猶稍自激昂；獨君淡泊遺物，不輕與人接，人亦莫由窺其蘊，竟亦偕數子名四章京者，駢戮於市，妻孥流離，玆尤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者也！

君旣歿十有餘年，國步已改，余暨君鄉人王病山，俱避兵上海，始得從病山讀君所爲詩，廉悍奧邃，驚爲進於古之作者。後病山更授以文集，則與君詩相表裏，而敍情朴摯，達於幽渺，有熙父之遺，則信乎君以孤學而能自盡其才爲不可及也。自尸爲新學之風尙熾，見諸文字，例當爭言政治，凡非涉富强之術，縱橫之策，固皆視爲無用之空文，覆瓿部音之不暇。然古先賢哲儒素聲香臭澤，類假而傳

之，以漸(音尖)漬於後死者之心，盪摩神識，緜絡運會，有在於是。而況君又爲天下後世尤所極哀之一人，纏國俗之思深，氣類之感，誦其文可考造(次奥切)道之淺深，爲學之次第，而舒志發情，寂寥所寄，今非猶得想像落落孤躅(音濁)於萬物之表者歟？運殊數極，伊鬱誰語？宜病山益不忍置之，謀以是集重付彫版，頗更定前刻張於世，余爲略汰若干篇，序於其端，亦病山之志也。

朴摯幽渺，文亦熙父之遺。

【註釋】　【富順】縣名，今屬四川省。　【余父句】陳父寶箴，字右銘，咸豐舉人。以知府官湖南，光緒間累擢至湖南巡撫，以薦舉楊銳劉光第落職。　【天子】指淸光緒帝，時方行變法之令。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綿竹人。以舉人授內閣中書，與道倘名節，以陳寶箴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孝欽后再聽政，被誅。有說經堂詩草。　【譚嗣同】詳書後。　【林旭】字暾谷，侯官人。光緒舉人，官內閣中書，特加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孝欽后垂簾，被誅。有晚翠軒詩集。　【軍機章京】淸設軍機處，主管內外要事，軍機大臣，有軍機章京，謂之小軍機，亦猶漢尙書省之有尙書郎也。　【國步】猶言國運。(詩)國步蔑資。　【王病山】名乃徵，字聘三，中江人。由翰林官御史，有聲諫垣，出守江西撫州，擢爲湖南岳常澧道，再擢順天府府尹，出爲湖南布政使，調湖北，護湖廣總督，移貴州布政。鼎革後，家於海上，自稱潛道人。　【熙父】明歸有光，字熙甫。　【覆瓿】(漢書揚雄傳)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

豈自古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按玄謂太玄。

陳仁先詩集序（仁先名曾壽，湖北蘄水人。）

陳三立

自辛亥之變興，流人類聚於滬瀆，吾友陳君仁先，亦其一也。仁先居數歲，復移家杭之南湖上，偸活刦燼，所不能已於詩者，稍多及太夷及余。余與太夷所得詩，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沈鬱而澹遠温邃，自掩其迹。嘗論古昔丁亂亡之作者，無拔刀亡命之氣，惟陶潛韓偓次之元好問。仁先格異而意度差相比，所謂志深而味隱者耶？嗟乎！比世有仁先，遂使余與太夷之詩，或皆不免爲傖父，則仁先之宜有不可及，並可於語言文字之外，落落得之矣。江寧蔣蘇庵頃索得仁先避地十年所屬稿，授之刊印，爲聊寫詭語以質之。

落落詞高，飄飄意遠。

【註釋】【流人】謂流亡之人也(後漢書賈逵傳)流人歸者八九千戶。【滬瀆】(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日滬海，亦謂之滬瀆。按在江蘇上海縣東北，故上海亦蒙此稱。【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晉尋陽人。性高尚節義熙以後，以甲子紀年。宋元嘉中卒，世稱靖節先生。【韓偓】字致堯，唐萬年人。昭宗時官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後復故官，惡全忠逆節，不肯入朝，避閩，依王審知以卒。【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秀容人。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傖父】中州人之賤稱。【詭語】不以實告人。

二十四史校勘記序

陳衍 字叔伊，福建閩縣人。舉人，嘗參張之洞幕，旋補授學部主事，兼主講大學文科。入民國，任福建修志局總纂。有石遺室文集。

校勘之學，有待於外者甚衆，僻壤貧士，無以爲之也。所見不越尋常通行之本，益以閱市借人，得一二且遺八九，況於駔(藏上聲)儈(固外切)之居奇，收藏家之珍祕，太史公所謂未能至望見之者，可以借喻求書之窘狀也。有清二百餘年，校勘之學之精，前代所未有；然卷帙浩繁者，唯阮本之十三經，廿四史尚缺有間，錢氏之

考異，非校勘也。一書而徵以多書，與一本而校以多本，其求書固各有奢儉難易之不同矣。

合州張式卿孝廉以僻壤貧士，發憤爲二十四史校勘記，積三十年功力，成書都三百餘卷，有初稿、再稿，以至四稿者，斯已勤矣。初假館於渭南嚴氏、邛(音窮)州伍氏，佐幕遵義黎氏，走四方京師，就正海內名宿；而聞名請見，若錢唐丁氏、歸安陸氏、宜都楊氏、江陰繆氏，皆許假藏本而未果。學部圖書館所收內閣大庫北宋本甚夥，亦直封閉，不得窺見。待於外者，其求之之難若此。然余觀其史記校勘記，又稱校注，實校兼注，可以補正義、索隱、集解者不尠。兩漢書、三國志凡經四易稿者如之，宜先付手民行世也。數十年來，以余所知，唐春卿尚書注唐書二百卷，惜費不刊，子不克家，蕩產亡身，尚書忿結以死；柯鳳孫參議改撰元史二百卷，至今刊不數卷；楊惺吾之水經注疏八十卷，亦迄未刊。昔張廣雅相國督粵，設書局專刊史學書，與阮太傅經學書相對峙。前數書者，當時若早脫稿，粵省財力，尚可代

殺靑乎？今舉世不悅學，至考證校勘之學，尤厭苦不省。式卿抱此高可隱人者，欲安歸乎？式卿將歸蜀，索敘甚亟，遂述而著之。

氣疏以達，言明且清。

【註釋】【駔儈】會合市人者，即買賣之居間人也。【阮本十三經】阮元，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傅，卒謚文達。有十三經校勘記。【錢氏考異】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嘉定人。乾隆進士，官少詹事，有廿二史考異。【合州】今改合川縣，屬四川省。【渭南】縣名，屬陝西省。【邛州】今改邛崍縣，屬四川。【遵義】縣名，屬貴州。【黎氏】名庶昌，見前。【丁氏】號松生。【陸氏】號存齋，見前。【宜都】縣名，今屬湖北。【楊氏】名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舉人，授黃岡縣教諭，調黃州府學教授，舉經濟特科，以內閣中書用。年七十六卒。【江陰】縣名，今屬江蘇省。【繆氏】名荃孫，字小山。丁、陸、楊、繆皆富藏書，今皆散去。【正義索隱集解】史記有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裴駰集解。【唐春卿】名景崇，廣西灌縣人。庚辰翰林，授編修，累官至吏部左侍郎，擢學部尚書，改學部大臣。入民國，爲參政院參政。【柯鳳孫】名劭忞，山東人。翰林院編修，外任貴州提學使。民國三年，任參政院參政。元史今已刊全。【張廣雅】張之洞，字孝達，又字香濤，南皮人。光緒末爲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襄。有廣雅堂集。【阮太傅經學書】阮於廣東學海堂刻有經解百八十餘種。

【殺靑】（後漢書）吳恢欲殺靑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靑。

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書牘

左名宗棠，湘陰人。道光舉人，咸豐初，洪楊事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閩等省，後平甘陝，定新疆，累官閩浙陝甘等省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二等恪靖侯，卒謚文襄。

梁啟超 字卓如，一字任公，廣東新會人。舉人，戊戌變法，以六品銜充譯書局總辦。禍作，逃日本，辛亥歸國，袁世凱薦為法部副大臣，不就。癸丑，為司法總長，旋為幣制局總裁，尋辭職任參政院參政。丁巳，任財政總長。袁世凱稱帝，佐蔡鍔起義師討之。張勳復辟，又與段祺瑞平之。著書甚多，集名飲冰室。

左文襄公書牘三册，皆公上其外姑周太君及致其妻弟汝充、汝光兩先生者也。公歿後三十餘年，汝光先生之孫印昆，始搜綴裝池之，自寶襲焉，且以遺子孫。啟超謹按公微時，館甥於周者且十歲，其間常計偕如京師，授學陶文毅家，撫其孤，理其產，後乃入駱文忠幕，漸預聞家國事。而筠心夫人猶依母而居，諸女公子亦育於外氏，故公與周氏昆弟分雖姻亞，而愛厚過於骨肉，其事周母若母也。此三册者，則當時十餘年間所與往復也。其間以學術相砥礪，以功名相期許者，固往往概見，而其太半乃家人語，謀所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蓋文

襄自始貧無立錐地，其儼然成家室無卹饑寒，自此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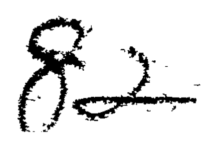
昔劉玄德論人物，以謂求田問舍爲陳元龍所羞，而躬耕之孔明，則三顧之，抑何以稱焉？吾又嘗讀曾文正家書，其訓勵子弟，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殆更甚於左公書，又何以稱焉？蓋恆產之義，豈惟民哉？士亦有然。士不至以家計攖慮，乃可以養廉，可以壹志。持太倉之米，以自贍畜者，其於進退之間，既鮮餘裕矣。

印昆與啓超同生亂世，不能爲畸（音羇）處巖穴之行，寒苦盜廩，而以任天下事解嘲，其視昔賢善保金玉者何如哉？吾跋斯冊而所感僅此，後之覽者，亦可以知其世也。甲寅七月。

求田問舍，與躬耕待時，宗旨本異，意殊誤會。惟文以治生爲急，立論可以警今之高等游民。

【註釋】【外姑】（爾雅）妻之母爲外姑。宗棠娶於周，夫人名筠心。【太君】（宋書職官志）羣臣母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郡

太君，曾大君後人稱母曰太君本此。【綴】補綴也。【褻】珍褻也。【徵時】（漢書周勃傳）勃徵時，常爲人吹簫給喪事。【館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後因稱婿居外舅家爲甥館。【計偕】（漢書）令與計偕，謂徵召之人偕郡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後代因稱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陶文毅】名澍，安化人，嘉慶進士，累官兩江總督，卒諡文毅。【駱文忠】名秉章，花縣人。道光進士，官湖南巡撫，洪楊之役，與曾國藩胡林翼等練兵籌餉，內守外戰，湘鄂間均賴之，後官至四川總督，卒諡文忠。【外氏】舅家也。（後漢書杜林傳）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媧亞】注見前。【骨肉】（漢書宣帝紀）骨肉之親，粲而不殊。【砥礪】如石之磨也。（禮儒行）砥礪廉隅。【家人】（史記）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立錐地】喻其小也。（漢書）貧者無立錐之地。【劉玄德三句】玄德，蜀漢昭烈帝劉備字也。劉表與備等共論天下人，許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意，而君求田問舍，是元龍所諱也。當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元龍名登，下邳人，初爲廣陵太守，後封伏波將軍。【孔明】陽都人，姓諸葛，名亮，隱於隆中，先主三顧其廬，始見之。佐先主平荊蜀，與吳魏成鼎足。建炎初，拜丞相。帝殁，受遺詔輔政，封武鄉侯，卒於軍，諡忠武。【恆產】（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然。【家計】（魏曹植文）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擾】累也。【太倉句】（莊子）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此蓋甚言其小也。【贍畜】猶贍養也。【餘裕】（孟子）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畸】獨也。【巖穴】（史記）巖穴之士，取舍有時。【寒苦句】猶云因貧而仕，盜食廩粟。【解嘲】（漢書揚雄傳）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金玉】（王逸離騷序）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比，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註冊商標

中國文學精華

近代文評註讀本

中冊

近代文評註讀本卷二

書牘

與陳碩甫先生書

碩甫，名奐，長洲人。少師事段玉裁，治毛詩說文，咸豐初，舉孝廉方正，有毛詩傳疏、毛詩說、毛詩音等書。

姚諶 見序跋

姚諶是吟切叩頭碩甫先生侍者：竊惟先生以鉅人長德，昌明絕學，負儒林重望，四十有餘年。諶童子時，幸嘗得共里閈，音翰承高風舊矣。顧以幼劣，未敢求通，而鄙野之姿，不足以望門牆，侍几席，攬君子之光輝。年既益長，涉歷世途，與都人士游處，因得備聞先生行誼之純一，學術之淵深，最後得所爲毛詩傳疏而讀之，私益向慕，願得執經受業於門。而時已去蘇而反湖州之居，道遠，區區之私，益無緣

得達左右。諶之蹇拙固陋，獨行而無徒，發言而罕助，每竊自惟，學之無成，則亦已矣；束髮受經，治之十餘年，而不得其津要，中間又嘗習爲制舉之業，幾至沈沒，而幸得自振刷，以自力於古，志不爲不堅矣，學不爲不勤矣，道長力短，茫然失所倚恃，無師資之益，以導其先，有大儒竝世生如先生者，而又不得一受教於左右，諶之微末固無足比數，士之有志而失於無助者，豈勝道哉！此諶之所爲恨，而爲凡爲士者悲也！

諶平時持論：嘗謂學以通經爲本，通經以致用爲大。爲學不本諸經，猶航斷港絕流而求之於海也；通經不能致用，猶濟海者，舟楫具而不能駕以行也。竊不自揆，欲盡推考諸經，取其大經大法，與夫典章制度，儀文節目，疏通而證明之，究極其異同分合之故，推治亂之原，察古今之變，而斷以今世所可行，都爲一書，以待來者。然其爲體至鉅，而用力至難，諶之愚陋，蓋不任此，竊有其志而未逮也。獨所爲本政書十篇，推論比意，盡其大略，顧猶未知其是否，旣以質之於廷述之諸

老，而尤願得聞教於先生。如先生不鄙夷而錫之一言，指其違失，則是譴之蹇拙固陋，而或幸得與於斯也，先生之並世而得不虛所覬望也，豈勝其幸與慰哉！伏惟先生矜而許之。先生門人揚季仇、祖駢吉、費禹三，皆譴友也，敢介之以書通。譴叩頭叩頭謹啟。

樸重處似得力南豐。

【註釋】【湖州】今浙江吳興縣。譴爲離湖三十餘里之雙林鎮人。【束髮】謂成童之時也。（大戴禮）束髮而就大學。【制舉之業】清殿試進士，謂之制舉，此統言考試之文也。

致陳邁夫書

李慈銘

字炁伯，號蓴客，初名模，字式侯，浙江會稽人。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卒於官。有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

邁夫老弟足下：都門之別，慘戚逾恆。忽忽二年，迄未通問。近想尊公台候萬

福，闔門順靜！吾弟出入藹然，烝烝惟孝，官事何如？需補久次，得眞除否？俱不勝念念！德夫棺柩，今停何所？大嫂居孀嬛（音瓊）嬛孤獨，寡婦之賦，哀感路人，是在足下善調護耳。

兄去年五月，亦出國門，由海道返里，百憂備集，無可復言，逆惡滔（討平聲）天，遂臻極變。老母素有羸（音纍）疾，重以窮餓，今年之夏，浸致沈劇，醫藥禱祀，百不一供，無使令之婢媼，無調治之食飲，呼謈（音雹）楚痛，日積月盈，至中秋後日，竟以不起。痛哉痛哉！誰非人子？誰有百年？然撫育之劬勞，操作之艱苦，衣食粗惡，疾患踵連，貧老憂傷，齎恨而歿，蓋未有甚於我母者！嗟乎邁夫！尙何言哉！

兄自束髮，蒙先人敎以詩書，意氣奮踔（音罩），頗亦不在人後。比家事日落，益自淬（措對切）礪，冀得一第，以爲祿養。旣志不遂，乃斥棄生產，入貲爲郞，所値屯邅，卒於不振。年垂四十，寸祿未沾，而吾親已以窮死矣。追念辛壬之歲，全家陷賊，吾母夏不得一食，冬不得複衣，忍死支持，以待游子。及賊旣退，慈幸得歸，而困益甚，窮年

旅食，城鄉異居，母疾已危，猶未得侍，寒煖湯藥，扶持抑搔，俱不一親，蒼黃永訣，嗚呼！我祖我父，何不幸而生此逆子，不自速死，而促盡其親之年，終天無以極其哀，入地無以贖其罪，偷息日月之下，自儕鳥獸之倫，長為鮮民，以沒世矣！

嗚呼！昔與德夫，同居輦下，人讐鬼疾，詆詛糾紛，惟我兩人，自為邛駏，（音巨）鈞寒分熱，俯仰窮愁，往往對榻讀書，慷慨拍案，輒舉酒互勸。各以上有老親，下有諸弟，出雖無侶，入有所歸，身世之願既乖，骨肉之情可託，故屢計歸期，以相慰勉。豈知一轉移間，而德夫奄化異物，輿櫬（音襯）出關，載骨歸覲。兄則麻衣削杖，白髮毿（音三）毿，已為永感之人，無望椎牛之祭。嗚呼邁夫！尚忍言哉！德夫倘未反葬，乞以隻雞斗酒，為我酹（盧活切）旅殯而告之也。

兄去歲之歸，本由告貸，至今負累，日見陵逼。老母棄養以後，附身附棺，俱極陋薄，買山一畝，踰月而葬，負土掩虆，（累平聲）拮据集事。先世七棺，尚在野殯。一妹年將三十，尚未字人。家無一瓦一壟，（音隴）賃（乃禁切）廡而居，歲三四徙。兄本多病，近更咯

(歷各切)血，加以欬逆，支㥬(音綴)僅存。去秋納一姬，亦未有子。越中自昔夏大水，饑荒洊(音西)臻，鄉俗蠢頑，蟎(音痴)蜩(音綢)成市。兄好持清議，積忤於人，羣狺(音銀)反攻，不容立足，側身天地，日暮何之？嗚呼邁夫！何以相處？

德夫既無胤嗣，已以愛子，紹其祀否？稚文有後，所望於叔齊；龜耶繼宗，是在乎行簡，上慰尊公虛阼之痛，次順令原泉下之情。足下至性過人，事當已辦，無待僕言。相隔千里，音信多阻，倘有便郵，還希報我！兄居無定所，若有書遞，但致郡衙，無不達也。苦士昏迷，語無倫次，臨楮覼(音螺)縷，神情飛越。不宣。

中段一字一淚，我亦無母人，何忍卒讀！

【註釋】【烝烝句】烝烝進也。(書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真除】謂補授實任也。【寡婦之賦】(魏文帝寡婦賦序)陳留阮元瑜與予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滔天】喻其惡之大也。【辠】大辟也。【踔】越也。【淬礪】猶言磨錬也。【屯邅】難行不進貌。(易屯卦)屯如邅如。【辛壬之歲】清文宗咸豐十一年辛酉，穆宗同治元年壬戌。【抑搔】猶言按摩搔癢也。(禮內則)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蒼黃】猶倉皇也，急遽貌。【鮮民】鮮，寡也。(詩)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輦下】謂京師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邛駏】

邛邛距虛也，二獸行不相離，故以爲喻。【輿櫬】櫬，棺也，以車載之。【毿毿】細長貌。【永感】謂父母俱沒，而爲永久之傷感也。（唐創業起居注）哀號永感，五情糜潰。【椎牛】（韓詩外傳）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蘗】蘖也。【拮据】手口共有所作也。（詩）予手拮据。【支僾】僾，疲也。【越中】紹興也。【洊】再也。【螭蝄】螭魅、魍魎，木石之怪，借以喻人。【狺】大爭吠聲。【稚文二句】伏恭，字叔齊，後漢東武人，湛之兄子。湛弟黯，字稚文，無子，以恭爲後。【龜郎二句】白居易無子，以姪孫爲嗣。龜郎者，其弟行簡之子。所謂姪孫者，或龜郎之子歟。【阼】主人階也。【令原】（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即鶺鴒。【苫土】謂居喪之禮，編藁爲席，以土塊爲枕也。（儀禮）寢苫枕塊。【覼縷】委曲也。（左思賦）嗟難得而覼縷。

致敖金甫書

李慈銘

湘鄉帥幕之辟，仰荷推轂，深愧過情。弟自幼讀書，本無大志，詞章以外，尠所留意。及世故紛紜，始稍究經濟之業，漸有論著；然獨不敢言兵。嘗謂書生知此事者，若唐之杜牧，宋之尹洙，所論或未盡可用。劉秩著作，一代通才，而青阪陳濤，房琯以敗，況其他乎？入都以後，乖迕時好，益自沮喪，遂反而爲考訂章句之學。既苦

健忘，又累寒餓，病與懶臻，終無所得。當庚申、辛酉間，時事益棘，痛憤之深，往往酒後與一二知交者言，稍自流露，士友過聽，或以爲有用世之具，而弟實無所知也。新政以來，朝局一變，上書言事者肩背相望。愛我者爭相慫（音竦）恿，（音勇）謂可驟進，弟深恥之。竊以爲朱朴、陳亮輩能少出一人，亦國家之福也。

去歲之春，以窮無所得食，乃假館於商城相國家，東閣之窺，已非義山素志。今夏分曹戶部，稍仰印結例銀，可濟饘粥，秋間卽欲解館，而相國固留，三辭不聽。老母在越，日夜思念南歸之計，準期來春，便謁湘鄉，豈非甚願。但弟素性蹇拙，不樂自見，近日曹長，如倭公、羅公、寶公，或於弟微有淵源，或有交游爲之道地，羅公尤喜薦達，或諷弟以所業贄之，弟終不往。少司寇靈公纍致殷勤，將欲往見，適靈公來攝少農，遂中止。同鄉如朱太宰輩，五年未通一刺，此皆戚友所共知者。今既未奉檄召之命，又素乏承籍之資，道里數千，貿然遄發，稱娖（音齪）懷刺，待命戟轅，身未分明，自媒求鬻，固弟之所甚羞，亦軍府之所輕笑也。

平生仰望湘鄉，斗極岱宗，常懸心目，深以不得見爲恨。又聞見其幕中人材，極一時之選。弟又喜爲文章，嘗欲撰軍興以來忠節小傳，而楚南產者居十之九，羅忠節、胡文忠、王壯武，及江氏、李氏、蕭氏諸公，曾氏愍烈靖毅兩公，尤奇節炤耀，意幕中必有遺聞佚事可訪采者，庶幾輯集，以償夙志。至於橫戈躍馬，固非所能，即磨盾草檄，亦恐不足當帳下兒耳。曹丘之辱，有累良友，如何如何？惟裁復焉！不宣。

朱朴句有激而然，要亦閱世有得之言。不見湘鄉，持理甚正，於此益見先生立品之高。

【註釋】【推轂】（史記）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經濟】經世濟民也。（宋史）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杜牧】字牧之，唐萬年人。會昌中，遷中書舍人，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嘗作罪言，從澤潞平，略如其策。【尹洙】字師魯，宋河南人，官至起居舍人。自元昊不庭，洙常在兵間，於西事尤練習。【劉秩】字祚卿，唐彭城人，知幾子。有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指要等書。【青阪陳濤】並地名。青阪未詳，陳濤斜在陝西咸陽縣東，地斜出，故名。【房琯】字次律，唐河南人。至德初，請自將平賊，以劉秩爲參謀。十月辛丑，琯以中軍北軍及安祿山之衆戰於陳濤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慫

惡】本作縱臾勸也，誘導也。【朱朴】唐襄陽人。乾寧初，爲國子博士。爲人木彊無他能，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昭宗
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貶郴州司戶參軍卒。【陳亮】字同甫，宋永
康人。喜談兵，志存經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帝將官之，亮即渡江而歸。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光宗大
悅，擢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未之官卒。【商城相國】商城，縣名，今屬河南省。周祖培，字叔滋，一字芝臺，商城人。嘉慶進士，累官
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勤。【東閣之窺】（漢書）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李商隱詩）東閣何因得再窺。【義山】李
商隱，字義山，唐河內人。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倭公】倭仁，字艮齋，姓
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道光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羅公】羅惇衍，字星齋，號椒生，順德人。道光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卒諡
文恪。【寶公】寶鋆，字佩蘅，姓索綽絡氏，滿洲鑲白旗人。道光進士，光緒間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靈公】滿人。【朱太
宰】朱鳳標，字桐軒，號建霞，蕭山人。道光進士，同治間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端。【稱娖】娖、謹也（後漢書）官騎百人，稱娖前
行。【斗極岱宗】猶言泰山北斗。【羅忠節】羅澤南，字仲岳，湘鄉人。洪楊兵犯湖南，澤南以廩生率鄉勇與戰，所向皆捷，積功
官至布政使。後援武漢，親出搏戰，中礮死，諡忠節。【王壯武】王鑫，字璞山，湘鄉人。咸豐間，募鄉勇別爲一軍，轉戰湖南境內，功甚著，
官至守巡道。援江西，以病卒於軍，諡壯武。【江氏】忠烈、忠濟也。忠源，字岷樵，新寧人。道光舉人，洪楊亂起，與曾國藩等練鄉勇，出境
力戰，累官安徽巡撫，戰死廬州三河鎮，諡忠烈。忠濟，忠源弟也，字汝舟。從忠源戰，屢有功，累官道員，剿賊通城，衆寡不敵，力戰死，諡壯節。
【李氏】李續賓，字克惠，湘鄉人。受學於羅澤南，從澤南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入安徽與陳玉成戰於廬州之三河鎮，以衆寡不敵，陷陣
死。官至浙江布政使，贈總督，諡忠武。【蕭氏】蕭捷三，字敏南，武陵人。道光武舉，以戰功累擢至都司。咸豐間，從曾國藩領水師，轉戰

湖北、江西，攻湖口，中飛礮卒，謚節愍。【曾愍烈靖毅】曾國華，字溫甫，國藩三弟，國藩督師江西，江楚不通，國華乞師於胡林翼，轉戰以抵瑞州，始得通問，以功擢同知，後卒於軍，謚愍烈。國葆字季洪，國藩季弟，從國藩征討有功，官至知府，後率師與國荃會圍安慶，薄金陵，病卒，謚靖毅。【磨盾草檄】（通鑑）荀濟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帳下兒】猶言兵也。劉表自作書與孫伯符，以示禰衡，衡笑曰：『欲示孫郎帳下兒耶？』見（魏略）【曹丘】曹丘生，楚之辯士，季布任俠，得曹丘生為之遊揚而名益聞。見（史記）

致潘伯寅副憲書

伯寅名祖蔭，吳縣人。咸豐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勤。

李慈銘

伯寅仁兄中丞執事：獻歲錄錄，（同碌）未得晤言，維光寵便蕃，起居多福！弟自去臘中旬，德夫奄化，精意衰隕，殆不如前，動靜旁皇，時若有失，平生朋友之痛，莫過於斯。執事昔為平交，今為曹屬，雅懷軫悼，諒踰等情。德夫疾俗憤時，駡坐多忤，祝詛鬱拂，竟至酷亡。然其至性沈潛，節概慷慨，求之同輩，實為寡儔。又志於用世，遇事奮發，近會多故，益自濯磨，而生命蹇屯，卒不得效。遂欲窮經讀史，反為樸學，近已定計，投劾南歸，事親著書，泯泯以老，虛己服善，謬欲相師，盡出所藏，委以審

定。弟亦貧悴宂(戎上聲)散，坐廢明時，方欲結伴青春，自淮旋越，與之買山築室，商権古今，作太平之逸民，奉膝下之愛日。不圖瘥(慈我切)札，暴集斯人，病榻纏緜，天涯訣別，一斗散稍，遂畢君恩；三寸庳(音婢)棺，歸覲老父。孝標絕胤，并乏左芬；令嫺善文，空誄徐悱。(敷尾切)官不挂於朝籍，名不列於鄉書，青山白雲，未定埋骨之地；素書丹粉，猶沾過手之痕。此則石闕之啼，過時不滅；黃檗之苦，入地愈深者也。

伏念執事，愛材噓植，微末不遺，況於德夫，素託投分，任昉龍門之游，曾預昔坐；山公黃壚之飲，亦結曩懽。故略其生平，稍序哀誼，塵於左右，定爲泫然增欷耳。所惜德夫近日，不甚作文，舊存詩篇，又尠足錄。今其弟邁夫，欲鈔其詩并時藝雜文，共爲數卷，屬弟甄次，將付棗梨。嗚呼！今天下士夫，皆不說(同悅)學，有志此者，又摧折之惟恐不早，使其志業一無見於後世，此尤可痛者矣！弟南返尚無定日，所處一席，昨已致辭，因未覓棲止，暫停邸中。附白不宣。

情韻雙絕，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重。

【註釋】 【獻歲】歲始曰獻歲。(楚辭)獻歲發春。 【便蕃】(詩小雅)便蕃左右，亦是率從。 【曹屬】部下屬官，如郎中、主事之類。 【罵坐】漢灌夫使酒罵坐。 【明時】謂治世也。(曹植文)志欲自效於明時。 【結伴青春】(杜甫詩)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愛日】(論語集注)曾人子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因稱子事父母之日曰愛日。 【瘥札】瘥、小疫也，夭死爲札。(左傳)札瘥夭昏。 【稍】稟食也。 【庳】卑也。 【孝標】劉峻，字孝標，梁平原人。好學安貧，耕讀不輟，著辨命論以寄慨。 【左芬】晉人，思女弟，好學，工文詞，武帝納之爲貴嬪。 【令嫻】姓劉，梁人，孝綽妹，徐悱妻。悱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令嫻爲文祭之，辭甚悽愴，爲世傳誦。 【徐悱】字敬業，梁郯人，勉子。善屬文，任爲太子舍人，出爲晉安內史。 【石闕】(子夜歌)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 【黃檗】木名，味苦，子與皮並入藥。 【任昉句】(梁書)任昉，字彥昇，博昌人。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又)劉孝標著廣絕交論曰：『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 【山公句】(世說新語)王戎過黃公酒壚，謂客曰：『吾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此壚，自嵇阮亡後，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復某書

李慈銘

僕息交絕游，政畏見妄人，聞妄語。足下於僕，非總角之好，無平生之歡，乃以

絕不相涉之言，妄附於諍友之列，誠僕所不解。頃復以長牘見責，詆僕爲妄，且恐僕不能句讀而自句讀之，吾知妄人自有所歸也。足下少年得意，讀一二破碎書，自以爲見理已深，狂譫(音詹)百出。僕誠未聞道，亦不足稱文人，然如足下者，恐須息心靜氣，從僕等游十餘年，方可啓齒牙也。僕老多病，無閒氣力與後生較是非，原書附還，以後見絕可也。

寥寥數語，爲妄人下棒喝，警切異常。

【註釋】【息交絕游】(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總角】(詩)總角丱兮。言童時束髮爲髻也。【諍】止也，謂以言止人之失也。【句讀】見老子注序。【譫】病中妄語也。

上吳子苾(音秘)閣學論國朝古文書

陸心源(見論辨)

前蒙賜書，獎飾逾涯，至以班、馬、韓、歐相期許，愧何可言！愧何可言！源少而不

學，長喜爲詩古文辭，然祇以自適其意而已，不敢妄擬古人也。閣下不以爲不肖，又從而譽之，過矣！至於國朝諸家文集之得失，亦嘗博觀而涉其涯涘矣，旣辱下問，請略爲左右陳之：

今衆所推古文作者，前則勺庭、壯悔、堯峯，後則望溪、惜抱。求其可與八家抗衡者，勺庭氏而止爾，然猶不免於體下，其餘或失不勝、得，或得失半，或得不勝失，綜而計之，約有三等：崑繩之文厲，從老泉入，其失也肆；竹垞之文古，從曾王入，其失也局；望溪之文厚，從歐曾入，其失也窳；窳音愈 惜抱之文潔，從歐柳入，其失也柔；子居之文堅，從秦漢入，其失也矜；茗柯之文醇，從曾王入，其失也薄；海峯之文峻，從韓蘇入，其失也貌。此皆失不勝得者也。南雷之文，從剡炎上聲源入，其出也似盧陵，其失也率；湛園之文，從潛溪入，其出也似歐似曾，其失也支；堯峯之失，毘於惜抱而加狹；雪苑之失，毘於崑繩而加浮；穆堂之失，毗於望溪而加宂；梅崖之失，毗於海峯而加俗；亭林之朴勁，躬庵之雄壯，其美不同，而恕幾於罵則同也；巽之之學

賈，大紳之學，苟其美不同，而學而未至則同也；牧齋之俊逸，謝山之宏肆，其美不同，而時涉粗雜則同也；二林之明暢，臺山之古勁，其美不同，而好羼禪語則同也。此皆得失半者也。至若生甫、左海之於昌黎，愚山、靑門之於柳州，少渠、軫石、石莊、邦士、午亭、椒園之於廬陵，鶴舫、潛庵、在陸、春融、貫一之於南豐，六雅、遜庵、三魚、改亭之於東坡，小峴、碩士、鱸江、淵甫之於震川，或不專力於文，或專力於文而力不逮，故所得不如所失也。隨園之文，最爲流俗所喜，其破律敗度，夫人而知之矣；然於南豐所謂知足以達難知之意，文足以通難顯之情，蓋無愧焉。蓋古文有理有法，理明而法不足以文之，則弇鄙而不辭，語錄之文是也。法立而不積理以出之，則放誕而無止，策士之文是也。是數十家者，於古文之理法，講之熟矣，特所造有至有不至耳。愚淺之見如此，閣下倘不鄙而教正之，幸甚！

論斷明確，非深於諸家文字者，不能道其隻字。

【註釋】【班馬韓歐】漢班固、司馬遷，唐韓愈，宋歐陽修也。【涯涘】謂水之邊際，喻窮其盡處。【勺庭】魏禧，字冰叔，號

句庭，寧都人，有叔子文集。【壯悔】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有壯悔堂文集。【堯峯】汪琬，字苕文，長洲人，有堯峯詩文集。【望溪】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寄籍上元，有望溪文集。【惜抱】姚鼐，字姬傳，桐城人，有惜抱軒全集。【八家】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子軾、轍也。【崑繩】王源，字崑繩，大興人，有或菴文集。【老泉】蘇洵家有老人泉，故自號曰老泉。【竹垞】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有曝書亭全集。【窳】惰也。【子居】惲敬，字子居，陽湖人，有大雲山房文集。【茗柯】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有茗柯詩文集。【海峯】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峯，桐城人，有海峯詩文集。【南雷】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有南雷文定。【剡源】元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有剡源集。【廬陵】歐陽修，廬陵人。【湛園】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有湛園文稿。【潛溪】宋濂，字景明，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仕明，累官至翰林學士，文章富贍，爲世所宗，有宋學士全集。【雪苑】侯方域號雪苑。【穆堂】李紱，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梅崖】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建寧人，有梅崖文集。【亭林】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居亭林鎮，號亭林，有亭林詩文集。【躬庵】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有恥躬堂詩文集。【異之】管同，字異之，上元人，有因寄軒文集。【賈】賈誼，漢洛陽人，著新書。【大紳】汪縉，字大紳，吳縣人，有汪子文錄。【荀】荀況，戰國趙人，著荀子。【牧齋】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有初學集、有學集。【謝山】全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鄞縣人，有鮚埼亭集。【二林】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臺山】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有尊聞居士集。【生甫】毛嶽生，字生甫，寶山人，有休復居文集。【左海】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有左海全集。【愚山】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有學餘堂詩文集。【青門】邵長蘅，字子湘，別號青門山人，武進人，有青門集。【少渠】馮景，字山公，號少渠，錢塘人，有解舂集。【畛石】王猷定，字于一，號畛石，南昌人，有四照堂文集。【石莊】陳弘緒，字士業，號石莊，新建人，有石莊

集。【邦士】邱維屏，字邦士，寧都人，有文集。【午亭】陳廷敬，字子端，澤州人，有午亭文編。【椒園】沈廷芳，字椒園，仁和人，有隱拙齋詩文集。【鶴舫】毛際可，字會侯，號鶴舫，遂安人，有松皋全集。【潛庵】湯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有湯子遺書。【在陸】儲欣，字同人，宜興人，選唐宋十家文，風行海內，有在陸草堂集。【春融】王昶，字德甫，號述庵，乾隆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有春融堂詩文集，明詞綜、清士綜等書。【貫一】甯銑，字貫一，寧化人，有綏笥堂集。【南豐】曾鞏，南豐人。【六雅】儲大文，字六雅，宜興人，有存硯樓集。【遯庵】儲方慶，字廣期，號遯庵，宜興人，有遯庵文集。【三魚】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有三魚堂文集。【改亭】計東，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有改亭集。【東坡】蘇軾自號東坡居士。【小峴】秦瀛，字小峴，無錫人，有小峴山房文集。【碩士】陳用光，字碩士，新城人，有太乙舟文集。【鱸江】張士元，字翰宣，號鱸江，震澤人，有嘉樹山房集。【淵甫】張履，字淵甫，震澤人。【震川】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學者稱震川先生，有震川集。【隨園】見前。【語錄】釋家有龐蘊語錄。宋儒講學，門弟子記其言論，亦襲是稱，大抵以白話敍述，別爲一格。【策士】如戰國策士之文。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施補華 見序跋

惠書十誦，具悉一一。就中述曾文正語，謂善學退之者，莫如王介甫。名論不磨，十分佩服。退之自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故其於古人之文，無所不學，而

融洽變化，自成一家。書之誥誓，詩之雅頌，周官之考工，爾雅之訓詁，春秋三傳之屬詞比事，孟軻、荀卿氏之議論，屈原氏之哀憤，莊周之荒唐，司馬遷、班固之史才，董仲舒氏、劉向氏之學術，揚雄之文章，讀退之諸文往往遇之，而要非古人之文，退之之文也。所謂攬羣言之綜，起八代之衰，此歟？

退之傳李習之、張文昌、皇甫持正，持正傳來無擇，無擇傳孫可之。習之無退之之奇傑，而蒼渾類之，如梁父之於岱也。持正專學奇傑，巉削而無厚氣；可之專學巉削，狹小而無高識，其在退之，二家不爲適子冢孫。宋初學退之者，爲穆伯長；而歐陽永叔書舊本韓文後，自謂得退之眞傳。然觀參軍文集，無五代習氣已耳，豈能高步退之？永叔俯仰揖攘，有李習之之態，蘇明允常稱之，以視退之筆有剛柔，氣有陰陽，詞有繁簡，神與貌均不能合。介甫健勁，故於退之獨近。退之學古人，盡得古人筆法；介甫學退之，半得退之筆法；退之健勁而骨肉適鈞，介甫則骨多而肉少，其轉折頓挫，雖似退之，往往筋橫氣促，無舒卷自然之樂，然其造詣所至，

已足以敵習之，可謂韓門兩大宗矣。明人羅圭峯，今人張皋文，皆力學退之者，其病在痕跡未化。桐城自方靈皋以下，皆知推重退之，然桐城一派，實導源於歐曾，託之退之以取重耳，其筆其氣其詞，固不類也。魏冰叔有言：『韓公是山分文字，峯巒峻陗；歐公是水分文字，波瀾動宕。』為持論最平。附去別弟文一篇，近時所作，亦學退之者也，乞為審定！

介甫學韓，能分析其差異處，恰是無人道過。

【註釋】【李習之】名翺，唐趙郡人，有李文公集。【張文昌】名籍，唐烏江人，有張司業集。【皇甫持正】名湜，唐新安人，有皇甫持正集。【來無擇】未詳。【孫可之】名樵，唐關東人，有孫可之集。【梁父】山名，泰山之支阜也，在山東新泰縣西。【穆伯長】名修，宋鄆州人，累官潁州文學參軍，有文集。【蘇明允】名洵，宋眉山人，官祕書省校書郎，有嘉祐集。【羅圭峯】名玘，明南城人，有圭峯文集。

與黎蒓齋書 蒓齋名庶昌，見前。

張裕釗 見序跋

前在金陵，相從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窗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考據詞章之屬，其塗徑至博，其號稱爲專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煢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

夫文章之事，非資才敻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敝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嘆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

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儁，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嗜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歷算，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嗜出於其性而不能自解者歟？

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以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嬰，^(音貽)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𡏖^(音藹)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贏失，而為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胸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一開一合，大氣盤旋，是廉卿集中有數文字。

【註釋】【隱几】隱，倚也。（孟子公孫丑）隱几而臥。【弭】止也，息也。【至甫】吳汝綸，字至甫。【民食五句】見（莊子齊物論）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薦，美草也。蝍蛆，蜈公也。帶，小蛇，蝍蛆好食其眼。【嬰】悅樂也。【睥睨】邪視貌。【盬】塵合也。【索居】散處也。（禮記檀弓）吾離羣而索居。

答黎蒓齋書

張裕釗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稿，均奉到。裕釗此文，頗規模司馬氏，而跡未能忘，足下遽謂能突過姚、梅二家，私心固未敢以自信耳。梅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紙寫目並塵上。人各有所嗜好，必不可強同。且即一人之身，而先若後所厭喜，固往往異矣，此固不可以為定也。柏梘（音見）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尊論。然梅氏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其修辭誠愈於方、姚諸公。然一意專精於是，而氣體理實，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病也。自唐以來稱文者，惟韓退之於本

末、精粗、表裏之數，無所不盡，故卓爲百代之宗。其他或注意於此，而時不能無脫漏於彼，固賦於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爲工，固若是哉！

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裕釗從事於此，三十有餘年矣。曩既苦才薄，又自少至老，憂患寒飢之擾其慮，奪其日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境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於前時，顧視前後，中心恂（音荀）慄（音栗）惴（之瑞切）懼，灑焉若新寒之栗體。嘗以謂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厲爲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遇足以苦之，羸詘於人者居其半焉；羸詘於天者，居其半焉。學焉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聲而悲咤（陟嫁切）者，無慮皆以此也。因論梅氏文意有所觸，不覺覼縷至此。唯亮察不宣！

論梅氏處，不失其平，天人居半，論亦甚是。

【註釋】【姚梅二家】桐城姚鼐，上元梅曾亮也。【曹子桓】名丕，即魏文帝。【恂慄】恐也。【灑焉句】言姿之俊體從勁也。【咤】悲也。

與姚仲實書 仲實名永樸，安徽桐城人。

吳汝綸 見序跋

在津盤桓數日，深敬深敬！大箸悤悤讀竟，所附記者，大抵得於所聞，非有心得相益。文事利病，亦有不必人言，徐乃自知者，從此不懈，所詣必日晉。

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之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詞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

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以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於文體有妨。故善為文者，尤慎於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為絕盛之作，其他可知。至於常理凡語，涉筆卽至者，用功深則不距自遠，無足議也。

奇崛在平易之中，得之為難，自是卓論。說經說道，文不易佳，韓歐如此，何論其餘。

【註釋】【桐城諸老】指方、劉、姚、梅而言。【揚馬】漢揚雄、司馬相如也。【以漢賦之氣運之】漢賦指揚、馬、班固等賦。曾文能於散中用偶，是得力於漢賦者。【有所變而後大】乃曾文正語。

答章觀瀛書

觀瀛，長沙人，壽麟子。

吳汝綸

前接惠書，獎飾過當，而意思肫懇，使讀者不知所以爲報。某老荒寡學，辱命以文事見推，非所敢任也。至述及賢尊靖港之役，又有不可以不文辭謝者。承示左文襄公、李方伯元度二文，以二公皆親見其事，所言必翔實。某讀之，亦尙有未盡當者。

文襄時時欲與文正爭名，李方伯之於文正，蓋不能無稍宿憾。文襄之言曰：『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此妄也，意殆謂文正短於將兵耳。當是時，賊大舉犯湖南，以靖港爲巢穴，支黨分竄湘鄉、湘潭，謀夾攻長沙。使靖港爲虛寨無多人，則賊爲無謀；主帥親帥師出全力以爭賊虛寨，則文正爲無謀，此皆必不然之事也。且是役也，水軍敗於風，固不論賊衆寡也。文襄又曰：『公卽死，謂蕩平東南，無望於繼起乎？』是則然矣。凡功名之成否，存乎時；規模之廣狹，存乎量；流風漸被之遠近，則存乎學。天祚盛淸，賊雖劇必滅，遇當其會，功固必成。乃若兼包羣才，退邇慕賴，簡拔貽餉，逮及後世，量足容之，學足師之，寥乎邈乎！微文正吾誰適歸乎！此

殆難概望之繼起矣。凡此皆文襄之言之未當者也。

李方伯之言曰：『文正既免，猶不食，移居妙高峯，再草遺令，將自裁。會湘潭告捷，乃笑曰「死生蓋有命哉！」』此決非事實，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攖心；其治軍，一不以勝負爲憂喜。靖港之役，至忿焉取決於一瞑，固烈丈夫所爲不欺其意者，業以遇救不死，又聞湘潭捷書，則固將審己度世，不欲爲匹夫之小諒矣。然亦安有方決志自裁，驟聞一捷，遽粲然發笑，自慶更生者哉？吾決知是言妄也！文正草遺疏遺令，文襄謂是既敗後在舟時事；李方伯則謂出師瀕行，以遺疏遺令相授，是未敗時作。二公皆言一事，而杈（音叉）枒（音牙）不合如此。以理測之，似文襄是而方伯小失也。此皆於文正事未合者。其於尊公，則李方伯似爲之發憤，亦傳所謂淺之乎爲丈夫矣。某之事文正也後，不及親見靖港之戰，不能深知當時軍中曲折。承命撰一文，題跋是圖，且告之以不能久待，謹依尊指草草報命，未識有當萬一否？伏望財幸！

靖港之役，曾入水以殉，章救之起，終於縣令，其子不平，而有是圖。書中所語，似袒文正而所議不爲不當。

【註釋】【靖港】在湖南長沙縣西北，古名銅官渚，參閱銅官感舊圖記。【左文襄】名宗棠，字季高，湘陰人。道光舉人，累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恪靖侯，卒諡文襄。左與曾嘗因事相齟齬。【李方伯元度】元度，字次青，平江人。道光舉人，官終貴州布政司。有天岳山館文鈔。曾嘗劾之罷官，旋奏之復起。【翔實】猶言詳核。【妙高峯】在長沙（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別傳）後數日塔齊布大破賊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整軍實。【小諒】小信也。（論語）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粲然】笑貌。【杈枒】謂如樹枝之縱橫雜出也。

復閻季蓉書

王先謙 見序跋

奉二月朔手敎，知前函已達左右。足下恕其愚直，而復有以誘進之，盛心勤勤，佩仰無量！

足下謂明代士習之壞，始自中葉，其論允矣。至謂國朝康雍以前，士習端謹，

至今徧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由於漢學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誘，士始奔走於津要，而蕩言無復廉恥，則僕不敢附和。

國初承宋明講學之餘，風氣窮則思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抑陸、王而尊程、朱，此已爲理學之善機。乾隆以後，學者務於經籍傳注，考訂發揮，即有宋諸君子之書，亦復多所辨正，其實事求是，使古籍暗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有裨學術甚巨，如江河之不廢也。聖賢之書，義蘊弘深，雖經宋儒闡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無舛誤，此固待後人補正。而爲其學者，高談義理，以實事求是爲不足爲，於是各尊師說，互相詆諆，其音 寂啓寡聞之徒，沿波逐流，遂有漢宋家學之目矣。所謂漢學者，考據是也；所謂宋學者，義理是也。今足下之惡漢學者，惡其名也，若謂讀書不當從事考據，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漢學之名而實之曰考據之學，則足下無所容其惡矣；去宋學之名而實之曰義理之學，則訾詆理學者無所容其毀矣。此名之爲學術累也。然謂二家之學無流弊，則非也。理學之弊，宋明末流，著於載記者，大

略可睹；考據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鑿破碎者有之，至謂其爲世道人心之憂，以理推之，決無是事。今之士習日非矣，然所謂奔走津要，蕩無廉恥者，豈考據之學導之耶？彼身居津要，能通考據之學者，誰耶？有孰肯持一卷漢學書，以奔走達官貴人之門也？果有之，僕與足下當心識其人，今茫乎未有聞也。謂考據家以名相高，似矣。謂其以利相誘，則何利之有？謂今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彼爲考據學者，終日鑽研，目眵音蚩髮禿，以求沒世可稱之名，豈游手浮宕所能爲功？此不待辨也。

僕在江南續刊經解，有謂不當如阮文達不收李文貞、方望溪輩著述，以爲排斥宋學者，僕曉之曰：『子誤矣！經學之分義理、考據，猶文之有駢、散體也。文以明道，何異乎駢、散？然自兩體既分，各有其獨勝之處，若選文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文派也。爲義理考據學者，亦各有其獨至之處，若刊經學書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學派也。僕倘續通志堂、經苑二書，則必取言義理諸書，而考據家皆在所弗錄矣。』其人大悟。此可見彼之爲說者，於學術之深，未嘗兼通而博究也。本朝糾

正漢學者，姚姬傳氏，最爲平允。其時掊擊宋儒之風過盛，故姚氏非之，以救時也，非爲名也。至其論學，以義理考據並重，無偏而不舉之病。道咸以降，兩家議論漸平，界域漸泯，爲學者各隨其才質好尙，定趨向以蘄於成而已，本無所用其辨爭。孫芝房先生以粤寇之亂，歸獄漢學，大爲士林姍笑。良由於考據一道，未加講求，致茲鉅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習之頹靡，發憤著書，思拯其敝，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漢學似不若姚、曾兩君子之持平，謹貢其愚，唯亮詧焉！

僕於學問，惟務躬行，不欲以口舌相爭，私念忝附心知，義無緘默。足下方以其道倡於沅（音元）澧（音禮）之間，一言之出，承學者奉爲依歸，關係至重。倘不棄芻蕘而俯納之，學術之幸也！敬請道安！

莊語諧辭，曉諭甚當，掊擊漢學者可以悟矣。

【註釋】【陸王】宋陸九淵，明王守仁。【程朱】宋程顥、程頤及朱熹。【窾啓】中無所有也。【眵】目汁凝也，俗言眼眵。

【阮文達】見二十四史校勘記序。【李文貞】名光地，字晉卿，號厚庵，安溪人。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貞。有周易通論、尙

書解義、孝經全註等書。【孫芝房】名鼎臣，湖南善化人。官侍講，有詩文集、芻論、河防紀略等。【獄】罪也。【媚笑】非笑也。(漢書)媚笑三代，盪滅古法。【沅澧】湖南省二水名，下流並入洞庭。【芻蕘】(詩)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復吳辟畺書

辟畺，名闓生，汝綸子。

賀　濤

字松坡，直隸武强人。光緒進士，官刑部主事，有賀先生文集。

去秋讀惠書，承知遊覽東國，欲徧交其賢士公卿，而周知其政俗術業，以廣吾學，甚盛甚盛！後又得所爲論說數首，文辭益高，人咸謂遠游之效，濤則以爲得力於古者愈深。新學方興，而吾道有賴，至爲慶幸！

往者時會未至，有言新學者，輒爲世所訢病。今朝廷欲以外國學制育才，而取其政藝之說試士，學猶未立，而趨時之士，或走四方以求師，爭購西書，惟恐不及，民知漸開，世運可轉，此固憂時者所深喜，其憂之尤深者，乃又喜而繼之以悲，

何也？朝廷既倡導天下以新學矣，中國之書，雖未遽廢，勢必有所偏重，其修舊業者，不過如胥吏之考故事，幕賓之讀律法，俗儒采集性理之說耳。先聖昔賢之所撰著，通人志士之所編摩，其精神意趣，多寓於文字之間，文字至深難知，以世知重之而好者之多也，而能之者乃僅間世而一遇，今乃以胥吏之故事，幕賓之律法，俗儒之性理當之，吾恐秦漢以來知文之士，遙承迭嬗，流衍於數千年之間，幾絕而復續者，將遂掃地以盡。夫西國之學，今勝於古，學者皆用現行文字，數十年前，好古之士乃兼習臘丁，今則學者皆習臘丁，其好古者，乃遞上而習埃及，而於古希臘及羅馬人所著書，尤加愛重。新學日益興，好古日益甚，彼豈侈爲淹博，視同玩好，以供耳目之娛哉？亦以今日所創獲之理，或由往籍所論載，遞推旁觸而得之，故紬繹之而不能窮其蘊也。今中國之學，百不逮古，而於古人之書，反淡漠遇之，聽其廢墜而不爲之所，豈不大可悲乎！

吾師逆知其將然也，故於士狃舊習時，輒以新學啓迪後進，既知變矣，則又

急起而持之以防中學之廢，大賢閔世之苦衷，固學者所宜深體而亟圖者也。雖然，人之才知，至不齊也，鄉無他說之奪所守，而能與於斯事者，曾無幾人。今方汲汲焉惟新是謀，其於舊業，雖欲不爲胥吏幕賓俗儒所爲，不可得也。閎博通敏之才，力能兼顧，得不以文之在茲，而引爲己任乎？且道無古今也，無中外也，學焉已矣。吾學已精，而彼學之奧窔（音杳）乃得而窺尋。既藉彼以擴充吾學，而竟乎其量，彼學且因以愈顯。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彰，此吾學有功新學之尤宜特重，而非狃於故習者比也。

足下識高而才鉅，力果而志堅，尙友百世，采風異域，兼收博儲，使出一冶，固無古今中外之可言矣。文章天下公器，自今日觀之，已爲吾師家事，傳襲授受，外人不得與聞。而猶以區區之說進者，屢蒙師訓，輒以存中學爲言，自顧衰廢，難與有爲，然猶不敢自外，故私譔其說以晉質爾。非謂足下之事業，尙待他人之敦勉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宿病良已，亦宜加愼！

不能者並營而兩失，能者相得而益彰。此爲狃於新者，痛下針砭。

【註釋】【臘丁】Latin 種族名，古代意大利羅馬附近之民族，其言語曰臘丁語。【埃及】Egypt 國名，在非洲東北部，開化甚早，用象形文紀事，彫刻之精，爲後人所稱道。【希臘】Hellas 國名，在歐洲南部，前五六世紀，國運昌隆，文藝大盛，與羅馬同爲歐洲學術之中心。【羅馬】Rome 國名，即今之意大利，初爲王國，後又改爲共和國及帝國，劉宋時曾爲哥德族人所滅，現爲君主立憲國。【文之在茲】（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與沈小沂書（沈名兆祉，南昌人。）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官江蘇知府，以徐致靖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孝欽后再聽政，被誅。有譚瀏陽全集。）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東都祭軓，（音范）殷勤須臾，口血未乾，陵轢（音歷）以去。夫以道路常常之人，搴裾道款曲，猶倘睠（同眷）焉不息，況我惠子，曷止悢悢！（音亮）執雉始見，志同道合，識孟嘉於廣坐，標劉尹之雲柯，千頃汪洋，已可涯涘。雖以嗣同之質朽形穢，百靡一當，猶樂與從容文酒，臧否人倫，雕龍白馬，互逞其詞；夕秀朝華，苛持其

辨意有所得，狂呼野走。於是盤桓乎夕照之寺，弭節乎員崧之邱，決眥鳥飛，天窮於遠莽；索羣獸走，物感乎暮氣；相謂此亦尋常，行復見思，不日不月，斯會邈然，遂已陳跡，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道出天津，地形平衍，空明四鑒，託體若虛。車中倦臥，仰見遊絲百尺，亭亭苕苕，蟬蜎（娟通）裔漾於九天之上。謂是偶爾，諦（音帝）視則處處有之，惟背日乃得見。今年春暮，江南看楊花，風日俱素，正復類之。目力故勝，靜且加明，初可十許丈，久之辨及百丈內外，平視亦二三十丈。何時不有遊絲，靜便了了爾許。曩及足下討論，苦乏精采，政坐不靜耳。夫侃侃之餘，曷嘗不遺物外，已攝心一粟？然遇於所觸，歌哭縱橫，獨抽之繭，那復成緒？當此之時，自覺鞭之不痛，殺之無血，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既爲哀感中傷，心不若人矣。

又嗣同弱嫻技擊，身手尚便，長弄弧矢，尤樂馳騁。往客河西，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間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巖谷阻深，都無人迹，載飢載渴，斧冰

作孽。比達，髀（音陛）肉猥籍，濡染褌（音昆）襠，此同輩所目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今車行未二日，計程纔百里，筋骸骫（音委）骳，（音被）若不自勝，年未三十，頹弛若此，異時倘遂有濟耶？

足下英年績學，獨秀無雙。時時自省，神非完固，靈府噎不得開。願持之以緩，勝之以不戰，徐出而求友以自輔。同縣有貝元徵者，足下見後，必當有異。此又目不見睫而侈論泰山，臣死藥亦不靈者也。日來離憂結轖，（音色）魂依左右，口占此書，用致綢繆，宜發爲談，未止此耳。嗟嗟！懷哉于役，天風海濤之歌；去矣皇都，銅輂秋衾之夢。務崇明德，請自此辭。譚嗣同謹上。

天風海濤之歌，銅輂秋衾之夢，忽而幽渺，忽而豪宕，鬱勃之氣，縱橫之才，使其永年，吾不知其所至。

【註釋】【祭軷】軷，輿前橫木，與軫相對者。（周禮大馭）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軷，乃飲。【口血未乾】古者盟誓，以牲血塗口。（左傳）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陵躒】言車之踐踏也。【惠子】名施，戰國時人，莊周之友。【悢悢】

猶眷眷也。(後漢書)天之於漢，悢悢不已。【執雉】古者相見必以贄。(禮記)凡摯，卿羔，大夫雁，士雉。【孟嘉】字萬年，晉江夏人。(世說新語)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否？』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無乃是乎？』庾大笑曰：『然。』【劉尹】劉惔，字眞長，晉相人。少清遠有標格，累遷丹陽尹。(世說新語)王右軍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千頃汪洋】(後漢書)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案叔度，黃憲字。【臧否】猶言可否也。【雕龍白馬】喻善辯也。(史記孟荀列傳)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案謂鄒衍鄒奭也。(又)趙又有公孫龍者，爲堅白異同之辯。案公孫龍子有白馬論。【夕秀朝華】(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盤桓】不進貌。(班固賦)紆盤桓而且俟。【弭節】猶言駐節。(楚辭)吾令羲和弭節兮。【夕照寺員松邸】當在京師。【眥】月厓也。【天津】縣名，今屬河北省。【遊絲】昆蟲所吐之絲，飛揚於空中者。【亭亭苕苕】高貌。(張衡賦)狀亭亭以苕苕。【蟬蜎】連屬也。【九天】(淮南子)天有九野，中央及四正四隅，故曰九天。【諦】審也。【侃侃】和樂之貌。【一粟】(蘇軾賦)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斧冰句】見魏武帝苦寒行，糜，粥也。【髀】股也。【狠籍】雜亂貌。【褌】袴也。【骪骳】猶委靡也。【靈府】猶言心也。(莊子)不可入於靈府。【臣死藥亦不靈】(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結轖】謂氣結也。(枚乘七發)中若結轖。【綢繆】猶纏綿也。【天風海濤】見(詩品)句言其豪放。【銅輦秋衾】(李賀詩)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

致樊樊山書（樊樊山名增祥，字雲門，恩施人。光緒丁丑進士，官至江寧布政使。民國四年，就參政院參政。有樊山全集。）

王闓運（見序跋）

卌（心入聲）年傾仰，一旦披襟，各放光明，互相標榜，人生此樂，天下無雙。七日九面，已妨人妒，翩然引去，固其宜矣。及至仙宮飛蓋，灞上停驂，黯然有離別之思，忽爾生貪癡之戀。金仙著於細軟，泥絮逐夫春風，誰之咎哉？公所致也。晚浴溫泉，固嫌粉汗；明馳渭驛，似聽歌聲。九日秉程，遂投華屋；入山三日，徧歷五峯。西岳之奇，異於恆岱，擬難巧似，意不能賅，古無名篇，今何敢作？然韓畢告哀之處，鄜（音歷）杜狀險之詞，及出身經，乃知過實。此行上下，絕不艱危，午詒同行，可以面問。天移節候，地主之施，玉盆未冰，蓮花餘雪，貂狐不御，松檜猶春，夜夜月明，峯峯霧散，恐大雪氣應，陽和變寒，日行五十，還於客館。

燃燈始照，遞簡已來，發函循誦，嘉詞絡繹，他所未論，詩則無焉。假以時日，恐

猶難副，何則？昔遊祝融，屈於鄧彌之，矗論華詩，唯推魏承貫。卅(音颯)年攻苦，祇成登岱一篇，今日驚人，欲出謝朓之上，既難急就，又恐過時，加以大敵在前，衆人拭目，誠非薄拙所可自期。惟以郡縣迫促，官差倚馬，輒寫和一詞，並嶽詞一首，聊以報命。明日瞻望茫然，午詒亦卽遄還，面申鄙款。相見甚易，彌祝珍頤！行筐紙窮，不盡覼縷。

此爲先生不經意之作，而一氣舒卷，不脫齊梁風韻，抒寫景色，華山如在吾前。

【詮釋】【標榜】互相稱譽也。【仙宮】未詳，似在陝西。【灞上】地名，卽白鹿原，在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亦作霸上。【黯然】傷別貌。(江淹恨賦)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金仙】(宋史)宣和元年，詔佛改號大覺金仙。按此金仙，疑指攝伎而言。【泥絮】(參寥詩)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溫泉】(唐書)驪山有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唐貴妃楊玉環賜浴於此。【渭驛】渭城故城在陝西長安縣東，秦孝公所居，卽咸陽也。(劉禹錫詩)更與殷懃唱渭城。【五峯】疑三峯之誤。(方輿勝覽)華嶽三峯，芙蓉明星玉女。【恆岱】恆謂北嶽恆山，在河北曲陽縣西北。岱謂東岳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韓畢告哀】昌黎嘗登華山，怯不敢下，至作遺書而告哀，後以繩縋下。畢未詳何人，或謂清畢秋帆，亦有似此事，畢曾爲陝督。【酈杜】酈道元水經注。杜甫望岳詩，有車箱入谷無歸路等句。【午詒】夏壽田字午詒，湖南桂陽人。戊戌榜眼，民國入公府

爲祕書，帝制事敗，列八大罪魁。【玉盆】峯之最高處曰玉女峯。（杜甫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蓮花】嶽頂中峯曰蓮花峯。【祝融】峯名，在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上有祝融墓。【鄧彌之】名輔綸，新化人，道光己酉拔貢。【魏承貫】魏源，字默深，邵陽人，改名承貫，道光進士，官至高郵州知州。【謝朓】字玄暉，南齊寧夏人。長於五言詩，曾爲宣城大守。按某詩有攜來謝朓驚人句之句。

答周生書

林紓 見論辨

惠書獎借過力，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爲古之義士。傳聞失實，此則僕所慚悚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戚非兄弟，分則路人，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扞衞，頗以爲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局，莫省爲計，則存問誘掖，摩勵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今果大享其利也。

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遊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

之夷然，視兄嫂加篤。僕窺察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畜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匡獎尤力。先生旣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僥倖不負死友之諾。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

距薇庵死之數歲，林迹庵亦被疫死於烏麓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爲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遒峭。僕時時告以詩不足爲，當求有用之學，造儒者之道。

僕之所以爲此者，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卽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爲能敎養其子也。僕之爲敎爲養，並爲元龍娶婦，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於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爲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懼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爲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尙有何術。推之中興勳臣，力造區夏，苟無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故君子任事，能歸功於天，不唯無禍，亦以養德。矧僕纖介之

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愛我，遂有踰量之譽，故不敢不辨。暑盛，伏唯珍衞！不備。

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爲友道之常。此敍二子之教養，不過盡其分內之事，以爲義則有爲而爲，在己爲殉名，以爲奇則少見多怪，在人爲失辭，故不得不辨。

【註釋】【奬借】盛爲推許，如有所假借也。（元史）在中臺所奬借名士尤多。【震局】戒謹恐懼貌。【存問】遣使往候曰存問。（史記）客去，孟嘗君已遣使存問，獻遺其親戚。【磋切】（詩）如切如磋，切以刀鋸，磋以鑢鐋，此以治物喻治人。【逋峭】言曲折多姿也。（卻掃編）文潞公曰：『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區夏】區，區域也，夏，華夏也。（書）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纖介】細微之意。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時民國三年，先生被禁京師龍泉寺作。

章炳麟 見序跋

湯夫人左右：不通函件，幾四旬。以吾蕉萃，知君亦無生人之趣。幽居數月，隱憂少寐，飲食僕役之費，素皆自給，不欲受人餧音委養，今遂不名一錢，延至六月，則

槁餓而死矣。亦不欲從人告貸，及求家中寄資，蓋如勞瘵（滓械切）之人，不可飲以人參上藥，使纏緜患苦，不速脫離也。嗚呼！夫復何言！

知君存念，今寄故衣以爲記誌，覩之亦如對我耳。斯衣製於日本，昔始與同人提倡大義，召日本縫人爲之。日本衣皆有圓規標章，遂標漢字。今十年矣，念其與我同更患難，常藏之篋笥，以爲紀念。吾雖隕斃，魂魄當在斯衣也。亡後，尚有書籍遺稿，留在京師。（中有自寫詩一册，又自定文稿，皆在篋中。去歲得范文正遺卷，未必是眞，亦在箱中。）君幸能北來一撫，庶不至與雲烟俱散。自度平生，志願未遂，惟薄宦兩年，未嘗妄取非分，猶可無疚神明耳。

先公及太夫人墓，在錢塘留下郁九條沙，自更患難，東竄嵎（音愚）夷，違冢墓者八歲矣。辛亥旋歸，半載中抵杭三次，皆以塵事迫促，亦未及躬自展省，（家次兄宅中亦祇一宿耳。）違離塋兆，遂十一年。今歲八月四日，則先公九十生辰也。自去歲初春，已擬及時爲營佛事，以抒永懷，今果不得遂願。君於是日，當爲我謁祭墓前，感且不朽。

吾生二十三歲而孤，憤疾東胡，絕意考試，故得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家本寡貧，諗君孤苦，能勤修自業，觀覽佛經以自慰藉，此亦君之所能，而尊舅氏穀臣先生之遺教也。吾在日本，曾購小字藏經一部，今書籍及藏經並寄存哈同花園黃中央處，可以往取。惟瑜伽師地論在家，此書百卷，精微奧博，不可復加，觀之益人智慧。長老如湯蟄仙先生，至戚如龔未生，皆宜引以自輔，此二君者，死生之際，必不負人，其餘可信者鮮矣。言盡於斯，臨穎悲憤！炳麟白。

柳州與許京兆孟容書，念及先墓有獨託村鄰等語，柳州無妻，先生幸有佳妃耳。

【註釋】【湯夫人】名國黎，吳興人。【蕉萃】同憔悴。（左成）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君】夫稱婦曰君。（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細君。【餧】飼也。【瘵】肺病。【雲烟】蘇軾寶繪堂記有烟雲過眼句。【薄宦二年】民國初元，先生曾任東三省籌邊使。【錢唐】縣名，今與仁和并改爲杭縣。【東竄句】竄，逃也。嵎夷（書堯典）宅嵎夷，寅賓出日。此指日本。淸光緒間，先生以提倡革命，有司奉旨緝捕，出亡日本。【佛事】謂延僧誦經之事也。（五代史石昂傳）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東胡】指滿洲。【入

師】（後漢書）經師易遇，人師難也。【購捕】懸賞而緝捕之也。【中夏】（後漢書）是以明德耀乎中夏。【湯蟄仙】名壽潛，浙江山陰人。辛亥革命，被舉為浙江都督，尋卒。【龔未生】名寶銓，嘉興人，先生之壻也。曾任浙江圖書館事，已故。

贈序

別弟文

施補華 見序跋

光緒八年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爾還湖州，施子飲之以酒，告之曰：吾家故寒儉也，今日之所有，已為異數矣。夫巨富中落而餘千金之產，愀小七切然不可為生，貧人得十金以為資本，則左宜右有，所處之勢異，所操之術殊也。此行歸資之外，贏數百金，豈非貧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權量百貨，賤入貴出，逐什一之利，終歲之所獲，足以贍妻子，營心與力，非所恥也，賢於為官者奪民以肥己。

吾憶道光二十有九年，吾父棄養，吾年十五歲，爾年九歲，家無一笥衣，一貫錢，租屋而居，月償其値，歲又大凶，米價十倍，吾母晨起坐絡絲，率至夜半，得錢一百，糴米作粥，雜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飽。一日不絡絲，卽忍飢淸坐，人有問之，則曰已食畢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奮，讀書不熟，至嚙其指，血斑斑灑書本。爾亦拾薪擔水，任炊爨，（措玩切）暇坐母側，亦學絡絲。姻連族黨，恐其開口假貸，不敢至吾門，母氏亦戒勿往來，慮爲所厭。甚者譏先大夫好施與，勿爲子孫計，至有今日。尤笑吾讀書，謂渠謀食不暇，尙想作秀才，取餓之道也。當是時，視鄰里之有父而溫飽者，如天上人。爾年雖小，不應忘之！

其後門戶稍立，咸豐十年，寇亂又作，吾隨趙忠節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糧盡，全家啖（音淡）馬肉，幷煮牛羊之革佐之。五月城破，吾負母而逃，圣（苦骨切）野菜充飢，母子十月身無寸棉。爾爲賊掠幾死，脫走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瘡痏，（羽壘切）相替而作，其飢寒視道光之末而顚危憂困過之。

管仲告齊桓曰：『願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故爾與他人較，則誠不足，以一身先後自較，爾亦苦盡之甘，否極之泰矣。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爲過望則樂，猶有奢望，則辱在其後。吾在軍中，不無多費，然每對盛饌，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華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適在體，而痛在心！祿養既不逮，得立功名天壤間，使姓氏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中歲，此志不衰。至於富貴之樂，不能享，亦不忍享也。人須自量其力，吾才識學問，實過於爾，欲有所成就爲先人光。爾則自安愚分，積銖累寸，以足衣食，持門戶，保子孫，抑其次也。彥貽長矣，持此篇歸，使讀其詞而識其意。莒與堂阜，居之終身可也，告之後嗣可也。

每對盛饌數句，一句一痛，一字一痛，讀之而不痛者，必非人子。至顯親揚名，亦空自慰藉之詞，不足爲人子贖罪。

【註釋】【喀什噶爾】地名，屬新疆，清時置疏勒府，今改爲縣。【愀】容色變也。【左宜右有】(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贍】足也，給也。【賢】勝也。【棄養】死也。【絡絲】以絲繞以籰，謂之絡。【爨】以火炊物也。

【趙忠節公】名景賢，字竺孫，歸安人。舉人，官內閣中書，率民兵守湖州，血戰三年，解危者三，累官福建督糧道，後以食盡城陷，被執至蘇州，繫獄經年，不屈死，諡忠節。【圣】（說文）致力於地也。【痏】瘡也（抱朴子）生瘡痏于玉肌。【管仲三句】齊桓公奔莒，歸國爲君，管仲爲魯所囚，及堂阜而鮑叔稅之，薦爲齊相，事見（左傳莊公）堂阜，春秋齊地，在今山東蒙陰縣西北。【否泰】二卦名，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故言數運之窮通，亦曰否泰。【蹉跎】失時也（晉書周處傳）欲自修而年已蹉跎。【積銖累寸】言積累起於細微也。

送黃蒙九序

蒙九，名克家，湖北隨州人。道光舉人，官江蘇候補知府。

張裕釗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之稱孔子，則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則仕。』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爾，未嘗有所意於其間，曰吾必爲此與必爲彼也。然吾觀伊尹師保太甲，周公相成王，其君臣之遇至矣。伊尹既反太甲于桐，則復政而告歸。周公營洛邑成，作誥，亦孳孳以明農爲言。即至後世所號稱名臣，身居顯列，而累疏求退，見於史牒者，往往而是。蓋賢者之於世，雖是心不

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其身而不以毫髮爲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得喪，一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爲，一有不合，則奉身而去，若脫屣耳。後之君子，其仕也，非盡欲行其志也，大都以其榮與利者也。故得志則泰然其自恣，卹乎若恐失之；不得志則展轉怫（音費）㥜，（音胃）侘（丑亞切）焉若不可以終日，一唯時之榮若悴爲遷貿，而進退乃無一可者。其志先亂，中無所爲自得者以御其外也，其遂沈溺，不亦宜乎？

同年友黃君蒙九，以知府官江南，嘗管征榷（音確）通州，攝海州，皆有能名。衆謂蒙九且顯矣。一旦決然假歸，上官留之不可得，江南之官吏皆稱以爲難。惟裕釗亦以是偉蒙九也。雖然，君子之出處，要惟其志之無累，豈徒以迹之顯晦爲隆汙哉！今蒙九之去，吾未知其於志果有所不得行，浩然決去以求得其所自慊者耶？抑尚有所不獲已，而於心固未能以自釋者耶？蒙九且行，索裕釗一言爲贈，裕釗爲書此，還以叩之。

就洎乎無與者與患得患失者相校，賢否自見。今之有官癖者，能免於鄙夫之誚者幾希。

【註釋】【君子三句】見(易繫辭)【可以二句】見(孟子公孫丑篇)。【伊尹】商賢相，太甲無道，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太甲悔過，迎之復立而告歸。【太甲】湯孫。【周公】名旦，文王子。成王幼，周公攝政，天下大治。【成王】名誦，武王子。【桐】地名，湯葬地。【洛邑】周之東都，今河南洛陽縣治。【作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明農】(書洛誥)茲予其明農哉。【卹】憂也。【怫悁】心不安也。【侘】失志貌。【榷】(前漢書)初榷酒酤。(顏師古注)禁民釀酒，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榷，以木渡水也，後沿爲取稅之稱。【通州】舊爲直隸州，今爲南通縣。【海州】舊爲直隸州，今析其地爲東海，灌雲二縣。【慊】足也，快也。

送張廉卿序

吳汝綸

孫況、揚雄，世傳所稱大賢，其著書皆以成名乎後世。而孫卿書稱說春申，法言歎安漢公之懿，皆干世論之不韙，(音偉)載而以告萬世者，世以此頗怪之。我則以

謂凡著書者，君子不自得於時者之所爲作也。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實以諛人。而當世貴人在勢者，必好人諛己，十人諛之，一人不諛，則貴人惡其傲己，十人者惡其異己。貴人與貴人比肩於上，十人與十人比肩於下，上惡其傲，下惡其異，雖窮天地，橫四海，而無與容我身，吾且於書也何有。於此有一在勢者，雖甚惡之，而猶敬乎其名而不之害傷，則君子俯默而就容焉，而以成我書。而是人也，雖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諛己也，聞有書則就求而亟觀焉，察其褒譏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謗我也，此怨非我也，則從而齮(音攲)齕(音阨)之矣。蓋必其章章然稱道歎羨我也，夫乃始慭(音佞)置而相忘焉。彼君子也，其志潔，其行危，其不枉實而諛人，衆著於天下後世。及其爲書，則往往詭辭謬稱，譎變以自亂，以爲我意之是非，後有君子，讀我書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訔(同誾)訔察察者爲？嗟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詩三百篇所爲主文而譎諫，孔子之春秋所爲定哀之際微辭者也。楚兩龔、孔北海、禰正平之徒，背而易之，乃卒會禍殃，至死不悟，

豈不哀哉！

二子之書，意其在此，我既推而得之。會我友張廉卿北來，乃爲書告之。復書曰：『子言殆是也。』蓋自廉卿之北遊，五年於茲，我與之歲相往來，日月相問訊，有疑則以問焉，有得則以告焉，見則面相質，別則以書，每如此。今茲湖北大吏，走書幣因李相國聘廉卿而南，都講於江漢，廉卿、今世之孫揚也，見今貴人在勢，皆折節下賢，不好人諛己，其所遭，孫揚遠不如。其北來也，自李相國以下皆尊師之。老而思欲南歸，而湖北、君所居鄉，其大吏又慕聲禮下之如此，我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辭，立信文以垂示後世，無所不自得者。獨我離石友，無以考道問業，疑無問，得無告，於其歸不能無怏（央去聲）怏也。因取所意於古而嘗質於君者，書贈之以爲別。

借論古作贈序，洋洋洒洒，獨抒己見，爲此體別開生面。

【註釋】【孫況】即荀況，戰國趙人。倡性惡之說，著荀子。唐避宣帝諱，故改荀爲孫。【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長於詞賦，著有

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傳世。王莽時有劇秦美新篇媚莽。【春申】楚人黃歇，號春申君，相楚好客，與趙平原、魏信陵、齊孟嘗，並稱四公子。【安漢公】王莽之封號。莽以外戚而篡位，號曰新皇帝，後被誅。【懿】美也。【韙】是也。（左傳隱公）犯五不韙。【齮齕】忌嫉而排擠之。【愆置】忍置也。【詭辭】不實之辭。（穀梁傳）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訾訾】爭辨貌。（揚子法言）何後世之訾訾也。【縩縩】反覆辯辭也。【詩三百篇】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主文句】見（詩關雎序）譎諫，譎謂不直言而詭譎其詞，使聞者自悟也。【孔子句】孔子生值定哀之時，作春秋，不敢顯言以招忌。【兩龔】龔舍龔勝也。舍字君倩，西漢武原人。少好學，明經不仕，哀帝徵為諫議大夫，累拜光祿大夫，終不肯起。王莽居攝中卒。勝字君賓，彭城人。三舉孝廉，哀帝徵為諫議大夫。王莽操政，歸隱里第，莽遣使奉印綬，徵拜上卿，勝語門人曰：『予豈一身事兩姓乎？』遂不食死。世因有兩龔之稱。【孔北海】名融，字文舉，東漢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少有俊才，獻帝時為北海相，尋拜大中大夫，値漢室衰亂，志在靖難，顧才疏有廣，迄無成功，後為曹操所殺。【禰正平】名衡，東漢平原人。恃才傲物，與孔融楊修善，曹操召為鼓吏辱之，衡裸衣罵操，操遣之往依劉表，又以嗣侵表，表送之於黃祖，未幾，為祖所害。【走書幣】謂以書札證幣遣使走聘也。【李相國】名鴻章，字少荃，合肥人，時官文華殿大學士。【都講】見前。【石友】（杜牧詩）同心眞石友。【怏怏】情不滿足也。（漢書）審其怏怏心。

送張先生序（張名裕釗。）

賀濤（見書牘）

經詞質，詩獨爛然而華。楚人既侈其體以爲賦，而賈誼、司馬相如、枚乘、揚雄、班固、張衡之倫，用以薦功諷時，抒懷愫，(音素)狀物變，益瑰放詭怪而不可窮。承效者多沿用爲體，其弊也，庬(音尨)蕪而纖僞，唐韓愈氏急起而持之，汰(音泰)繁抑浮，一歸於樸，羣天下學者，惟韓之從。自漢迄唐，曠數百年，而文章始復於古。習傳之既久，或孤抱韓氏之義法而不敢他有所涉，其弊也意固而言俚。國朝姚姬傳氏，簒錄古文，益以楚詞漢賦，其說既美矣。曾文正公取其說而益恢之，以自治其文，而宋後數百年沿用之體，於是始變。漢文偉麗矣，而所謂質者固在也，末流汨(古忽切)焉耳。韓文簡樸矣，而漢文氣體固在也，末流靡焉耳。韓氏振漢氏之末流，反之古，曾公振韓氏之末流，反之漢。

先生師曾公，嘗取姚氏所簒錄，而獨悅其辭賦，以示學者。濤既蒙不棄，以爲可與於茲事，而數進以閎肆之境。夫閎肆之境，舍先生所說，固莫由達也。而熟思之而莫窺其涯，於先生之歸也，敬以問之。

自宋儒講性理，而詞章之學，視爲小道。王介甫首創經義束縛已甚，繆種流傳，逮數百年而至有淸變本加厲，愈形桎梏。惜抱、文正起弊振衰，古文之遺，賴以不墜，則左右六經之功，又豈在昌黎下哉！

【註釋】【楚人句】指屈原、宋玉、景差等。侈，大也。【賈誼】漢洛陽人，爲長沙王傅，作弔屈原賦，既有鵩飛入其舍，止於坐隅，又作賦以自廣。【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所著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豐縟富麗，開漢魏六朝之先。【枚乘】字叔，漢淮陰人，初爲吳王濞郎中，繼從梁孝王游，著七發等篇。【揚雄】已見前。成帝召對承明庭，雄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班固】字孟堅，後漢安陵人。明帝時徵爲郎，典校祕書，感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之賦。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又作賓戲以自通焉。【張衡】字平子，後漢西鄂人。永元中舉孝廉，以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日趨踰侈，因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以爲諷諫。【薦功】進陳其功。【愫】眞情也。【厖】雜也。【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擢進士，累進刑部侍郎。憲宗朝，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尋拜國子祭酒，轉吏兵兩部侍郎。其文宏深奧衍，左右六經，卓然成一家言。【汰】猶删也。【曠】遠也。【俚】俗也。【末流】猶言末代。【汨】亂也。【靡】偃也，漸卑下也。【闕肆】（韓昌黎文）所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

詩法一首示黃生

王闓運

詩有六義，其四爲興。興者，因事發端，託物寓意，隨時成咏，始於虞廷喜起及琴操諸篇。四五七言無定，而不分篇章，異於風雅，亦以自發情性，與人無干，雖足以風上化下，而非爲人作。或亦寫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雅絕異，與騷賦同名。明以來論詩者，動稱三百篇，非其類也。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以大言欺人，託於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於唐虞，時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漢人四言，乃是箴銘一類，有韻之文耳，非詩也。嵇康四言，則誠妙矣，然是從五言出，蓋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於離騷，開合從（同縱）衡，（同橫）可謂靡矣，而其氣足以振靡，故與五言亦分兩途，非出於五言也。

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絕七絕乃眞興體，五言法門，皆從此權輿。旣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淸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

琰，（以冉切）則李之別派；潘岳、顏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眞率，謝詩超豔。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彫繢，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既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乃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問、劉希夷導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音祈）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閻朝隱、顧況、盧仝、劉叉，推宕排闔，韓愈之所羨也。二李、溫岐、段成式，彫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騅，從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法白傅，亦雅於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專尙詰詘，則近乎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詩法既窮，無可生新，物極必反，始興明派，專事模擬，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運。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鄧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之，殆兼其長。比之何、李、二王，譬如楚人學齊語，能爲莊岳土譚耳。此詩之

派別，自漢至今之雅音也。今則從容爾雅，自然同聲，天下作者，無復鄙音庸調，雖工拙不同，而趣向已一，斯則風會使然，不由人力矣。

詩既分和勁兩派，作者隨其所近，自臻極詣。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後可裁。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書己意，始于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五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動天地鬼神之聽？故曰先王作樂，後哲爲詩，觀樂記之言，卽知詩之體用。功成作樂，學成作詩，詩之終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詩，詩之始也。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沈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故余遇學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型不遠，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倣之，鎔鑄而出之。功或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

知也。甲寅五月，書以示黃生鐵臣。

詩之源流，一一說出，文亦意境甚高，看似容易實奇突。

【註釋】【詩有六義】（詩關雎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虞廷喜起】（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琴操】琴曲也。如猗蘭操、龜山操之類。【太白】唐李白，字太白，蜀之昌明人。【嵇康】字叔夜，三國魏銍人。【權輿】見周禮政要序。【蘇李】蘇武、李陵也。武字子卿，漢杜陵人，陵字少卿，漢成紀人。【枚乘】字叔，漢淮陰人。【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弟。【陸機】字士衡，晉吳郡人。【劉楨】字公幹，三國魏寧陽人。【左思】字太沖，晉臨淄人。【阮籍】字嗣宗，三國魏尉氏人。【曹操】字孟德，東漢譙人。【蔡琰】字文姬，東漢陳留人，邕女。【潘岳】字安仁，晉中牟人。【顏延之】字延年，南北朝宋臨沂人。【陶謝】陶潛、謝靈運也。潛字元亮，晉潯陽人。靈運，南北朝宋陽夏人。【陳張】陳子昂、張九齡也。子昂字伯玉，唐射洪人。九齡字子壽，唐曲江人。【李杜】李白、杜甫也。甫字子美，唐襄陽人。【王孟】王維、孟浩然也。維字摩詰，唐太原人。浩然，唐襄陽人。【儲高岑韋孟郊】儲光羲，唐兗州人。高適，字達夫，唐渤海人。岑參，唐南陽人。韋應物，唐長安京兆人。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二曹】曹操、曹植。【宋之問】字延清，唐汾州人。【劉希夷】唐汝州人。【王昌齡】字少伯，唐江寧人。【李頎】唐東川人。【閻朝隱】字友倩，唐欒城人。【顧況】字逋翁，唐蘇州人。【盧仝】唐濟源人，號玉川子。【劉叉】唐元和時人，嘗以詩謁韓愈。【二李】李賀、李商隱也。賀字長吉，唐覬王後。商隱，字義山，唐河內人。【溫岐】一名庭筠，字飛卿，唐太原人。【段成式】字柯古，唐臨淄人。【樊宗師】字紹

逖，唐南陽人。【元微之】名稹，唐河南人。【子美】杜甫字。【樂天】白居易，字樂天，唐大原人。【張王】張籍、王建也。籍字文昌，唐烏江人。建字仲和，唐穎川人。【白傅】即白居易。【披昌】與披猖同，飛颺也。【魏鄧】魏源、鄧輔綸也。源字默深，清邵陽人。輔綸字彌之，清新化人。【零陵】地名。（史記）舜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此汎指舊湘江衡陽二道之地。【船山】王夫之，字而農，明衡陽人。學者稱船山先生。【何李二王】何景明、李夢陽、王九思、王廷相也。並明詩人之專事模擬者。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開封。九思字敬夫，鄠人。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楚人二句】（孟子）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舞勺】（禮）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古爲樂舞之一種，小學內習者也。【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遺山其號也。金秀容人，有遺山集。【湘綺樓】作者之居室也。

詩廬說贈胡梓方　梓方，名朝梁，官主事。

嚴　復　見序跋

鉛山胡梓方，舊治西學，晚而好詩，神游魄戀，若非詩無以爲悅也者。課其所作，則後者輒進乎前，遒峭精警，於其鄉宋以來詩人以賡續派系無甚愧。民國定鼎，梓方官教育部，曹事清簡，則益注意於詩。凡時事之變遷，師友離合之贈處，仰

覩俯思，悲來悼往，莫不形於詩。僦（酒去尼）居城西，室中鐺（楚耕切）竈几研，牀書砌花，四壁黏詩稿殆滿，食飽捫腹，散行環省，吟嘯以爲全樂，乃顏之曰詩廬。又得善畫者以意爲圖，廣徵題記，最後以書及復，若必要一言而後釋者。復得書嘆曰：

嗟夫！詩者兩間至無用之物也，飢者得之不可以爲飽，寒者挾之不足以爲溫，國之弱者不以詩強，世之亂者不以詩治。又所謂美術之一也，美術意造而恆超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寬閒，則諱其貧陋；賦女子之姸妙，則掩其儜（女耕切）媸（赤之切）；必如其言，夷考其實，將十八九無是物也。故詩之失，常誣而愚，其爲物之無用而鮮實乃如此。雖然，無用矣，而大地自生民以來，異種殊俗，樊然離居，校其所以爲羣者，他之事或偏有無，至於詩歌，則莫不有。且恆發於隆古，盛於輓今，調韻按節，侔色揣稱，不謀而皆合。記曰：『十口相傳曰古，』其所傳者，大抵皆有韻之詞也。是故詩之於人，若草木之華英，若鳥獸之鳴嘯，發於自然，達其至深，而莫能自已。蓋至無用矣，而又不可無如此！嗟夫！使梓方審於前二說之間，則詩之眞形

見矣。

且吾聞之：世之有所爲而後爲者，其物皆奴繫而不足貴者也。術焉器焉，得其所蘄，則皆等諸蘧廬而已。然則詩之所貴者，非以其無所可用也耶？無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則其眞喪焉。今梓方則既取而廬之矣，索居環堵，湛冥寬薖，(音科)詩廬非蘧廬也。聲氣禽犢之事，吾知免矣，姑贈之以爲說。

無用而又不可無，詩人亦無以自解，意境似從老莊得來。

【註釋】【鉛山】縣名，今屬江西省。【兩間】天地間也。【奴繫】如奴僕之維繫。【蘧廬】傳舍也。(莊子)仁義，先王之蘧廬也。【薖】空也。【聲氣】(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禽犢】(荀子)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注)謂餽遺也。

送陶制軍序

王樹枏 字晉卿，直隸新城人。進士，由部曹分簡知府，累官新疆布政使。入民國，爲參政院參政，有文集。

秀水陶公總督甘肅之四年，以年例請入覲，奉俞旨來京，行有日矣。樹枏得

報，由中衞兼晝夜馳謁公，至則進而告余曰：

『吾自爲縣令，以至於開府總師，膺封疆方面之寄，昕夜感泣，誓以身命委致君國，冀倖萬一之報，上答主知。今忽忽垂三十年，年旣衰老，且帶徽多病，冬來喙嗽益劇，繼之以血，窮極倦飢，（音劇）幾不能强自支飾。爲一省首目，憑藉威勢，控數千里之地，吏民大小遠近，視督撫靜躁勤惰以爲治亂。事無宏巨纖碎，朝擘夕規，日以躬營，猶惕然懼有所佚忽負職隕越爲罪。況以衰病之軀，儽（音雷）儽焉負茲重鉅之任，其不能勝此，不待識者贅也。中日搆兵以後，國威損喪，掃地殆盡，東西强敵，益狡焉思逞，膺瞵虎睎，踞我堂奧。朝廷痛艾前覆，思欲一改其轍，以爲自强之計，而新舊之黨，交仇鬨爭，罔顧國是，卒至上下欺飾，以變法爲戒，以迂儒僨（徒立切）僈苟安爲能，內外官吏，一切以國律箝束，雖有善者，不得騁知慮，與時張弛，唯謹奉命令，緣故敷衍，以幸目前之無事。謂天下如是，卽可以爲治，是欺君也。謂吾如是爲治，卽可爲無曠厥職，是自欺也。吾今老矣，其敢以自欺欺君者，久尸高位速

官謗乎？桑柔之君子，自念旅力之衰，肅心之不逮，遂至欲寶稼穡膂力民以代食爲好，古之人有先得我心者。吾其將中道疏乞骸骨告歸，必得請後已。子其爲我一言，以廣余之志。』

樹枏竊維天下之事，知其不可爲而爲者，惟聖人爲然。然去齊去魯，何其志之決也？論語一書，類記賢人去留，以彰世變，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聖人之詔告門弟子者，又至切且明。自後世懵然於君子難進易退之旨，往往不度德量力，違時昧勢，一以功名富貴，視若性命手足，不可朝夕喪失，此孔子所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之甚者也。漢之二疏去國，當時之人，至以爲不常經見，作爲詩歌，寫仿其貌，贊歎慨慕其賢。嗚呼！吾高賢人之行，而天時人事之變遷，抑更有大可悲者。雖然，公之去留猶有說，方今聖天子在上，宵旰圖治，求賢有若飢渴，雖以文武下吏，猶殷殷召見垂問，以備異日簡用。況公枝柱西陲七八年，碩望宏猷，爲上所耳目，倚若長城。而今日之老臣宿將如我公者，又寥如晨星之在天，可指

而數。則推之朝廷倚重大臣之心，及與國同休同戚之義，公之得請與不得請，尚未可知也。樹枬感公之行，爲詩四章，以寄私衷繾綣之思，因爲之序而獻之左右。

前路生闢奇瓶，極似韓公後幅所陳，純以經誼爲主，陳義最高。

【註釋】【秀水】縣名，今改嘉興縣，屬浙江省。【陶公】名模，字方之，一字子方。同治進士，由翰林出知文縣，累擢新疆巡撫，陝甘總督，調廣東，卒諡勤肅。【中衛】縣名，今屬寧夏省。【喙歟】喙，短氣貌，歟，咳歟也。(國語)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周禮)冬時有歟上氣疾。【飢】疲極也。【儽儽】喪敗之貌。【中日搆兵】清德宗光緒二十年，朝鮮內亂，我遣兵援之，遂與日本開戰，海陸軍皆敗，明年割臺灣償兵費與和。【僋侵】舒閒貌。【桑柔四句】桑柔，詩大雅篇名。其第六章云：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去魯去齊】(孟子)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邦有道穀三句】(論語)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二疏】漢疏廣，字仲翁，蘭陵人。宣帝地節中，廣爲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爲少傅。廣謂受曰：宦成名立，不去恐有後悔。乃同上疏乞骸骨。帝許之，公卿大夫送者車數百輛，觀者賢之。【繾綣】牢固相著之意。(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內外。

送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序

侍御，清時御史之通稱。徽州，清爲府，治歙縣，今縣，屬安徽省。

林紓

壬寅七月，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今侍郎郭公、京兆尹陳公餞之，酒三行，有舉故宰相某公遺事者，坐人頗持同異。余布衣不踐朝列，無從審故相之質器，顧在南中博徵輿論，實未敢有所右於故相。侍御艴音弗然起於坐間，覈言抗辨，陳說故相之美，坐人相顧愕眙。恥異切獨余自信爲侍御摯友，終不能於臨別之際，於侍御有所附和。然私心則謂侍御者，君子也。當故相盛時，侍御方爲翰林，持讜正之論，與故相累爭於清祕堂，宜於故相身後侈述於人，以詡其先見矣。乃生則用諍以攻其私，死復平心以原其眚，音省侍御固不因人之曲而曲之，因人之直而直之。且其事人也，不以生死盛衰易其操，阿諛讒順變其言，嗟夫！若侍御者，誠君子也。

今侍御守徽，徽之省，節府臨其上，其次開藩陳臬及監司之員，咸有威力，足以控制州將。侍御直聲炳天下，吾知是行也，必本其爲故相爭者，爲無告之百姓爭之節府；本其與吾爭者，舉一州之不便，爭之於同官；於平日彈劾貴要之風概，不稍貶損焉，此則吾所信於侍御者也。侍御居雅仗正，少而清靖，視官也恆輕，度

不以吾所言者，趣(促同)其得罪於帥皖之大臣。故質言以道其行。

將故相事作引，先擡高侍御身分，讀此，知昌黎送石處士序，猶近阿諛，而欠眞實。

【註釋】【京兆尹】清順天府府尹。【艴然】盛氣色也。(孟子)曾西艴然不悅。【眙】直視貌。【摯友】猶言好友也。【清祕堂】在翰林院有乾隆御書扁曰集賢清祕。【詡】大言也。(漢書)誇詡衆庶。【眚】過誤也。(左傳)不以一眚掩大德。【節府】指巡撫言。【藩】清布政使。【臬】清按察使。【監司】道員也。

贈桐城姚叔節序 叔節，名永概，有愼宜軒詩文集。

陳衍 見序跋

桐城人以能文章名於時，殆二百年而未有絕，文章遂若爲桐城人所私者。然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廣西、湖南、北能爲文章與桐城相彷彿者時時閒作，於是有桐城文派之說，人不必桐城，桐城文章則不能外於桐城。爲是文者，紆回稸(蓄同)縮，務使詞盡意不盡，以至詞意俱不盡，可不謂謹嚴有守者之所爲歟？

余識馬君通伯，因識姚君叔節。叔節為石甫先生孫，通伯妻弟，二君皆刊有文集一亘冊，時賢評識爛然，若張廉卿、吳至父、陳伯巖之倫，皆律以桐城義法而罔有戾若溢。一時自許為文人者，往往以能識至父通伯諸君子，得一言許與，執為能文之劵。而通伯昔歲告歸，既請余贈言；叔節亦以宿諸在彼，今年重之京師，斤斤責償，豈余言之足為桐城人重歟？吾聞桐城有浮山，巖壑玲瓏秀美，視海上羅浮二山，且遠過之。文字與山川相發越，蜀峨眉，江西匡廬，彭蠡，宋六家之文炳焉。吾中國多山水雄秀之鄉，而文化日就瘠薄鄙野，則其去凋喪焉豈遠乎？此余送叔節所為悄然以憂者也。

文亦逼似桐城。

【註釋】【馬通伯】名其昶，見序跋。【石甫】名瑩，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著有東溟詩文集。【陳伯巖】名三立。【浮山】一名浮度山，又名符度山，在桐城縣東，奇峯七十有二，峯下有巖有洞，各有名。【羅浮二山】在廣東增城博羅二縣境，袤直五百里，峯巒四百餘，瑰奇靈秀，為粵中名山。(元和志)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峨

【眉】山名，在四川峨眉縣西南。【匡廬】即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彭蠡】即鄱陽湖，在江西省之北境。【宋六家】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皆江西人。蘇洵及洵二子軾、轍，四川眉山人。

贈劉撫園序

馬其昶

君子之所以傑然而出於人人者，豈有他哉？自其一身之耳目百體，推而至於倫物，無一不納於禮焉而已矣。夫禮者，聖人道人心之自然，而節文於其外，劑輕重，酌損益，而定爲中制者也。稍或歉焉，則吾心之所旁皇鬱積，必有不能自遂者也。稍或溢焉，則吾禮之所之，必有違此而塞彼者矣。是故君子之於行也，未嘗斯須敢違於禮；而君子之於禮也，又未嘗斯須敢任於心。夫豈舍內而求外哉？誠知夫心之爲物，固不可使之無所據依也，必諏(音周)之聖人之經而得其意，稽之當世之典而觀其通，然後吾之發於中而著於外者，庶幾無過不及焉耳。

吾之志於學有年矣，然而耳目百體之爽其則，倫物之未當其分者，不可勝指也，吾甚自恨。吾之友有阮仲勉者，質甚美，行甚篤，其所以際倫物而範耳目百體者，過吾遠矣；然未能充其學問，故今尙未有所成，吾又爲仲勉恨之。既而來京師，得其可以爲師友者數人焉：孫君佩南、鄭君東父，尤厚於余，皆賢而能從事於禮者也。最後得交鹽山劉撫園若曾。余初識撫園，見其衣布衣，冠素冠，躳（音窮）躳而恭，何其有似仲勉之甚也？佩南又嘗稱撫園之孝行，余益有意其爲人。久之，始知撫園少孤，己卯秋赴省試，母夫人沒於家，撫園大慟，終喪三年，不食肉飲酒，不內寢。與余相見時，喪除矣，猶不忍釋服，蓋至今不食肉、飲酒、不內寢者如故。予與東父皆諫其過禮，輒涕下不可止，人不能終其辭也。嗟乎！風俗之頹薄久矣，如撫園者，其賢於人，豈不遠哉！君子不貴有遠人之行，而貴得乎大中之制，何則？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若人子不忍其父母之心，豈直三年乎？百年不能盡也？故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然則撫園誠能立身以終其孝所暨也，則卽抑情以赴先

王之禮，其可也。

予昔者將歸里，撫園重惜予去，乞言以處之。予謂撫園之得於天者厚矣，厚於天而求其所以成於人者，舍禮之學而奚學哉？雖然，有歧焉而莫與析，有過焉而莫與匡，吾未見學之能成也。吾友孫佩南鄭東父，此兩人者，可就而問焉，是必有以益子矣。抑吾今之歸，方將偕二三故人益勵初志，以讀書事親，稍釋隱微之疚；而又懼其刀之未能自克也，撫園有可以益我者乎？

就禮字立論，以規撫園之過乎禮，深得贈言之義。

【註釋】【諏】謀也問也。【阮仲勉孫佩南鄭東父】均不詳。【鄒山】縣名，今屬河北省。【匔匔】謹敬貌。（史記魯世家）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始於三句】見（孝經）

送高嘯桐之浙江序

高名鳳岐，長樂人。舉人，官梧州府知府。

吳曾祺 見論辨

嘯桐將有浙江之行，而索言於余。余交嘯桐未久而甚歡，嘯桐有言，予恆取以自益，余於嘯桐，理不宜有悋(同吝)也。

嘯桐爲人，伉爽多自喜，與人言，是是非非，當於理乃止，不能與世俯仰。世之人既習於哫(音足)訾委瑣之態，則相與譏笑而驚怪之。夫衆人爭以爲非，而能不自疑者罕矣。若此者，吾願嘯桐之勿貶也。抑又有說焉：大凡士之生世，陳義高，辨物析，乃危道也，一有不愼，則蹈其瑕者衆矣。若此者，吾願嘯桐恆有以旣其實而已。夫由前之說，知有己者可以不知有人；由後之說，知有人者，正不可不知有己，二者不足以相輔矣乎？予之語嘯桐者如此；其更有進者，予將持此以易之，又以知嘯桐之決不余悋也。

孰於世故閱歷之言，極似伯言小篇。

【註釋】【哫訾】謂以言求媚也。(楚辭)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　【委瑣】謂拘於小節也。(司馬相如文)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頌習傳，當世取悅云爾哉？

傳狀

道銜奉天府治中蔣君家傳

薛福成（見序跋）

君諱大鏞，字和叔，號九山，無錫蔣氏。以道光甲辰進士，官直隸知縣，垂十餘年，所至得民和，考治行尤異。咸豐初年，粵寇起，大兵絡繹南下，君自知雄縣調赴糧臺，未至，大府以淀（音電）河漫溢侵官道，檄還治之。修隄建橋，驛路遂通，師行無滯。粵寇北犯，調知通州，益起京東團練張聲勢，賊亦不至。上嘉其能，嘗召諭大臣，近畿防務，宜法通州。累遷西路同知，順天府治中，積勞以知府用，加道銜。會同列有惎之者，陰屬御史撫款劾君，按驗不實，而繼之者劾益力，君坐罷職。已而自悼曰：『吾爲清白吏二十年，今言路恣爲謾汚我以甚，且官可去，名不可點。』於是援

例赴都察院剖辨，朝廷命大臣廉得實，還君官，並議元驗大臣罰俸，選奉天府治中。奉天，陪都也，官多俸尤儉，率仰贍州縣吏。州縣地曠瘠，困於積耗，皆浚民侵公，以償所費。又與旗員錯治，政令歧出，其下緣爲奸利，上官力不能禁，滋相容隱，貨賂公行，吏道益刓（吳桓切）不肅。君獨皦（古了切）然自振厲。上官諷以稍去圭岸，毋自苦，君正色謝不敏。頃之，訟聲翕然，近遠交稱蔣君清官也。旋隨大臣勘事吉林。先是吉林將軍等私以庫金寄市權子母，事頗覺，大臣馳至即閱庫。君請勿發封驗視，戒俟三日後詳閱。大臣尤之曰：『不發封，焉知不受給（音態）邪？』君曰：『某固知受給也。今其金多在市，倉卒窮治之，則將軍以下罪皆死，而金不復還庫矣。貰期三日，庫金數十萬可盡歸也。』越三日，復閱庫，果如君言。大臣以是服君知略。奏聞，將軍以下得減罪遣戍，然皆感君甚。瀕行，集金數萬爲餽贐。君峻卻之曰：『吾爲國家保亙帑也，敢有私哉！』復隨大臣赴朝鮮會議邊界，設詞辨答不窮，俾朝鮮讓甌脫地博六十里，縣二千里。其後方展邊牆未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卒官。

君內行純篤，事上馭下，與待交游，一以謹恕，遇義所宜執，則凜然不可干，卒用亢直不諧於時，宦久不達以終。然以君所樹立，視世之闒(音榻)茸(音戎)輭媚以躐顯貴，而聲施閔(讀若歇)如者，其得喪何如也？君審之熟矣。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汝修，直隸候補知州；汝僩(音限)，候選府經歷；汝傳，兵部車駕司郎中；汝倫，早卒。

薛福成曰：『余聞前盛京將軍滿洲都興阿公，有古名臣風，勳滿天下，而操行廉介不苟，其歿也，幾無以爲斂。方蔣君爲治中時，公嘗謂曰：「此間不嗜財者，唯吾與子二人。」嗚呼！公其有激而云然耶？然以蔣君之賢處此，猶持圓鑿入方枘(音內)也。君之所有，百不一施，宜哉！今聞朝廷力顧陪都根本地，且懲舊法末流之弊，議所以更張之道甚具，而君不及少待以有所爲也，悲夫！』

廉吏易，能吏難，廉吏而兼能吏爲尤難。陳說不過二三事，而其人之廉與能已見，其文傳其人傳矣。

【註釋】【雄縣】今屬河北省。【糧臺】爲軍行時調發糧餉之機關。【淀河】即大淸河，以容受諸淀之水而名。【通

州】今改通縣，屬河北。【西路同知】同知，官名，府州皆置之。順天府置西路同知，西路同知，駐蘆溝橋。【順天府治中】順天府，今北平大興縣治。治中，官名，參理府事以佐尹丞，惟京府置之。【點】汚也。(史記)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都察院】官署名，專司察劾，以都御史爲長官。【奉天府治中】奉天府，今遼寧瀋陽縣治，當時爲陪都，故亦置治中。【刓】削去稜角也。【紿】欺也。【甌脫地】甌脫，境上斥堠之室，見(史記正義)後遂沿稱邊界棄地爲甌脫地。【闒茸】猥賤也。【都興阿】字直夫，滿洲人，咸豐初爲參領，轉戰湖北及江皖各省，肅清江北，功甚著。同治間平西捻張總愚，累官盛京將軍，卒諡清愨。【圓鑿方枘】枘，筍也，鑿，孔也。(史記)持方枘欲納圓鑿，其能入乎？

馬貞女傳

薛福成

同治壬申夏五月十六日，金匱縣民馬廷燦之女，以守貞不汚，被殺於其舅氏子范金。縣令張君佑璧詣驗得實，乃命善爲殯斂，躬自拜奠，觀者無不歎息隕涕者。既定讞彥音如律，遂以達於行省大吏，而爲貞女請旌於朝。於是縣中交口述馬貞女事，馬貞女之節，著於近遠云。

初、貞女之母范氏早卒，其父廷燦貧而愿，恆居市廛。女依其從母施媼，事之如母。年十八，字包文煒，嫁有日矣。舅子范金素無行，每往來施氏，介施媼遺女服飾，女立毀之，無完者。金爲氣沮。久之，金父有疾，施媼往問之，欲與女偕，女辭不往。媼訹（音戌）以危語，乃勉從之。夜常不解衣而寢，每登閣，必捐其階。已而金果扳緣狙（七歔切）伏，徑前劫女，女奮身抵拒，且號，金以衾蒙其口，閟遂絕。明日，范氏使赴於廷燦，且誣以蜚語，廷燦果怒，不往視，乃亟歛而殯之，厚賄漆工，戒勿聲。漆工倦而假寐，忽見貞女被髮立於前，既歸，復見之，出以告人。會金之從叔范慶醉而罵金，具泄其事，衆乃大譁。廷燦偕包氏首於縣。時金已逸，出門三日，惘惘無所之，歸坐縣署旁之茶樓，自訴其事，吏役舁而詰之，忽作女子音曰：『我死甚苦。』遂執之，一訊即服。復執訊施媼，媼自縊。金父疾已篤，聞之，亦死。貞女死凡十日，而其寃大雪。明年，范金伏法於蘇州，葬貞女錫山之麓，表其上曰馬貞女之墓。

中有近於神話者，或亦靈魂不死之證，借以裝點成文，未始非神道設敎之微

意。

【註釋】【金匱】今與無錫縣合併，爲無錫縣，屬江蘇。【讞】議獄也。【行省】元設中書省，於各路設中書行省，明、清以爲地方區域之名。清代內地分十八行省，加奉天、黑龍江、吉林、新疆，爲二十二行省。【訹】誘也。【階】梯也。【狙伏】狙，猿屬，如狙之伏而伺也。【蜚語】謂無根之語也。【蘇州】今江蘇吳縣。【錫山】在無錫縣西，惠山之支麓也。

二　烈婦合傳

李慈銘 見書啟

林烈婦李氏，山陰人。父鳳祥，貧窶早喪妻，以烈婦適郡中林氏子，待年未成禮。林氏故賤不齒，其姑柯，又故娼也，諸惡少年日蹤跡其家。柯性狡而賊，虐烈婦於幼。及烈婦長有色，姑自視無以當諸少年，諸少年迫脅之，姑與翁謀，乃具飾烈婦，逼侍不識者飲酒。烈婦不肯，則益縱羣不逞戲辱之，烈婦號哭欲死，則大怒，日予烈婦鞭，斷絕其食，必徇從乃已。烈婦哀鄰嫗，夜道歸其父，父先賣餅於杭州，走匿所戚家數日。林詗知之，徑前要百端，而好語烈婦令還。烈婦慨然謂所戚曰：「

吾無家，出將安歸？雖然，不可以累吾知死所矣。』遂從林歸。歸則閉烈婦室，棘楚益苦，無完膚，稍慰勸之，唏曰：『是可以從乎？速死耳！』翁媼憤甚，夜以帛絞烈婦，足擊地震震有聲，鼻血出如縷，無一語哀免，遂死。時咸豐二年壬子九月十九日也，蓋烈婦年十六矣。次日，所戚者致鳳祥於杭，鳳祥鳴之官，讞未得實。

越二年八月二十日，而金烈婦李氏，亦死於慈谿。金烈婦者，象山人，年十七，嫁慈谿城中捕魚者金某為繼妻，凡三年。金為人漁，久不歸，金母龔，與典肆湯某者故昵，湯豔烈婦，貸龔番銀百餅，屬誘婦；再三，婦泣，斷左手中指，視姑曰：『如此指矣！』龔怒，裸而抶（音室）絕枝，不已，乃潛掘地牢，薦以礫（音歷）赤婦體下之，儲不潔食其旁，使手可攫，更日夕燒鐵鉗，灼灼然焠（七內切）其身盡糜。自五月至八月，終不屈，姑乃蹙之死。前一日中秋，計殺以沸湯。有婦人覓傭寓其家，為哀之，會天慘然，雷塡塡，心懼而止。婦人密語其鄰，鄰紿龔出，里中嫗閧（胡貢切）而入，視婦宛轉窨中，蛆徧體蠕（音軟）動矣，問所苦，喘而言曰：『吾期不負吾夫而至是，命也！』鄰滌而衣之，

舁以版扉，詣邑令。令臨視，婦一呻死。遂論龔絞，而旌婦於朝。

至咸豐之七年，山陰令始結林氏獄，姑瘐（音庾）死，治翁如律。官葬林婦於西郭外官道旁，建祠祀之，旌表以貞烈，詔曰可。

論曰：死生之際大矣，乃若計窮勢竭，取彼俄頃，強忍者夫能爲之。至以身爲虀，越月歷時，而飴（音夷）之不悔者，豈血性之勇使然哉！彼兩烈婦者，抗其至尊且親之人，以必行其志，乃阽（丁念切）于死而不悔。或以古之忠臣，若楊忠愍、左忠毅比。嗚呼！朝廷方死之，雖變節而亦不可生，兩烈婦固輾轉阱獄，然其家千金之寶不啻也。苟出一言，立袵席之，靡衣媮食，惟恐其不悅矣，乃寧忍生人之至慘而全節以歿，嗚呼！偉與！可謂奇女子矣！吾獨異兩人相望不一年，而皆出於吾越，其殆聞風而起者與？然則生其地者，士大夫宜何如耶？嗚呼！彼兩烈婦者，豈嘗學問哉？

烈婦之烈，淫婦之忍，親戚之義憤，一一道出，尤得龍門合傳體裁。

【註釋】【山陰】縣名，今與會稽縣合併爲紹興縣，屬浙江省。【杭州】今浙江杭縣。【慈谿】縣名，屬浙江省。【象山】

縣名，今屬浙江。【焠】燒也。【塡塡】雷聲也。(楚辭)雷塡塡兮雨冥冥。【瘐死】犯人因飢寒死獄中也。【飴】餳糖也，此言甘之若食飴也。【楊忠愍】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明容城人。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劾嚴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廷杖繫獄，竟棄市，穆宗時諡忠愍。【左忠毅】名光斗，字遺直，明桐城人。萬曆進士，授御史。光宗崩，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閹奴，扶沖主，爲魏忠賢所害，與楊漣同斃於獄。追贈太子少保，諡忠毅。【祗】所也。【靡衣媮食】言衣食之美。

貓娘傳

李慈銘

貓娘者，居越城偏門外，不知其姓氏，販婦人珠翠衣襦之屬以爲生，有年矣。貌皺黑，每出城市，喜塗粉黛其面，結髮爲十餘鬟，以紅棉纏之，雜插花草其上，修視齵(區羽切)笑，娭(音熙)遊闤(音還)闠(音潰去)間，往往多得錢文去。余見之，蓋年四五十矣。時墟市人散，湖橋夕陽中，一老醜婦顧影行，紅紫搖搖滿頭，兒童數十喧繞之，爭唱以爲貓娘歸也。

論曰：甚矣！天下之大也！蓋變其術以遊於世者，固窮無復之矣。若貓娘者，宜

其稱也。夫世之人，莫不好姸而惡醜，而醜之甚者，知必不可於世也，乃益假姸以自形，果以是取笑於世而世人不之覺，已羣售其醜矣。然則世之好惡，眞不可恃哉！雖然，予初見貓娘，則怒以爲妖也；繼得其故，則爲感歎而不能已。嗚呼！其感也可思矣。

一幅醜女圖，描寫盡致。

【註釋】【越城】紹興城也。【襦】短衣。【黛】青黑色，畫眉之物。【鬟】環髮爲飾也。【修視齲笑】（阮籍大人先生傳）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後漢書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娭】戲也。【闤闠】市垣曰闤，外門曰闠。【墟】臨時市場也，亦謂之集。

潘錦芳傳

施補華

○潘錦芳，湖州賣酒翁也。少習拳勇技擊，義心直氣，市井無賴咸憚之。已而折節爲善，謙謹畏事，犯而不校。晚年酒益讎，家富，子孫納貲爲品官，翁稱封君，而謙

謹加甚，每入市井，傴僂旁行，與傭保語，見之弟之。郡縣大夫與縉紳之仕而歸者，敬翁爲人，詣之，匿不敢見。爲人平爭鬪，償逋負，事解不居其名。咸豐庚申，粵賊攻湖州，趙忠節公以鄉兵守城，指翁告人曰：『此游俠之雄也，惜乎老矣！』辛酉之冬，賊陷會城，圍湖州益亟，而江蘇巡撫駐軍上海，忠節作血書乞援，募能犯圍出者。翁請獨行，及陳血書，議以松江提督曾秉忠帥水師絕太湖而西，爲外內合攻之計。鄉人賈於上海者，聚貲十萬饟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變。翁乃流涕言曰：『老夫出城時，城中糧已盡矣，兵一日兩粥，民食草根樹皮，空巷斂廬，死人相枕。生者數老夫之行，旦暮待援，懼不相保，城外賊如麻，登高叫呼，兵在城上與之應答，岌岌將爲變。老夫病且死，犯圍爲此行。鄉人賈於此者，念在圍城父兄子弟宗族姻連，其情愁急，恨水師無翮而飛也。彼尼之者，何其不仁乎！嗚呼！吾不復見趙公矣。』舉拳擊案，大呼嘔血以死。死之六月，爲同治壬戌五月，湖州城陷，翁家亦破。翁之諸孫，至今以酒爲業。

施氏曰：同治壬申、癸酉間，重修湖州府志。余言潘錦芳事，宜附壬戌殉節諸君之後，或以賣酒者少之，遂不得書。嗚呼！翁賣酒者也，趙忠節公識之矣！大節凜然，得諸市井中，尤爲難能可貴，僅以游俠稱之未盡也，可與南壽雲並傳。

【註釋】【拳勇】(小知錄)拳勇有內外家之稱，外家起於少林，以搏人爲主，人亦得而乘之，內則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蓋傳自宋之張三丰。【技擊】(荀子)齊人隆技擊。(注)以勇力擊斬敵人也。【市井】(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無賴】見龔定庵海門先嗇文書後。【折節】言頓改其舊所爲也。(魏略)徐庶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爲人報讎得脫，折節學問，與諸葛亮特相善。【犯而不校】句見(論語)【讐】值價曰讐。(史記)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封君】子孫貴顯，其父祖受封典者稱封君。【傴僂】恭敬貌。(左傳昭公)一命而傴，再而僂，三命而俯。【傭保】猶言雇工。(史記)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縉紳】見前。【趙忠節】見前別弟文。【游俠】好交游急人難，謂之游俠，史記有游俠列傳。【會城】指杭州省城。【江蘇巡撫】時徐有壬殉節，薛煥護任，駐上海。【上海】縣名，今爲直隸市。【曾秉忠】吳川人，咸豐間由行伍從攻洪秀全，勇敢善戰，所向有功，轉戰湖北江南浙江，累官福建陸路提督，卒謚壯果。【太湖】即古震澤，亦名具區，跨江蘇浙江二省，湖中小山甚多，以東西二洞庭爲最著。【翮】羽莖也。(爾雅)羽本謂之翮。【尼】止也。(孟子)止或尼之。【少之】猶言卑之也。

章大傳

熊其英字純叔，江蘇青浦人，歲貢生，有恥不逮齋集。

熊其英曰：嗚呼！倫紀之間，豈非士大夫責哉！自士大夫不完其性，而獨行乃往往見諸農工婦女微賤不識字之人。薛君春畬，音余嘗爲余言章大，如章大者，不亦偉哉！不亦偉哉！

章大，崑山之揚湘涇人。兄弟二人，同業鬀音君髮，大無名，人以序呼之曰，章大章二云。大有姊嫁匪人，歸依大，與大妻不睦。大曰：『姊吾同胞，妻何爲者！弟今有子矣，吾何妻爲！』遂出之，終身不復娶。章二不檢於行，刖音胤鴉片，鬀髮所得錢，兄弟分貯竹筒中，米鹽家用，大獨任之，二自私其筒，猶時時苦不足。大窺得其意，輒以入己筒錢，誤入弟筒以足之。二病咯血，大出錢令就醫。二靡其錢歸，詭述醫言，謂病無庸藥，但多吃肉可瘉。大於是日烹肉供弟。大與弟章二處，衣食率自取舊

惡者，人問之，汝弟吸鴉片乎？必曰無之；汝家衣食，汝一人謀乎？必曰無之。大之愛弟妹，出於天性。久之，章二亦愛大甚，大出歸或晚，章二與二子候伺之，常相望於道。而是時里中有諸生某者，事母有違言，大語人曰：『我不意秀才乃如是！』言之，背欲裂。呼之鬍髮，獨望望避之，不某應云。大卒咸豐六七年間，年四十餘。

贊曰：章大一鑷（匿葉切）工耳，余遇之，亦將以工役之，乃其內行若此。役人役於人，名實之間，不可辨哉？春畬述大事甚核，余據來稿潤色爲此傳，豈第欲爲大留其名耶？

能感化章二，而不能感化識字之秀才，憤激之情，溢於紙上。

【註釋】【崑山】縣名，今屬江蘇省。【刖】瘢也，此借作吸食解，謂引之入肌理也。【諸生】明淸俗稱秀才。【望望】去而不顧之貌。（孟子）望望然去之。【鑷工】鑷爲夾除毛髮之具，故稱鬍髮匠曰鑷工。

陳猴傳

林紓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傭，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戚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太守需次浙中，赭（音者）寇入浙。城火數作，門闔，太守家僮十數盡遁。猴褭布尋丈，趣太守登城，猴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縋其家人，未盡，譁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顛，猴捷進，承之以手，少女繼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綴之者。既免，夫人傷足，呻於路周。猴徑負其子女，行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蹀（音牒）躞（音燮）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掠旁縣，家人必不免，乃逡巡入近郡。郡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盜也，逮治杭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

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尚書沈文肅公來弔，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

不可，請護喪歸仙游。蓋太守與猴均仙游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敘猴義，官餼猴月以十緡。音民猴役於縣官，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輒與抗禮，曰：是有古義，能事主人之孤，安可懱音蔑耶？

歷敘猴之一生，彼士大夫忘恩負義者，能無愧死！

【註釋】【同年】科舉時稱同舉鄉貢者爲同年。【高嘯桐】見送高嘯桐之浙江序。【御】管治也。【太守】秦稱郡守，漢稱太守，宋以後改郡爲府，故知府亦稱大守。【需次】補官以次，故候補曰需次，二字見（淸波雜誌）【豬寇入浙】淸道光中，命林則徐赴廣東嚴禁鴉片，絕英人互市，焚鴉片二萬餘箱。英人以兵攻粵，擾及沿海，陷舟山，侵寧波，又陷定海、乍浦、吳淞，逼金陵，乃償金議和，以香港屬英。【蹀躞】往來頻數貌。【權】攝官曰權。【沈文肅】名葆楨，字幼丹，侯官人，道光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卒謚文肅。【仙游】縣名，今屬福建省。【餼】饋餉也。【緡】千錢也。【屏息】屏藏其氣不敢息，敬謹畏懼之極也。（論語）屏氣似不息者。【抗禮】行敵體之禮也。（史記）子貢聘享，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懱】沒也，棄也。

先妣事略

林紓

先妣陳宜人諱蓉，故太學生元培公女。先世於明代爲顯仕，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宜人生於道光己丑年三月廿四日。年十八，來歸府君雲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生紓，踰年生二妹，殤，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游臺灣，貲盡，困不能歸。歲大祲，澳門賊以銅艇闌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謬言與南船競鐵貓，發礮互轟。紓適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嵲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鍵紓不令出，擁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縫旂，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旂，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爾兄弟，當飽食矣。紓年幼沖，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書歸，郵至金三十圓，自是月以爲常。越庚午，府君搆疾，至家四十日卒。時大父在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接踵，悲梗勞頓，宜人因而大困。耀年已十九，憐紓貧不能養，陰與宜人謀，將東行渡臺，依季父靜庵先生求館以助紓。紓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紓赴試，拜母徑行。紓歸，見宜人有淚容，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紓方夜侍宜人坐，從弟華從

門外號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柱，慘戚至不可以狀，炊煙經二日不舉。紓長跽搏顙言曰：『耀爲其兄客死於外，義不敢禮以上殤，請以紓冢子後耀，毋念耀當益念紓，紓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毋令不容更悲矣。』十月，紓奔耀喪於臺陽。明年，華始持耀喪以歸。

華、季父靜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撫之以長。方府君困時，華與高氏妹及耀均數歲，牽衣從宜人。宜人行庖，諸子羣集於庖，啓鼎，復集肘下，咸恐後食。然庖得少肉，華恆食其精者，弟妹有妒容，宜人撫之曰：『華無母，而弗知乎？脫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處而輩，不猶是耶？』華始娶何氏，卒，宜人爲之更娶於高氏，生二子一女，斷乳後，咸暱宜人，昵昵作嬌態，宜人待之與諸孫等。

壬午，紓領鄉薦，春官報罷，宜人見紓歸，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壬辰，紓復北行，宜人忽夢紓病於析津，遽起開門見月，乃覺其夢，卽亦勿寢，日上，移榻廊隅，望門待郵者。二日，析津書至，無病，而宜人憊矣。高氏妹嘗語紓曰：『母戀兄，意殊不在

得官。兄南歸，多以五月。蒼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雜沓橫亙，日影停窗紙上，母指揮家人爲兄解裝，庋書籍，往來笑悅，兄憶之耶？』嗚呼！無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

宜人來歸府君時，癭已綴喉際，細纔如核。積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醫言創巨，血且甚崩，紓驚悸號慟，不知所爲。既而自念宜人生有隱德，有鄰某者，負債重，將圖死，宜人命紓出其酖，館其妻子六人於家經年；又某某家綦貧，賴宜人力，均娶婦生子矣。以此二事，或得請於天乎？已而疾果不見血，醫言卒無驗。

嗚呼！宜人之喪，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紓始及其婦劉氏縛帚汎埽宜人之宮，帷幔陳設，莫變其故，而茶鐺藥具，一一在目，咸足悲涕，迴念顧復之恩，當何如矣！天乎痛哉！

紀宜之言，讀之流涕。

【註釋】【高氏妹】名錦香，嫁高衡字蓮叅，閩之鳳崗人。【臺灣】島名，淸康熙時內附，初爲府，屬福建省，光緒乙酉，改建行

省，甲午中日戰後，割隸日本。【澳門】地名，屬廣東中山縣，在珠江口西南，爲葡萄牙管理，我國於此設關征稅。【江南橋】一名中洲橋，在閩縣南萬壽橋之南。【從弟華】名錦。【析津】今河北天津縣。【蒼霞洲】在江南橋右偏，江水之所經也，洲上居民百家，先生家洲之北，所謂蒼霞精舍者是也。【瘻】頸瘤也。【婦劉氏】名瓊姿，字孟質，有棻長女。【顧復之恩】（詩）顧我復我。言父母育子，既顧而復顧之也。

曹野人先生傳

易順鼎 字仲碩，一字實甫，號哭庵，湖南龍陽人。由進士官道員，入民國，爲印鑄局參事，兩權印鑄局局長。有哭庵集。

曹野人先生，名宗先，字述之，野人其號也。遠祖官益陽，占籍焉。曾祖某，遷龍陽之鹿溪，遂爲龍陽人。五世祖某，嘗爲明顯宦，多藏書。先生詡其清芬，記睹淹博，性敏慧，下筆成文。蔡忠烈公爲長沙推官，見其制藝，以爲古岸奇特。入益陽縣學，甫冠，即食廩餼。席先業，貲甚豐，一日嘆曰：『士君子立身何等，乃馳逐於富貴之場而已乎？』遂棄家貲，薄舉子業，辟地讀書，殫心濂洛，作樂飢之文以自勉。樂飢

者，非以飢爲樂也，樂其所樂，雖飢而樂自在也。其文云云，大抵皆言刻苦自修，淡名利，寡嗜欲，以靳及於樂天知命者之所爲。又好讀仙佛家書，久之，自謂有得。見於行事，多意料所不及，鄉里目爲異人。然志在用世，言事深中時弊，上邑令張際熙書數千言，窮治亂之源，具忠愛之志，蔡忠烈尤重之，謂其理臻至是，欲爲下拜。蓋生平知己，忠烈一人而已。事親孝，以天下大亂，患無以全其母，每囊沙於足而行，人或以爲狂。崇禎癸未，流賊張獻忠至，負母急走二百里外得免，色養愼終，後自髠其頂。初，先生美風度，無鬚，遇髯道人，脫其鬚贈之，遂美髯焉。順治甲申仲春卒。

山東人許尙忠者，好道，與友隱居魯山之丹霞洞。以是年遇髯僧，奇其語，師事之。僧深穆寡言，問姓氏里居，不答，居三年始去，以所說經爲一書，授尙忠，曰：通源集。復留一偈，音憩署楚益陽曹氏行尸。康熙甲辰，尙忠官常德，以丈量役至鹿溪，宿曹氏，初不知卽先生家，見案頭有稿本，署曹忠先野人著，與通源集無異也，大

驚，訊之，始知所師事者，卽先生化身矣。

易順鼎曰：先生書未顯於世，世亦莫知先生。順鼎嘗取其書而讀之，所推究性命之原，萬物之理，精微奧衍，非深造自得，不能言也。舊志載先生事，自崇禎癸未負母避流賊後，遂無可考，但云晚年髡其頂而已。余考許敍，而知先生卒於甲申明亡之年，又考沈敍而知先生之母，亦必沒於癸未、甲申之間，先生之卒，卽在母沒之後。乃嘆先生之髡也，其忠也；死也，其孝也；死而不死也，其仙也；蓋記載不詳，其奇跡章而庸行反隱矣。嗟夫！古無神仙而不忠臣孝子者，而忠臣孝子，又何必不神仙乎？忠孝者大節，儒墨者假名，但論忠孝，何分儒墨？舊志與其家乘，乃斥斥焉以其奇跡爲諱，而又不深求其庸行大節之所存，抑何左哉？

見首不見尾，先生其猶龍乎？文筆抒寫，亦似有靈氣往來。

【註釋】【益陽】縣名，今屬湖南省。【龍陽】今湖南漢壽縣。【誦其清芬】（陸機文賦）誦先民之清芬。【蔡忠烈公】名道憲，字元白，明晉江人。崇禎進士，爲長沙推官，治盜有殊績。張獻忠陷武昌長沙大震，道憲議守岳以保長沙，巡撫不能從，長沙

陷，道蒞被執，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蒞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不可奪，磔之時年二十九。諡忠烈。【濂洛】宋時理學有濂、洛等派，濂宗濂溪周敦頤，洛宗洛陽程顥、程頤。【張獻忠】明末延安衛人，與李自成連寇山陝、河南等地，據武昌，自湖南趨蜀，陷成都，稱大西國王，所過屠殺甚慘，後爲清肅王所射殺。【行尸】喻雖生猶死也。【偈】僧釋闡明佛旨之韻語。【家乘】譜牒也。

蔣超傳

易順鼎

蔣超，字虎臣，金壇人也。工詩、文、行、楷書，年二十四，以順治四年呂宮榜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修撰，主浙江鄉試，提督順天學政。上疏請復古學，禁有司刑責諸生。每草疏，先焚香籲天，以格上聽。所陳皆報可。秩滿，謝病游嵩、雒，同洛過夏峯，與孫奇逢講學數日，遂徧歷五嶽，及黃山、九華、天台、武當，不復過里門，見妻子。扁舟草屨，自楚之蜀，躡匡廬，探鹿門，居峨眉伏虎寺中，卒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咸爲流涕。

超性和易，無瞋怒，與人甚厚，人告之急，若負重創。不念舊惡，恆報怨以德。持身獨自刻苦，居親喪，炙艾燔體，以志哀痛。施閏章謂其行義近曾、閔之徒。生時其祖母夢爲峨眉老僧，故自幼卽斷葷血。嘗語閏章曰：『僕有不可解者三：略貴顯而禮窶賤，畏館閣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篤比丘是也。』後有人見超於山中入寺，知超已卒，乃大驚。又二十五年，尚書王士禛奉使入蜀，宿劍門，夢超來相迎，執手微笑，無一語。

易順鼎曰：余讀施閏章所作蔣超墓誌銘而悲之；又見王士禛筆記，自說夢見超，遂並采其文作蔣超傳。光緒乙酉，余游峨眉，入伏虎寺。是日大雨，行數十里，不見人跡。寺有僧數十人，亦不聞人語。視寺門榜，卽超所書。徘徊久之，其境淒窅幽寥，迥絕人世，至今追憶，猶旁皇動心，安知彼時不與超交臂相失哉？嘗觀古畸士，捨榮利，割情愛，絕人遺物，類皆迫於家國身世不得已之故，有託而逃焉耳。超獨不然，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耶？超所得於是爲不薄矣。

無一長字閒語，如此纔當得一潔字。

【註釋】【順治】清世祖年號。【金壇】縣名，今屬江蘇。【嵩雒】嵩山、雒水，並在河南省。【夏峯】在河南輝縣西北之蘇門山。【孫奇逢】字啓泰，明末容城人，晚講學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九華】山名，在安徽青陽縣西南。【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武當】山名，在湖北均縣南。【鹿門】山名，在湖北襄陽縣東南。【施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清宣城人。順治進士，累官至侍讀，有學餘堂詩文集。【曾閔】曾參、閔損，孔子弟子，並以孝著。【比丘】釋氏謂行乞爲比丘，蓋指僧之募化者也。【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簡。著有帶經堂集。【劍門】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旁皇】與彷徨同，猶徊徘也。

哭庵傳

易順鼎

哭庵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哭庵幼奇慧，五歲陷賊中，賊自陝蜀趨鄖音云襄，以黃衣繡襁縛之馬背，馳數千里，遇蒙古藩王大軍，爲騎將所獲，獻俘於王。哭庵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書王掌。

王大喜曰：奇兒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縣令使送歸。十五歲爲諸生，有名。十七歲舉於鄉，所爲詩歌文詞，天下見之，稱曰才子。已而治經，爲訓詁考據家言；治史，爲文獻掌故家言；窮而思反於身心，又爲理學語錄家言。然性好聲色，不得所欲，則移其好於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棄去，築室萬山中居之，又棄去。綜其生平二十餘年內，初爲神童，爲才子；繼爲酒人，爲游俠；少年爲名士，爲經生，爲學人，爲貴官，爲隱士，忽東忽西，忽出忽處，其師與友誰之，稱爲神龍。其操行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爲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樸或華，莫能以一詣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湯、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

哭庵平時謂天下無不可哭，然未嘗哭，雖其妻與子死不哭。及母沒而父在，不得遽殉，則以爲天下皆無可哭，而獨不見其母可哭。於是無一日不哭，誓以哭終其身，死而後已，因自號曰哭庵。

世之哭其妻子過於其父母者，對之何如？

【詮釋】【鄖襄】鄖陽襄陽，皆湖北府名。今鄖陽爲鄖縣，襄陽廢府爲縣。【蒙古藩王】僧格林沁也。僧爲蒙古科爾沁親王，咸豐時，洪秀全遣將林鳳翔攻天津，僧格林沁擒之。後勦捻，死於曹南，諡曰忠。【文獻】文，典籍也；獻，賢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掌故】國家之故實謂之掌故。【理學】性理之學。漢人治經，多詁其義，至宋人乃疏其理，故有理學之稱。【語錄】見上吳子苾閣學論國朝古文書。【聲色】音樂女色。【方外】猶言世外。(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今稱僧道曰方外。【神童】唐劉晏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人稱神童。見(唐書)【酒人】(史記)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儒墨】古九流有儒墨二家，儒以孔子爲宗，墨以墨翟爲宗。【夷惠】(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李淑貞傳

張宗瑛 字獻羣，直隸南皮人，有雄白集。

李淑貞者，河南光州人也。從兄武愍公孟羣。咸豐五年，粵寇陷武昌漢陽，武愍以署按察使從文恭公官文、胡文忠公林翼治軍湖北，請淑貞夫自助。淑貞夫以淑貞俱，擊賊黃陂東。淑貞夫敗沒，淑貞言武愍：『願誅殺賊寇，係累其渠帥，奪

尸還，以報其夫。」於是淑眞與十餘騎前奔賊壁，逐窘賊將，大驚擾賊軍，搴所獲賊將旗馳，衝決壘門出絕去，十餘騎死，淑眞獨以夫尸歸。

淑眞既歸，武愍盡予其夫故卒，使領數十人爲一隊。八月戊戌，金口陸軍潰，武愍陷圍中，親搏戰，莫能出。淑眞引鐵騎翼武愍直潰賊圍，賊追者騎數百，莫敢近。行收兵至大軍山，諸敗卒皆會，軍復振。於是淑眞以勇氣聞江漢間。武愍稍增益其卒，淑眞則日與賊合戰。武愍軍既復振，會諸將連下瀕江諸要隘，攻堅奪陿，淑眞之功爲多。武愍進壁漢陽，使淑眞帥偏師行擊上下游，斷賊援，燒毀積聚，遊兵往來苦賊軍。淑眞痛其夫之亡，鬱鬱不得意，戰嘗陷堅，期必死。當是時，江南岸諸軍，功績遠出北軍上，淑眞憤數譏切北軍。北軍將恇怯，已疾淑眞功，又惡爲女子所賤，淑眞每戰，輒相顧不助淑眞。淑眞既不得於北軍，益決死。六年十月，武昌長圍合，漢陽賊勢益窮急，官公檄諸將急攻漢陽，軍皆附漢陽城下。十一月甲戌，武愍自將卒攻城東賊壘，淑眞請二百五十騎城其東南，分賊勢。

淑眞爲人，美姿容，嫻書史，在軍，雜五采綺纈爲旛幟，服飾鎧仗，最爲鮮明，韔弓畫龍文，服百五十矢，函璣貝雜寶飾劍首，室白金裝，上馬持戟，左右射，剽(音飄)姚突陣，賊相戒，望見五采旛則走避，莫敢當其鋒。已去武愍軍行可四五里陣，城寇見淑眞兵少，出千人直前攻淑眞。淑眞縱寇卻，淑眞復乘之，而援賊大至，絕淑眞歸路，合前賊凡三四千騎，前後夾擊淑眞軍。淑眞轉戰南之江。爲賊所擠，賊來益衆，淑眞力戰不得脫。武愍已遣淑眞行，則閉壁與賊戰，賊殊死鬭。又爭利不時援淑眞軍，諸別將皆害淑眞，莫肯救。戰竟日，士卒死傷太半，淑眞亦力疲不能軍，賊圍淑眞數重。左右謂淑眞：潰圍去，淑眞太息曰：『今敗死矣！』語騎：『公等脫歸報大軍，我一走敵軍死也。』於是淑眞乃下馬，拔劍斬所佩玉玦，沈劍戟江水中，復上馬騎，抽矢引弓，射殺賊將數人。賊恐失淑眞，如牆進，淑眞傷甚；賊生得淑眞。賊怨淑眞深，懸磔著城上支解死，年廿二矣。所將卒皆沒，而多殺賊精兵亦大當。淑眞以十一月乙亥死。丙子，諸軍復漢陽，武昌亦復。

張宗瑛曰：世言淑眞號仙姑，辟五兵，非也。武愍在軍，喜用方術士，君子譏之，以誣淑眞過已。予聞澠（密引切）池楊堃（同坤）言，又得光州蔣某所書淑眞事，爲次其傳具如是。淑眞一女子，夫死事，身提一劍，犯不測之敵，與賊俱死，可謂皭（在爵切）然者哉！同時女子以武節著者，曰諸暨包美英，與兄立身起鄉兵擊賊，兵敗死。雲英而後，僅見斯人。雲英功成受賞，而此以身殉，可哀尤可敬也。

【註釋】【光州】今改潢川縣，屬河南省。【孟羣】字鶴人，道光進士，知廣西靈川縣，有政聲。咸豐間從曾國藩統水師，破城陵磯，克武漢，旋改統陸軍，轉戰湖北安徽各省，官至安徽巡撫，與陳玉成戰，被執，自剄死。謚武愍。【武昌漢陽】武昌，清爲府治，江夏縣，今改武昌縣，與漢陽縣同屬湖北。【官文胡林翼】並見前。【黃陂】縣名，亦屬湖北。【係累】拘縛也（孟子）係累其子弟。【金口】鎭名，在今武昌縣南六十里。【大軍山】在漢陽縣西南。【剽姚】勁疾貌。【支解】解其四支也。【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見周禮）【澠池】縣名，屬河南。【諸暨】縣名，屬浙江。

蘇廷光傳

馬其昶

蘇生名廷光，字伯孚。其族祖曰厚子先生，道光中，以宋儒學教授其家。蘇氏子弟多敦謹，而生最後出，才致雋朗，篤守前緒，益務恢之，其於世，夷然若有所不屑。時時從余遊，惜年不足以究其志，學不足以旣其業，而遂死，獨其心常欲追古人而從之也，悲夫！

生幼失母，父娶後妻生子，生常寄食於外。稍長，讀書絕慧，爲諸生食廩餼，文日有名。其父喜，則使歸而課弟。母時譴怒，輒長跪受杖，異母弟或偕跪爲謝。其所處有至足隱者，生終無一言，余久乃知之，知之而不一二其詳，猶生之志也。去年春，余客梁溪，生寓書自傷，言至山水幽絕處，見岑林溪壑，萬狀淸寂，乃有古寺蕭然，託身迦佛之意。念所思非人道，未敢恝焉舉其志，然至與俗接，則偃蹇愁蹙之衷，孤曠矯孑之懷，彌不能自抑。予讀而悲之。逾年而生遂以病卒，年二十有三，聘妻朱氏未娶。

予視生殮畢，問朱氏女，則皆曰賢也，年與之齊。其昶曰：嗟乎！其生同來，其殆

將同歸乎？又明日，女聞耗，果請其父母來蘇氏，絕食飲七日而後死。方其呻吟牀蓐，氣微屬，父流涕於旁，飲以水。女握掌視之固，卒不飲，遂死。嗟乎！處變而無所逃，義無可二也。若夫義之不必出於死而竟死，則亦天爲之矣。知其命於天，而不託夫義之便於己者以自處。其心固以得死而乃慊也。人之求慊其心，未遽若死之艱也，而能者鮮焉，則知夫必死而以慊其心者之可貴也。於是僉曰：生之爲子難矣，抑貞女之義烈，尤足光哉！尤足光哉！女死爲光緒十九年五月二日，其父名宗洛，縣學生。

馬其昶曰：予始愛生才，嘉其不慕榮勢，悲其遇，乃不意其孝行若此，宜天之以賢婦報之。方貞女之誓死不食也，其父商所以殮，予曰：仍其斬衰（音催）焉，勿易，約之毋厚於其夫；蘇氏治喪絕浮屠，毋違其家法。其父有難色，予曰：是以節來，以節終，使其心果有幾微之歉乎？彼卽何能至此？不然，是重傷其意也。聞者皆不謂可，垂絕以盛服進，女卻不御，遂以其服終。然則非世情之盡忘，曷足語大節者哉！嗚

呼！其賢遠矣！

峭折處似柳州，又似半山，何得以桐城概之！

【註釋】【梁溪】水名，在江蘇無錫縣西門外。【岑】山小而高者。【迦佛】釋迦牟尼，亦稱釋迦文佛，佛門之始祖。釋迦之義爲能仁，牟尼之義爲寂默，佛以悲智濟度衆生，故得此嘉號云。【斬衰】喪服，以生麻布爲之，旁及下邊不緝者。

慈谿二孝子傳

馮　幵 字君木，原名鴻墀，浙江慈谿人。有貞在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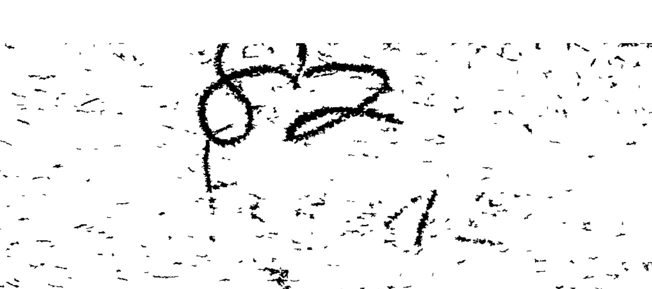
慈谿二孝子：一級工，一賣餅者。年六十餘，無家室，奉其母依寡嫂以處，己則止宿逆旅中。日初出，即循街呼賣餅，獲值則爲母市酒肉。日必再朝母，雖甚風雨，勿間也。級工某，以傭工事母，傭於人家，得果餌，必懷歸啖母。母病，即勿出，扶持抑搔，悉身任之。四十不娶，或勸之，輒勿應。有弟一，撫之至篤，比長，爲之納婦，曰：『吾一身盡爲母，有似續之責在吾弟耳矣。』賣餅者母死，每出賣餅，猶時時涕泣道其母，市人多笑之者。

馮幵曰：吾族人某，絜工所主也。某儒者，奴視其母，意小不可，訶詈無所顧忌。其母恆隱忍勿敢較，嘗爲余述絜工事甚悉。喟然曰：生兒須讀書何爲矣？賣餅叟過吾門，吾叩其名氏，所語不可瞭，授之筆，笑謝曰：我不識字也。吾至今憶之，叟蓋彷彿朱姓云。

生平文字，蘄嚮不在桐城，要其所懸禁律，則未敢稍稍抵冒也。亡友虞君寒莊輝祖，篤守方姚義法，有所作，輒就余商搉，單文碎語，皆懇懇用意，久之見獵心喜，亦效爲之，以眡虞君，每獲首肯，將毋以鼪鼬塞徑，見似人者而喜乎？仲可先生，貽書談藝，盛稱余所爲送麗水章生序，其嗜好殆與虞君相同，遂寫舊作之用桐城義法者數首，以就正於有道。削足相就，寧有忘屨之適，亦但自比於以文爲戲而已。甲子十一月，馮幵自記。

【註釋】【逆旅】客寓也。(莊子)陽子之宋，宿於逆旅。【似續】謂子嗣也。(詩)似續妣祖。

近代文評註讀本卷二終




註冊商標

中國文學精華

近代文評註讀本

下冊

近代文評註讀本卷三

碑誌

吳蓮舟墓誌銘

施補華

君少年美丰儀，與人溫溫無所迕，然甚有膽智。今上元年五月，湖州城陷，君歸自上海，謬與賊渠交結，久之，持賊兵符入城，取其家屬以出；已而徧習城中賊渠，出入戶闥，凡湖人子女陷於賊者，或以財贖，或以計取，拯人若嗜欲，無所利而爲之，屢瀕於危，能以智免。自五月盡八月，賴以出者幾千人，而君遂病，病一年竟卒，年二十六。一子名拾得，外婦某氏出也，踰年亦殞。

於是湖人之論者，謂活千人者有封，君活人若此，謙不自有，而三四年間，父子繼殁，殁同是謂無天道矣。嗚呼噫嘻！是烏足以識天道耶？衆萬之生，强起而弱滅，

巧勝而拙負，相呑相搏，且數百年。偏至不平之氣，凝沍固結，如久陰未雨，而喜淫好殺，餘罪未治者，又不可勝數。天怒甚矣，特驅之以餌賊，羊之豕之，碪(音斟)之斧之。君顧奪之碪斧之間，而置之袵席，雖甚盛德，不足以洩天怒也。天怒無所泄，則移其怒以怒之。古者豪傑之士，非其時而拯其變，動與禍會，未始不如是，君猶其小小者耳。然君死而湖人哭之哀，至於蓄疑致忿，不解其故於天，是亦行善之一效也。無憾於人事可矣，天道豈易求哉！

君諱元吉，字蓮舟，烏程吳氏，葬於縣南衡山之原。其後十年，友人施補華始爲之誌，埋之墓側。銘曰：

雷霆擊物怒未止，抗手相援震而死。嗚呼吳君怨誰氏！

衆萬一段，得力介甫。

【註釋】【溫溫】和柔貌。(詩)溫溫恭人。【今上】謂穆宗也。【湖州上海】並見前。【賊渠】謂僞堵王黃文金，偕王譚體元。【碪斧】碪質與斧鉞戮人之具也。【衡山】在今吳興縣南少西十八里。

李孝子碑文

諸福坤 字元簡，江蘇長洲人，有杏廬文鈔。

咸豐十年閏三月，江南大營潰，粤寇東竄，烽火達浙西。四月十三日，蘇垣猝陷，百姓塗炭，殉難者以數萬計。是時李孝子涌寓居史家巷，方侍奉其父母，賊至，虜孝子去。僞忠王李秀成見而異之，且聞其才，將獻金陵洪逆，以八髮賊監送，舟出閶門，泊山塘，八賊相繼登岸。孝子語舟子欲舟乎？曰唯！盍衣我微服，若飛棹去，遂各逸。孝子徘徊注念久之，翻然入城，求其父母。或告曰：『爾父被俘去金陵，爾母息耗無所聞，』則大慟。遇其故人子徐子雲，相依處。未幾，賊令縱城民去，孝子偕徐出，欲西，被賊遏回，乃止山塘。有忠酋所親賊偵識孝子，執去，遂泣別徐。至，忠酋好言誘曰：『爾何遁？以爾才，貢我主，顯富一瞬耳，爾何遁？』孝子曰：『遁而回求父母。』曰：『今天下骨肉誰能相保者？』語未畢，孝子大罵曰：『皆由汝等逆

賊，我肯媚逆賊耶？』忠晳恚，(委去聲)趣(通促)殺之，披其衿，得其所繪畫父母像一帙，時六月初一日也。

同治三年，寇平，萍鄉劉九疇為傳文，刻石於翼宿殿。今年徐子雲函示逸事，且曰：『孝子幼貧習伶，顧通敏雅尙，善貌畫人物，所與遊皆知名士。署按察使司朱公鈞服其賢，欲禮致幕下，以他故辭。歲入所藝金千，悉奉父母。其妻從請月錢，止五百。有兩弟未婚，孝子請於父母曰：「膝下落漠，弟娶增抱孫樂，兩大人且慮弟各未易俯畜耶？兒所入足兼濟，若兩新媳日給如吾妻，門戶一聽兩大人主，何慮為！」父母兪之，禮未成，及於難。父某，業衣工，以孝子養棄去。』孝子字湘舟，長洲治長涇人子一。

余乃嘆古來慨忼甘義，未有不根於恆行。行莫大於孝，孝莫切於義為歸，若李涌者，洵無愧焉！乃撰李孝子碑文，以輔劉傳，而系詞以弔之曰：

嘸唈慘兮壞雲漫，天矚豁兮屽(音判)肝膽。首雖離兮心炯丹，握仁正命兮眞氣

灝蟠，帝坐驚兮鬼神嘆。卓爾侖兮卑儒冠，斑斕兮血衫，慈顏兮雙緘。魂闖浩虛兮下睇(音梯)監，貙貔巉喦兮生民歎。生我育我兮恩何鑱？上昊下摶兮巍闕銜，庶幾一見兮彲(同螭)龍縿(音衫)。奠余醑(粟切 語)兮椒芳，薦予款兮瑰章，氛息廿載兮天地光，眷靈懷兮涕淚滂。前無極兮後荒茫，砥性蠹節兮靈與頡頏，完我天兮埏之綱。

敍述清晰，韻語古奧。

【註釋】【江南大營潰】洪楊自粵而下入南京，向榮爲大帥，自後追之，即駐於城外，至是兵潰。【塗炭】(書)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按言民困之苦，如在泥塗炭火之中也。【李秀成】本名以文，廣西藤縣新旺村人，從洪秀全起兵，封忠王，改名秀成。【金陵】今南京，戰國時爲楚之金陵邑，洪氏踞之，號曰天京。【閶門】吳縣城西北門也。【山塘】在閶門外虎丘山下。【微服】更變常服，不使人知也。(孟子)孔子微服而過宋。【息耗】消息也。【恚】怒也。【萍鄉】縣名，今屬江西省。【落漠】猶言寂寞。【俯畜】(孟子)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俞】應詞。【長洲】縣名，今與元和吳縣同併爲吳縣，【胖】分也。【睇】目小視也。【醑】美酒也。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

侯曾文正公神道碑

吳汝綸（代李鴻章作）

聖清受命二百載，有相曰曾公，始以儒業事宣宗皇帝，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文宗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咸豐二年，以母憂歸湘鄉，遂起鄉兵討賊。自宣宗時，天下艾（同乂）安，內外弛備，於是西人始通中國，海上多事。未幾而廣西羣盜起，大亂以興。及此年放兵東出，攻長沙不克，遂渡洞庭，陷武昌，循江而下，所過摧靡。而是時天下兵大抵惰窳（欲乳切）恇（音匡）怯，不可復用，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習戰陣。公既歸，天子詔公治團練長沙。公曰：『金革之事，其敢有避？』因奏言團練不食於官，緩急不可恃，請就其鄉團丁千人，募爲官勇，教以兵法，束伍練技，號曰湘軍。湘軍之名自此始。明年，益募人三千，解南昌之圍。是時賊已陷金陵，踞之，掠民艘（音蕭）巨萬，縱橫大江中。於是議創舟師，製船鑄砲，選將練卒，教習水戰，天子

嘉之。湘軍水師，由此起矣。四年，成軍東討，初戰再失利，未幾大捷湘潭，以師不全勝，上疏自劾。已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斷橫江鐵鎖，乘勝圍九江，進規湖口。當是時，湘軍威名振天下。會水師陷入彭蠡湖，鄂帥喪師，武昌再失。公曰：『武昌據長江上游，必爭之地也。』急檄湖北按察使胡公林翼帥偏師西援，不克，則悉銳師繼之，而自留江西，督攻九江。已而悍賊石達開等，分道犯江西，破郡縣六十餘城。公上疏自劾，卒以孤軍堅拒死守，賊不得逞。六年，胡公等復武昌。明年，拔九江，軍威復振。公治軍謀定後動，折而不撓，堅如金石，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公遠出，皆遵守約束不變。自九江未拔，諸軍已略定江西郡縣矣。公以父憂歸，累詔起復視師，不出。既逾小祥，始奉命援浙江。是時，公軍爲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浙閩，西則蜀，北則淮甸，皆遙恃公軍爲固，慮旌旗他指。天子亦屢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公曰：謀金陵者必據上游，法當舍枝葉，圖本根，遂建議三道規皖。咸豐十年，蘇浙淪陷，朝廷憂之，以公總制江南，趨詔公東兵，

而公卒不棄皖，以失上游。是年西夷內犯，定和議而罷兵。十一年，公既克安慶，乃分道出師，大舉東下：於是公弟浙江巡撫國荃，以湘軍緣大江下金陵；令陝甘總督左公宗棠，以楚軍抵衢州，援浙江；某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水師中江而下，爲陸軍聲援。同治三年，江浙以次戡（堪音）定，而公弟等亦攻拔金陵僞都。自公初出師至是十有三年。粤賊平，東南大定，論功以協辦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開國以來，文臣封侯自公始。

公既平東南，威震方夏，名聞外國。會忠親王僧格林沁戰沒於曹，廷議以公北討流寇。是時公所部湘軍，皆已散還湖南矣。既一年，以病乞休，有詔還鎭江南，中外大事，皆就決之。公所謀議，思慮深遠：進規中原，議築長牆，以制流寇；策西事，議淸甘肅而後出關；籌滇黔，議以蜀湘兩省爲根本，皆初立一議，數年之後，事之成否，卒如其說，而馭夷爲尤著云。

初、咸豐三年，金陵始陷，米利堅人嘗謁江南帥，願以夷兵助戰。十一年，和議

既成，俄羅斯、米利堅皆請以兵來助，公議以爲宜嘉其效順，而緩其師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蘭西又以爲請，公又議以爲宜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皆報可。廷議購夷船，公力贊之，比船至，欲用夷將，則議寢其事。其後自募工寫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議開局製造，自是外洋機器輪舟夷砲，中國頗得其要領矣。六年，詔中外大臣籌和議利害，可許不可許。公議以爲其爭彼我之虛儀者許之，其奪吾民之生計者勿許也。移直隸總督，天津民有撽（巧去）殺法蘭西領事官者，法人訟之朝，天子慰解之。法人固爭，有詔備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從之；而密議儲將練兵，設方略甚備。先是公以積勞成疾，至是疾益劇，會江南闕帥，上知公有疾，念南洋馭夷事任絕重，度非公不可，遂命還江南臥治之。至則經營遠略益勤。既一年，疾甚，同治十一年二月某甲子，遂薨於位。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享年六十有二。遺疏入，天子震悼，賻（音傅）賜有加，贈太傅，謚文正。

公諱某，字滌生，世爲湖南湘鄉人。曾祖竟希，祖玉屏，父縣學生麟書，三世皆

以公貴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祖妣王氏，妣江氏，皆封一品夫人。夫人衡陽歐陽氏，生男二人：紀澤，蔭生，官戶部員外郎，襲爵爲侯；紀鴻，附貢生。孫三人：廣鈞、廣鎔、廣銓，皆幼。公旣薨，紀鴻廣鈞皆賜舉人，廣鎔賜員外郎，廣銓賜主事。女五人，皆適士族。

公爲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爲文效法韓歐，而附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爲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於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象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天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理之。又嘗慨古禮殘闕無軍禮，軍禮要自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者。若公所定營規營制，參酌古法，辨明等威，其於軍禮，庶幾近之。至其論議規畫，秩序井井，經緯乎萬變，條理乎亘細，其素所蘊蓄然也。喪歸湖南，營葬於善化縣某鄉某原。某少從公問學，又相從於軍旅，與聞公謀國之大者，乃爲文刻其

墓道之碑。銘曰：

於（音烏）鑠（式酌切）皇清！世載聖武，萬夷震疊，匪臣伊主。歷載二百，極熾而屯，孰排其紛？厥唯宗臣。功與時會，其成則天，唯公之興，事乃異前。國有舊旅，雲屯星羅，公曰窳矣，汰之則那。（諾莪切）帥（同率）我萌隸，敵愾同仇，舍其鉏（同鋤）耰（音優）來事戈矛。厥初孤立，百挫不懾，天日可格，鬼神爲泣。持己所學，陶鑄羣倫，雍培浸灌，爲國得人。孰任鉅艱？刓（音完）印使帥，孰以節死？孰成孰敗？決之於微，卒驗不爽。朝廷乏人，取之公旁，始詔求賢：江以薦起，繼才胡公，勝己十倍。陸軍諸將，首塔羅王，二李繼之，水則彭楊。皆公所識，拔於風塵，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衆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殕（步北切）此狂醜。事以大畢，乃謀於海，益我之長，奪彼所恃。動如雷霆，靜守其雌，內圖自强，外羈縻之。默運方寸，極九萬里，人謂公怯，曰吾過矣！式蛙嘗膽，以生以訓。大勛宜就，胡棄而殞？道光季世，夷始恩我，內患乘之，燎原觀火。彼睨吾旁，雌雄首尾，曰儆可乘，附耳同起。夷醫其外，寇訌（音洪）其內，不有我公，嘻甚矣！憊維昔相臣，佐治以

文，武功之盛，則由聖人。留都開基，三藩定變，新疆外拓，川楚內奠。四夷奔走，唯恐在後。皆秉聖謨，羣臣拱手。公起詞臣，以安以攘。天子虛己，曰汝予匡。相業之隆，近古無有，開物成務，是謂不朽。退之有言：衡爲岳宗。扶輿旁魄，鬱積必鍾。後千百年，降神堯堯。我銘不誂，（徒了切）以配崧高。

先生在幕中久習於文正，故能指陳其大文字嚴重，亦得漢京之氣體。

【註釋】【宣宗】名旻寧，仁宗子，在位二十九年，年號道光。【文宗】名奕詝，宣宗子，在位十一年，年號咸豐。【湘鄉】縣名，屬湖南。【廣西羣盜】指太平軍洪秀全等也。道光三十年六月，秀全等始起事於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放兵四句】（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別傳）咸豐二年，賊出永安，圍桂林，陷道州郴州，至益陽，折臨資口，大掠民船，浮洞庭而東，岳州、漢陽、武昌俱失守。【惰窳】懶惰無用也。【恇怯】畏縮也。【解南昌圍】時太平軍進攻南昌，清江忠源聞警，率師由九江踔四百里，猋入南昌，翌日寇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敵晝夜環攻，凡九十餘日而圍解。【初戰再失利】（別傳）四年春，號召水陸萬人，將而東征，水師初出湖，即爲風所摧敗。陸軍至岳州，前隊遇賊，潰退入城。公率戰船拔出之，不利，引還長沙，賊陷湘潭，再邀擊之靖港，又敗。【大捷湘潭】（別傳）後數日，塔齊布公大破賊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整軍實。【克岳州六句】（別傳）武昌再失，公復引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會師金口，諸將胡公林翼，羅公澤南，塔齊布公，李公續賓，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皆屬焉，於是進兵圍

湖北，公令羅公攻華園，塔公攻洪山，武昌漢陽賊聞兵大至，宵遁，遂復兩城，順流而東，所過戰克，大破之田家鎮，斫斷半壁山橫江鐵鎖，至於九江。【水師陷入彭蠡湖】彭蠡，即鄱陽湖。（別傳）水師淺騎，賊營湖口梅家洲，攻之不下，舍去，逐利入鄱陽湖，未反，而賊夜柵斷湖口，塞其後路，不得出，外江戰船，大爲賊所襲，焚燒數十百艘，公走羅澤南軍以免，退屯九江，於是外江內湖，水師分矣。【武昌再失】（別傳）賊由小池口渡江西上，再陷武漢。【石達開】廣西桂平人，（別傳）僞翼王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小祥】喪禮周年之祭也。【三道規皖】（別傳）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剿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西夷內犯】（別傳）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戒嚴，文宗巡狩熱河。【國荃】字沅甫，道光優貢，以平洪楊功，封一等威毅伯，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卒諡忠襄。【衢州】治今衢縣，屬浙江省。【某】李鴻章自稱也，此文係代李作。【曹】舊山東曹州府，治今菏澤縣。【米利堅】亦譯美利堅，即北美合衆國。【撲殺法蘭西領事官】撲，擊也。（別傳）先是天津訛言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者，莫知所自始，衆意指目西洋教堂，無據。知府張光藻捕獲奸民張禽郭拐訊供，貲掠寶予嚴辦，已民團旋得武蘭珍詞，引法國教堂王三有授迷藥事，民教因是鬨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領事豐大業約集署會訊，於是百姓譁譟不止，豐大業無所發怒，即舉洋槍擬崇厚，崇厚急起避免，豐大業亦起徑出。值天津知縣劉傑於途，又不爲讓道，益怒，復以洋槍擬之，中傷家丁。津民憤，環毆豐大業，立斃，集衆毀教堂，誤連英、俄、美三國，西洋教民死者數十人，天津大擾亂。【韓歐】韓愈，歐陽修。【漢賦】指司馬相如揚雄所作。【秦蕙田】字樹峯，無錫人。【戚元敬】名繼光，明定遠人，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嘉靖中，歷浙江參將，陞福建總督，屢平倭寇。

會薊門多警，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鎭練兵事，遂備修飭節制嚴明，軍容爲諸軍冠。萬曆間謝病歸，卒諡武毅，有練兵實紀，滋戎要略，武備新書等書。【等威】（左傳）賤有等威。（注）威有差等。【善化縣】今併入長沙縣，屬湖南省。【於鑠】於歎辭，鑠美也。（詩）於鑠王師。【刓】刻削也。【江】名忠源。【胡公】名林翼。【塔】塔齊布。【羅】名澤南。【王】名鑫。【二李】續賓，續宜。【彭】名玉麟。【楊】名載福。【貫虹食昴】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至秦刺秦王。荆軻行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不成，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爲之食昴。【瘠】毀也。【守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注）雄謂剛强，雌謂柔弱。【式蛙嘗膽】越王將伐吳，欲人輕死，出見怒蛙，式之。從者問故，王曰：爲其有氣故也。又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示不忘其苦，志在報仇也。見（韓非子）及（史記）。【以生以訓】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以沼吳。見（國語）。【訌】亂也。【三藩】淸初封明降將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人爲王，各擁重兵，康熙時議撤之，三桂遂反，精忠及可喜子之信附之，旋爲淸所滅。【衡】山名，在湖南衡山縣西北。【扶輿旁魄】旁魄與磅礴同。（韓愈文）郴之爲州，當中州淸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嶤嶤】高也。【誂】戲也。【崧高】（詩）崧高維嶽。

女慰慈壙銘

王先謙

女慰慈，期有二月而字自庵先生之第三孫，又八月而殤。女生數月能言，秀外而慧中，問以家人居室，歷指不爽。聞予聲，輒歡躍叫呼，予亦逾時不見不樂也。每日斜抱至門外，對門墻上青草叢生，葱鬱可愛，女注視笑語，良久乃入。病劇數月，稍閒至門，猶視青草作笑態，而口已不能言，可傷也已！周氏婿少女六月，予頻過其家，紅裾繡褓，奉（扶勇切）手拜跪，旁人皆笑，予顧之而悲。予妻之孕女也，時盡室行大江中，或曰：是生也無根，易折，信邪？何以解於舟之人？殤以同治甲戌正月十三日，既厝矣，爲之銘。

女生置酒兮，予毋懽醉。名女娛祖兮，慰慈其字。劃而逝焉來何爲？予涼德兮召之，嗚呼！

似仿昌黎女挐銘，震川二三志，極纏綿悱惻之致。

【註釋】【期】周一歲也。【自庵】姓周，名壽昌，詳前。【殤】不成人而死也。【裾】衣前襟。【褓】小兒衣。【奉手】（禮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劃】裂也，此作忽遽之義。【涼德】薄德也。（左傳莊公）號多涼德。

賀立羣先生墓表

賀濤

東鹿地沃衍，其人善治生，能力田作，斥居積，以殖其財，故多富人。燕趙之間俗纖嗇，蓄其所有，忍而不能出，富者益甚。而東鹿富人，則性多豪俠。任氏、李氏、賀氏，其大姓也，三家者，皆能以財濟衆。而賀氏讀書好禮，聲聞獨出二家上。濤嘗與諸賀游，其人皆忼慨好施予，能得鄉里之譽。而立羣先生，尤爲衆論所推，雖諸賀亦自以爲行弗逮也。

先生諱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兄弟二人，先生後其伯父某。性開拓，勇於有爲，嘗有四方之志，以親老不出。家素饒給，以貲雄鄉里者二百餘年；後稍替矣。先生既不克有爲於世，乃一用其才以治生，役屬鄉人，督之耕作，或使挾貲逐利於外，心計目營，躬執煩苦，歲歉而我獨豐，時絀而我獨贏，久之，遂富於其舊。自給未嘗

少侈，而濟人急難，必逾所望。有大功役，輒先出資爲諸富人創。咸豐、同治之間，屢有寇難；光緒初大旱，所全活尤衆。先生以某年月日卒，春秋七十有幾，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娶某氏，子某某，孫某某。

古之論治者，多排抑富人，以爲兼幷細民，而謂之豪强，至欲奪其所有散給之貧者而後快。夫貧富其始均也。其富也，必其殫慮竭力而勤以生之者也；其貧也，必其頹廢弛放而惰以失之者也。奪富以給貧，是役勤而養惰也，其亦不協於事理之公矣。且富人之有益於世也久矣，振災饋乏，及事之以財集者，固必於富人乎取之。而農賈百工以至僕從之屬，以伎力食於其家者，衰（初逶切）其富以差（測猗切）嬴殺（所壞切）之數，多者或至數百千人，其所養亦可謂衆矣。設令奪其所有散給之所養之數百千人，而此數百千人者，既獲其所奪，或且舍其技力而安坐而食，時未幾而所獲者告罄；而向之見奪於我者，亦已失其所有，而不復能給我之求，此交困之道也。夫貨財者，生人之命也，而能聚而守之者實鮮。（上聲）假手於能者，使

聚而守之，以養衆不能者。不待政令之布告，官吏之督責，不言而事已行，計無便於此者。乃欲執均平之說，行交困之道，豈非不達於事理而務爲高論以欺人哉？

先生之孫某，以事狀請爲表墓之文，爲論富人之有益於世，欲鄉人被澤於先生者，無忘其德，尤欲守土之吏，得吾說而存之，以保富而安民也。

文以保富安民爲旨。今日勞資兩方相持以極，得此亦足以解紛。

【註釋】【東鹿】縣名，今屬河北。【斥】充滿之意。【燕趙】今之河北地。【纖嗇】儉嗇也。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剛直彭公墓誌銘

王闓運

公諱玉麟，字雪琴，衡陽人，查江何隆甸彭氏也。其先蓋明之世官，洪熙中有光祿大夫顯明來居成族，遂爲著姓。祖啟象，父諱鳴九，並有名行，詳於縣牒。公承先德，功位煊隆，行狀登於國史，勳績紀於賜碑，薄海周知，固無述矣。爰起孤幼，有

志功名，及履崇高，超然富貴。然其遭際，世所難堪，始則升斗無資，終則帷房悼影。但恥於侘（恥亞切）傺，（恥祭切）一從豪宕，吳音楚服，炯然冰映。其用兵也，衆所疑議，飄然赴之；其辭官也，人所趑（此私切）趄，（促於切）倏（音叔）然去之。常患咯（勒咢切）血，乃維縱酒。孤行畸意，寓之詩畫。客或過其扁舟，窺其虛榻，蕭寥獨旦，終身羇旅而已。不知者羨其厚福，其知者傷其薄命，由君子觀之，可謂獨立不懼者也。晚遘海氛，起防南越，自謂得其死所。乃復動見扳（同攀）纏，因積悲勞，加之瘴毒，重感末疾，遂自沈彌。頻表請歸，釋兵養病，咸謂不起，猶强游吳越。光緒十六年三月甲子，（按行狀作甲戌病革，乙亥薨，）卒於湘東里第，年七十有五。粤以其年十有一月甲申，葬於衡陽章木寺之原。始卜青烏，得吉壤，訪其山名，正同公諱。斯蓋天啟滕室，嶽配申神，略取諧聲，改曰餘慶坦，禮也。埋憂地下，鬱鬱千年，宜泐（音勒）幽詞，以畢深恨。其銘曰：

冢韋作伯，（犀去）斟雉師王，一顯一隱，何晦何明？烈烈尙書，婉婉儒生。始同公瑾，舉酒麾兵；既奪小孤，簫鼓和聲。左右楊曾，江南底平。雖辭圭組，卒踐台衡。爰四十

年，枕戈袵革，軍民晏然，還其枕席。公獨羇孤，蕭條老疾。凡我同袍，莫同其戚。積感終身，浮名四域。貴壽非我，襟情自惜。華采終照，運數俄遷，昔時鼓角，今日山川。虎氣騰雲，龍劍還淵。長松蔭國，美櫝在原。祁連賜冢，佝僂負天。華表千歲，玉樹重泉。梁鴻可傍，叔譽徒觀。

襟情自惜，華采終照，文之佳處，如見其人。

【註釋】【衡陽】縣名，今屬湖南省。【查江】在衡陽縣西八十里，有查江橋。【何隆甸】地名。【洪熙】明仁宗年號。

【顯明】（彭公行狀）其先吉安太和縣人，當明洪熙時，有顯明者，字磬揚，以進士官於衡，譜云光祿大夫，而不詳其職位，蓋指揮使晉文階，故子孫世居查江何隆甸。【鳴九】（中興將帥別傳）父爲安徽合肥縣梁園巡檢。（行狀）梁園君以善書充供事，敍僎寧三橋巡檢，大計卓異，遷合肥梁園鎮巡檢，廉介明幹，勤於緝捕。合肥李瀚章巡撫湖南，特爲作傳，推爲皖中循吏之最，事具衡陽縣志。

【超然句】指其屢辭官言。【升斗無資】（行狀）有田百畝，爲親族所乾沒。（別傳）父卒，爲族人所甚，母命出避禍，入城居石鼓書院，無以自給，投協標充書識，支月餉視馬兵。（行狀）僉試書院，月可得餘錢三四千，迎母至城中。【帷房悼影】（行狀）鄒夫人以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侘傺】失志貌。（楚辭）忳鬱邑余侘傺兮。【趑趄】欲行不行之貌。（韓愈文）足將進而趑趄。【寓之詩畫】（行狀）素工書法，闌入妙品，而尤喜畫梅，全樹滿花，所至輒齎筆潑墨，海內傳者過萬本，藏於篋者，一牛車不能載。【起防南越】（行狀）其年法越戰事起，分命大臣籌防，以廣東近越南，又爲南洋前衛，詔公募軍速往。

公適於八月拜疏乞病，九月奉諭力疾治行，調湘軍四千由海道而身率隨丁輕裝度嶺。【自謂句】(行狀)十一月初至廣東省城，湘軍八營俱集，躬乘輪船相度形勢，未十日布置略定，人心帖然。因自請率陸師出關，搗西貢，助越南驅法兵。蓋公於通商和約積憤久，每思一當敵以死泄其怒，而中外搖搖，多以爲未可戰。【重感末疾】(左傳)風淫末疾。(杜注)末疾四肢緩急。(行狀)公性卞毅，又移督海口，居草棚，暑溼寒雨，內外煎逼，發病遂不可治。【強游吳越】(行狀)十四年，復扶病巡江至安慶，安徽巡撫陳彝見公病狀大篤，乃奏言臣見彭玉麟行步龍鍾，語言蹇澀，朝廷必欲用之，則當聽其養疾，以收他日之效。得請，猶以在軍數十年，經手事繁，仍不得遽歸。【青烏】漢有青烏先生，精地理之術，有葬經傳世，郭璞葬書多引其說。【天啓縢室】(書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嶽配申神】(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泐】石因脈理而解散也，此作刻石講。【冡章作伯】冡章，國名，彭姓，爲商伯。見(詩商頌箋)。【掛旌師王】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見(楚辭注)。又爲商大夫，是爲王者師也。【公瑾】周瑜，字公瑾，三國舒人，仕吳，敗曹操於赤壁，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小孤】山名，在江西彭澤縣北大江中，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名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見(清一統志)。(列傳)公率全軍分三隊出戰，賊於石鐘山置巨砲，適當我船之衝，傷十餘船矣。或諫公曰：今驅士卒與飛火爭命，徒死無益。公泣曰：不度此險，終無生理，今日我死日也。義不令將士獨死，鼓棹赴之，賊砲炸裂，於是我舟銜尾直下，與外江合，歡聲如雷，陸軍應之，遂奪小孤山。按公有詩云：十萬軍人齊拍手，彭郎奪得小姑回。【左右二句】楊曾、楊載福、曾國荃也，合圍南京，公有九洑洲之勝。【台衡句】公爲兵部尙書。【祁連賜冡】(前漢書霍去病傳)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冡象祁連山。【岣嶁負天】衡山有岣嶁峯，峯有碑，相傳爲夏禹治水所書，此言碑之高。【華表】墓上石

柱也。【玉樹重泉】(晉書)庾亮卒，何充會葬，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我情何能已！【梁鴻可傍】(後漢書梁鴻傳)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叔譽徒觀】(禮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曾孝子妻嚴氏靈表

王闓運

夫人湘潭嚴氏之長女，字曰某。其先自山西來遷，致貲百萬。父諱友信，以敦篤沈識，有聞於邦。夫人生習四教，孝敬婉順，親慈寶愛，愼難其匹。於時貴族富室多攀淑德，賢父遠覽，爲嚴相攸，以同縣曾君諱侗，(音通)孝通神明，允型厥室。逮夫人年二十有三，乃嬪於曾。

曾孝子奉母禮終，煢煢貧居，借屋而棲遲，待米而饔飧。夫人敬奉夫子，柔色率禮，屏在家之華施，執箕帚而服勤，思慕先姑，俯誨所生，夙夜劬心，十有七載。生

二男：長曰傳理，次曰傳甲。女子子三人，並承慈義，在貧忘貧，造成家道，始大其門。匪爵而重，夫貴妻尊，雖勿優豫，見敬里人，仁壽無徵！年四十，道光二十有九年某月某日卒。越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又三年，夫子病卒，遺命別葬某原，古之道也。又十年，傳理以功加按察使銜，爲四川道員，援恩贈父母階封，誥贈夫人爲一品夫人，當設碑表，遂爲斯文，鐫（子全切）著堅石。頌曰：

嚴之改莊，綴姓滋仍。世紹隱德，邈尙子陵。淑恭之姿，蘭尸夙敬。貴道賤榮，歸法孝行。仁者久約，我服我勞。內外潔淸，簞瓢何憂。霸婦鴻妻，其樂穆穆。於（音烏）顯夫人！朝夕有恪。母儀旣昭，景命有終。子孫蕃孌，受祿其充。合葬非古，緊靈實照。耀此貞懿，乃作神誥。

嚴重簡絜，得六朝銘製之遺。

【註釋】【湘潭】縣名，今屬湖南省。【四教】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之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見（禮昏儀）。【相攸】相，視也，攸，所也，言爲女相視其所居也。（詩）爲韓姞相攸。【煢煢】獨也。【棲遲】（詩）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饔飧】朝食曰饔，夕食曰飧。【箕帚】(漢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備箕帚妾。【劬】勞也。【優】有餘也。【豫】逸樂也。【仁壽】(論語)仁者壽。【鐫】刻也。【嚴之改莊】莊因明帝諱，改莊爲嚴。【綴姓】一姓相聚屬也。【子陵】嚴光字子陵，東漢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變姓名隱居浙江富春山。【蘭尸夙敬】尸，主也。(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左傳)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注)使服蘭之女爲之主。【簞瓢】簞，竹器，瓢，飲器，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見(論語)。【霸婦】王霸，字儒仲，東漢廣武人，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淸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鴻妻】梁鴻，字伯鸞，東漢平陵人。家貧而尙節介，鄉里勢家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願嫁之，椎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後偕隱入吳，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敬之如此。【穆穆】和貌。【於】美也。【恪】敬也。【景命】大命也。【孌】美好貌。【繄】猶是也。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林紓

浙江桐鄉有循吏曰方公，諱家澍，字雨亭，閩之侯官人。光緒壬辰進士，廷試第一，入翰林，尋改官兵部，以選得桐鄉縣知縣。桐鄉再躪（音吝）於赭寇，逾五十年，元氣粗復，民仍敦朴，無復開敏。公至，集桐士於桐溪書院，試以論策，更建白社書院於屠鎮，凡去縣遠不能至者，皆令就白社學。未期年，士乃稍稍獵略古籍，通曉時事。公日延接其秀異者禮之。又恆微服出行郊郭間，問民疾苦。時方患盜，則出資募丁壯，徼巡城中，盜警以息。明年，調秀水，送者空城邑。既到官，榜於縣門曰：『凡負枉欲愬之長官者，自署狀至，勿緣吏役。』日再蒞堂皇，坐而聽之，遂清舊牘數百。隣邑父兄爭越境來愬，公慰遣之，咸涕泣以去。秀民多業蠶，蠶失飼而瘦，公立蠶學分館於邑中，驗蠶病，絲業復昌。邑之北門有淫祠一區，莠民造詭說，謂神能福禍人，捐金錢者踵屬於道。公率數騎至而平之，徹其香火，即其地立塘灣學舍課士。又創立蒙學，苦無貲，則牒上大府，請重稅鴉片以資學。議者大譁，公弗爲動，卒行之。又明年，得檄歸桐鄉。北方新用兵，西鄰責歲幣急，則取之民間，吏因緣爲

奸利。公臚其弊，上之大府，大府稱可，頒之七十二州，令一一如方侯言。秋荐饑，盜發近邑，而所謂青幫紅幫者爲患尤烈。公大出貲，更募丁壯，卽江上刺取賊蹤，已得賊渠，公揚言將縛赴會城聽鞫，已乃卽所刼掠地殲三渠，杙切移力其頭，曰：『是賊渠，曾剽取吾民者，既以法盡之，協從敢仍渠所爲者，得無赦。』邏偵旣密，盜舟過桐江輒獲，雖遠，必招取主者歸其贓。公聽斷神，老病荏弱者，咸令坐聽勿跽，處外人有禮衷。讞定，敎民亦無敢挾外人持短長，一邑稱平。

公少負才望，旣通籍，始講經濟之學。甲午，上書皇帝，言遼、瀋根本之地，不宜委敵。不報。旣改官，遂參依將軍軍於塞外，爲將軍籌建鐵路，以西法練健兒備邊，均以財絀格不行。行者第闢圍禁之地，縱民耕耨而已。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四十六歲。

公與余壬午同年，出長白侍郎寶公門。余好嚴言，遇事輒譙責公。公夷然未嘗有忤，語人曰：『張弼余部郎謂我，友畏廬者，當忍其峭峻。』故遇事益下余。庚

子，余客杭州，貧甚。公謂高媿室曰：『畏廬困，當以五百金餉畏廬。』媿室曰：『畏廬方責君嚴，餉之，且謂公重汙之矣。』公沒，媿室舉以語余。嗚呼！余一齧處公包容中，乃不之覺。五百金何足言？所難者累折而不吾絕耳。

公弟家湜、家泌，屢以銘徵，余把筆輒悲不能書。今媿室又亡矣，吾將銘媿室，不能不先銘公。公大父某，父有詩，均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子三：長和，留學美洲，以襄助學務，敍勞得知府。次某。又次某。女三：長適某某，次適某某，次幼未字。公於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已前葬於某山，余今爲補其銘曰：

不鉤徼而止其奸，不取寵而安其官，振饑而熨（音鬱）寒，豪莫敢趨而譁，胥莫敢面而謾（誤官切）。焦心苦思，外罷（同疲）內殫。永息於茲，松杉千盤。隱德滋遠，嗣續是觀。

公令桐鄉時，濡應試書院，屢荷首列，獎譽盈幅，有奇士之目。今讀公傳，淚涔涔下，不舞之鶴，愧負羊公多矣。王文濡謹識。

【註釋】【桐鄉】縣名，今屬浙江省。【侯官】縣名，屬福建。【豬寇】指太平軍也。【居鎮】即居甸市。【秀水】縣名，

今與嘉興縣合併爲嘉興縣，在桐鄉縣東北五十五里。【堂皇】官吏判事之處。（漢書）列坐堂皇上。【七十二州】按清制，浙江全省凡七十二縣一州。【杙】小木椿也。杙其頭，謂懸頭於木也。【依將軍】名依克唐阿，滿洲人。光緒間由佐領累擢黑龍江將軍。中日之役，駐守九連城，禦敵於草河嶺有功，調盛京將軍，整理東邊稅釐，增加收入，頗著成效。【長白】山名，山脈在吉林南境。【寶公】名寶廷，字竹坡，清宗室，同治進士。光緒間官至禮部侍郎，有偶齋詩草內外集。【高媿室】名鳳岐，見陳猴傳。【謾】欺也。

清學生劉君騰業暨未婚守節妻陳貞女合葬銘

林紓

劉騰業，字詩源，吾友劉孝廉鴻壽長子也。曾祖齊衙，以名宦稱於咸同之朝。

君年十六，從余讀書於蒼霞精舍之中學堂。君蒞學，卽分月日爲程，晨受英文及算學，日中溫經，逾午治通鑑，迨夜，然燭復治算學。曹試皆第一。君白皙玉立，爲史論，論歷代興亡，咸得其關鑰。庚子，余客杭州，明年辛丑，君以疫卒，年十八。母陳夫人，爲部郎陳公寶璐妹。陳公才君，能以第三女鑑貞妻之，垂婚矣，而君被疫死。

君初避疫於舅氏家，患作，以舟歸，陳公飭家衆勿駭女。女預聞變，積三夜勿睡，挾鉛粉自隨，將潛吞以殉君。事泄，得不死。五月二十四日凶問至，陳公復戒家人勿聲。女探諸婢媼，得實而慟，矢言歸劉氏。陳公悲，出崑山歸氏貞女論、盱眙王氏貞女議止之。女弗顧，謂情正即所以爲義，崑山盱眙之言，女不省也。孝廉亦貽書止之，不可。遂以九月十九日歸劉氏，禮成，服斬而哭。姑憐之，每歸寧必與女俱。女亦時留其外家，居不踰閾，（音域）非劇疾未嘗近醫。寶君小影，行坐與俱，父母重悲之，然弗敢問也。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去君之喪再期，距釋服二十七日耳。

嗚呼！君之凶耗至杭州，余方居湖上，得書失聲而哭。十二年以來，三面孝廉於京師，語無敢及君。而孝廉以詩道意，將待余銘而葬。夫未婚守節而來歸，禮近於嫁殤，習儒家言者恆勿道。余痛君之純明好學而早逝，又聞貞女爲之守義而死，則又慰君之得義耦，亦頗以崑山盱眙之論爲拘攣。案金石諸例，此合葬之銘，

實自余啓之，古人無是也。顧貞女既以情之正者爲義，斯義矣；余猶靳於例而不爲之章顯，獨何心耶？君以某年某月某日與貞女合葬於某山，敬爲之銘曰：

鵑吻之血，足鎔金而裂石。以情鑄義，禮不爲力。天若表貞而被業以瘦，貞也來殉，業也胡戚？土花萬年，裹此雙璧！

情正即所以爲義，吾心即法律也，崑山小儒，烏足以知之？

【註釋】【崑山歸氏】明歸有光，崑山人。【盱眙王氏】不詳。【鵑吻句】杜鵑，鳥名，色慘黑，赤口，鳴聲甚哀，晝夜不止。吻、口邊也。

芳華愍女祠碑

張宗瑛 見傳狀

芳華愍女祠，某縣某氏女子祠也。女名朶，芳華其字，讀書能爲詩，嫻習禮儀，摹漢魏篆隸書甚工。年十七，受某氏聘。嫁有日，有爲蜚語聞其夫家者；某年八月日子赴水死。北風起，池水皆冰，山鳥夜鳴，隕霜殺草木幾盡。鄉人爲立祠祀，使來

請詞乃爲迎送神之詩聲之石；俾歌以祀愍女。其辭曰：

晻藹（音藹）兮玄雲，乘回風兮水之濱。風飄飄兮雲逝，靈漂汩兮渠安止？翩反（平聲）顧兮來降，煒（羽鬼切）爗爗（音葉）兮穆景光，芝之秀兮蘅芳！擊瑤瑟兮搷（音田）鳴鼓，薦嘉詞兮訊靈姱。（音誇）謠諑（音啄）兮蛾眉，自昔兮有之，靈何以兮獨悲？孰使靈兮爲才？羌召釁兮離（同罹）菑。（通災）含若芳兮振若采，生不懲兮逝何悔？綺繡兮綸連，雜瑤璣兮璘（音鄰）璸。（音彬）奇詞兮瓌文，莽無極兮煩寃。薄陰陽兮奄日月，呵靈怪兮叫天闕。天高高兮不聞，劙（音例）一哀兮長絕。銜精誠兮罔愬，水無波兮風怒。嚴霜兮層冰，冀夫君兮一寤！不寤兮奈何！抑靈爽兮或虧。豈天命兮難知，非人力兮可爲？降神巫兮姱女倡，靈安留兮山之陽。庭蘭兮凋芷，永奕祀兮樂康。

序語歷落入古，歌辭亦得騷意。

【註釋】【蜚語】見前。【晻藹】雲起之貌。（漢書）蔭晻藹。【爗爗】光盛貌。【搷】擊也。【姱】好也。【謠諑蛾眉】（離騷）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瑤】美玉。【璣】珠之不圓者。【璘璸】玉有文采貌。【劙】分割也。

清故建威將軍贈太子少保湖南提督楊忠勤公神道碑銘

袁思亮（字伯夔，號蘉庵，湖南湘潭人。舉人，農工商部郎中，民國爲工商部祕書，旋授政事堂印鑄局局長。）

楊忠勤公既薨，越五十六年，孫成傑始克來乞銘其神道之碑。曰「先忠勤公勛伐名位，具在國史。公外孫劉翶望復爲之傳藏於家。唯外碑之立，歷時久遠，未有文字，大懼陵谷遷變，微金石刻辭，曷有以永？敢請！」思亮之生也晚，遭時變異，仰公遺烈，慨然想見中興之盛。雖不獲與俯仰進退於其間，猶得執筆載揚公之丕績，不敏之文與有光焉。謹序而銘之：

公諱鼎勳，字少銘，四川華陽人。曾祖攀月，祖文芳，父廷華，皆以公貴，贈如其階。妣皆一品夫人。公初起從李武愍公軍湖北，後隸鮑忠壯公，在伍中未之奇也。一日，鮑公猝遌（音萼）賊小池驛，賊圍之數十重，左右馳莫能出。公從壯士數十趨賊渠陳玉成。玉成方縱橫指揮，出不意，驚走，賊騾却，軍乘之，圍乃解，由是知名。將五

百人從攻安慶，會李文忠公督師上海，稍增其衆至數千人，號勳字軍，往從，大破賊虹橋，旁下川沙諸縣，敗楓涇賊，斬首四千級，功最多。時程忠烈公學啓、郭武壯公松林，劉壯肅公銘傳，並以名將隸李公戲（通麾）下。李公分部諸將進規蘇常，公皆從，比有功，而常州之役，戰績尤偉，威名埒數公矣。蘇州之下也，忠烈以殺降聞，常州賊矢死守，公會銘軍日夜督戰，盡平城外諸壘，躬冒礮石，躐渠荅，呼號先登，彈丸洞胸，血殷（衣切）（鄭）衣襦，瀕絕而蘇，裹創復戰，士氣百倍，遂下常州。銘軍者，壯肅公所部也。江蘇底定，移師援浙，復湖州，轉戰至福建，克漳州，平平和、雲霄、詔安。前已累功至記名提督，至是賞黃馬褂，授蘇松鎮總兵，特詔免騎射。東捻任柱、賴汶洸等起河南，公破之朱仙鎮；躡擊，復破之定陶、睢寧，再破之黃陂、孝感。即軍中擢浙江提督，調湖南。捻善戰，精騎日踔數百里，公輒以輕騎邀擊之，間出奇旁襲，前後殲賊數萬。合銘軍蹙之膠萊間。任賴等伏誅，東捻悉平，賞騎都尉世職。而西捻張總愚自陝竄畿輔，京師震動，李公檄公赴援，遮賊前，連戰皆捷。滄州、減河故畿輔

形要，公壁於河，賊屢出全力相搏，輒痛挫之，賊用不振，未幾遂平。而公前數日創作，薨於軍，年三十有四。論者謂捻匪狠奔豕突，微公扼險迫蹙，無以速成功，而惜乎公之不及見也。奏入，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諡忠勤，國史館立傳，立功各行省建祠祀之，時同治七年也。

公貌偉氣肅，自弱冠從軍，迄於專閫，十餘年，無一日不在行間。治軍嚴而有恩，忠勇奮發，率先士卒。而雅善謀略，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撓敗。大臣既倚公辦賊，雖創劇不令休養。公亦誓殺賊報國，春秋方富，大功垂成，而不獲一日櫜(音高)弓解甲，優游太平。歿後至不名一錢，以遺其孤，悲夫！然其志事亦足以愧今之赳赳者矣！葬成都東郭外。配田夫人，秦夫人。子一，萬凱，襲世職，分部主事，田夫人出。女一，適劉壯肅公子盛芸，秦夫人出。銘曰：

岷峨鬱蟠，靈奇所都。篤生將才，攘滌垢汙。桓桓鮑楊，並佐中興。鮑律不嚴，有玷其稱。公奮裨校，遂躋梱帥。威惠用章，敬勝毋怠。戡吳拯越，爰及閩嶠。中原齊楚，

摧堅逐剽。驟馳雨風，轟吼雷霆，西孽纔扇，連烽燕雲，維屏畿疆，死與賊咋（藩萃切），遏其凶鋒，餘喘何藉。飲至可期，旄頭遽落。勞生百戰，殲天一櫬。虎符十載，歸骨無貲，匪曰智勇，廉亦難之。將帥有耻，亂是用乂。今也則亡，（同無）瞻言出涕！宰木夙拱，穹碑載鐫，銘詔萬祀，忠勤之阡。

師承有自，湘鄉流風，去人未遠。

【註釋】【華陽】縣名，今屬四川省。【李武愍公】名孟羣，見李淑眞傳。【鮑忠壯公】名超，字春霆，奉節人。從曾國藩、胡林翼，轉戰湖北、江西、安徽各省，戰無不克，斬獲甚衆，官至提督，封一等子爵，卒諡忠壯。【遝】過也。【小池驛】在安徽大湖縣北四十里。【陳玉成】廣西貴縣人，封僞英王，二目下皆有黑點，軍中呼爲四眼狗。【安慶】今安徽懷寧縣。【虹橋】鎭名，在上海縣西北。【川沙】縣名，屬江蘇。【楓涇】鎭名，在浙江嘉善縣東。【程學啟】字方忠，桐城人。初陷於洪楊軍，後自拔歸清。同治間，從李鴻章克蘇州，功稱最，攻嘉興，戰歿，諡忠烈。【郭松林】字子美，湘潭人。咸豐間，入湘軍，轉戰湖北江西江南。同治間，從李鴻章肅淸滬防，定江南，援福建，平東西捻，累官直隸古北口提督，卒諡武壯。【劉銘傳】字省三，合肥人。少英武，同治間從李鴻章克江陰常州，連戰皆捷，剿平東西捻。光緒間督辦臺灣軍務，官臺灣巡撫，乞病歸，卒諡壯肅。【忠烈殺降】方蘇州之未下也，僞納王部雲官等有貳心，密款于程部將鄭國魁。程與洋將戈登單舸見雲官等於城北洋澄湖，令斬僞忠王李秀成慕王譚紹洸以獻，給雲官等二品武職，與爲誓，戈登證之。及雲官等既殺紹洸，及其黨千餘人，開齊門迎降，程密白鴻章殺雲官等八人以定衆，鴻章許之，乃宴八

人於帳內發伏殺之。【常州賊】常州，今江蘇武進縣。時守常州者爲僞護王陳昆書。【礮石】城上雷石，用以禦敵者。【渠答】鐵蒺藜也。【漳州】今福建龍溪縣。【平和雲霄詔安】平和、詔安並縣名，雲霄舊爲州，今亦改縣，均屬福建省。【任柱】粵人，原名化邦，兇猛善戰，太平朝封僞魯王，後在贛榆爲其黨潘貴升所狙殺。【賴汶洸】與任柱同爲東捻之魁，竄擾河南湖北山東江蘇等省，後被擒伏誅。【朱仙鎭】地名，在今河南開封縣西南。【定陶】縣名，屬山東。【睢寧】縣名，屬江蘇。【黃陂孝感】並縣名，均屬湖北。【膠萊】膠州萊州也。膠州今爲青島市，萊州舊爲府治，今山東掖縣。【張總愚】西捻之首，自河南擾陝西、山西、直隸，後爲官軍所敗，投水死。【滄州】今改縣，屬河北。【減河】在滄縣南十五里，【橐】韜而藏之也。【赳赳】果毅之貌。(詩)赳赳武夫。【岷峨】岷山，峨眉山也。岷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北，峨眉在峨眉縣西南。【桓桓】武貌。(詩)桓桓武王。【維屏】(詩)大邦維屏。【飲至】古者戰勝而歸飲於宗廟曰飲至。(左傳)飲至舍爵策勳焉。【旄頭】星名，即昴宿也。

【虎符】兵符也，所以爲信。

雜記

雜記 四首錄二

薛福成

階前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背穴而鬭。西蟻數贏什伍，東蟻敗，乘勢麕

之將傳壘矣東蟻紛奔告急渠出穴如潮涌濟師可三倍逆諸礎下相齮(音攲)者相捦(音琴)者，勝相嗾(思毆切)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杳然眩目。西蟻伏尸滿階，且戰且卻。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亦分道收尸。明日視之，則西蟻徙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

夫蟻，知相若，力相等，兩陣交鋒，數多者勝，蟻似能用其衆者。然倏忽之間，而勝負異焉，則一勝烏足恃哉？余以是知天道好還，而盛衰之不常也。

一勝烏足恃，足以警醒世之黷武者。

【註釋】 【蹙】迫也。 【傅】近也。 【濟師】益師也。 【礎】柱下石。 【齮】齧也。 【捦】急持也。 【伏尸】(國策)伏屍百萬，流血千里。

余院中畜兩雞：其一赤羽高足，其一白羽朱冠。每晨起爭食，鼓翼怒目，蹲相向者良久。俄聞肅然有聲，方丈之內，風起揚塵，騰蹴奔啄，皆血淋漓染翮距，猶不退；然白羽氣少憊矣。余懼其兩斃也，呼僮執之，分縶於庭之槐。

一日，鄰雞啄食其旁，赤羽餘怒未洩，乘間自斷其縶，與隣雞鬬疾力，負重傷，損一目，創半月不瘉。余命并釋白羽。自是赤羽遇敵卽逃，而白羽竟稱雄院中，食必厭通饜所欲乃已。

異哉！赤羽一挫其威，至令弱敵增氣，可爲好鬬者戒也。然使白羽不獲鄰雞之力，則無以雄其儕。吁！蘄勝敵者，可無助乎哉？

文貶赤羽，似不合於理勢，不有赤羽，白羽且不能得食矣，何暇稱雄哉？

【註釋】【蹲】踞也。【方丈】方一丈也。【距】雞爪也。【厭】足也。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

嘉慶十九年，淮南州縣旱飢。含山濱江之鄉，有銅城閘鎭者，歲比有秋，鄰縣飢民扶老襁幼就食者數千人，鄉人大驚，爲闔戶罷市。自門隙瞯音閑之，衆無所得

食，益洶洶。處士過實圃先生恐有變，亟出慰之曰：『諸君飢求食，當謀所以食爾，請與諸父老議之。』明日，集里中好善者，富出財，貧輸力，自倡亘貲，綢繆經紀，張席隙地以居之，老羸婦孺，計口賦食，傭其壯者於四鄉農戶，俾自食其力，寒有襦（音儒），病有藥，歿有棺，孕且育者厚賙（音周）之，給以曠壤，課蒔蔬菜，儲水具，警火災。其冬，山鄉得雨，遣丁壯以所得傭值，歸而種麥，麥熟，乃各挈婦子歸，歡聲徹衢巷，呼曰：「善人善人！」由是四方至者，皆知有過善人云。

余同年友竹潭孝廉，先生孫也。光緒五年正月，竹潭手一册，請余書其事，且述先生訓曰：『吾家僅萬金產，以振饑耗其半。亥年，歲大祲（如羊切），糴穀獲倍蓰利，遂復其初，人何憚而不爲善哉！』余謂此先生勉子孫爲善之言耳，若豫存獲報之心，則計較得失，必不能破產以求仁。卽勉爲之，而報非可必得，將遂不振人之急乎？彼其時但以活人爲心耳，雖盡耗其產何慮。惟然，故仁術無不周，而澤之被人者弘，卒受天祐，其產可復，而其後必昌，報施之理然也。嗟夫！方飢甿索食洶洶，

人以引避爲智，相率閉拒，則彼計無復之，勢將剽奪，一鄉被其患，而過氏無獨全之理。先生挺然以一身肩其任，弭變之智，與卹難之仁兼至，究亦無損於其家。故知存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失；去計較得失之心者，公與私兩得，通是義也，雖任天下事可也。

過先生諱華，字曙初，號實圃。他行多可述者，非大義所存，故不著。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文之能事盡矣。

【註釋】【嘉慶】淸仁宗年號。【含山】縣名，屬安徽。【有秋】謂秋時有收穫也。（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瞷】覘也。【洶洶】人衆而鼓噪不靖也。

卜來敦記

卜來敦 Brighton 亦譯白雷登，臨不列顛 British Canal 運河岸，英國南部之海口也。

黎庶昌

卜來敦者，英國之海濱，歐洲勝境也。距倫敦南一百六十餘里，輪車可兩點鐘而至，爲國人遊息之所。後帶岡嶺，前則石岸斬然，好事者鑿岸爲巨廈，養魚其

間，注以源泉，涵以頗黎，（同玻璃）四州之物，奇奇怪怪，無不畢致。又架木爲長橋，斗入海中數百丈，使遊者得以攀援憑眺。橋盡處有作樂亭，餘則淺草平沙，綠窗華屋，與水光掩映，迤（音移）邐（音里）。一碧而已。人民十萬，櫛比而居，衢市縱橫，日闢益廣。其地固無波濤洶湧之觀，估客帆檣之集，無機匠廠師之興作，雜然而塵鄙也，蓋獨以靜潔勝。每歲會堂散後，遊人率休憩於此。方其風日晴和，天水相際，邦人士女，聯袂娭（音熙）遊，衣裙雜襲，都麗如雲。時或一二小艇，棹漾於空碧之中，而豪華巨家，則又鮮車怒馬，並轡爭馳，以相遨放。迨夫暮色蒼然，燈火粲列，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潮相呑吐，夷猶要眇，飄飄乎有遺世之意矣。

予至倫敦之次月，富紳阿什伯里導往遊焉，卽嘆爲絕特殊勝，自是屢遊不厭。再踰年而之他邦，多涉名跡，而卜來敦未嘗一日去諸懷，其移人若此。英之爲國，號爲强盛傑大，議者徒知其船堅砲巨，逐利若馳，故常得志海內，而不知其國中之優遊暇豫，乃有如是之一境也。昔荀卿氏論立國惟堅凝之難，而晉欒鍼之

對楚子重，則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夫唯堅凝，斯能整暇；若卜來敦者，可以覘人國已。大清前駐英參贊黎庶昌記。光緒六年七月。

國民程度，於遊宴時見之，是善於覘人國者。

【註釋】【倫敦】London 英國之國都，在英格蘭 England 東南部，跨太晤士 Thames 河兩岸，綿亘愛塞克斯 Essex 彌得爾塞克斯 Middlesex 塞萊 Surrey 根特 Kent 四州之地，爲世界最大之都會。【斬】截也。【涵】蓋也。【奇奇怪怪二句】（劉錫鴻英軺日記）有蟹陸其背大如龜，有螺竇其蛋大如蟹，皆是處水產。【迤邐】旁行連延也。【櫛比句】櫛、理髮器，比、近鄰之稱（詩周頌）其比如櫛。【會堂】（英軺日記）每新歲後國王親臨議政院，集臣工士庶，詢問政事得失，議衆公議，名曰開會堂，至六月底卽各散歸，謂之曰散會堂，其人或攜其眷屬，遊適海濱，借名避暑。【娭】戲也。【如雲】（詩鄭風）有女如雲。【粲】明也。【夷猶】猶豫也，不決之意（楚辭）君不行兮夷猶。【要眇】好也（楚辭）美要眇兮宜修。【飄飄句】（蘇軾前赤壁賦）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阿什伯里】英人，爲議院紳，家豪富，歲入租息金錢十萬，曾游歷至中國。【荀卿氏】名況，趙人，仕楚爲蘭陵令。【堅凝之難】（荀子議兵篇）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注）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爲難。【晉欒鍼三句】鍼音箴，欒書子，子重，楚司馬，鍼使楚，子重問晉國之勇，鍼曰好以衆整，又曰好以暇。見（左傳成公）

遊狼山記

狼山，在江蘇南通縣之南，與常熟福山對峙，爲海防重鎭。

張裕釗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蒓齋管榷務通州，余過焉。既望，與蒓齋遊於州南之狼山。山多古松桂檜柏數百株，倚山為寺，寺錯樹間。最上為支雲塔，危踞山顛，萬景畢納。迤下若萃景樓及準提、福慧諸菴，亦絕幽敻。(虛政切)所至僧舍房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境。側身回矚，江海蕩天，近在戶牖。隔江昭文、常熟諸山，青出林際蔚然。時秋殷中，(同仲)海氣正白，怒濤西上，皓若素蜺，(同霓)滅沒隱見，(同現)余與蒓齋顧而樂之。

狼山、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吳、楚，行萬里，至是灝(合芒切)瀁(以紹切)漭，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慎固，古今豪傑志士之所睥睨而籌也。昔阮籍遭晉室之亂，作詠懷詩以見志，登廣武山，嘆悼時之無人。今余與蒓齋幸值茲世，寇亂殄(迪撚切)息，區內無事，蕃夷絕域，約結堅明，中外以恬嬉相慶，深憂長計，復奚以為？余又益槁枯朽鈍，為時屏(音丙)棄，獨思遺外身

世，捐去萬事，徜徉於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擷澗芳，臨望山海，慨然憑弔千載之興亡，左挾書册，右持酒杯，嘯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是非理亂，天地四時變移，眇若墜葉與飄風，於先生乎何有哉？歸書而爲之記。

深憂長計之無人，而有心匡時者，屈抑在下，至思遺外身世，捐去萬事，嘯歌偃仰，以終其身，時事可知，意在言外。

【註釋】【通州】見前。【昭文常熟】並縣名，今併爲常熟縣，屬江蘇。【灝漾】水無際貌。【阮籍】見前。【登廣武山】廣武山在今河南河陰縣北，籍登此，有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之嘆，蓋有感於項敗劉興也。【殄】盡也。

銅官感舊圖記

吳汝綸

曾文正公靖港之敗，發憤自投湘水。幕下士長沙章君壽麟，旣出公於湘之淵，已而浮沈牧令間廿餘年，乃追寫靖港之事爲圖，名流爭紀述之。或曰：章君一舉手，功在天下，而身不食其報，茲所爲不能默已於是圖也。或曰：不然，凡所爲報

功云者，躋之通顯云爾。自軍興以來，起徒步，解草衣，從文正公取功名通顯者，不可勝記也。其處功名之地，退然若無與於己者，一二人而已耳。人奈何不貴其一二不多得之人，而貴其不可選紀者哉？

夫有功而望人之報我，不得，則鬱鬱焉，悄悄焉，寓於物以舒吾憂，此非知道君子所宜出也。且章君安得自以爲功也？夫見人之趨死地，豈預計其人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而後救之哉？雖一恆人，無不救矣。見人之趨死地而救之，豈必有膽智大勇而後能之哉？雖一恆人能之矣。事勢之適相值而不能自已也云爾，夫何功之足云？聞有功而不報者矣，未聞不自以爲功而猶望人之報者也。

然則是圖何爲而作也？曰：文正公之爲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載之後，而遙望千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載數十載之後，而近在百載數十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與之周旋也，猶之戚焉。並吾世而生，有若人焉，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乃或限乎形勢，

或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吾仍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並吾世而生，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又且不限於形勢，不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而獲親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與之周旋，則其爲幸也至矣。雖其平居燕閒，遊娛登覽之跡，壺觴談笑偶涉之樂，一身與其間，而皆將邈然有千載之思也，而況相從於憂虞患難之場，而親振之於阽音鹽危之地者乎？此章君所以作是圖以示後之旨也歟？妄者至謂使文正公顯擢章君，是深德君援己而死國爲僞，此則韓公所謂兒童之見者矣。

章君既歿，其孤同以汝綸與其先人皆文正公客也，走書屬記是圖，爲發其意如此。圖曰銅官感舊者，靖港故銅官渚也。光緒辛卯八月汝綸記。

圖爲怨憤而作，自是固然，作者乃以正大之義規之，使章氏人格爲之增重，是眞不苟作者。

【註釋】【靖港】在湖南長沙縣西北五十里，自寧鄉縣流入，東北入湘。（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別傳）四年春，號召水陸萬人，以

塔齊布、褚汝航、揚載福等領之，傳檄遠近，將而東征，水師初出湖，即爲風所摧敗。陸軍至岳州，前隊遇賊，潰退入城。公率戰船拔出之，不利，引還長沙。賊陷湘潭，再邀擊之靖港，又敗。公發憤投水，左右大驚援救，得不溺。【悄悄】憂貌。（詩）憂心悄悄。【韓公】謂韓愈。

姚公談藝圖記 姚公名瑩，字石甫，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

吳汝綸

我桐城能文諸老，率以經術道義相高，獨湖南按察使姚公，自少以天下自任，所至延攬人才，四方賢士景（影同）附波屬，雖顚沛不去。其在臺灣，以擊夷船事被逮下獄，豪傑之士知與不知，皆爲扼腕矣。此圖公道光十七年攝兩淮鹽運使時所作。安化陶文毅公爲題其首曰談藝圖。圖中宴集諸公，蓋極一時之選：如吳仲倫德旋、李申耆兆洛、毛生甫嶽生輩，皆天下知名士也。是後中國多故，封疆大吏，無網羅人才之意，賢俊離散，海內無此風流矣。獨曾文正公在江南時，大亂新定，往往招攜賓客，汎舟秦淮，徜徉玄武、莫愁之間，登眺鍾阜、石頭，流連景物，飲酒賦詩，以相娛娭。汝綸於時間廁末坐，實嘗躬與其盛，外此不數數見也。今天下無事，

王公大人，泰然羣士之上，不肯稍貶威嚴，一問韋布編摩之業，自其宜耳。今以位論人，則在上者至少，在下者至多，至於無位，則尤多焉。少者勢會，多者勢散，理勢然也。是故在上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在下者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有位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無位者又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夫是以身臂制從，而天下無廢事也。橫絕而不相通流，一旦有事，祇在上若有位者數人，遂可分形而徧給矣乎？

往者故人劉少塗嘗爲余言姚公在位時，交游族黨，待而舉火者數十家，錢米之餽，日月以至。及被逮，自度後且不繼也，則饋之各倍他日。是時行橐蕭然，賴相知有力者餽贐之，乃能辦裝行。以故公之遇禍也，老者嘆，壯者憤，婦人啼，皆若大憂之在己也。及聞其獄解而歸也，則皆若有身得之喜也。蓋天下之士歸之如彼，鄉黨故舊戴仰之如此，設令當國家大任，有事疆埸，亦音振臂一呼，有不盡氣交走，爲之効命致死者乎？惜乎公老而周旋兵間，迄不得一竟其用也。世之仕宦得

意，擬富陶猗，而門下乃無一士者，何也？

四公子之所以震驚戰國者，以多士之故。中幅似爲無位之才士，增多少氣概。至敍述姚氏被逮時事，則尤非尋常好施者所可及，文正其猶遜一籌歟？

【註釋】【顚沛】傾覆流離之意。(中庸)顚沛必於是。【臺灣三句】道光二十年，洋船窺伺臺灣，二十一年再犯雞籠，均擊敗之。奉有智勇兼施不負委任之諭。會撫議成，被劾逮問下詔獄，凡十二日而出。【扼腕】憤怒之意，謂握持其腕，表示用心之態度也。(國策)莫不日夜扼腕。【安化】縣名，屬湖南。【陶文毅公】名澍，字子霖，號雲汀。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太子少保，兩江總督，卒謚文毅。【吳德旋】字仲倫，宜興人。諸生，以古文鳴，有初月樓集。【李兆洛】字申耆，武進人。嘉慶進士，官鳳臺知縣，工詩古文，有養一齋集。【毛嶽生】字生甫，嘉定人。諸生，有休復居詩文集。【秦淮】河名，源出江蘇溧水縣，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江。【玄武莫愁】並湖名，玄武湖亦名後湖，在江寧縣北。莫愁湖在江寧縣三山門外。【鍾阜】即鍾山，俗稱紫金山，在江寧縣東北。【石頭】山名，在江寧縣西北，緣大江，南抵秦淮口。【韋布】謂韋帶布衣，喩粗陋也。【劉少塗】疑劉開子，開號孟塗。【疆埸】國境也。【陶猗】陶朱、猗頓也。陶朱公即范蠡，猗頓，魯人，用鹽起家，並見史記貨殖傳。

記毘陵驛馬

毘陵驛，今廢，在今江蘇武進縣。

劉可毅 原名毓麟，字葆眞，武進人。光緒進士，官編修，死於拳匪之難，有遺集。

客有以善相馬者言予曰：『毘陵驛當孔道，羽檄急，則雲陽、錫山南北三百里，吾驛樞其中，蹄聲、鐸聲、箠聲，午交衢，晝夜不絕，驛置馬，故無弗良也。』江陰金逸亭部卒善畜馬，過武進，貨之驛者一，帖耳曳尾，足塗泥，寖下矣。而曰：『是嘗陷於賊，沈於淵，擢於鋒刃者，固百戰餘也。』而廄故所畜者，蘭筋豎面，雄健出馬上。而馬又不任施羈靮，音的蹄齧乘者使踣，步劾切而時或風厲霜肅，林木瑟瑟下，則又仰首嗚嗚嘶，足奮擲地，絕轡騰躍，飈忽若鷹隼，胥允切追勿得。而他馬則馴伏櫪下。方是時，善相馬者等定他馬，此下之。而廄卒以馬弗良，益益他馬芻，他馬益壯，益善走，而馬亦益老。

江陰金逸亭者，從李勇毅百戰蘄、黃、潛、太、舒、桐間，折西規德安、隨州，北解南陽圍，復東下統防休寧。軍畜名馬，多能絕塵馳，戰輒陷陣，奔突矛彈，望影不可見。若客言，馬固甚凡也。則又曰：『馬既老，部卒以他事再至見馬，曰：「是憊至此耶？昔陷於賊，沈於淵，擢於鋒刃，而卒以自全。復卒以憊，毋寧其死於賊淵鋒刃，猶有

令名焉，而顧鬱鬱久居此耶？」」馬似聞言悲，卒去，不食死。廐卒剖馬革，則腹脅隱旋作龍鱗文。驚報相馬者，至，大言曰：「予固言馬之良也，而驚視以死！」埋馬於驛之陰，予聞之悲，而記其語。客亦去。

韓昌黎以伯樂喻知己，千里馬喻賢士，而作雜說四。此篇以相馬者，喻庸流之自矜藻鑑，良馬喻志士之阨塞泥塗，文體雖異，取意相同，而寄慨之深，尤有甚焉。

【註釋】【孔道】通道也。（太玄）孔道夷如。【羽檄】軍書也。（史記）以羽檄徵天下兵。【雲陽】三國吳縣名，即今江蘇丹陽縣地。【錫山】在江蘇無錫縣西，惠山之支麓也。【樞】戶樞也。此作主要之地解。【鐸】大鈴。【箠】擊馬策。【午交衢】（禮疏）一縱一橫爲午，路四達謂之衢。【江陰】縣名，屬江蘇。【武進】縣名，屬江蘇。【帖耳】言馴服也。【曳尾】（莊子）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寖】語助詞。【蘭筋豎面】（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下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靮】馬韁也。（禮檀弓）則孰執羈靮以從。【齧】噬也。【踣】仆也。【嘶】鳴也。【飇忽】迅也。【隼】鷙類之最小者。【櫪】養馬之所。【李勇毅】名續宜，號希庵，湖南湘鄉人。咸豐間與其兄續賓同佐羅澤南軍，再克武漢，屢與洪楊軍戰，多奇績。其破陳玉成於挂車河，功尤著。官至安徽巡撫，卒諡勇毅。【蘄】今湖北蘄春縣。【黃】今湖北黃岡縣。【潛】今湖北

灊江縣。【太】今安徽太平縣。【舒】今安徽舒城縣。【桐】今安徽桐城縣。【德安】今湖北安陸縣。【隨州】今湖北隨縣。【南陽】今河南南陽縣。【休寧】今安徽休寧縣。

直辭女童

王闓運

直辭女童，滿洲人。其父爲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爲參領歟？佐領歟？

咸豐九年冬，選良家女入宮，引見內殿，上親臨視。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上久不出；諸女至階下，冰凍縮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瞋（音眞）怪，固留止之，稍相爭論，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是耶？』於是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駕久不出，誠不

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死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論皇上，願伏其罪。』於是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上遂罷選。當女童前後言時，與在旁者，莫不皇急流汗，舌咋（音窄）不敢卒聽。及得溫旨遣出，或猶戰悚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爲能直辭。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

女童既出，上他日以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選時，女可不預也。君子以爲女童以一言而悟主，成文宗之寬明，顯名於後世。詩曰：『靜女其姝，詒我彤（音同）管。』女童可以煒（音偉）彤管矣！

士大夫不言而女童言之，袞袞諸公，得毋愧死！

【註釋】【參領】官名，滿語謂之甲喇章京，下轄佐領，上隸於都統。【佐領】官名，滿語謂之牛彔章京，京師滿、蒙、漢八旗，均有

參領佐領之職，其護軍營前鋒營亦置之。【瞋】張目怒視也。【咋】嚙而吐舌之貌。【匪飢二句】見詩車舝。括，會也。【靜女二句】見詩靜女。彤管，赤色之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者。【煒】光耀也。

織笠女

王闓運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婦女采臺草織笠以爲事。女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草別藏之，既多，復擇其尤。當嫁之歲，自製一笠。既成昏，用獻其夫而語其勤焉。夫戴以出，市人見者無不誇也。久之，旁縣亦聞之，他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以難得而珍，貨以有用爲貴。今子之笠，婦所織也，冠之不可以卻暑，無食不可以爲炊，子誠賣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客爲戇（音衞）言，姑應之曰：『吾笠不賣，客幸欲之，若得錢八萬，當以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遽下錢八萬，取笠而去。於是其夫輦錢而歸，喜告其婦曰：『笠已賣矣，乃得八萬，若先靳之，十萬可致也。』女問其故，默然內悲而無言。其夫出，遂

闔戶自經而死。君子以織笠女爲識微。

夫古之婦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榮辱隨之，至於見賣逼淫而求死與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之死，可謂達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徒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不若自潔以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也。

巧婦拙夫，道誠苦矣。然其行過高，以矯今世之所趨，或亦救時之良藥乎？

【註釋】【臺草】莎也，葉可爲笠及簑衣。【邇言】過言也。【龍比】關龍逄、比干也。龍逄，桀臣，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

【反是二句】見詩氓篇，男女相怨之辭，言不思念其反復前此約誓之言，我無奈何，亦已焉哉，已，止也，此爲決絕之詞。

湖之魚 湖即西湖，在今浙江杭縣。

林紓

林子啜茗於湖濱之肆，叢柳蔽窗，湖水皆黯音闇碧若染，小魚百數，來會其下，戲嚼豆脯唾之，羣魚爭喋；直甲切然隨喋隨逝，繼而存者三四魚焉；再唾之，墜綴葑

（付用切）草之上，不食矣。始謂魚之逝者皆飽也，尋丈之外，水紋攢（徂完切）動，爭喋他物如故。余方悟釣者之將下鉤，必先投食以引之，魚圖食而並吞鉤，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將有鉤矣。然則名利之藪，（思毆切）獨無鉤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時而去之，其能脫鉤而逝者，幾何也？

圖食吞鉤，寄慨世情不少。世之縈情名利者，方爭喋之不已，遑問有鉤，見幾舍去，能有幾人？可以人而不如魚乎！

【註釋】　【黯】深黑也。　【脯】乾肉。　【喋】聚食也。　【葑草】菰草叢生，其根盤結，名曰葑。　【尋】八尺。　【攢】聚也。
【藪】水草叢生之處，此作物之所聚解。

博物苑美人石記（苑在南通城內。）

張謇

石故有名，明顧大司馬珠媚園物。園再易主，至王氏復落。光緒癸巳，總兵朱鴻章取送常熟相國，不受，委福山江干，大小凡百六七十枚。塵沙霧雨之所淪湮，

舟子樵僮之所侵侮，汙垢缺裂，且旦且暮，茲石其尤可憐矣！

己亥春，起居相國于虞山白鴿峯，歸舟見之，惻然若有無窮之感。閱七年，丙午，營博物苑於師範學校之河西，以語令總兵李祥椿，歸我所往，度置苑內，羣石之幸存者皆媵焉。儷以華產異卉珍花，與衆守之，數百年後，或者稍異於一姓之物之變遷乎？朱之舊部，請記朱名。即不請，亦應記以徵實。一石也，而有升沈顯晦之感，何論人事。所不解者，朱有何名可記，以故家之遺物，作私室之餽贈，是誠何心，而欲留此玷耶？

【註釋】【顧大司馬】名養謙，字益卿，通州人，嘉靖進士，累遷南戶部侍郎，以憂去時，議謂養謙必能辦倭，起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諸軍務，乞歸卒，諡襄敏。【珠媚園】在今南通縣城東北隅。【王氏】名景猷，通州人，嘗爲廣州太守。【光緒癸巳】清德宗十九年。【常熟相國】翁同龢，字叔平，常熟人。咸豐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諡文恭。【福山】在常熟縣西北四十里，北臨大江，與南通縣之狼山相值。【己亥】光緒二十五年。【虞山】在常熟縣西北，亦曰隅山，又名烏目山。【丙午】光緒三十二年。【媵】古者同姓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以女，此作隨送之義。【儷】偶也。

書邱大刀

張謇

邱尊謙，徐州豐人也，本名某，後從軍積功，列薦牘時，人爲易此名，而字之曰益亭，遂棄本名不自道。大刀，其所用武器，重八十餘斤，自尊謙爲盜至從軍立功，皆用之，著名燕、齊、晉、豫、皖、蘇六省之交，故人呼之爲邱大刀，遇而呼輒應，不必名字也。身長幾營造尺六尺餘，廣膊修臂，濃眉大眼，圓顴（音推）哆（音侈）口，足長一尺。自十四歲時，卽能騎怒騠（音題）殺人爲盜。

豐與山東菏（音歌）澤鄰，縣人常爭界田，相聚衆礪械鬬殺，其大姓富家下至貧民，皆世仇。大刀之伯父，嘗以爭田惡死於菏澤某姓之鬬。大刀年已十六，思報之而無計，聞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奉朝命剿東匪，前鋒已入東省界，大刀則與其徒數十人，突賁（音寅）夜北走，無一人知。大刀怨家，故菏澤某莊圩董。圩近孔道，一日得

僭王檄，令亟備糗(巳有切)粻(音張)芻豆，候大軍過。詰朝，委員乘新藍輿從數百騎颮忽馳至，圩董出迎道左，名版甫遞，輿簾揭，大刀超躍出，手提讎人刃之，率衆疾驅破圩，屠其人殆盡，旋逸四散。此僭王前鋒至，大刀已不可蹤跡矣。怨家戚訟之官，大刀知所犯重，捕急益遠揚，狎盜，盜奉爲魁。

是時捻匪縱橫肆擾六省之交，小闖王任柱尤剽悍不易制。僭王且剿且撫，陰求能制柱者。大刀領衆投王部某帥，請戰柱自效。某歲之役，大軍合圍柱，大刀、柱交鋒劇戰。柱妾驍武，能馬上使矛戟，馳至助柱。柱轉戰他將，大刀乃生擒柱妾，俘戮王軍前。由是大小百戰，大刀靡不與，功積敘保。大刀不識字，不知交歡幕僚，故守備都司職，皆一再複。東匪肅清，薦擢總兵提督，空銜而已。所得俸，揮霍隨盡，不贏一錢。廬江吳武壯公統所部駐防宿遷時，招致大刀爲先鋒官，軫其濩(音護)落，時厚卹之。大刀亦傾心栩依。

譽客武壯，見大刀於浦口軍次。是時大刀年已四十許，酒酣氣作，猶能舞刀，

強之舞，廣場大庭，解衣卓刀立，左右上下，撇掠刺斫，起落盤旋，聲霍霍有風，或觸塼，塼碎；足頓，則旁案上杯碟踬（之刃切）跳踔（音酢）戛作響。舞止，微汗不喘，置刀太息曰：『吾負此刀，未使成大名於世！』、問刀所從得，曰：『得之山東某所，本重百斤，吾自度力，用之或不利戰，去環與柢，得今數，吾愧刀舊主人也。』泰興朱曼君時狎侮之，謂『若何能者？』時十月衣棉，語已，大刀忽出曼君背，撩其兩臂，當腰而橫舉之，舉過頂。曼君狂叫謝過，乃縮手徐下之，曰：『朱先生重不足百斤！』江寧侯補某，亦與有仇殺怨。大刀至浦口，猶欲報之。某寓承恩寺樓，嘗以黑夜踰牆上，緣壁摸索門窗不得；再往如故，疑某不當死，違天不祥，乃止。事過，昌言告人，不稍諱。大刀亦好色，顧不耐婦人纖側作態。少時醉後，嘗裂清江浦妓裸，（戶瓦切）又嘗掐（音恰）妓陰膣。（音窒）又自言『生平爲盜時，不汙人婦女，戰陣擒得者，雖橫挾馬上，不動心，非畏神鬼，畏人言劣種，非漢子。』大刀有美妾，生子二，少者白皙而溫順若處女，大刀亦愛之，謂兒子勝老子，識字，亦時敎之技擊。惜二子繼大刀後不久皆卒，今

不知其猶有後否也？

己卯，謇貢成均，明年，須入都應朝試，與友商道所從。大刀適在坐，曰：『若陸行，設遇響馬，可爲語：風箏兒上朋友，我從浦口邱大刀處來。以此二語，行盡中原六省，無恐也！』風箏兒上朋友，蓋盜夥隱語。今盜術與世移變，此語恐亦如廣陵散，不傳於人間矣。大刀歿，不知大刀復落何處？世世豈復有人能用之者乎？

歷落有致，如讀唐人小說。

【註釋】【徐州】淸爲府治，今江蘇銅山縣。【豐】縣名，爲江蘇。【菏澤】縣名，屬山東。【僧格林沁】見前。【糗】乾糧。【粻】食米。【廬江】見前。【吳武壯公】名長慶，字筱軒，同治間以守備從李鴻章援江蘇，積功官至廣東水師提督。光緒中朝鮮內亂，日本使館被焚，長慶率師定亂，執李昰應送天津，因駐師朝鮮，紀律嚴明，韓人德之，卒諡武壯。【宿遷】縣名，屬江蘇。【濩落】猶言流落。【浦口】地名，舊稱浦子口，在江蘇江浦縣東。【卓】豎也。【踬】動也。【泰興】縣名，屬江蘇。【朱曼君】名銘盤，有詩文集。【江寧】縣名，屬江蘇。【淸江浦】地名，今江蘇淸河縣治。【踝】足兩旁骨之凸起者。【掐】爪按也。【膣】女子陰道也。【成均】古之大學，周設五大學，南曰成均。【響馬】即齊魯間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盜也。【廣陵散】琴曲名（晉書）嵇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於今絕矣。』

書張貞女

陳三立 見序跋

張貞女，湘潭人也。從兄賈長沙，鄰姜甲者，無子，撫弟丙之子福，年六歲。貞女亦六歲，因字福也。甲婦悍，虐遇福，甲不能制。貞女聞撻福，輒嚮壁嗚咽。一日，破福額見骨，有姑姊遭之，問曰：『兒奈何至是？』福終不自言，笑曰：『夜趨墜觸階石耳。』後婦杖婢斃，無所發怒，愈益撻福，遂傷脅，病嘔血。甲弟乙微聞福狀，將福去。逾二年，福死，年十七。貞女聞而泣曰：『悲哉！福之死也！吾不忍負福！』人有諷嫁者，則曰：『趣具棺！無留我死。』明年，遂歸甲家，除一室居之，語及福，未嘗不流涕也。福母弟深役於余，具言之如此。

余作而嘆曰：嗟呼！獨彼貞女之高行耶？乃福亦孝子也。昔歸有光之論貞女也，曰：『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後儒譁然非之。然有光之論，未爲失其

正也。汪中亦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改也。』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其言可謂有徵矣。然若貞女於福者，同居相因，志類相取，福之啼笑也，則既習之；福之哀樂也，則既共之；安所得禮而責貞女哉？先王之制禮也，原於情，順於命，及其失也，襲於義，附於名。襲於義附於名者，刼持人心以殉不知誰何之人，歸有光汪中之說是也。君子傷其愚而過焉可也。若夫情生而勢起，勢起而命行，油然申其惻怛不自已之心，先王之禮之所備也，貞女於福之事是也。吾故稍列之，以俟當世儒學議正，別白，毋有所徇。

能探貞女心事而出之，引歸汪兩說而折其衷，文亦曲折善達。

【詮釋】【湘潭長沙】並縣名，俱屬湖南。【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嘉靖進士，官至太僕丞，有震川先生集。【汪中】字容甫，清江都人。乾隆拔貢生。詳下汪容甫先生贊。

書通州吏目

通州，今改縣，屬河北。吏目，官名，掌緝捕盜賊，防獄囚典簿籍，今廢。

陳三立

通州吏目，逸其氏與名。乾隆間，高宗復東巡，道通州駐蹕(畢音)焉。時主供億爲通州牧，吏目佐之，度支故如初巡例，具著於計簿。忽有人言自他他來，索錢物甚奢。他他蓋廿八執事監之稱名也。牧簿對，則以盈他他數矣，持不予，其人遽怒去。未幾，數十健者擁監馳，偉軀而華裳，匈入言曰：『不令而公等噉飯耶？拒不予何也？』牧緩詞對如前，且例止是，不敢私例。監唾而罵曰：『若輩一官耳，從者皆不以例限，顧欲例限皇帝從者耶？』手批牧頰者數，牧懼而走。吏目要於門曰：『可辦不可避也，倘悉掠物去，何以供行在乎？』牧涕曰：『吾休矣！公好爲之。』吏目乃變色集衆役約曰：『執而執，笞而笞，生死惟我在耳！』衆皆諾，吏目從階而上，則監方揮衆入，視簿大索，見吏目，視其冠，嘻曰：『有牧在，小吏何爲？』吏目前叱曰：『此小吏直公地，奴輩敢犯公盜朝廷物耶？』命役盡捕之，役號而前，數十人者皆遁。乃執監踣於庭，數而杖之。監蒼黃去，泣而訴於上，卽顧左右召吏目，百官以下皆震恐，總督乃械吏目俟於門。頃吏部某尚書出視，笑曰：『上命召見，何遽

爾爲』易冠服入見上睇曰『杖內監者爾耶』吏目泥首曰『微臣所職者盜盜而不得財應笞謹如律笞盜，不知其監也。然聖主必不以一監廢大清法。』上稱善久之，因詔『尙書趣注選，今擢吏目爲縣矣，吏目終倔彊以惠百姓，毋爲上官屈也！』吏目謝而退；當此之時，吏目之名聞天下。

他他之橫，牧之懦，吏目之不畏彊禦，高宗之不袒內監，一一達出，妙得一潔字訣。

【詮釋】【高宗】名弘曆，世宗子，在位六十年，嘗東巡者一，西巡者三，南巡者五，年號乾隆。【駐蹕】天子出禁入蹕，止宿曰駐蹕。【度支】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卽今之財政部。【行在】天子巡幸所居曰行在。【蒼黃】猶倉皇也，急遽貌。【泥首】頓首至地也。(張溫文)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注選】吏部注册，得掄選也。

南岡聽水記

鄭孝胥 字太夷，號蘇戡，福建閩縣人。舉人，以知縣佐張之洞幕，累保至道員，擢四品京堂，充廣西邊防督辦，旋授廣東按察使，未之官，擢湖南布政使。國變後，鬻書海上，有文集。

天地之至音，雷與水而已。雷陽聲，動而入靜者也；動而入靜，故不常。水陰籟，靜而含動也；靜而含動，故不息。余自童時，聞雷聲以爲奇，聞水聲以爲雋，自是尤喜聽水。

至廬江，茅屋東南里許，有山一成，周數百步，塘一區，袤（音茂）廣十數畝，浸山而灌田，雪霽水漲，余往過焉。疾流橫道，數武外，折落下隰，（音席）殷殷不絕，聚小石壅其隘爲三蕝，（音撮）微波瀠瀁。俄而騤決，溢而下漫者，背（音倍）阻而趨，使其聲折以亮；沸而上噴者，抉塞而自放，其聲激以噍；（音焦）突觸重險，跋而反顧，澶（音襌）洄若縵，怒拂逆涌，爲次蕝者，不沒類孤嶼（音序）焉。奔宕益北，拳伏數石，狙擊要害，翔躍驚迅，如被大創，噭（音叫）然連號；顛隕蕩北，其聲震颯，（思答切）似承飲者入口而嚏，（音帀）唇齶互抵，猝無可轉，不及翕張，必將灌耳潰鼻，竅（音叫）窱（音調）而出也。凡水之性，初拒之而悍，不勝其憤，故復搏而蹶。既而傾衆萃銳，挾其全力，冒險求縱，持堅邀釁，蔑不潰矣。其爲聲也，赴則歔，（音虛）折則吟，躍則號，抵巇（音羲）則嘯；寂者若咽若嘆，若耳語，若獨步，若弈，若鼓

琴;讙(音歡)者若風,若萬馬介而馳,若鐘;其音注石則淸,注壤則濁。偕聽者吳氏仲子博泉。既歸,憶其狀,道其節奏,余因書以爲記。甲申嘉平月六日也。

繪水而能繪聲,始信文中有畫,老泉不能專美於前。

【註釋】【成】重也。(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隰】低下之地也。(爾雅)下濕曰隰。【殷殷】聲也。【蕝】古朝會束茅而立之,以表位次曰蕝。【澶】漫也。【啑】啖也。【鬵篠】靜也。【巇】罅也。【讙】諠譁也。【嘉平月】臘月也。夏曰嘉平,商曰淸祀,周曰大蜡,秦漢曰臘,見風俗通義。

登泰山記(泰山亦曰岱宗,五嶽中之東嶽也。在山東泰安縣北。)

陳衍

泰山之陽,自頂之足,有石而無土,其毛有松若柏,無他木。石之竇往往有泉,大者迸瀉,小者滴瀝,各湊赴於諸峯之間以爲澗。此泰山之奇,而非泰山之所獨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泰山之所獨者,有極天之天門,有廣丈

餘，矗七千餘級之磴（德贈切）道以至之也。

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不數里之泰山之麓，已見所謂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天上，夾持於兩峯之顚。峯若仰攢巨齒，微缺其中央；天門若古貨布之竪，上見其穿貫之孔；更上無所有，則蒼蒼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綫瀑布，已涸（音鶴）而留其懸流徵凹之舊痕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爲他石所隔而稍屈折，所謂十八里盤之將盡處也。仰止歎絕，宜若無道以至之矣。

自是進行，數里而天門隱，數里天門又現，凡數隱現，至中天門，經山之路蓋半。望天門之遠近大小，無以甚異於初見天門時也。於是又數隱現，傲來峯睨其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覺其有層級也。漸近天門，夾道之峯壁立，仰觀坐井，俯視穿衖（同巷）矣。天門以下，左右峯以十數，澗如之。磴道中貫，有左右轉而無他歧。自天門下之五大夫松、雲步橋，澗居磴道之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之右。蓋東峯之水，多數疊小懸流，匯於雲步橋而

爲瀑布，轉出橋下，別入一澗，此東水之歸於西者也。自中天門下至於迴馬嶺，澗又居磴道之左，東諸峯之水入焉。此東水之歸於東者也。自迴馬嶺下至東石橋，澗又居磴道之右，西諸峯之水，如水簾洞者入焉。過橋下而澗居磴道之左，此西水之歸於東者也。自東石橋以至山麓西王母池，東諸峯之水，若經石峪（余局切）之瀑布，簑衣亭之三疊泉，皆入東澗，無改其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謂東西以天門以下磴道爲中分之界也。中天門以下，其木皆柏，無一松焉。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無一柏焉。柏皆數百年物，夾道蔽日，其尤蒙密者，稱爲柏洞。松壽不知其若干歲，具各異狀，兀項蜷臂，鶴翅鸛喙，行列孑立，倒挂側出於懸崖絕壁危峯之隙。初無寸土，人跡所不能到，不知種子之所自出。全山石皆斷裂，隱縫兆罅，形多正方、長方、扁方、斜方，其圓者千之一二焉；尖若峭者百之一二焉；高百丈、千丈者，萬之一二焉。風霜之所剝蝕，雨霤（力救切）之所穿鑿，（音臬）礧（盧對切）珢崩墜於澗谷者，不可數計。而筋骨連絡，精液內含，氣脈充暢，故能水泉噴溢，潤澤巖岫，挺生萬餘。苔草濃縟，

與蒼黑之石相間。

日將西落，乃入南天門。其上乃別有世界，無泉若木，怪石突兀林立，積成數丘，以分妥祠廟。未入天門者，靡得覩焉。歷岱祠、碧霞元君祠，觀無字碑，唐玄宗紀泰山銘。止於絕頂日觀峯之東軒，近睇徂徠，遠矚新甫、梁父，汶水自東而南而西，橫亙衣帶，縱流之水數道入焉；濟水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濟水今已奪為河，其北未得見，其西者可見，南者亦隱隱可見。遲明觀日出，天晴而有蒙氣，蒸為薄雲，日大略如盆，不能明見全體，其異於航海所睹者。將升之頃，紅光橫射數百里，須臾近日處，噴猩血色，凡紅之物，無與並者。

南天門之東西北，皆有天門，未至。山之陰有後石塢，松尤奇。傲來峯之下，有龍潭，瀑布尤壯。然皆非茲山之所獨。余亦未至也。

羅羅清疏，讀者如歷其境。

【註釋】【陽】山南曰陽。【毛】謂植物也。【傲來峯】在泰安縣北，嶽頂西南。【丈人峯】在泰山頂，特出羣峯之表。

【五大夫松】相傳秦始皇封禪時避雨其下，封爲五大夫，云有五大夫松坊，今存松三株，號曰秦松。【岱祠】泰山府祠。【碧霞元君】東嶽大帝女，見山東考古錄。【唐玄宗】名隆基，睿宗子，在位四十五年。【徂徠】山名，在泰安縣東南四十里。【新甫梁父】皆山名，泰山之支峯別阜也。【汶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東，合石汶、牟汶、北汶、小汶諸水，曲折至汶上縣西南入運河。【濟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其故道本過黃河而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今下游爲黃河、大清河、小淸河所佔，惟河北發源處尙存。

濠上樓題壁

馮幵 見傳狀

鄞(音銀)城靈橋門，當市集繁盛處，城外爲濠，濠之外，甬江也。修隄介濠江間，循隄而南，人煙漸稀，江漸荒。張君于相於其地僦小樓以居。樓負濠而面江，淸虛壙埌(音浪)，人迹之所罕至。余樂其僻靜，時時造(次奥切)之。

于相爲省議士，爲學校敎授，恆蹙蹙不得閒。閒則讀書樓上，竟日夕無倦。嘗從容語余：『吾曹尼於窮空，不能不與人事接搆，顧心實戚焉。人世歲月，若都非

我之有，獨此荒江窮處展卷一息之頃，超然有以自遂，而神明僅乃得復。然且不可常得，人之生斯世者何樂也？』于相文宗歸方，其持論與余殊。然有所作，必互相質證，觭（音羈）辭單調，反復鑴纚；終且交驩迭服，通於冥契，若行道然，異其所出，同其所赴，其間離合曲折之故微矣。

余既屢詣于相，久之積與其家人習。于相故家西鄉，惟以妾沈姑、（音吉）子辟方自隨。日者，吾兩人坐樓上，江空泬（音血）寥，（音寥）回風冉冉飄市聲至，乍喧乍寂；心滉焉若與爲沈浮。姑爹（陟加切）戶入，唶（卽夜切）曰：『吾疑無人久矣，乃嘿嘿耶？』余與于相相視微笑，不自知意念之忽恍也。會于相將之杭州，感聚散之靡有定，遂取吾心所欲寫者，著之樓壁間，以寄吾無涯之思。其諸于相亦不忘於是歟？己未八月。

絜靜精微，吾何間然。

【註釋】【鄞】縣名，屬浙江。【濠】城池也。【甬江】在鄞縣東北，一名鄞江，其上流出四明山，匯溪澗之水，引流東北，至鄞縣合奉化、慈谿二江，東北至鎮海縣東入海。【壙埌】原野迥貌。【歸方】歸有光，方苞。【觭】隻也。【反覆鑴纚】[illegible]

也。【泬漻】漻亦作寥，言空虛也。(楚辭)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冉冉】行也。【奓】開也。【唶】歎聲。

記賣餅者

馮拜

吾友姚君，嘗行市廛閒，見有賣餅者，就之食餅，膻甚，解衣倉卒間遺其帶。——帶鉤，金也。明日，途遇賣餅者，熟視姚，呼曰：『君昨有所遺耶？』曰：『然！帶也。』曰：『是矣。』出諸懷以授姚。姚心動，酬之錢，不受，曰：『君遺之，吾拾之，而返之，宜也，報何爲？』姚益奇，曰：『請以是易餅若何？』曰：『吾固業是，買否唯命耳！』姚乃盡以所酬市餅歸。

夫業至於賣餅，窮矣，然且見利勿取，必返之主者乃安，以酬則不受，以易則受之，其審於取與何如也！吁！今世而有若人，又如之何而不窮也！

一結別有感慨，虞含章君以爲似南屏，信然。

【註釋】。【暄】暖也。

黃氏古甓山莊序

蔣智由　字覲雲，浙江諸暨人。

黃君秀烺，音郎營塋地於閩晉江縣南七十里甓補踠切谷之鄉，辨兆次，治廬舍門塗，甃地闢埇，樹芳草佳木，將欲詔子孫以族葬於此，生其樂鄉里敬宗服之心而爲之！而請余論記其事。余曰：

我國古首開天下文化，與巴比倫、埃及、希臘、印度、猶太，衡敵並稱。今諸國咸淪替，種徼國變，獨中國巍然繼四千年爲大國，其周土益廣大，齒戶稘音寄實蕃碩，與巴比倫諸國殊者，夫豈無故而然歟？蓋中國文化之原，在惇明氏族，法祖而親親，以此爲教化首；而祭喪服葬人倫之制，粲然森備。人之生其後者，莫不有不敢忘其祖，不敢忝其親之心，此其所以保子孫之昌繁以久大也。

今黃君所行族墓之制，我古人已思慮及之，垂爲法章，在文書可稽也。周官太宰，宗與師儒幷列，宗蓋以族得民；大司徒用族墳墓，鳩本俗安萬民；春官有冢人、墓大夫，冢人掌公墓地，墓大夫掌民族墓之地；公墓以葬君卿大夫士，辨其前後昭穆而爲之圖，諸有功者居前，義兼今所謂國葬者，而擴其範限。墓大夫令國民族葬，皆得有私地域，因爲設其禁令，守其寺舍，聽其獄訟，巡其厲限，條例頗具，此不悉論。君卿大夫士任國務者，以其職，庶民以其族，皆聚葬，無奇別散佚者。原其設以專官，載之國典，豈非欲以是範天下，槩一國而從之歟？周禮之書，未畢施行。左氏作春秋傳，載季氏異昭公墓道南，孔子溝而合之，此魯先羣公聚墓之徵也。以余躬所親歷，曩之曲阜，謁孔林，則見自孔子先至於其今子孫八十有餘世，皆園葬於前垣之內。生食其野，死藏其疆，宅廬在前，丘壟聚後，入聖人之鄉，而其風教固殊也，蓋已二千數百餘年矣。自西人通商，僑寓日多，所在有聚葬區；而各會館，亦設窆（臂檢切）地。然西人公塋，以爲教士旅民歸終之所；會館之所藁掩，則貧

櫬久厝不能歸者，其鉅數也。與夫以族聚葬，其用意固已殊矣。將欲令人生其食德尊先式里收族之心，義無勝族葬者。洽乎人心，同乎國俗，大者隸以一宗，小者屬之一家，地無有而不宜，人無有而不能，其事固莫善矣。而又有意觀美之爲，周覽舊制，旁矚西塋，則博大久實者中國之所擅；而絜飭精麗者西人之所長也，亦參而宜之爾。

吾又嘗謂國家宜於各省縣巨市，設公墓地：其一，畫爲兆域，令民得自購買，而官爲禁守之，蓋卽周禮墓大夫之意。其一，以聚埋敗棺遺櫬（讀若遂）之無主及有主而不能葬者。如是，則郊壖（如員切）之間，塗路所經，將無暴櫬纍（同累）冢，增益地利不可計，而山川之美以完，是亦國家之大政也，盍壹行諸？且夫葬之義何爲也者？夫人情於其父母戚屬，睹其終也，必不忍委而棄之。有一術焉，可以安固久藏，以爲靈爽式馮（同憑）之所，固將無不爲也。聖知者作，因人情之所利順，而爲之澤之文章，立之制度，於是乎有衣衾之飾，棺櫬之度，邱陵之封，林木之識。春之露日，秋之霜

晨，惻愓焉，感愴焉，必將有祭祀之及，展掃之爲。始喪慘切，以廬以居，去國返國，以拜以告夫是以去其山川，則生慕思；望其城郭，爲之涕泣；一旦而有亡其國墟其地者，一動念祖宗邱墓之存，而不爲之激然痛、決然奮者，無是人也，又孰謂墓葬之事之無益於人國也！

黃君，閩越之人也。少讀書，長以商走四方，不忘其本，歸視其鄉，得地以成此舉，穆然其有尊先祖愛鄉里之思；淵然其爲子孫計保聚崇敦睦昭氏牒重邦土之心，至無已也；卓然其能協符古制，取用新法，美風懿榘，可以爲國人式，而倣而行之也。於是乎敍而章之。

古制新法，溝而貫之，議論名通，文成法立。

【註釋】【塋地】墓地。【晉江縣】屬今福建。【兆次】墓界之次第也。【墦】道上加土也。【族葬】聚族而葬，五服爲限。【巴比倫】國名，在西亞細亞幼發拉的河畔。西元前六〇五年爲那布蒲建立帝國，其子尼布薩立，滅亞述，地漸廣，後爲波斯所滅。【埃及】在非洲東北，立國於西元前四千年間，迭爲波斯、羅馬、土耳其所征服，直至公元一九二二年始獨立爲王國。【希臘】今歐洲南部立憲共和國，建國在西元前十五世紀至二十世紀。【印度】亞細亞南部之半島，立國在西元四千年前，今屬英。

【猶太】羅馬時代，巴勒斯坦最南部之稱，首邑爲耶路撒冷。今歸土耳其其人民散居四方。以上五國，爲最古國。【四千年】自黄帝至今。【穊】稠也，（史記）深耕穊種。【周官】即周禮所設之官。【太宰】猶後之吏部尚書。【大司徒】猶後之戶部尚書。【鳩】聚也。【春官】猶後之禮部尚書。【冢人墓大夫】皆官名。【前後昭穆】如文王葬畢，居中，文王弟爲穆，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以下即以是分。【國葬】國家爲之葬也。【厲限】厲、塋限遮列處。【季氏句】季孫意如逐魯昭公，葬昭公於墓道南，以別異於先祖，非殺也，故孔子合之以溝。【曲阜】今山東縣，孔子墓所在。【孔林】即孔墓，以樹之多而名。【窆】葬下棺也。【蘖】蘖也。【觀美】（孟子）非直爲觀美也。【樲】棺之小者。【壖】河邊地。【纍】重壘也。【去國二句】見曲禮。【淵然】深遠也。

辭賦

答僕誚文　李慈銘

先生客居，作文守歲，呼僕瀹（逸略切）研，僕倚屏睡。先生叱之，僕起而誶：（音崇）『官窮至此，官文是祟。誰使官幼，識字不忒，（他黑切）哦詩上口，聽經能背？誰使官長，作文

無害，鏤膺周秦，眡（陟伊切）手漢魏？不今是逢，而古爲媚，思澀（讀若色）若癡，意迷若醉。官今已壯，所得者累。官之西家，佻（梯幺切）孑崽（子海切）子，顛倒杕（音第）杕，乳臭青紫。官之東鄰，烏桓家兒，丹跂（是義切）布箕，猗羸（音裸）埒資。官有薄田，歲豐以蓼，三載不治，責稅荒草。官應詔科，字必俗矯，六上不收，三十髮皓。官既世贅，背摵（音滅）卽休，以專而罄，以首而丘。云胡是歆（希音切）而仕之求？云胡是衙，而都之游？鷹春則鳩，橘淮而枳，謂官此來，當殊厥趾。距今匿景（同影）畏晝於市，結舌四坐，夥頤百氏。刺毛已韉（音撳）徑艾絕軌。上車秘書，平頭綠韝（音溝）而我於官，互更褐裘。五陵騶卒，錦帳大馬；而我於官，薄笨驂駕。官窮至此，官猶有家，樂和舊坊，面城背涯，堂庋織具，門停鈞車，養親課稻，娛賓治花。官今墨（音眉）屎（恥去犀）進退何擇？局縮嗟咨，以至今夕。而猶文爲，文將奚適？官固能窮，我請自絕！」

先生聞言，囅（恥演切）然而笑。謂僕且退，爾無我嫋（泥了切）。我心太虛，白雲在天。爾靳速改，請以來年！因濡筆以爲之文曰：吾拙吾力，吾默吾識，吾飢吾寒，匪吾文是

職，乃天之所以全吾眞而養吾逸。

一腔憤怨，以游戲出之，結束心平氣和，亦見先生之涵養過人處。

【註釋】【守歲】除夕不寐，謂之守歲。【誶】詬罵也。【忒】差誤也。【鏤】刻也。【胝】手足上生厚皮也。【佻】輕也。（詩）佻兮達兮。【崽子】（方言）崽子也、（水經注）弱年崽子，又（詞林海錯）孌童一云崽子。【秋杖】木特生曰秋。【乳臭】猶言初離乳之小兒也。【青紫】謂貴官也。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漢書）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烏桓】部落名，東胡別種，指滿人也。【猗贏】猗頓、烏氏贏也。猗頓用鹽鹽起，烏氏贏畜牧，與王者埒富，見漢書貨殖傳。【世贅】言爲世之贅疣。【背摭】背、目眶也，摭、按摩也。【休】止也。【專壑】林壑由我專賞也。【首】向也，（禮）狐死正首丘。【歆】貪也。【鷹春句】（月令）仲春，倉庚鳴，鷹化爲鳩。【橘淮句】（考工記）橘逾淮而爲枳。【結舌】謂不發言也。（漢書）智者結舌。【夥頤】驚羨之聲（史記）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鞹】皮去毛曰鞹。【平頭】巾名，隋文官有平頭小樣巾，百官常服，同於庶人。見唐書車服志。（梁武帝詩）平頭奴子擎履箱。【韝】臂捍也，以韋爲之，傅於左右手，以便作事。【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見漢書注。【墨尿】狡獪無賴也。【囅然】笑貌。【嬲】戲相擾也。

哀韓賦

朝鮮於中日戰爭後，改國號曰韓，至西歷一千九百十年，爲日本所併。

章炳麟

橫覽兮夏王之九州，極目兮徼(音叫)外之廢丘。黃鵠縹縹(音飄)欲高遰(音第)兮。喬木萲(音愛)然而蔽之。國士徂徂(同狙)爲干城兮，世族當路而茀(音弗)之。故野不可有喬木兮，國亦不可有世族。惟放勳之焦嶢(音堯)兮，四凶終其天祿。彼蕞(祚會切)爾其彈丸兮，故朋游以譁世。雖君王之好謀兮，蹇亂流其難濟。初禍發於宮鄰兮，卒成此金虎。伊斧柯之不修兮，雖簡書其何補？窫(音札)窳倨牙而在旁兮，周狗道夫先路。廟社廢以塗地兮，名宗固如故。

念昔明王弛(普丁切)顏而憑怒兮，蹀血豪家，棧之以荊楚。故蜀賓李廖兮，秦夷嫪(音勞)呂。公旦仁而辟管兮，中宗諒而殘霍。肺腑固以祝(音咒)傷兮，必國命之可度(音鐸)。彼決志於重泉兮，其毒太苦。死不可趣兮，奔走涇涇之無徑路。孟賁(音奔)不能輓其素車兮，兒(音倪)說(音悅)不能解其尺組。豈一都之足傷兮？慨吾傷於天下！

借題發揮，一字一淚，讀者當有同情。

【註釋】【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禹平水土，以開九州，故曰夏王之九州。【徼】邊塞也。【縹縹】高遠貌。【遰】

徃也。(夏小正)九月遰鴻雁。(注)北來則曰向，南去則曰遰。【薆】隱也。【狟狟】見前。【干城】謂能扞外而衞內也。(詩)公侯干城，【茀】治草曰茀。【放勳】堯名也。【焦嶢】高也。【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蕞爾】小貌。(左傳)蕞爾國。【彈丸】喩小也。(國策)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禍發宮鄰】朝鮮國王李熙，以支派入繼，其父昰應柄國，號大院君，頗拒外交。及王年長，親政，王妃閔氏，强宗專柄，裁抑大院君，大院君怏鬱鬱思逞。光緒五年六月，朝鮮軍士以軍糧霉腐，殺倉吏，執軍士數人置法，軍譁將變，大院君乘機使殺執政，率兵入宮，將殺閔妃，脅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殺日本練兵教師堀本以下七人，焚日本使館。【金虎】(張衡賦)卒於金虎。(注)貪求之德堅若金，讒謗之言惡如虎也。【斧柯】喩政柄也。(孔子龜山操)手無斧柯，奈龜山何。【簡書】(詩)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窫窳】獸名，似貙而虎爪，食人，指日本。【周狗】指韓賓國之賊。(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艵】怒色也，與頩同。(宋玉賦)頩薄怒以自持兮。(注)怒色青貌。【蹀血】猶言流血。【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見說文。【李廖】李嚴、廖立也。嚴字正方，後改名平，南陽人。官驃騎將軍，以中都護署府事。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官至長水校尉，並坐事廢爲民，平徙梓潼郡，立徙汶山郡。【嫪呂】嫪毒、呂不韋也。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嫪毒佯爲宦者，皆通於太后。有告嫪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呂不韋，乃夷嫪毒三族，免不韋相國，與其家屬徙處蜀，不韋飲酖而死。【公旦句】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紂子武庚叛，周公東征誅之。【中宗句】中宗，漢宣帝廟號也。宣帝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及霍光死，其妻顯與子禹等謀反，事覺，被誅，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淫淫】往來之貌。(揚雄賦)淫淫與與。【孟賁二句】孟賁，戰國勇士，事秦武王。見說未詳。沛公入關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降於軹道旁。此概朝鮮之屬日也。

頌贊

魏武帝頌

武帝姓曹名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舉孝廉爲郎，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王。子丕篡漢，追尊爲武帝。

章炳麟

宣哲惟武，民之司命。禁暴止戈，威謀靡競。夫其經緯萬端，神謨天挺。出車而玁狁襄，戎衣而關洛定。登黎獻乎衽席，拯旄倪乎隍阱。而又加之以恭儉，申之以廉靖。廷有壺飧之清，家有繡衣之儆。布貞士於周行，遏苞苴於邪徑。務稼穡，故民孳殖，煩師旅，而人不病。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譎而近正。所以承炎劉之訖籙，尸中原之魁柄。夫惟其鋒之銳，故不狐媚以弭戎警；其氣之剛，故不寵賂以要大政。桓文以一匡紀功，堯舜以耿介稱聖。苟儗人之失倫，胡厚顏而無赬？敕嬰切

阿瞞自是可人，譎而近正，持平之論。

【註釋】【司命】楚辭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注）司命、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止戈】（左傳）夫文止戈爲武。【出車句】出車，詩小雅篇名，第三章云赫赫南仲，玁狁於襄。【戎衣句】（孟子）一戎衣而天下定。【黎獻】獻、賢也，謂庶民之賢者。（書）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旄倪】旄、老人也；倪、小兒也。（孟子）反其旄倪。【壺飧】飧、水和飯也。（左傳）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繡衣】（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不常置。【周行】大道也。（詩）寘彼周行。【苞苴】謂賄賂也。（說苑）苞苴行耶。【譎而近正】譎、權詐也，欺天下曰譎，見說文。（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炎劉】（漢書）漢承堯運，協於火德。【魁柄】猶言大柄，謂朝廷之大權也。【狐媚】（玉篇）狐、媚獸也，（晉書）曹操司馬懿，狐媚以取天下。【寵賂】（左傳）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故也。【桓文句】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論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堯舜句】耿介、光大也。（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儗人句】（禮）儗人必於其倫。【厚顏】（詩）顏之厚矣。【赮】赤也。

六十一歲小像自贊

李慈銘

是翁也，無團團之面，乏姁姁（許裕切）之容。形骸落落兮，謹畏翢翢；鬢眉怊（蚩妖切）悵兮，天懷暢通。故其貌谿刻兮，而心猶五尺之童；其言謇（九件切）吶（奴骨切）兮，而辯爲

一世之雄。不知者以爲法官之裔，如削瓜而少和氣兮。其知者以爲柱下之胄，能守雌而以無欲爲宗。嗚呼！儒林耶？文苑耶？聽後世之我同。獨行耶？隱逸耶？止足耶？是三者吾能信之於我躬。雨瀟風晦，霜落葉紅。悠然獨笑，形行景從。待觀河之將皺兮，拊桑海而曲終。故俗士疾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載之清風。

先生以名德碩學，不事攀援，一生蹭蹬，困於部曹，抑鬱而死，宜其詞之不平也。

【註釋】【團團】圓貌。（袁子才詠錢詩）面形團似富家翁。【婀娜】和好貌。【落落】不徇俗貌。【翛翛】注見前。【怊悵】失意貌。【谿刻】清瘦也。【謇吶】言之遲鈍難出也。【法官之裔】李氏出自嬴姓，皐陶之後，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理李古字通，大理，法官也。【削瓜】（荀子）皐陶面如削瓜。【柱下之胄】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爲周柱下史。【守雌】見前曾文正公神道碑。【儒林】史書有儒林傳，專紀經明行修之人。【文苑】史書有文苑傳，紀載能文之士。【獨行】特立獨行，不隨流俗。後漢書有獨行傳。【雨瀟風晦】（詩）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又）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觀河句】（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我今示汝不滅性。汝三歲見恆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至於今六十三，亦無有異。佛言汝今髮白面皺，必今皺於童年，觀河之見，有童耄否？王言否也。【拊】拍也。【桑海】（神仙傳）麻姑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要人】權貴之人。

顧職方畫贊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諸生，魯王時，與同里歸莊共起兵，授兵部司務。唐王以職方郎召，欲赴未果。明亡，周遊四方，載書自隨，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康熙時，舉鴻博，薦修明史，均不就，後卜居華陰以終。

戴望　見序跋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顧公畫像，有京師祠堂石刻本，望未得見。歲丙寅，於吳中見撫本，云出諸其家，不知誰氏筆也。敬拜手空首爲作讚曰：

公官兵部，爲明室遺臣。自幼卓犖，讀等身書，不可輩羣。亦有歸君，人目爲狂生。歸奇顧怪，以此齊名。天不祚明，兩京淪亡；爰舉義旗，紹宗正位，薦授職方郎。事不克成，亡命山海，南謁鍾山陵，北走昌平。已矣不可支，老客荒壤，以終厥身。行年七十，卒守嗣母言，不辱艱貞。是爲義人著書紛綸，獨契遺經。後之君子，稱新朝處士，焉揆厥情？嗚呼先生！

不滿二百字，職方一生，賅括已盡，抵得史傳一篇。

【註釋】【空首】古九拜之一，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見周禮疏。【卓犖】超絕也。【等身書】（宋史賈黃中傳）父玭嚴毅善教子，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歸君】名莊，字玄恭，號恆軒，明諸生。國變後，野服終身，往來湖山，性好奇，常僧裝，晚年寄食僧舍，非素交，雖厚弗納。卒年六十一，有恆軒集。【兩京】北京順天府，南京應天府也。北京今改北平，南京為今首都。【鍾山陵】即明太祖孝陵，在南京中山門外，當鍾山之陽。亭林自辛卯至丁酉，凡五謁孝陵。【昌平】舊為州，今改縣，屬河北。（顧亭林先生事略）戊戌徧遊北畿，出山海關，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次年再謁。【守嗣母言】（事略）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先生為之後。母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先生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誡先生勿事二姓，

鄭康成畫象贊 并序

李　佳 字瘦生，江蘇丹徒人，有獨誦堂遺集。

光緒丙申，余在金陵，江都梁君荾（妥切 [illegible]）以漢大司農高密鄭公象見示，凝然湛然，載道之賢人也。余敬書贊以志景崇云爾！

頌：秦坑諸儒，羣籍蕩然。有漢正統，文教聿宣。觥（音公）觥高密，篤生其間。述而不作，

抱闕守殘。說經鏗渴耕切鏗，衆論之郛，音孚形狀草木，詮釋蟲魚。不穿不億，紛然萬殊，小學窮經，實而非虛。戴憑重坐，朱雲折角，有光先業，啓明後覺。若游孔門，是七十賢。斯文未喪，功在斯人。

康成與子書云：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此贊述而不作等句本此。

【註釋】【金陵】今南京，戰國時楚置金陵邑。【大司農】漢官九卿之一，掌錢穀。玄嘗徵爲大司農，不就。【高密】縣名，屬山東。【鄭公】名玄，字康成，東漢高密人。肄業太學，博通羣經歷算，師事扶風馬融。會以黨事禁錮，遂杜門隱修經業。黨禁解，徵辟皆不就，著書凡百餘萬言，弟子自遠方來者數千人。所著書今存者，有毛詩箋、三禮注、周易注。【凝然】聚貌。【湛然】厚重貌。【正統】(漢書高帝贊)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秦坑諸儒】秦始皇三十五年，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餘人，皆坑之咸陽。見尙書序疏。【觥觥】剛直貌。(後漢書)觥觥關東郭子橫。【述而句】(論語)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抱闕句】(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猶欲保殘守闕。【鏗鏗】金石聲也。(後漢書)說經鏗鏗楊子行。【郛】保障也。(揚子法言)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穿】謂穿鑿。【億】未見而意之也。【小學】古之小學，教以六藝，故禮、樂、射、御、書、數，皆謂之小與。(藝文志)小學十家所收之書，皆字書訓詁之屬，故說文等書，皆謂之小學書。【戴憑句】憑字次仲，後漢平輿人。治京氏易，舉明經，徵拜郎中，尋遷侍中。建武中元旦朝賀，帝命羣臣能說經

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一時有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朱雲句】雲字游，漢平陵人。少輕俠，年四十，折節從師受易論語，能傳其業。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雲與之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後覺】（孟子）使先覺覺後覺。【七十賢】（孟子）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弟子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斯文句】（論語）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汪容甫先生贊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乾隆拔貢生，家貧，事母至孝，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治經宗漢學，文以漢、魏六朝爲則。畢沅總督兩湖，聘入幕，後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瀾閣，卒於西湖僧舍，有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而述學內外篇尤有名。

李詳

容甫先生，孤貧鬱起，橫絕當世。其文上窺屈宋，下揖任沈，旨高喻深，貌閑心戚，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可謂漢晉一貫，風騷兩夾，淵源所被，彌復不遠；沾溉既廣，去之愈邈。昔在羈丱，（音摜）獲睹嘉製，祕等論衡，珍逾鴻寶，晨夕握玩，荏苒廿年。又其爲人，內行敦篤，表裏勁俠，端臨擬之嗣宗，澗蘋推爲節士，求諸古人，實難兼

備，斯又樂爲服膺者也。贊曰：

廣陵斗分，世炳楚英。粤有窮者，含章挺生。過隣雪泣，傭市厲精。毋爲女宗，貞筠霜峙。晏嗣鑿楹，黔妻正被。苦檗朝含，寒檠夜起，勗成令器，黃中通理。聲名籍甚，千夫辟易，摛文抽簹，談經奪席。篤嗜流別，輸寫糟粕，萬卷侈富，羣言傾液。子雲筆札，長卿温麗。宛轉關生，苕亭容裔，言超繫表，詞窮語際。涇渭分明，衆乃謂狂，擲置荆璧，解驥道旁。黃祖受弔，孝標自傷。當時桐城，首倡義法，惟君上溯，道源三峽。藻曜高翔，詞宗絕業。節甫（江鄭堂）次仲，（凌仲子）奔走承乏。懸並日月，不墜塵埃。

先生學行不亞容甫，此贊亦自道也。

【註釋】【屈宋】屈原宋玉，並戰國楚人。【任沈】任昉沈約，並南朝梁人。【論衡】書名。（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注）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爲談助。【鴻寶】謂秘書也。（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以爲奇，獻之。【內行二句】（劉台拱汪容甫傳）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鄒太孺人深憐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端臨句】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乾隆舉人，官丹徒訓導，撰汪容

甫傳云：『晉書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淳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澗蘋句】顧廣圻，字千里，號澗蘋，元和人。嘉慶諸生，撰汪容甫哀詞云：世唯稱君之學與文爲橫絕一時，而莫知其爲人有古節士風。【廣陵斗分】江都，漢屬廣陵國。（漢書天文志）斗江湖。【含章挺生】（蜀都賦）揚雄含章而挺生。【傭市句】（王引之汪先生行狀）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賈鬻書於市，因遍讀經史百家，過目成誦。【母爲女宗】（述學先母鄒孺人靈表）母諱維貞，先世無錫人，明末遷江都。父處士君鄒，母張孺人。張孺人早沒，處士衰耗，母盡心奉養，撫二弟有恩，家事以治。及歸於汪，先君子羸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無童婢，飲食衣履，咸取具一身。先君子下世，母教女弟子數人，且紡履以爲食。歲大饑，再徙北城，卒日不得一食，每冬夜號寒，母子相擁，不自意全濟，比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焉。母忠質慈祥，生平無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顧念。方中幼時，三族無見卹者，母九死流離，拯其遺孤，至於成立。母生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勞，中苦饑乏，老苦疾疢，重以天屬之乖，人事之湮鬱，蓋終其身，尠一日之歡焉。【晏嗣句】（晏子）晏子病，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子壯而示之。【黔婁句】黔婁，齊之高士，貧甚，沒而衾不蔽體。曾子曰：邪其被則斂矣。其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黃中通理】（易）君子黃中通理。【摛文句】（宋書傅隆傳）摛文列錦。（詩）簟茀朱鞹。（傳）簟，方文席也。【談經句】見上鄭康成畫象贊注。【子雲】揚雄，字子雲。【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苕亭】高貌。（張衡賦）狀亭亭以苕苕。【容裔】與容與同，閒暇自得之貌。【繫表】（世說）荀奉倩曰：立象以盡意，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庾信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涇渭二句】（盧文弨祭汪容甫文）君貌不狂，而衆曰狂，皮裹春秋，涇渭分明。【黃祖句】汪有弔黃祖文，見述學。【孝標句】汪作自序云：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又云：敬通窮矣，孝標

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當時二句】時桐城方苞、劉大櫆，以古文鳴，首倡古文義法。【三峽】瞿塘峽、巫峽、西陵峽也，在川楚間大江中，長七百里。【節甫】江藩，字子屏，一字節甫，號鄭堂，甘泉人。博聞强記，心貫羣經，著國朝經師經義目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次仲】淩廷堪，字次仲，歙人。乾隆進士，官寧國府教授，著有禮經釋例十三卷，及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

箴銘

二箴 并序

林紓

余少刻苦自勵，恪守仲氏貧而無諂之訓，至於困餒，不能自振；而言益肆，氣益張，乃不知爲貧賤之驕人也。中年漸解斂抑，顧蓄其餘燄，觸枯輒爇，老至仍不自制。良友高子益而謙，至於把吾腕痛哭力諫，私計天下之愛惜其朋友者，仁至義盡，無如吾子益者矣！更弗克勉，將不名爲人，因作二箴，用以自創。

氣箴

人惟爾愚，故挑爾怒。褊衷弗載，聲色呈露。是非顚倒，與爾何與？疥爾行能，痤（才何切）爾撰著，謬悠之口，爾執爲據。以一詈萬，侯祝（音咒）侯詛。日卽俚下，嗟爾老暮！讓路徐行，胡窒雅步。藉砭吾疵，或起沈痼。流水淸泠，閒雲高素。爾倘知足，奚謗毀之驚？

言箴

輕世藐人，言始無憚，陰克易仇，長德成粲。髯鬢垂皤，乃類風漢。斥俗淫奢，汝言先謾。（音瞞）譏人得失，亦可云訕。（刪去聲）恃爾能言，指數毛髮，轉轉流播，受者次骨。人之訾汝，汝曰汙余，易地相處，視汝何如？人匪聖哲，安得無短？反脣稽汝，爲悔已晚。傷時非厚，侈長近滿。愼弗詆撫，力强餐飯。

二箴懇摯深切，似勝湘鄉。

【註釋】【貧而無諂】(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按文作仲氏誤。【貧賤驕人】(史記魏世家)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燄】火光也。【爇】燒也。【高子益】福建長樂人，由舉人留學法國，光緒朝官外務部左丞，入民國，充駐比國公使，補外交次長。【褊】狹隘也。【戚】斧也。【疥】疥瘡也。【痤】小癤也。【謬悠】謬妄無稽也。(莊子)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詈】罵也，正斥曰罵，旁及曰詈。【侯祝侯詛】侯、發語詞。(詩蕩)侯作侯祝。(傳)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徐行】(孟子)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窒】礙也。【砭】以石刺病也，見說文。【痼】久病曰痼。(後漢書)痼疾皆愈。【粲】盛笑貌。(穀梁昭四年傳)軍人粲然皆笑。【陰克】好勝之小人。【長德】盛德之君子。【皤】素白之色。【風漢】瘋人也。(王泉子)劉蕡試策直言中官，仇士良曰：奈何放此風漢及第耶？【謾】欺也。【訕】毀謗也。【次骨】怨之至也。(史記)內深次骨。【訾】毀也。【反唇】(漢書)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侈長】自侈其長也。【詆】毀也。【摭】拾取也。

瓊海關箴　關在廣東瓊山縣。

陳　銳　字伯弢，湖南武陵人。

粵有三關，瓊峙其南，跨絕大瀛，連山嶇(音區)崟(音吟)。始漢置郡，千祀丕承。同我聲敎，市舶萬邦。龜貝珠布，羽毛角革，交趾髽(音渣)髮，莫敢不來卽。王道蕩蕩，靡有非常，

百一之稅，以佐軍饟。夷冒（音墨）華利，鬼謀人惎，（音技）不預不譏，國用屢疲。商壟於市，吏漏於卮。彼卮而漏，其誰之咎？隆不可持，衰不可狃。（音紐）炎海疏禁，淫奇攸錯。令丞司關，敢告管榷。

夷冒華利，賢者早有殷憂，恨未見今之廢約改稅耳。

【註釋】【大瀛】大海也。（史記）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嶇崟】山多起伏而高大也。【漢置郡】漢於瓊山縣東南置珠崖郡。【交趾髽髮】指南方各民族而言，交趾舊說謂足相鄉之義，漢置交趾郡，今安南北部東京州之地。髽髮，猶言椎髻也。【蕩蕩】平也。【冒】食也。【惎】毒害也。【不預】猶言不敢參與。【譏】詰問也。（孟子）關市譏而不征。【壟】謂壟斷。【漏卮】卮，盛酒器。江河不能實漏卮，見淮南子。此言利權外溢。【狃】習也。【炎海】廣東近海，氣候甚溫。

四箴 并序

吳曾祺

歲癸未，余春秋三十有二，去古人道成德立之期不遠。內乏父兄之訓，外無師友之規，過失之積，曷其有極。因撫平生受病之由，作四箴以自儆。

逸箴

汝有耳目，汝有心思，七尺汝軀，胡不可爲？而汝忽忽，日逐於嬉。氣餒則敗，業荒則隳，（呼規切）及今弗戒，曷其有時？矢志弗怠，聖賢所期。

褊箴

人言之是，見汝能從；人言之非，見汝能容；皆益於汝，介介奚庸？汝不善受，豈非汝懵！（音蒙）觀山知量，觀海悟胸。立心渾然，大道之宗。

矜箴

汝之文章，豈可謂工？汝之識慮，豈可謂通？汝乃自喜，曾不卑衷。持校古人，則知汝惷。（書邕切）志長道遠，曷其有窮？所以志士，思心忡忡。

易箴

意氣太盛有受其陵，語言太輕有受其侵。人言有意，汝曰無心；縱其無心，胡不自懲。小忿既積，大患斯乘。深沈不曜，尙其欽欽！

四箴似仿湘鄉，無一閒字長語，凡在吾輩，均宜置作座右銘。

【註釋】【隳】毀壞也。【介介】猶耿耿也。（後漢書）介介獨惡是耳。【憒】昏憒無知也。【惷】愚也。【忡忡】心憂貌。（詩）憂心忡忡。【欽欽】憂而不忘之貌。（詩）憂心欽欽。

石鐘山銘

石鐘山，在湖口縣，有二：其在縣治南者曰上鐘山，在縣治北者曰下鐘山。

高心夔

字伯足，一字碧湄，號陶堂，江西湖口人。咸豐進士，佐李鴻章德州軍幕，以直隸州知州發江蘇，兩權吳縣知縣。性剛峻，以治倡過激去官。有陶堂志微錄。

湖口負山爲縣，阻臨大江，石鐘山踞其北隅，下與城屬。自明季城圮，（音痞）更二百餘年，莫之繕完，莫知石鐘山之爲險者。大軍既克九江，今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曾公再起視師，論奏湖口重鎭，宜城以授今兵部侍郎彭公，而檄知縣事候補知

府岑君蓮乙，縣人按察使銜記名道屈君蟠監植。因民之材，徵力士之能者，遂經始咸豐九年己未四月，期而城成，洎庚申十一月。池寧賊馳四百里襲湖口，與祁門援兵爭道山口市。樓櫓粗繕，人吏疑沮，內江水師副將丁君義方勒兵入保，會大風，彭公乘舢板從黃石磯來省城守，時守兵當攻者十一，然賊固以氣沮宵遁矣。一城之蔽，厝江湖於堂奧，捷應章章。且彭公之來也，大江昏冥，巨浪撥山岳，船中人大恐，彭公意氣益銳，卒存此城，難矣。天塹（七豔切）之險，專於水師，開通東道，實始湖口。經營湖口，莫盛於彭公。

高心夔歎之曰：偉夫諸君子之勤也！地勢下江海而秀高陵，叙者善容，翹者善舉，凡有氣以充之，有督師諸君子以興有是役，湖口之險以具，是故一城而已，而利在國家。吾聞丁巳九月八日，彭公帥內江砲船拔梅家洲。明日水陸大舉，克石鐘山。山洲翼江而壘，賊殊死阻禦四年矣。游擊蕭君捷三之沒，師屯吳城，彭公代將，崎嶇拊循，併命以規長江之利，東攻卽首湖口，豈不以險哉？今民耕者還其

疆祭者循其壟歌謳之聲與茲山無極矣。彭公宴游之頃，臨乎江城，抑猶撫襟傷懷，吁嘯慷慨，思所以居成功，勸來者，光輔我聖清。僉曰宜爲之銘。其在工宣力者，別有書。銘曰：

帝憂南紀，畀斧元戎。有醜逋誅，穢我上邦。元戎莅斯，賁（彼義切）耀皇武。沃焫（如劣切）以江，菀枯以雨。嶄嶄（集掩切）維巖，棲阻於天。誰翦夷斯？侍郎桓桓。燔山撿撕，（鏡去聲）天壁匪高。奪江飛援，需舟於濤。惸（同煢）嫠之存，忠信之系。孰躬況瘁，而聞不至。川陵委輸，阜成方垣。昔勞而遑，今胥而安。胸潯腋鄱，含荊噴吳。巍萬斯仞，攸詹畢圖。旇（匹夷切）長麾，侍郎其東。河海旁潤，歌舞予同。皇威旣宣，有建亡（同無）改。作固於民，敬勖良宰。

極言湖口之險，而歸功曾彭。山水得人而名，文亦附山水以傳。

【註釋】【湖口】縣名，屬江西。【圮】毀也。【九江】亦江西縣名。【曾公】名國藩，見前。【彭公】名玉麟，見前。

【池寧賊】池謂池州，寧謂寧國，並安徽府名。池治貴池縣，寧治宣城縣。【祁門】亦安徽縣名。【黃石磯】在湖北大冶縣東

北，一名黃石山，下有黃石港。【天塹】塹、坑也。天塹，謂天然之塹坑，言其險也。【蕭捷三】見致敖金甫書。【吳城】在湖北鄂城縣東。【元戎】猶言元帥。【嶄嶄】高峻貌。【擲】（集韻）投版低水曰擲。【潯】潯陽江。【鄱】鄱陽湖。【攸】所也。【詹】足也。【旆旆】旌旗從風貌。

城南思舊銘 并序

譚嗣同 見書牘

往八九歲時，讀書京師宣武城南，塾師爲大興韓蓀農先生，余伯兄仲兄咸在焉。地絕蕭曠，巷無居人，屋二三椽，精潔乏纖塵。後臨荒野，曰南下窪，廣周數十里，葦塘麥隴，平遠若未始有極。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隱然，高下不絕如帶；又如去雁橫列，霏微天末。城中鮮隙地，民間薶（同埋）葬，舉歸於此。蓬顆纍纍，坑谷皆滿，至不可容，則疊瘞於上。甚且掘其無主者，委骸草莽。貍獫（音險）助虐，穿塚以嬉，髑（音獨）髏（音樓）如瓜，轉徙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雨日蝕漏，谽（呵庵切）谺（希鴉切）洞開，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讀，聞白楊號風，閒雜鬼歒（同啼），大恐，往奔兩兄，則皆撫慰而呵

煦之然名勝如龍泉寺、龍爪槐、陶然亭、瑤臺、棗林，皆參錯其間；暇卽浼（音每）兩兄挈以遊。伯兄嚴重不常出，出則健步獨往，儕輩皆莫能及。仲兄通侻喜事，履險輕蹻，陂池澤藪，靡不探索。城隅井甘洌，輦以致遠，轂鳴啾啾，和以吟蟲，淒楚動人肝脾。當夫清秋水落，萬葦折霜，毀廟無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徑，闃不逢人，婆娑宰樹，唏噓不自勝。欣欣卽路，惘然以歸。僕本恨人，童年已爾乎？顧成人同游，蓋莫不爾，皋壤使樂而墟墓生哀，抑所處殊也。

自伯兄不祿，韓師旋奄忽卽世，余絕跡城南十有五年。後攜從子傳簡入京師，尋所經歷，一一示傳簡，且言余之悲。傳簡都不省，意頗悵恨，以爲非仲兄無足以語此，而仲兄竟歿。素車星奔，取道南下窪，佛寺梵唄，鐘磬朗澈；參以目所覩，瞿然大驚，謂是疇昔。徐悟其非，一慟幾絕。今傳簡歿又四年，余於城南，烏乎忘情？又烏乎與言哉？

湖廣義園，亦城南僻壤也。親屬沒京師，寄葬園中，歲時持雞酒麥飯上冢。俗

禮：乘小車，白布蓋，紙錢飄颭（止掩切）左右。及冢，挂紙錢樹枝，男婦皆白衣冠，再拜哭祭。祭已，哭益哀，良久乃去。有少婦弱子，伏地哭不起，供具又倍盛，則新冢也。方余讀書城南際，春蛙啼雨，棠梨作華，哭聲殷野，紙灰時時飛入庭院，卽知淸明時矣。起隨家人上冢已，必游於大悲院。院隣義園，其僧與余兄弟久故，導余徧履奧曲。僧墓兆數十頃，衆木翳之，昏鴉讙囂，彌見虛靜。蓬蒿長或蔽人，雉兔竄躍蓬蒿中。歸讀高菊磵詩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觸其機括，哽噎不復成誦。塾師皺責，究其所以，復不能自列。長大舉問仲兄，兄憮然有間，乃曰：三復令骨肉增重。嗚呼！其曷已於思？抑曷已於銘？

峨峨華屋，冥冥丘山。人之旣徂，鬼鳴其間。曰：鬼來前！予識汝聲，二十之年，汝唱予聽。予於汝舊，汝弗予攖。昔予聞汝，雍穆羣從。妄謂永保，交不汝重。歸（區韋切）然唯汝，子然亦予。予其汝舍，予又奚趨？星明在天，霧暗覆野，被髮走呼，寂無譍（音肵）者。噫嘻吁嗟！予察厥原：汝之不譍，汝亦匪存。寒暑晦明，來以賡去，人道已然，鬼獨能

故。豈無魗魗？音儒 新死者歟；豈不鬾鬾？訓辟入 後寒之骨。噫嘻吁嗟！鬼無故人，憂誰與寫，不輟如焚。卷地沙飛，索羣獸寒；缺碣眠隴，白露彌阡。我之人兮，於茲焉託？面土厚丈，長幽不霩。音郭 醨栮切里 酒荊榛，譸言可作。緬懷平生，亦富悲寃，淚酸在腹，齎以入泉。泉下何有？翳翳昏昏。息我以死，乃決其藩。閔予之留，實肩斯況。毫樂纖哀，奔會來向。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惻愴！

鬼氣秋聲，如見如聞，先生為國流血，其兆已見於此。

【註釋】【宣武城南】宣武，京師城門名，南之右曰宣武，俗稱順治門，今門名已改。【大興】今河北大興縣。【伯兄】名嗣貽，字癸生，附貢生。【仲兄】名嗣襄，字泗生，號菩英，國子監生。【巷無居人】句見（詩鄭風）【南下窪】在宣武門外南橫街迤南。【西山】在河北宛平縣西，太行山支阜也。【獫】長喙犬也。【髑髏】死人首也。【谽谺】中空貌。【龍泉寺】在南下窪迤西。【龍爪槐】在陶然亭前，老枝屈曲，狀如龍爪，殆數百年物。【陶然亭】在南下窪東，亦名江亭，康熙乙亥江藻建，旁有香冢、鸚鵡冢。【瑤臺】在南下窪附近。【棘林】在南窪子迤西。【婆娑】舞貌。（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宰樹】宰、冢也。（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僕本恨人】句見江淹恨賦。【不祿】死也。按癸生於光緒丙子二月二日死。【傳簡】泗生子。【高菊磵】名翥，字九萬，宋餘姚人，有信天巢遺稿。【峨峨】高貌。【巋然】獨貌。【譍】答也。【霩】

緩也。【䰭䰭】鬼嘷不止也。【魆魆】鬼影憧憧也。【霩】開朗貌。(淮南子)道始於虛霩。【釃】以筐漉酒也。

函谷關銘

此戰國時秦故關也，在河南靈寶縣西南，今關在新安縣東北，漢武帝元鼎三年移設。

劉師培　字申叔，一字光漢，江蘇儀徵人。舉人，揀選知縣，保薦知府，充學部諮議。入民國，爲北京大學敎授。

河出崑崙千里而一曲，當雍豫之交，南折而東轉，函崤二山在焉；而函谷關適當乎其衝。夫其因勢之險，得地之峻，東達洛陽，西阻秦京，扼兩都之要險，爲四方所必爭。噫嘻！危乎其高哉！岌岌乎險與？然而穿札之鋒，屈於魯縞；燎原之燄，遏於杯水；故長江天塹，不能却擒虎之師；劍閣奇峯，弗能止鄧艾之卒。由是而言，茲關形勢，豈足恃耶？抑以山川變易，陵谷遷移，地失其險，夫豈函關之一區哉？乃作銘曰：

巨靈闢華，五丁開山。天限東西，爰立重關。丸泥可封，單車莫度，峭壁懸厓，河山信固。赫赫秦中，高屋建瓴，東帶河汾，西瞯華陰。楚漢紛爭，隋唐作宅，是爲天險，

千仞壁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莽莽關河，佳兵不祥。人世悠悠，與亡千劫，敢效李尤，勒銘於石。

警示深切，劍閣銘不能專美于前。

【註釋】【河出崑崙】黃河源出青海巴顏哈喇山之噶達素齊老峯下，即中崑崙山脈也。【雍豫】古二州名。(書禹貢)荊河惟豫州。(又)黑水西河惟雍州。【函崤】函即函谷，崤山在河南陝縣東南七十里，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洛陽】今縣，屬河南。【秦京】謂咸陽也，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兩都】周都洛陽，秦都咸陽。【穿札】札，甲葉也。(左傳)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魯縞】(國策)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漢書注)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擒虎】韓擒虎，字子通，隋東垣人。開皇初拜廬州總管，及大舉伐陳，擒虎為先鋒，以精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主歸。【劍閣】即劍門山，在四川劍閣縣北。【鄧艾】字士載，三國魏棘陽人，爲征西將軍。景元中大舉伐蜀，艾督軍自陰平道，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攀木沿崖，魚貫而進，遂入成都。【巨靈關華】(張衡西京賦注)巨靈，河神也。古語云：華山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五丁開山】(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化爲石。【丸泥可封】(東觀漢記)隗囂將王元說囂背漢曰：元請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高屋建瓴】(漢書)秦，形勝之國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河汾】黃河、汾水。【佳兵不祥】(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李尤】字伯仁，

東漢廣雒人。和帝時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爲諫議大夫，順帝時遷安樂相，有函谷關銘。

哀祭

祭仲弟文

李慈銘

維年月日，兄慈銘，以酒果羹肴哀奠於仲弟琴舫之靈曰：

嗚呼！我聞爾赴，至今五日，距爾之卒八旬以畢。疑誤疑眞，如夢如魘，（音壓）三妹書來，云爾暴亡。仲秋十九，來召巫陽，豈果非病？卒然以僵。惟爾年來，飢寒孔迫，神瘁形尪，（音江）多病寡食，理不久支，一旦而蹶。嗚呼痛哉！

我祖我父，強仕未臻。爾之弱羸，已過厥齡。及今未艾，遂亦委形。爾生三男，三殤以次，亦有兩嬰，未晬（作誶切），而死。今止一星，亦竟無子！嗚呼痛哉！

辛未別爾，於今七年，屢書相告，期我南旋。竟不我待，期之黃泉。今春有書，欲

來依我，我亦思歸，逡遁巡同屢左。憚爾遠行，拒而未可。我粲落第，窮弗知還，故違爾憃，莫恤爾艱。至斯永訣，視息何言！嗚呼痛哉！

惟爾之生，見愛考妣，讀書作文，敏而有體，不獲一衿，以布衣止。我厄於世爾爲我悲，謂道之喪，謂家之衰，謂學無益，爲身之災。爾居柯山，牛宮一畝，冬雪覆衾，夏曦裂屝。誰來視爾？諸苦備受。爾性素介，從不乞憐，雖在兄弟，不貸一錢，竟以致死，何辜於天？嗚呼痛哉！

爾餒不知，爾病不告，及爾之終，亦不我報。音容永隔，生死孰弔？想爾委化，滿目悽然，牀穿席破，敝袍弗完，桐棺三寸，遽棄荒山。我雖固窮，竊臬官籍，出有車馬，居安寢食，忍爾至此，慟哭何及？嗚呼痛哉！

丙辰之冬，喪我叔弟；及歲丙寅，遂哭先妣；今茲丁丑，死喪孔邇。使我母在，爾何至此？嗚呼痛哉！

生不我卽，沒儻我依，魂兮不昧，來至帝畿。冽風刺骨，朔雪霑肌，有酒一壺，有

肴四簋。古委切 肴充爾腸，酒燰爾體。爾衎可罕切 爾宴，爾心則喜，爾來降食，不聞爾聲。同槃共几，慟絕平生。紙錢數陌，百借作 以畢我情。嗚呼痛哉！尙饗！

情至文生，我亦無弟人，何忍卒讀？

【註釋】【巫陽】古神巫名（楚辭招魂）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尫】羸弱也。【强仕】（禮記）四十曰强而仕。【艾】五十曰艾。【晬】周年也，子生一年曰晬。【一星】謂一女也（唐詩紀事）崔曙試明堂火珠詩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以是詩得名，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是其讖也。【逡遁】行不進也。【視息】（宋書）靦然視息，忍此餘生。【柯山】在浙江紹興縣西南三十五里。【牛宮】喻室之卑陋也。（陸龜蒙祝牛宮辭序）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冽】寒也。【簋】盛黍稷器。【衎】樂也。

祭楊慰農先生文

張裕釗

維某年月日，門下士張裕釗、裕鍇，音楷 謹以酒醪音勞 牲體魚腊音昔 之儀，致祭於慰農先生之靈。

嗚呼！在昔我聞，師及先子。總角斷金，至於沒齒。維鍇與釗，甫童而髻，(音朵)俶(昌六切)從師遊，先子命我。我實不材，瓦礫(音厝)樗(抽居切)薪，師一見之，如途獲珍，加我於膝，飫(郁據切)以聖文。欲落其實，日冀傾踦，(音奇)鍇釗敝罔，或羈或馳。樊山嶙(音遴)嵲，(音孽)漾水渺瀰，(音卯)風豗(音灰)雲霾，(音埋)望師千里。中師假歸，先子逝矣。辱師親弔，室未遑入，問所藏地，往睇(音第)而泣，誠結於中，匪世所及。

惟師遇物，其厚有倍，尤於舊故，終始不怠。骨肉之愛，延於兩世，立今追往，一一可涕。自先子殁，怛(音旦)焉靡恃，豈知今日，師又逝只？(音紙)煢煢藐孤，如籜斯委，學既不進，行復不植，百靡一成，孤公盛德。奠此醪羞，以誌哀惻。尚饗！

通體無奇辭奧句，而字字熨貼，語語眞摯，不假雕琢，而自然成章，工夫純熟，始有此境。

【註釋】【醪】汁滓酒也。【腊】乾肉。【先子】猶言先父。(孟子)我先子之所畏也。按名普準，歲貢生。【總角】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男女未冠笄者之稱。(詩)總角丱兮。【斷金】(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沒齒】終身也。(論語)沒齒無怨言。

【髫】小兒剪髮所留者曰髫。(總)剪髮爲髫。【假】始也。【飫】飽也。【落】歸也。【龔】治也。【碕】曲岸。【敞罔】失容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敞罔靡徙。【樊山】在今湖北鄂城縣西，一名袁山，又名樊崗。【嶱嵲】山高貌。【漾水】漢水之上源曰漾水。【瀰】水滿也。【慼】相聚也。【霾】晦也。【怛】悲慘也。【只】語已詞。【煢煢】憂思也。(左傳哀公)煢煢余在疚。【籜】竹皮。

祭李文忠公文

吳汝綸

嗚呼我公！國之蔡蓍，(音尸)老謀長算，勤往謗歸，卒安天下，名故不隳。上海誓師，死地背(音倍)水。賊籠全吳，王土無咫。(音紙)望公旌旗，風靡氣死。迺疆迺理，南東漸(音尖)海。分功金陵，牢讓不有。再淸中原，卒事徙駭。羣公環師，勞孰與齒？洗兵解中，於京告功。出鎭荆楚，有事梁雍。偏陬幺膂，(與麽同)褻我全鋒。詔衞郊畿，兼控海邦。於時天下，交口譽頌。

大地五洲，强國厤立。挾其長技，款關競入。公一懷柔，談笑和輯。上自宮壼，(音悃)

親賢樞密，倚公干城，棱威四讋。(音摺)公功所積，謗亦叢集。衆聾獨昭，毀譽安習。附者妒能，汙者橫擊，期欲敗公，而國岌岌。開怨近鄰，敗若朽拉。出疆議和，遇刺及睫。生歸困讒，威脫權劫。銜命遠聘，環歷地圜。名王大豪，過禮益虔。下逮走卒，童兒婦人，一見驚寵，闐(音田)道笑讙。國威新挫，由公而尊，歸復傷讒，功不得論。命聽外政，通蔽柔驕。又以謗退，不近愈疏。廣州之行，我聞有命，維匡彌縫。不隕國問。禍變卒(與猝同)發，鑾輅蒙塵。有詔敕公，旋乾轉坤。(四字詔語)勇入九軍，定盟珠槃，還我天下，再厝之安。

在咸同世，中興四佐：曾公稱首，次胡次左。公師曾公，與爲唱和，聳身山立，視世少可。曾公即世，鉅艱獨荷，強力忍訽，旁無助我。鄙儒小拘，持冰入火，有舌燒城，用忌蘊禍。閎毅之謀，敗於叢脞。幾如是爲，而國不挫。蓋公外交，厥有專美。五洲推高，屈一二指。維昔三賢，治兵方內，及若交鄰，皆所未逮。公功與並，益以馭外。遠撫長駕，緊獨公最。彼昏不痦，撓成使敗。已敗縮手，救乃公恃。今之媾和，存亡攸繫，沮事之議，尚滋紛起。一任譽毀，爰竣(七倫切)爰濟。諡公曰忠，公論斯在。

我承凶問，戒車在行。一市竊語，交走相驚。曰吾且死，賴公有生。公今已矣，誰與嗣公？不佞在門，或仕或止。跡疏意親，謂公知己。彌天一棺，傷曷云已！粗述碩休，用侑歆祀。尙饗！

文忠一生，屢當震撼危疑，而能用剛用柔，隨事應付，其苦心經營之處，文能一一達出，亦其習於公者久也。

【註釋】【蔡蓍】蔡、大龜也，蓍、草名，古用以爲卜筮之物。【上海誓師】（李文忠公神道碑）會江蘇闕帥，朝廷諮訪曾公，曾公以公應。而上海薦紳亦來皖乞援師，於是公以福建延建邵遺缺道，超授江蘇巡撫，召募淮士六千五百人，閉置西國汽舟中，穿賊地二千餘里，抵上海，特起一軍，天下所謂淮軍也。【死地句】韓信井陘口之戰，背水而陣，大破趙軍，諸將皆賀，問背水而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兵法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也。見史記淮陰侯傳。（薛福成書合肥李伯相用滬平吳）夫上海彈丸小邑，迫臨海濱，形如釜底，論古今用兵常理，謂之絕地可也。【咫】周尺八寸曰咫。【風靡句】（神道碑）自上海誓師至克復蘇州，凡廿閱月，大小數十戰，所嚮望風靡。【迺疆句】見詩大雅。【漸】流入也。（書）東漸於海。【分功句】（神道碑）蘇州既克，出境助平浙亂，分兵爲金陵軍聲援。【再清句】（神道碑）及提兵北定流寇，先後蕩平任柱、張總愚等。【卒事句】卒事，猶言畢事。【出徒駭，河名，古九河之一，故道在河北舊河間府地方。時鴻章率劉銘傳、郭松林等圍捻於徒駭、黃運之間，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鎭二句】（神道碑）以宰相總督湖廣，嘗率軍一援陝西。【幺麿】言微小也。（班彪文）又況幺麿而不及數子。【褻我句】似

指僧格林沁親王戰沒事。【詔衛二句】(神道碑)未幾代曾公總督直隸，在直隸垂三十年，所經畫皆防海交鄰大計。【款關】叩關也。(國策)款關請見。【懷柔】(中庸)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宮壼】指慈安、慈禧兩后暨穆宗也。【親賢】指當時恭、醇諸王。【樞密】宋時以樞密院爲宰相，清代因以爲軍機之別稱，此指沈文和而言。【棱威】棱，猶有廉角者(漢書李廣傳)威棱憺乎鄰國。【讋】攝也。(漢書)諸將讋服。【毀譽句】言毀譽聽之，安若素習也。【開怨句】(神道碑)甲午，朝鮮乞師定亂，遣將往。日本聞，亦以兵至，久相持不決，公方設謀解紛，難議者搤臂言戰，主謀者信之，王師熸焉。【朽拉】喻其易也。(晉書)將軍之舉武昌，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出疆二句】(神道碑)既敗，朝廷命公往日本議和，遇刺幾死。(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鴻章自會所歸，遇刺客小山豐太郎狙擊，彈傷顴，創甚。【生歸困讒】(中日兵事本末)當鴻章未發諸時，命朝臣議和戰及割地議起，朝野大憤，臺灣臣民爭尤力。及鴻章成約歸，中外諸臣章奏凡百十上，康有爲等數千人上書尤激昂，朝意頗爲動。【銜命二句】光緒二十三年，詔遣鴻章赴俄，賀俄皇加冕，締結喀西尼條約，遂歷聘德、法、英、美諸國，環行地球一周。【名王二句】德皇威廉，德相俾司麥，英相格蘭斯等，均敬禮有加。【闐道】闐，滿也。【命聽句】(神道碑)使歸，命筦外部。【通蔽句】言蔽者通之，驕者柔之也。按時俄、法、德三國駐使，迫日本歸我遼東地，恃功驕矜，先後索旅順、威海衛、膠州等處爲租借地。鴻章力與抗爭，卒定租借期二十五年。【廣州四句】二十五年，英人覬覦廣州灣，乃命鴻章任兩廣總督。鴻章抵粵後，與英領據理力爭，其事得寢。【禍變二句】天子出走曰蒙塵。(左傳僖公)天子蒙塵於外。光緒二十六年夏，近畿義和拳起，內而親貴端王剛毅輩，外而重臣裕祿董福祥等慫之，焚教堂，攻使館，殺德使暨日本書記官，各國聯軍會攻津京，孝欽后挾德宗倉皇西狩。【有詔四句】珠槃，以珠玉飾槃，爲諸侯合盟而設，見周禮。時聯軍駐京師，孝欽后自西安行在，詔鴻章赴京與各國聯軍言和。鴻章奉詔輕騎北上，與慶親王奕劻斡

旋和議。明年，帝后回鑾。【厝】置也。【曾公】曾文正公國藩。【胡左】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山立】（禮樂記）總干而山立。【鄙儒二句】（中日兵事本末）鴻章屢議與日和，朝士大譁，以日本蕞爾，敢抗大邦，宜大張撻伐。樞臣翁同龢握大政，修撰張謇，其門生最親者也，力主戰。【有舌句】（太玄）赤舌燒城，吐水於缾。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按以爲讒口之喩。【叢脞】煩瑣貌。（書）元首叢脞哉。【三賢】曾胡左也。【方內】國內也。【侑】勸也。

祭朱鼎甫侍御文

鼎甫名一新，號蓉生，義烏人。光緒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初論海軍用人不當，繼劾內侍李蓮英，降主事，乞歸，掌教廣雅書院，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史事詞章有用之學。有無邪堂答問、漢書管見、佩絃齋詩文雜著等書。

康有爲 見序跋

嗚呼天乎！付人明賢，又假之時。既卑位遇，胡復奪之？既欲奪之，宜靳材諝，音胥使人勿悲。乃顚倒之險詖彼義切重悖，音拔貪庸汙卑，老壽耆耄，胥官牙旗；大雅瓌偉，邃學廣知，夭年下位，蹈籍棄之。謂天明明，墨墨吾疑。惟我知君，節闇之自。才識宏毅，緊青雲器。白簡忽動，鷹擊鶚厲。豪摩蒼天，九霄撇戾。

有嚴廣雅，來教來惠。宗主紫陽，力救時弊。東萊文獻，水心辨慧。君鄉先正，是

緄是繼。讀吾著書，高軒枉過。窮辨學術，蘇援馬虢。（按此字字書未見，依上下文叶之，似讀呼去聲。）經緯圖記，聲音律數。諸子異教，人才掌故。沃沮衞藏，國政夷務。旁魄貫串，懸河噴霧。涫涫滔滔，博極而奧。我能獻疑，弗明弗措。兩甄驟過，旂鼓角騖。大膊大劉，（都容切）雷電交下。倏爾悅懌，日晶月皓。駭走童僕，疑喜疑怒。我舍或避，君隅猶負。何鄭譚經，朱陸辨道。雖有異同，益彰雅素。我嘗謂君：君實治才。積彼奫（紆倫切）淵，鬱爲雲雷。博士一席，讓我徘徊。君亦謂吾：門戶獨開，偏師勿過，尙愼旃哉！

吾行未歸，問訊再至。六月既望，既見既慰。吾辭目疾，强留固滯。蓮韜布席，皓月照袂。吾所發明，孔子改制。君常疑焉，力規吾蔽。吾言道微，夷狄交噬。而吾學士，漢宋兩儆。至於民冥，教不下逮。外道邪雜，與吾迭帝。不定一尊，心目罔繫。今學口說，三統大義。囊括四海，可掃霾曀。相契遠慮，頓釋宿滯。手出答問，屬商疑異。

三日治食，君許來惠。子卯不樂，哲人奄逝。愴恨罷宴，匍匐泣淚。邂（系隘切）逅（音侯）一昔，豈知乖棄？追思睠留，君其有意。證人已矣，斯道奚寄？醊（朱劣切）奠清觴，繐幃飄

叟。靈其踐諾，歆吾滋味！縷述情事，明白如話。

【註釋】【諝】才智也。【詖】不正也。【惶】錯謬也。【穹】高也。【青雲器】有德負盛名者之喻。(史記)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白簡】傅玄爲御史中丞，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見晉書。後因稱彈劾之章奏曰白簡。【撇戾】飛疾貌。【紫陽】謂朱熹也，熹居崇安，牓聽事曰紫陽書室，故云。熹爲學以居敬窮理爲主。【東萊】呂祖謙，字伯恭，宋壽州人。隆興進士，官至直祕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學者稱東萊先生。【水心】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進士，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寧宗時累官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奪職，杜門著述，自成一家，學者稱水心先生。【蘇援】(淮南子)蘇援世事，分黑白利害。(注)蘇援，猶索也。【馬訾】不詳。【沃沮】古國名，分東沃沮與北沃沮，卽今吉林松花江發源處及朝鮮咸鏡道蘇俄東海濱省之地。【衛藏】前藏別名。【涫涫】沸貌，見荀子。【弗明弗措】(中庸)辨之弗明弗措也。【兩甄】陣名，(左文十年傳注)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膊】磔也。【劙】割也。【何鄭譚經】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後漢書鄭玄傳)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朱陸辨道】朱熹，字仲晦，婺源人。陸九淵，字子靜，金溪人。(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滮】水廣貌。【孔子改制】有爲著有孔子改制考。【漢宋】清代言學術者，重

考據則爲漢學，言義理則爲宋學。【今學二句】兩漢經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多屬齊學，古文多屬魯學，如春秋三傳、左氏穀梁屬古文學，公羊則今文學也。又公羊學有三統之說。【子卯不樂】句見（禮檀弓）（注）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匍匐】伏行也（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邂逅】不期而遇也（詩）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一昔】一夜也。

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

壽富字伯茀，號菊客，寶廷子，聯元之婿也。光緒進士，官編修，充大學堂分教。拳亂作，殉難。

林紓

維光緒庚子閏八月某日，吾友伯茀先生暨其弟仲茀殉節京師。後死友林紓率門生陳希彭，以斗酒隻雞，爲位哭先生於孤山林社中，並爲文以祭之曰：

肇造區夏，惟我太祖。隤祉發祥，螽斯之羽。天潢十葉，及侍郎某。節趨廉貞，邁漢李杜。紓及公門，歲在壬午。計偕禮公，梅花列廡。退面公子，期君純仁。纍纍昌辭，秉心忠肫，厲節爲秋，煦人如春。一語見契，遂誓生死。柴車均憑，同載過市。四月昆明，蒲芽被水。穹橋虹偃，矗天百齒。萬柳界隄，我息君俟。炙羊海淀，就層乞紙，洒爲

新詞，據案互視。

六年三接，吾師已矣，慟哭堊廬，弔君兄弟。哀以義深，終食累唏。君抱遺書，將我校理。我懷亡師，乃圖墓祀。弔車十七，自南泡始。塘水晴碧，棗花礙履。墳草初宿，愴喟成禮。

吾羽七鎩，見君輒喜。戊戌之春，君登翰林。我聞君捷，如酧夙心。同舍高生，聯軫相尋。圖菊示意，花開秋深。

鵠尾之雲，忽湊東海。腥流闕里，孔林見駭。公車待詔，萬士譁怪，上書踵接，詣臺若丐。余及高生，槐陰閉房。高生具草，其詞洋洋：首請罪己，屯兵儲糧，先求內治，再圖外攘。書成視君，君自毀稿，署名吾後，呼車上道。臺門靜深，壞堂生草，老隸垢面，獰怪如獠。老音南風起塵，黃蔽穹昊。鞠躬候門，吹塩盈抱。大夫視狀，腑焦臟燥，斥還所司，詞語顛倒。吾欲抗辯，君不謂然。百年積猥，蔽忠塞賢。激水非清，善刀則全。長安春陰，柳棉僊僊。迴車敍別，遂辭幽燕。

天佑聖清，相我皇帝。聖怒如霆，排幽攬翳。雄圖遏遠，莫敢狂猘。（音計）君官太史，召對南齋。持節海東，將窮歐西。甘露變生，內討訓注。讒聲結雷，忠血吹雨。天下鈞黨，儒冠兇懼。覆巢破卵，禍且及汝。撲面北風，日夕待赴。兩牋告存，備見情愫。洪流獨捍，弗失故步。養癰三年，盜窟京畿。挑邊市怨，授敵以資。胡星墜燕，喋血伏尸。獰飇犯闕，鬼雨飛衢。獄急鼂錯，譖行袁絲。不面君顏，隱悉君悲。

維時榮宗，鬼遺明月。羣妄謾天，公道夷沒。十六宅門，膏斧齒鉞。慘慘蛇雲，名帥再蹶。金闕烟塵，車駕播越。君念原廟，詎忍獨活！邸鈔驟傳，果君殉節。驚咽欲喑，駭踵成蹩，冀君未死，幻想遼闊。念君既死，腸胃傾軋。君不可死，死曰棟折。君即不死，詎曰非哲？嗚呼哀哉！

燕雲飛飛，下爲君廬。梧桐兩三，間以棕櫚。巷水成湫，當門礙車。我常造君，黃粱新蔬，間出䭤（音遣）餋，（音卷）佐我朝餔。藤花將糖，苞餡弗濡。被酒論事，國眚爲虞。出話非祥，乃終踐歟？嗚呼哀哉！

排門悲風，落葉紛紜。弟兄叢哭，憂心如釀。閉戶調藥，旁非朱雲。弟殉妹從，天地愁昏，一門五忠，就圃成墳。嗚呼哀哉！

君子殉國，朋友何愴！憫君弱息，甫離襁褓，天佑忠孝，必翼以長。吾哀怔怔，（征音）未敢慨慷。祭君林社，孤山之上。忠魄相愛，必見靈爽。柳焦欲髡，湖渴成蕩。萬痞積胸，百哭敢嗓。至哀莫罄，伏惟尚饗！

此滿人之佼佼者，文亦可歌可泣。

【註釋】【仲茀】名富壽，聯軍入城，與兄壽富皆仰藥，未死，其兩妹及婢皆死焉。壽富自經，富壽從容埋諸尸，乃自經死。【孤山】在浙江杭縣西湖中。【林社】祀宋處士林逋。【太祖】名努爾哈赤，定滿洲五部，平葉赫烏拉等部，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建國滿洲，在位十一年，年號天命。【隤祉發祥】隤、降也。（漢書揚雄傳）發祥隤祉。【螽斯句】（詩）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小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天潢】星名，亦爲皇族之稱。（張昱輦下曲）州橋拜伏兩珉龍，向下天潢一派通。【侍郎某】謂寶廷也，官禮部侍郎。【李杜】李膺、杜密也。事詳後漢書本傳。【紓及二句】壬午林舉於鄉，寶廷爲座師。【計偕】謂會試也。（漢書）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按謂徵召之人，偕郡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昆明】湖名，在北平西直門外，一名西湖，後圈入頤和園。【海淀】地名，亦稱海甸，在北平西北，即淸暢春、圓明、頤和三園所在之地。【堊廬】塗堊於壁，有喪之所居。（禮）既練，

居璽宝。【南泡】地名，北平崇文門內東城根有泡子河，今湮，卽元人所開之通惠河也。【吾羽句】言會試七次不售也。（劉峻文）摄與瑤而鎩羽。【同舍高生】謂高鳳岐。【圖菊示意】黨禁起，伯茀杜門蒔菊以自娛，因號菊客。【鵠尾四句】時德意志犯卽墨，卽墨與闕里孔林相近，德國舊國旗圖一鷲鳥，故云。【南齋】卽南書房，詞臣之得入南書房者，稱南齋侍從。【持節海東】伯茀充大學堂分教，赴日本考校章程。【甘露二句】唐文宗時，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託言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帝命宰相視之，尋令仇士良率諸宦官往。士良至，見執兵者，驚走告變，訓知謀洩，僅殺十餘人，後訓注等皆遇害，史稱甘露之變，此借指戊戌政變也。【養癰四句】謂義和團起事天津，倡扶淸滅洋之說，孝欽后及諸王公顯貴贊助之，遂蔓延直隸山東山西各省，毀敎堂鐵路電線，殺德國公使及日本書記，幷圍各國駐京之公使館。【胡星四句】謂八國聯軍破津京，。及拳匪之殺戮敎民平民。

【獄急二句】鼂錯，漢潁川人。袁絲名盎，漢楚人。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地，收其枝郡。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按時殺太常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五人者，皆力言拳匪宜剿，敵宜和者也。【名帥】謂聶士成也，字功亭，合肥人。官直隸提督，總統武毅軍。拳匪起，獨主痛剿，爲當國者所阻。聯軍攻天津，士成力戰，拳匪復乘之，歿於陣。【車駕播越】七月二十日，黎明，京師破。二十一日，天未明，大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騾車，從者載漪、溥儁、載勛、載瀾、剛毅等。見羅惇曧庚子國變記。【原廟】漢惠帝用叔孫通言，作原廟，原猶再也，謂于高廟外更立一廟也。【邸鈔】卽政府之官報也。【餭餦】乾麵餅也。【國眚】眚、災也。（沈約文）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

【朱雲】字游，漢魯人。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好倜儻大節。成帝時，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言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踽踽】獨行貌。（楚辭）魂踽踽

以寄獨兮。

祭蔡松坡文

松坡名鍔，初名艮寅，湖南寶慶人。畢業日本士官學校，歷任廣西雲南軍官，擢協統。辛亥起義，被舉爲雲南都督，旋開缺留京，授昭威將軍，參經界局督辦，參政院參政。帝制事起，舉義雲南，任四川督軍，以病去，卒於日本醫院。

梁啟超 見序跋

蔡公松坡之喪，歸自日本，止於上海，將反葬乎湖南。友生梁啓超既與於旅祭，更率厥弟啓勛厥子思順、思成等，敬絜清酒庶羞，奠君之靈而哭之以其私曰：

嗚呼！自吾松坡之死，國中有井水飲處皆哭，寧更待吾之費詞！吾松坡宜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將何以塞余悲？君之從我，甫總角耳，一彈指而二十年於茲。長沙講學隅坐之問難，東京久堅町接席之笑語，吾一閉目，而曖然如見之。爾後合并之日，雖不數數，然書札與魂夢，日相濡沫而相因依。客歲秋冬間，滅燭對榻之密畫，與夫分攜臨歧之訣語，一句一字，吾蓋永刻骨而鏤髀。三月以前，海上最後

之促膝，君之瘖聲侹貌，與其精心浩氣，今尙彷彿而依稀。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棄余而君且奚歸？

嗚呼！庚子之難，君之先輩，與所親愛之友，聚而殲焉，君去死蓋間不容髮。君自是發奮而治軍，死國之心已決於彼日。乙巳廣西不死，辛亥雲南不死，去冬護國寺街不死，今春靑龍嘴不死，在君固常視一命爲有生之餘。今爲國一大事而死，死固當其職。雖然，吾松坡之報國者，如斯而已耶？不獲自絕域以馬革裹尸歸來，吾知君終不瞑於泉窟！

嗚呼！君生平若有隱痛，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萬惡社會，百方蹙君於死，吾復何語，以叩蒼旻！嗟呼！松坡乎？汝生而靡樂，誠不如死焉而反其眞。而翁枯守泉壤者十有五載，待君而語苦辛。君之師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寃抱，迓君而相親。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既不可以與處，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賫所苦以相誶告，使九淵之下，永噫而長嚬！

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爲乎暱吾？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去者，若隕籜相繼而幾無復餘！遠昔勿論，近其何如？孺博、遠庸、覺頓、典虞，其人皆萬夫之特，未四十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復有所建樹，曷爲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況乃蓼（音六）莪罔極，脊令畢逋，血隨淚盡，魂共歲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潔而不我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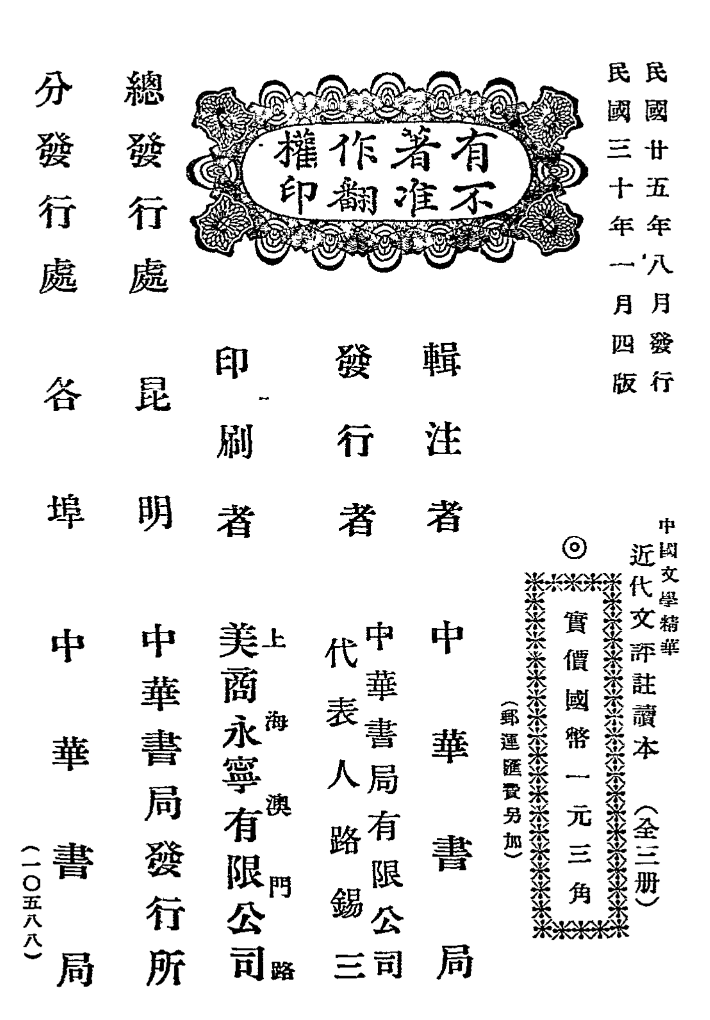
嗚呼！余有一弟，君之所習以知；余有羣雛，君之所樂以嬉。今率以拜君，既以侑君之靈，亦以永若輩之思。心香一瓣，淚酒一卮，微陽麗幕，靈風滿旗，魂兮歸來！鑒此淒其！嗚呼哀哉！尙饗！

民國再造，首功推君，近代偉人，惟君實無間。然讀此文，猶想見君之精心浩氣。

【註釋】【旅祭】旅、衆也，謂公祭也。【長沙講學】時梁氏講學於時務學堂，蔡年十六。【東京】日本國都，濱東京灣，隅田川貫流其間。【久堅町】地名。日本行政區域有市、町、村之分。【庚子之難】時唐才常謀起事於湖南，事洩被誅，株連者多人。【馬革裹尸】（後漢書馬援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孺博】姓麥，名孟華，南海人。與梁爲總角交，同游

康南海之門。【遠庸】姓黃，名遠生，九江人。癸丑進士，遊學日本，曾爲北京亞西亞報主筆，遊美京，遭暗殺。【覺頓】姓湯，名叡，南海人。皆爲國風報撰著，海珠會議爲龍濟光部將顏啓漢所害。【典虞】姓譚，名學夔，陸軍少將，亦死於海珠之難。【特】雄俊也。(詩)百夫之特。【蓼莪罔極】(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按時梁遭父喪在廣西，未及奔赴。【脊令畢逋】脊令，鳥名，與鶺鴒同。逋，逃也，亡也。(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淒其】(詩)淒其以風。

近代文評註讀本卷三終



民國廿五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中國文學精華
近代文評註讀本（全三册）

◎實價國幣一元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輯注者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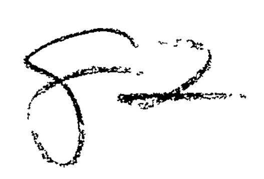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路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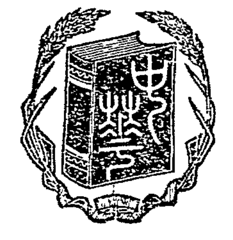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五八八）





(30)
10588)
1.30